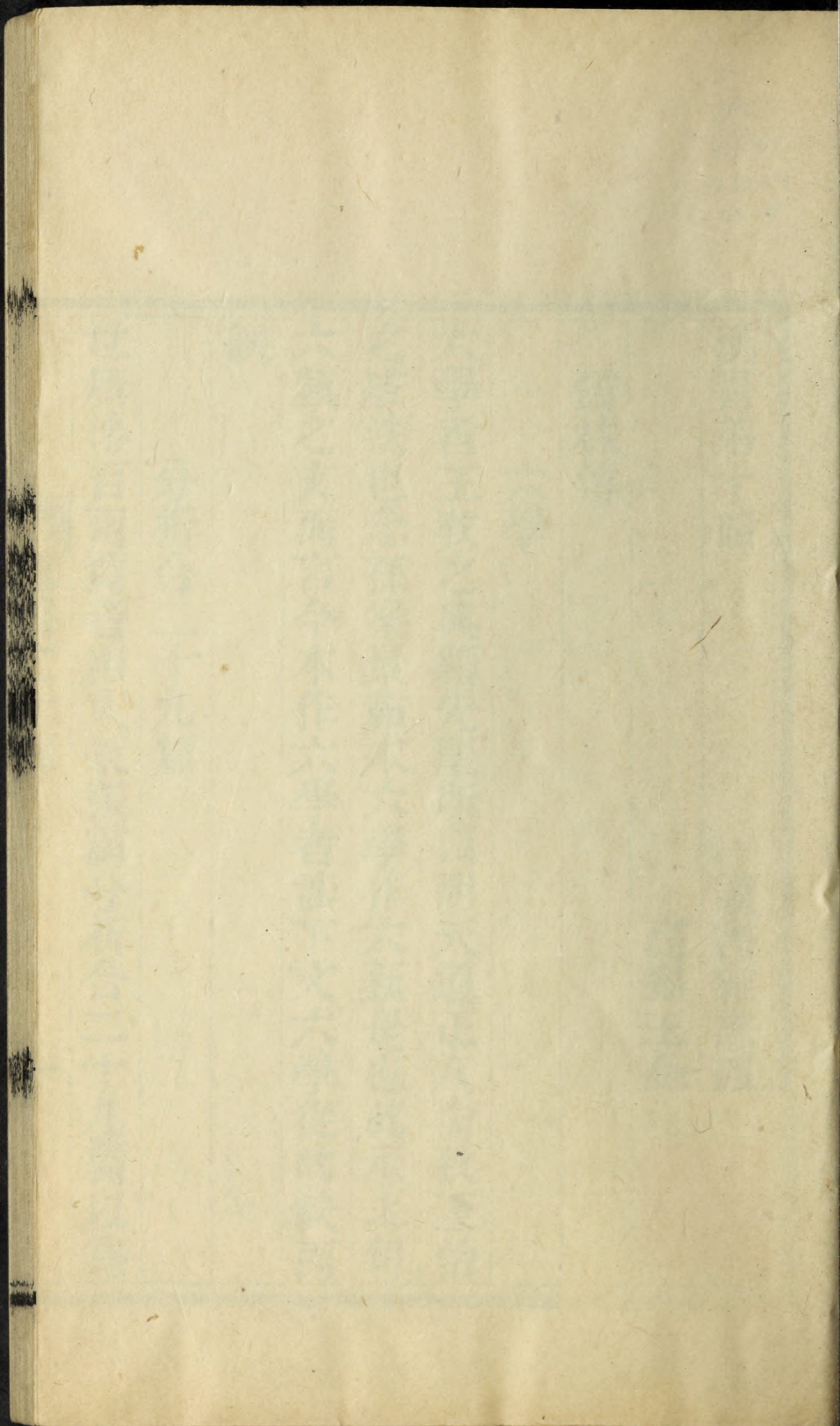


讀書彙志



漢書第十四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儒林傳

六學

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念孫案景祐本六學作六藝是也此承上句六藝之文而言今本作六學者涉下文六學從此缺而誤

分析合二十九篇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

PL
2261/5
1034
v. 9

數十引之曰合字與上下文意不相屬蓋今字之誤今
謂伏生所傳之書也分析今之二十九篇以爲數十也
上文曰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是也

不在

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念孫案不在景祐本
毛本竝作不至是也今作不在者後人以意改之耳霍
去病傳云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
不至學古兵法鹽鐵論水旱篇云議者貴其辭約而指
明可於眾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文義竝與此相似舊

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

陳禹謨本改至爲在

太平御覽人事部百

一十五引此竝作不至史記通鑑同漢紀作不致

博士

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念孫案景祐本無博士二字是也晉灼曰大江公卽瑕邱江公也以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則此文但作大江公而無博士二字明矣今本有者卽涉注內博士江公而誤經典釋文序錄云韋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卽本此傳而亦無博士二字

狗曲

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

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戴先生曰當作何拘曲也語含刺譏不至妄詈注非

下固

迺假固利兵下固刺彘念孫案上已言假固利兵則無庸更言固下固當依史記作下圈卽承上使固入圈擊彘而言謂假以利兵使之下圈刺彘不當言下固也圈固字相似又涉上下文固字而誤

循吏傳

廩廩

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曰廩廩言有風

采也念孫案師古以序言君子之遺風故云廩廩有風
采所謂望文生義者也今案廩廩者漸近之意卽所謂
庶幾也言此數人者廩廩乎幾於德讓君子矣史記孝
文紀贊曰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
改正服封禪矣襄二十三年公羊傳注曰廩廩近升平
竝與此廩廩同義

惇厚篤於故舊

爲人惇厚篤於故舊念孫案惇下本無厚字惇篤皆厚
也爲人惇篤於故舊作一句讀金安上傳加一厚字則
分爲兩句而贅於詞矣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一陳禹

謨本加厚字

藝文類聚人部六及十八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及百十七引此皆無厚字

果然

民果然其爲邑起冢立祠念孫案然字後人所加凡言果然者皆謂果如此也下旣言爲邑起冢立祠則然字爲贅文矣文選潘尼贈河陽詩注藝文類聚禮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及三十二引此皆無然字

酷吏傳

上下相遁

咎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師

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念孫案如師古說是下遁上非上下相遁也今案遁者欺也言姦軌竝起而上下相欺猶左傳言上下相蒙也廣雅曰遁欺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僞竝起而上下相遁義與此同也管子法禁篇曰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言爲人臣而上欺其君下欺其民者聖王之所禁也遁字亦作遯淮南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高注曰遯欺也

大笑之

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

今本德譌作道據老

子改念孫案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大而笑之猶言迂而

笑之也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曰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是大與迂同義老子又云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莊子逍遙遊篇云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竝與大而笑之同義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皆以四字爲句且大而笑之與勤而行之句法相對後人不得其解而刪去而字今本老子史記漢書皆然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句矣牟子引老子正作大而笑之晉書葛洪傳引抱朴子序云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抱朴子微旨篇亦云大而笑之其來

久矣是牟葛所見老子皆作大而笑之又案師古注云大道元淡非其所及故致笑也大道元淡是釋大字故致笑也是釋笑之二字則漢書亦是大而笑之明矣今本作大笑之亦與顏注不合

偶人

匈奴至爲偶人象都師古曰以木爲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念孫案史記文與此同索隱曰偶人漢書作寓人寓卽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據此則漢書本作寓人注當云寓讀曰偶偶對也今則正文寓字旣依史記改爲偶且并刪注文矣偶與寓古同聲而通用字或作耦

史記孝武紀以木耦馬代駒漢書郊祀志耦作寓是其證後人不通古音故必改寓爲偶而後可

恣治

義縱爲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宋祁曰或無治字念孫案史記有治字然據師古注云言溫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但釋恣字而不釋治字則漢書似無治字也治字或後人依史記加之

收司

置伯落長以收司姦師古曰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念孫案史記作置伯格長以收司姦盜賊

徐廣曰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據此則伯與陌同故食貨志地理志阡陌字竝作仟伯管子四時篇亦云脩封疆正千伯伯音莫白反伯落長三字連讀而師古云置伯及邑落之長則伯讀如字且分伯與落長爲二斯爲謬矣引之曰收當依史記作牧說見史記商君傳

湯素稱以爲廉武帝使督盜賊

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素稱以爲廉武句帝

使督盜賊念孫案帝字後人所加此言張湯素稱尹齊

之廉武使之督盜賊

上文王溫舒傳曰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下文楊僕傳曰河南守

舉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非謂武帝使督盜賊也史記使督上無帝

字是其明證矣後人誤以廉字絕句而以武字屬下讀因妄加帝字耳下文曰上以爲能拜爲中尉方指武帝言之

以避文法

故盜賊滯多上下相爲慝以避文法焉念孫案以避文法本作以文避法史記作以文辭避法徐廣曰詐爲虛文言無盜賊是也今本文避二字倒轉則非其旨矣後漢書杜林傳注引漢書正作以文避法

自乞

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師古曰自_句謂乞與之也乞

音氣宋祁曰自乞之江南本作自之徐鍇改自作丐念
孫案乞字後人所加自當爲勾廣雅曰勾與也謂出三
千萬與之故師古曰勾謂乞與之也漢紀作出三千萬
錢與之是其證隸書勾字作勾形與自相似因譌爲自
徐鍇改自作丐卽勾字也江南本作自之自下本無乞
字後人以師古云乞音氣遂增入乞字不知師古自爲
注中乞字作音非正文所有也西域傳我勾若馬師古曰勾乞與也乞音氣文
義正與此同通鑑漢紀十六作自乞之則所見漢書本已誤

廢立

延年劾奏光擅廢立匹人臣禮宋祁曰立下當有主字

念孫案宋說是也景祐本有主字漢紀作擅廢立主上

謂延年

母畢正臘謂延年念孫案謂上原有已字猶言已而謂

延年也

上文云趙禹為中大夫嘗中廢已為廷尉郊祀志云新垣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

之果有獻玉杯者灌夫傳云田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竇嬰為壽獨故人避席李廣傳云廣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鵬者也已縛之上山外

威傳云勾沐沐我已飯我

今本無已字者後人不解

其意而刪之耳通鑑無已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文選

辯命論注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引此皆有已字

為彈

相與揆丸為彈師古曰為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其揆

取之也

下文云得赤丸者所武吏黑者所文吏白者主治喪

彈音徒旦反念孫案

正文內本無爲彈二字丸卽彈丸也旣言揆丸則不得更言爲彈師古云爲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其揆取之者此自釋相與揆丸四字非正文內有爲彈二字也云彈音徒旦反者此自爲注內彈字作音非爲正文作音也

凡師古自音其注內之字

者全部皆然不可枚舉

後人不察而於正文內加

爲彈二字斯爲謬矣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一引此有爲彈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地部二刑法部九所引皆無此二字

阿邑

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悒納
之悒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
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
念孫案邑當音烏合反阿邑人主謂曲從人主之意也
阿邑雙聲字或作阿匱烏合反唐書蕭復傳云盧杞諂
阿匱是也師古欲從俗本作色以知阿色人主則大爲
不詞乃爲之說曰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其失也
迂矣

貨殖傳

糴

山不𧈧𧈧師古曰𧈧古𧈧字也音士牙反引之曰𧈧從
在聲古音屬之部𧈧從差聲古音屬歌部二部絕不相
通無緣俗𧈧爲𧈧𧈧蓋差字之譌也差𧈧古同聲故通
用隸書差字或作𧈧漢太尉劉寬碑咨𧈧是也後人誤
認𧈧上之𠂔爲艸頭又因師古言古𧈧字乃依篆文艸
頭作𧈧與𧈧字相似因譌而爲𧈧矣玉篇廣韻𧈧字竝
士之切無𧈧音集韻以𧈧𧈧爲一字引漢書山不𧈧𧈧
則北宋時漢書已譌作𧈧故作韻者誤收而類篇以下
諸書竝沿其誤

于越

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

念孫案于越本作干越干音干戈之干干越者吳越也

墨子兼愛篇曰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

以利荊楚干越與南夷之民

今本脫干字據文選江賦注引補

莊子刻

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

善劍也案吳有谿名干谿越有山名若邪竝出善鐵鑄

爲名劍也

以上莊子釋文

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楊倞

曰干越猶言吳越

宋本如是近時嘉善謝氏刻本改干爲于又改楊注吳越爲於越非是

淮南原道篇曰干越生葛絺高注曰干吳也

道藏本如是俗本改

干爲于與高注不合是干越卽吳越也干越爲二國故云戎翟之

與干越猶墨子之言荊楚干越荀子之言干越夷貉也

若春秋之於越卽是越而以於爲發聲視此文之干越

與戎翟對舉者不同孟康所見本正作干越故云干越

南方越名也其意以干越爲越之一種若漢時之有閩

越甌越駱越耳若於越則卽是越不得言南方越名矣

案孟康之解干越雖與高誘司馬彪不同然亦是干字非于字文選吳都賦包括干越

宋尤延之本如是今本或與宋本同或改干爲于李善注引此文正作干越又

引音義云干南方越名也此下有春秋曰于越入吳杜預注曰于越人發語聲十七

字乃後人所加太平御覽州郡部十六引此亦作干越與李注不合

又引韋昭注云干越今餘干縣越之別名

案韋以干越為餘干雖非

確詰然亦是干字非于字

是其證師古改干為于而以春秋之於越

釋之誤矣於于古雖通用而春秋之於越未有作于越者學者多聞於越寡聞干越故子史諸書之干越或改為于越皆沿師古之誤

圍奪成家

篡弑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師古曰圍謂禁守其人也念孫案師古以圍為禁守則圍奪二字義

不相屬今案圍讀曰禦

禦圍古字通大雅桑柔篇孔棘我圍鄭箋圍當作禦逸周書寶

典篇不圍我哉管子大匡篇安能圍我墨子辭過篇邊足以圍風寒莊子繕性篇其來不可圍竝與禦同又大

雅丞民篇不畏彊禦漢書王莽傳作彊
圍莊子讓王篇列禦寇楚策作圍寇 圍奪成家者禦

人而奪其財以成其家也孟子萬章篇今有禦人於國
門之外者趙注曰禦人以兵禦人而奪其貨卽此所謂
圍奪也漢紀孝文紀作劫奪成家義與圍奪同

發貯

子贛發貯鬻財曹魯之閒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
鬻賣之也念孫案師古說發字之義非是發讀爲廢宣
八年公羊傳注曰廢置也

周官籥師疏
引鄭志同

謂廢置之積貯

之以轉鬻於曹魯之閒也史記作廢著鬻財於曹魯之
閒徐廣曰著讀音如貯是其證也廢貯猶廢居也平準

書云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徐廣

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

也

有所廢謂有所廢置也師古注倉貨志亦云有所廢置有所居畜劉伯莊以廢爲出賣非是越世

家云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廢居或作

廢舉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裘駟曰廢

舉謂停貯此卽貨殖傳所云子貢發貯鬻財者也廢與

發古同聲而通用

爾雅曰廢稅舍也方言曰發稅舍車也是發與廢同論語微子篇廢中權

廢鄭作發莊子列御寇篇曾不發藥乎發司馬本作廢云置也張湛注列子黃帝篇同荀子禮論篇大昏之未發齊也史記禮書發作廢史記扁鵲傳色廢脈亂徐廣曰一作發

千合

槩麴鹽鼓千合師古曰麴槩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爲合鹽鼓則斗斛量之多少等亦爲合合者相配耦之言耳今西楚荆沔之俗賣鹽鼓者鹽鼓各一升則各爲裏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迺讀爲升合之合又改作台競爲解說失之遠矣引之曰師古以合爲相配耦所謂曲說者也上文云荅布皮革千石棗千大斗下文云鮐鯨千斤魴鮑千鈞此獨不言斗斛不言斤石而以相配耦爲名有是理乎今考史記貨殖傳作槩麴鹽鼓千荅徐廣曰或作台器名有甗孫叔然云今本作孫叔敖敖字乃淺學人所改甗瓦器受斗六升台當爲甗音貽案徐說是也爾

雅甌甌謂之甌郭注曰甌甌小甌長沙謂之甌徐所引
甌瓦器受斗六升卽孫炎爾雅注也列女傳仁智傳臧
文仲曰斂小器投諸台台與甌同史記或本作台是也
今本台作荅乃荅字之譌荅台古同聲故得通用漢書
作合則又台之譌也史記高祖功臣侯表貫齊侯呂師
徐廣曰呂一作台漢書作合
古不達反以作台者爲誤而強爲合字作解其失甚矣

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

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師古斲任氏獨
取貴爲句注云言其居買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
賈讀曰價又斲善富者數世爲句注云折節力田務於

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念孫案師古讀賈
爲價又以善富二字連讀皆非也此當以任氏獨取貴
善爲句富者數世爲句人爭取賤賈者賈讀爲監謂物
之麤惡者也唐風鴇羽傳曰監不攻致也小雅四牡傳
曰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
堅牢也其字或作榛楷之苦楊倞注荀子勸學篇曰凡
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
者謂之楷議兵篇曰械或作甘苦之苦周官典婦功辨
其苦良鄭司農
用兵革窳楷不便利
讀苦爲監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齊語辨其功
苦韋注曰功牢也苦肥也淮南時則篇工事苦慢高注
曰苦惡也史記平或作沽酒之沽鄭服傳冠者沽功也
準書曰鐵器苦惡
喪禮記曰弓矢之新或作榮枯之枯荀子天論篇楷耕
沽功釋文沽竝音古

謂麤惡不精也韓詩外傳或作古今之古士喪禮記沽功此傳

則作商賈之賈史記皆以聲相近而字相通賤賈猶言

賤惡爭取賤賈謂爭取賤惡謂人之買物皆爭取其賤

而惡者任氏獨取其貴而善者貴善與賤惡正相對也

若以任氏獨取貴為句則與上句不對以善富者數世

為句則文不成義矣師古以先公後私率道閭里為善

物必取貴善故富及數世耳下文云然任公家約公事

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方敘及其先公

後私率道閭里之事若此處先史記索隱曰謂買物必

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斷任氏獨取貴善為句是也唯

讀賈為價亦與師古同誤索隱引晉灼曰爭取賤賈金

玉也則晉灼已誤讀賈為價

矣

游俠傳

飲其德

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
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之劉奉世曰飲字當蒙不字
言沒非義也飲者猶飲物自飫言不飲有其德念孫案

飲蓋欽字之譌

隸書從金從食之字多相亂孟子盡
心篇是以言銛之也今本銛譌作飫史

記作歆歆喜也言不以德自喜也周語民歆而德之韋
注曰歆猶喜服也學記不興其藝鄭注曰興之言喜也
歆也正義引爾雅歆喜興也今爾雅作
廡熙興也是歆爲喜也歆

欽聲相近歆之通作欽猶歆之通作廡矣

見上注

小雅鼓

鍾篇鼓鍾欽欽毛傳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是欽字亦有喜樂之義故曰不伐其能欽其德又案孟云有德於人而不自美非歆字之義蓋所見本正作欽也

大將軍

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宋祁曰浙本無軍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條侯以大尉將諸軍擊吳楚故曰大將將下軍字後人以意加之耳且其時大將軍乃竇嬰非條侯也藝文類聚人部十七白帖五十一太平御覽兵部六後漢書吳漢傳注引此竝無軍字

靜悍

解爲人靜悍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念孫案靜與精同故史記作精悍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七十三引漢書亦作精悍精與悍義相近故以精悍連文儒林傳韓嬰其人精悍酷吏作靜者聲近而字通耳若以靜爲沈靜則與悍字義相遠矣

剽攻 休乃鑄錢掘冢

臧命作姦剽攻師古曰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劉攽曰攻直謂攻奪而取之耳何因知其是穿窬也然剽是用刀淺小之稱攻則用力重害二者異耳念孫案剽字顏說是攻字剽說是剽攻是一事不分盜賊亦不休乃鑄錢掘冢齊曰史記作藏命作姦剽攻分大小

不休則休字屬上句漢書省去不字遂屬下句念孫案
史記原文亦作藏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休字本
屬下句讀因乃字譌作及字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休上
加不字而以休字屬上句讀非孟堅省去不字乃後人
誤讀史記也辯見史記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心本
猶言本心也念孫案師古斷陰賊著於心本爲句而訓
心本爲本心所謂強解者也今案當以其陰賊著於心
爲句本當依史記作卒卒字下屬爲句卒猶終也言其

陰賊在心而終發於睚眦也隸書本字或作卒卒字或作卒二形相似故卒譌爲本司馬相如傳王者之卒業師古曰卒字或作本墨子備高臨篇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今本卒譌作本皆其證也

見哀

萬章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言爲石顯所哀憐念孫案哀者愛也言吾以布衣之賤見愛於石君上文曰章與石顯相善是其事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篇身飛反鄉兔走歸窟狐舛首邱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高注竝曰哀愛也哀與

愛聲相近而義相通故字亦相通樂記肆直而慈愛者
鄭注曰愛或爲哀管子形勢解見愛之交幾於不結形
勢篇愛作哀

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

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念孫案此本作谷
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後人刪去兩之字則句法
局促不伸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六引此無兩之字
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百四文部十一二
十二引此皆有兩之字又北堂書鈔藝文部九及十藝
文類聚人部十七雜文部四文選陸厥荅內兄希叔詩

注引此亦皆有兩之字漢紀同又白帖三十引樓君卿之唇舌

獨外

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好殺睚眦於塵中獨外者甚多念孫案獨外二字義不可通獨當爲觸草書之誤也塵中猶言塵市中也言涉於塵市中數以睚眦之怨而殺人故曰睚眦於塵中觸外者甚多

郭解傳云少時

陰賊感槩不快意所殺甚眾義亦與此同漢紀孝哀紀作獨外亦後人以誤

本漢書改之孝武紀云郭解任俠睚眦觸外於塵中者甚眾卽用此篇之文故知孝哀紀獨字爲後人所改後

漢書王允傳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注引此文云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多文選西京賦注所引同足正今本之誤

佞幸傳

推上天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念孫案推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暢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及四十引此竝作推之上天史記漢紀同

賢父子親屬宴飲

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念孫案賢上脫與

字則上下句義不相屬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
正作與賢父子親屬宴飲漢紀同

匈奴傳

肉會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會士力能彎
弓盡爲甲騎師古解肉會二字云言無米粟唯會肉念
孫案師古說非也肉會二字若承上文少長言之則肉
會固匈奴之俗自幼時已然不待少長也若不承少長
言之則肉會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今案肉會當爲
用會字之誤也

隸書肉字作月用字作用
二形相似故用譌爲肉

用猶以也言

射狐兔以會也史記作少長則射狐兔用爲會是其明證也以訓爲用故用亦訓爲以一切經音義七引倉頡篇曰用以也用與以義同而聲亦相近故用亦可讀爲以剝象傳終不可用也與災尤載爲韻豐象傳終不可用也與災志事爲韻用字竝讀爲以太元止測曰反弓馬恨終不可以也卽用易象傳文則象傳用字之讀爲以明矣用可讀爲以故與以字通用井九三可用汲史記屈原傳引作可以汲呂刑報虐以威論衡譴告篇引作報虐用威大雅板篇勿以爲笑荀子大略篇引作勿用爲笑桑柔篇逝不以濯墨子尙賢篇引作逝不用濯

士喪禮用二鬲周官小祝注引作盛以二鬲明堂位加
以璧散璧角周官司尊彝注引作加用璧散璧角雜記
牝以桑特牲饋食禮注引作牝用桑史記呂后紀以彊
呂氏平準書張湯以峻文決理韓長孺傳治天下終不
以私亂公平津侯傳以不能罷歸漢書以竝作用漢書
司馬相如傳何爲無以應哉貨殖傳以貧求富史記以
竝作用皆其證也此言匈奴習於騎射自爲兒時已能
騎羊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及長而爲士則力能彎弓
者盡爲甲騎非記其飲食之事也下文云自君王以下
咸食畜肉乃始言食肉耳

志四之十四
未
作鳴鏑

冒頓乃作鳴鏑念孫案作下原有爲字後人以爲卽是作故刪去爲字不知古書言作爲者多矣通鑑漢紀三已脫爲字文選左思詠史詩注曹植名都篇注陸機從軍行注張協七命注邱遲與陳伯之書注顏延之陽給事誄注六引漢書皆作作爲鳴鏑史記同

隔昆龍

後北服渾窳屈𦣻丁零隔昆龍新羣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念孫案五小國者一渾窳二屈𦣻三丁零四隔昆五新羣龍字蓋涉上文龍城而衍史記漢紀皆無龍字

天下莫不咸嘉使

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劉奉世曰鄰上宜有有字不然衍使字念孫案劉說非也天下莫不咸嘉使本作天下莫不咸便便安也言順天恤民天下咸安之也下文漢與匈奴鄰敵之國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便與使形相近因誤爲使後人不得其解遂於咸下增嘉字讀天下莫不咸嘉爲句而以使字下屬爲句使字屬下讀則其義不可通故劉疑使爲衍文而不知其爲便字之誤也史記作天下莫不咸便是其證

跂行喙息

跂行喙息蠕動之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

息凡以口出氣者也蠕蠕動貌念孫案跂者行貌也喙

者息貌也謂跂跂而行喙喙而息蠕蠕而動也禮樂志

郊祀歌跂行畢逮公孫宏傳跂行喙息咸得其宜義並

與此同說文曰蠕動也跂行也

文選洞簫賦注七發注並引說文云跂行也凡

生類之行皆曰跂較今本多一句

東方朔傳云跂跂脈脈善緣壁跂與

跂通方言曰喙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喙廣雅

曰喘喙息也喙息猶言喘息新語道基篇曰跂行喘息

蜎飛蠕動之類王褒洞簫賦曰蟋蟀蚘蠖跂行喘息是

其證也逸周書周祝篇曰跂動噦息淮南俶真篇曰蜺
飛頓動跂行噲息噦噲竝與喙通喙訓爲息故病而短
氣亦謂之喙晉語余
病喙矣韋注曰喙短氣貌是也懼而短氣亦謂
之喙宋玉高唐賦曰虎豹豺兕失氣恐喙是也師古以
跂爲足喙爲口則與頓動之文不類矣

縱兵

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念
孫案縱下兵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史記作漢兵約單于
入馬邑而縱縱謂縱兵擊之也史漢中多謂縱兵爲縱
史記高祖紀曰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
縱李廣傳曰中貴人將騎數十縱漢書縱作從師古誤
訓從爲隨辯見前將

數十騎從下

又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朝鮮傳曰率遼

東兵先縱

以上二條漢書同

本書王莽傳曰今年刑在東方誅

貉之部先縱焉皆其證也縱下本無兵字故師古釋之

曰放兵以擊單于若本作縱兵則無煩訓釋矣

韓長孺傳約單

于入馬邑縱兵師古無注後人加兵字何弗思之甚也

并軍介 介弟兵

趙信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

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特也念孫案介

卽獨也

廣雅介獨也

旣言獨不必又言介且旣與右將軍并

軍何以獨遇單于今案并軍介當依史記作并軍分行

謂始而并軍繼而分行故獨遇單于兵而盡沒也分誤

爲介

介本作丩分俗作丩二形相似故分誤爲介杜周

梁傳周之分子也釋文分本或作介莊子漁父篇遠哉其分乎道也釋文分本又作介

又脫去行

字師古以介獨二字連讀非也又南粵傳嘉遂出介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念孫案被弟兵甲弟兵皆文不成義介弟兵亦當依史記作分弟兵小司馬謂分取其兵是也蓋呂嘉之弟本將兵居宮外今王太后欲殺嘉故嘉分取其兵以自衛也李顏二說皆非

爲

單于陽許曰吾爲遣其大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念孫案爲猶將也言吾將遣大子入質也下文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彼言欲猶此言爲矣古者爲與將同義盧綰傳曰綰妻與其子亾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也霍去病傳曰去病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

史記並同

孟子梁惠王篇克告

於君君爲來見也趙注曰君將欲來然則吾爲遣大子卽吾將遣大子也師古不曉爲字之義乃云言爲王烏

故遣大子入質失之矣

莫相勸而歸

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念孫案此言浞野侯已爲匈奴所獲軍吏皆恐失將而誅故莫相勸歸也勸下不當有而字蓋涉上句而衍史記無

追邪徑

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句無所見句還師古曰從疾道

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念孫案下文有速邪烏是地名則此追邪徑亦是地名言御史大夫軍至此地不見虜而還也師古以邪徑爲疾道追邪徑爲從疾道追之皆

是臆說且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作一句讀與下重合
侯軍至天山文同一例若如師古所云則御史大夫軍
至當別爲一句矣但言至而不言所至之地恐無是理
也

護發兵烏孫西域

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念孫案次句顛倒不
成文理當云使護烏孫兵發西域宣紀云校尉常惠持
節護烏孫兵常惠傳云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西
域傳云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皆其證

逗遛

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下吏自殺念孫案遛本作畱
此依俗改也若正文作遛則師古當有音今逗字有音
而遛字無音則本作畱明矣宣紀云祁連將軍廣明有
罪自殺晉灼曰廣明坐逗畱如淳注韓長孺傳云軍法
行而逗畱畏懦者要斬其字竝作畱故知此遛字爲後
人所改也說文有逗字無遛字後漢書光武紀不拘以
逗畱法其字亦作畱又元后傳吏畏懦逗遛當坐者遛
字師古無音亦是後人所改文選范彥龍效古詩注引
匈奴傳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元后傳竝作逗
畱

爲

屠者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鞬王爲烏藉都尉
各二萬騎屯東方劉攽曰衍爲字劉奉世曰爲當作與
念孫案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
章曰爲猶與也是爲字可訓爲與孟子公孫丑篇曰不
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
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曰犀首以梁爲齊戰於
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曰嚴仲子避人因
爲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曰寡人獨爲仲父
言而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史記涇于髡傳

曰豈寡人不足爲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曰斯其
猶人哉安足爲謀言安足與謀也然則右奧韃王爲烏
藉都尉卽右奧韃王與烏藉都尉也或以爲爲衍字或
以爲誤字皆未曉古人文義與爲一聲之轉故爲有與
義與亦有爲義互見薛宣傳何與下

羣臣

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念孫案臣
字後人所加左右當戶之羣統當戶以下眾官而言猶
言左右當戶之屬耳上文云匈奴置左右大當戶宜紀云其左右當
戶之羣皆列觀是其證後人於羣下加臣字則義不可

通鑑刪去之羣二字亦非

逢擊 逢受

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卽擊故云
逢擊念孫案方言逢迎也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逢
擊猶迎擊耳師古之說迂矣西域傳單于執二王以付
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亦謂迎
受之也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卽受取亦非

聞甌脫皆殺之

郅支單于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
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師古曰

於甌脫得聲問云殺之剽敞曰郅支殺谷吉漢不聞音問而降者言甌脫殺吉甌脫屬呼韓邪故漢責其使也言皆者吉有徒眾念孫案剽說是矣而未盡也上言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則此殺之二字乃專謂殺吉非兼徒眾言之不得云皆殺之也余謂皆字當在言字上謂匈奴降者皆言聞甌脫殺之耳

攜國歸死

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服稱臣念孫案歸死二字於義不可通歸死當爲歸化字之誤也此承

上大化神明而言謂單于攜一國之人來歸王化也下文曰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歸義猶歸化耳通鑑漢紀二十六作歸死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孝哀紀通典邊防十一竝作歸化

印

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念孫案景祐本今印作今卽是也卽者若也

西南夷傳注卽猶若也餘見釋詞不能備載

言今若

去璽加新則與臣下無別也今本卽作印者後人不曉卽字之義而以意改之耳太平御覽儀式部四引此正

作卽

物土貢

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
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念孫
案贊言物土貢非謂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今
案物猶類也言類九州五服之土貢若禹貢某州貢某
物周官某服貢某物也周官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
事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義竝與類同桓六年左傳
及晉語注竝曰物類也學記曰比物醜類文十八年左
傳曰醜類惡物正義曰物亦類也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出不意

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
粵一奇也念孫案出下脫其字則語意不暢通典邊防
三無其字卽沿誤本漢書也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
四陳禹謨本刪其字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七引漢書皆有其字
史記漢紀同

巴柰關

乃拜蒙以郎中將

劉攽曰當作中郎將

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

柰關入念孫案巴柰關本作巴符關水經云江水東過

符縣北邪東南

此三字有誤

鰲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注云

縣故巴夷之地也漢武帝建元六年以唐蒙爲中郎將

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是符關卽在符縣而縣爲故巴

夷之地故曰巴符關也漢之符縣在今瀘州合江縣西

今合江縣南有符關仍漢舊名也若祚地則在蜀之西

不與巴相接不得言巴祚關矣隸書符字作苻與祚相

似又涉上下文祚字而誤史記作巴蜀祚關

通鑑漢紀十同多

一蜀字於義尤不可通蓋因上文巴蜀而衍

上文略巴黔中以西

巴下亦衍蜀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漢書正作

巴符關

陳禹謨依俗本漢書改符爲祚

保就

稍令樾爲自保就念孫案保就猶言保聚僖二十六年左傳我做邑用不敢保聚是也聚就一聲之傳逸周書謚法篇曰就會也是就有聚會之義師古訓就爲成則與保字義不相屬乃云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則增字爲解而非其本旨矣

一州王

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念孫案王當爲主上文云名爲外臣實一州主南粵傳云此亦一州之主皆其證太平御覽四夷部十一引此正作主史記及通鑑漢紀

十一同

南擊邊邑

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念孫案此本作閩粵王郢興
兵擊南粵邊邑今本擊南二字誤倒又脫粵字則文義
不明且南粵在閩粵之西不當言南擊也文選長楊賦
注引此正作興兵擊南越邊邑史記及通典邊防四通
鑑漢紀九竝同

鎡嘉以矛

太后怒鎡嘉以矛王止太后宋祁曰鎡字上別本有欲
字念孫案別本是也若無欲字則與下文不合景祐本

及史記皆有欲字

東粵

東粵請舉國徙中國念孫案東粵當依上文作東甌此涉下文東粵而誤下文立餘善爲東粵王始有東粵之名此不當稱東粵也史記及通典邊防二通鑑漢紀九竝作東甌

甌駱將左黃同

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爲下鄜侯念孫案故甌駱將左黃同當作故甌駱左將黃同功臣表云下鄜侯左將黃同以故甌駱左將斬西于王功侯史表作左將

軍黃同索隱曰漢書西南夷傳甌駘將左黃同則左是
姓恐誤漢表云左將黃同則左將是官不疑

始燕時

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念孫案始燕時本作始全
燕時全燕者指戰國時燕國言之所以別於漢之燕國
也鄒陽傳曰全趙之時枚乘傳曰今漢據全秦之地今本脫全字則文義不明

後漢書東夷傳注引此正作全燕時史記通典通鑑同
恐不能與

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
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史記

恐不能與下有戰字念孫案如顏皆未曉與字之義史記與下有戰字則後人妄加之也與猶敵也言左將軍并將兩軍而戰益急恐不能敵也古者謂相敵曰與匈

奴傳曰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言不能敵漢兵也

史記

作不能如漢兵如亦敵也董仲舒傳曰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言安能敵之也宋策曰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曰如當也當亦敵也言宋不足以敵梁也廣雅曰與如也此言不能與即史記匈奴傳之不能如師古曰不能與猶言不如雖訓與為如而非相敵之謂則非特未曉與字之義并未曉如字襄二十五年左傳曰閭邱嬰與申鮮虞乘而之義也

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

能懼我懼病也

說見經義述聞一誰能懼我下

言狹道之中一以敵

一雖崔慶之眾不能病我也哀九年傳曰宋方吉不可與也言宋不可敵也越語曰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老子曰善勝敵者不與皆謂兩軍相敵也管子輕重戊篇曰卽以戰鬪之道與之矣與之敵之也秦策曰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淮南人間篇曰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言以大敵小以強敵弱也史記燕世家曰龐煖易與耳白起傳曰廉頗易與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易與皆謂易敵也高祖紀曰上自東往擊陳豨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言吾知所以敵之

也後人不知與之訓爲敵故或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
或曰不能與猶言不如又或於史記恐不能與之下妄
加戰字蓋古義之失其傳久矣杜預注左傳不可與曰
固守勿與曰勿與戰王弼注老子善勝敵者不與曰不
與爭蓋皆誤釋與爲與其之與而以戰字爭字增成其
義不知與訓爲敵卽是戰爭之義也如淳曰不能與左
將軍相持亦是增字以成其義而讀史記者遂於與下
加戰字矣

沮陽

最以父外頗有功爲沮陽侯念孫案沮陽史記作溫陽

沮溫皆涅字之誤

隸書沮字或作
涅與涅相似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

表云涅陽康侯最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

夙子侯

史表略同

水經湍水注云湍水東南逕湍陽縣故城

西

地理志湍陽屬南陽郡

漢武帝元封四年封路最爲侯國皆其

證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中引此正作湍陽侯

陳禹謨依俗本

改湍爲沮

漢書第十四

漢書第十五

讀書雜誌四

高鄧王念孫

西域傳

三百餘里 三百里

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戴先生水地記曰玉門關在故壽昌縣西百一十八里陽關在縣西六里壽昌本漢龍勒縣地今安西府西百五十里有壽昌城鹽澤去玉門千三百餘里前後書皆脫去千字念孫謹案郭璞西山經注及爾雅音義引漢書見釋水皆無千字蓋後人據漢書刪之也漢紀

孝武紀作去陽關三千餘里卽千三百餘里之誤水經
河水注作東去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里以二書考之則
漢書原有千字明矣又案廣袤三百里本作廣袤三四
百里謂澤之廣袤不能知其確數大約在三四百里之
閒也水經注無四字亦後人據漢書刪之太平御覽地
部三十七引水經注作廣輪四百里又脫去三字然據
此知水經注原有四字也漢紀作廣長三四百里西山
經注及通典州郡四竝作廣袤三四百里郭璞爾雅音
義引漢書作廣輪三四百里禹貢正義及史記大宛傳
正義爾雅釋水疏竝引作廣袤三四百里則今本脫去

四字明矣

焉耆

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念孫案景祐
本無耆字是也焉字絕句焉下耆字則後人妄加之也
大宛康居奄蔡皆在蔥嶺之西自都護治所西至大宛
四千三十一里至康居五千五百五十里又自康居西
北至奄蔡可二千里並見下文故曰西踰蔥嶺出大宛康居
奄蔡也若焉耆則在蔥嶺之東且在都護治所之東北
四百里亦見下文豈得云西踰蔥嶺出焉耆乎漢紀孝武紀
後漢書西域傳通典邊防七焉下皆有耆字此後人依

誤本漢書加之耳通鑑漢紀十二無耆字與景祐本同則北宋本尙未誤也故知諸書內耆字皆後人所加

得職

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胡三省曰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忽爲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念孫案胡解職字亦未了職非職事之職職猶所也言自大宛王以殺漢使見誅西域諸國皆不敢輕忽漢使故漢之使西域者皆得其所以也哀十六年左傳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

記五子胥傳作固其職也是職與所同義景紀曰令亾
罪者失職武紀曰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宣紀曰其加賜
鰥寡孤獨高年帛母令失職管子明法解篇曰孤寡老
弱不失其職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所亦謂之得職趙
廣漢傳曰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
古彼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是其證高五王傳朱虎
侯章忿劉氏不
得職鹽鐵論輕重
篇眾人未得其職

孔道

姑羌國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
穿山險而爲道猶今言穴徑耳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

孔道猶言大道謂其國僻在西南不當大道也老子道經孔德之容河上公注曰孔大也太元羨次五曰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孔字亦作空張騫傳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是也說文曰孔通也故大道亦謂之通道今俗語猶云通衢大道矣

山國 脫四字

鄯善國王治扞泥城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念孫案山國當作墨山國寫者脫墨字耳漢紀及後漢書西域傳作山國皆後人依顏本漢書改之水經河

水注曰扞泥城西北去烏壘千七百八十五里

上文云都護治

烏壘城

至墨山國千八百六十五里

本傳八作三未知孰是

西北去

車師千八百九十里皆本此傳墨山山名也因以為國名若但云山國則不知為何山矣而師古云此國山居故名山國則曲為之說也又下文山國王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山國亦當作墨山國墨山國王下當有治墨山城四字水經注曰墨山國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亦本此傳是國與城皆以墨山得名墨山國王治墨山城猶上文之皮山國王治皮山城也寫者脫去墨字及治墨山城四字而師古遂云常在山下居不為

城治也亦是曲說

依耐國王治 難兜國王治

依耐國王治念孫案上文皆言某國王治某城此依耐國王治下不言某城者闕文也下文難兜國王治同

盧城

無雷國王治盧城念孫案此本作無雷國王治無雷城

猶之且末國王治且末城精絕國王治精絕城也隸書

盧字作𩇑其上半與雷相似故雷譌作盧

周官職方氏其浸盧維鄭

注盧維當爲雷維字之誤也

又脫無字耳太平御覽四夷部十八引

此正作無雷城

好治食

織罽刺文繡好治食念孫案治食二字義無所取

通典邊防

入治作理避高宗諱也則唐本漢書已誤作治

漢紀作好酒食是也下文大宛

俗耆酒義與此同今本酒作治者涉上文治園田治宮室而誤

市列

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

通典同

念孫案市列上脫有字

則文不成義漢紀作有市肆肆卽列也

鎖

後軍侯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

殺副已下七十餘人念孫案琅當上本無鎖字乃後人
誤取注文加之也古者以鐵連環係罪人謂之琅當說
文作銀鑰云瑱也瑱古鎖字琅當德卽鎖德也故師古云琅
當長鎖也不得又於琅當上加鎖字又王莽傳以鐵鎖
琅當其頸鎖字亦後人所加琅當其頸卽鎖其頸不得
又加鎖字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引王莽傳有鎖字則所
見本已誤白帖四十五引作以鐵琅當其頸無鎖字

所以爲

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慝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
也念孫案上爲字涉下爲字而衍

悔過來

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念孫案悔過來本作悔過來順順字與上文逆字相應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通鑑漢紀二十二已與今本同後漢書西域傳注引此正作悔過來順

大馬爵

安息國有大馬爵念孫案爵上亦有大字而今本脫之則爲不詞矣太平御覽四夷部十四引此正作有大馬大爵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竝同

書革

書革旁行爲書記念孫案上書字本作畫

胡脈反

謂畫革

爲字而旁行之以爲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此是釋旁行爲書記五字非釋書革也今作書革者卽涉下文書記而誤漢紀通典作書革皆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史記大宛傳作畫革索隱曰畫音獲引韋昭漢書注爲解不言漢書作書革也太平御覽四夷部十四引漢書正作畫革水經河水注同

月氏

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念孫案月氏下脫王

字當依張騫傳補

皆絲漆

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念孫案皆本作無無絲漆不知鑄鐵器皆言其與中國異也今作其地皆絲漆者涉上文其人皆淡目而誤通典邊防八正作無絲漆

相接

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念孫案相字後人所加此傳凡言某國與某國接者接上皆無相字則此亦當然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竝作南與城郭諸國接無相字

以肉爲會

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會兮酪爲漿念孫案肉上本無以字後人以上下文皆八字爲句而此句獨少一字故加以字耳不知穹廬爲室旃爲牆肉爲會酪爲漿皆相對爲文不得獨於肉上加以字也太平御覽樂部八所引已誤北堂書鈔樂部二藝文類聚樂部三文選荅蘇武書注所引皆無以字

采繒

賜金二十斤采繒念孫案下文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則此文采繒下亦當有匹數而今本脫之

也

烏孫男女

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念孫案烏字涉上下文烏孫而衍孫男女三人者公主之孫男孫女共三人也孫上不當有烏字下文公主卒三孫畱守墳墓是其證漢紀有烏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無烏字

不可乏

食宜給足不可乏念孫案此承上文而言既有美田可以種穀又以錐刀黃金采繒易穀於他國則食宜給足

不乏也不乏二字之間不當有可字此涉上文可以易

穀而衍日知錄云不可乏當作可不乏非也

既言宜給足又言可

不乏則文

義重複

匈奴困敗

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

通典邊防七同

念孫案匈

奴上有日字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曰者眾人之言也

大過九五象傳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故眾人皆曰匈

奴必困敗矣漢紀孝武紀有日字

卦諸將

卦諸將貳師最吉

通典同

師古曰上遣諸將而於卦中貳

師最吉也念孫案師古所說於文義不順卦當作卜言
卜諸將孰吉則貳師最吉也下文云卜漢軍一將不吉
卽其證今作卦者涉上下文卦字而誤漢紀正作卜

狐胡 車師柳谷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念孫案國名無上下二字同音
者狐胡當依太平御覽所引作孤胡四夷部十八字之誤也

孤胡龜茲皆國名之疊韻者龜茲應劭音邱慈又案孤

胡與車師異地不當云治車師柳谷師字蓋涉下文車
師而衍御覽作治車柳谷無師字

表河曲

迺表河曲列四郡念孫案曲當爲西字之誤也武帝所

開四郡

武威張掖酒泉敦煌

皆在河西故云表河西列四郡會貨

志云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
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霍去病傳云開河西酒泉之
地後漢書西羌傳云武帝開河西列置四郡皆其證四
郡非在河曲中不得言表河曲也漢紀孝武紀作河曲
乃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通典邊防八太平御覽四夷
部十三引此贊竝作河西

犀布

故能睹犀布璆瑁則建珠崖七郡念孫案犀布連文殊

爲不類布當爲象象布二字篆文下半相似故象譌作布犀象璫瑁皆兩粵所產故曰睹犀象璫瑁則建珠崖七郡也下文云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正與此犀象璫瑁相應則當作象明矣太平御覽珍寶部六引此已誤作犀布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引此竝作犀象

外感傳

適

適稱皇后

師古曰適讀曰嫡

念孫案此文本作正適稱皇后後

人以適卽是正故刪去正字案大雅大明傳曰紂殷之

正適也初學記儲宮部引白虎通義曰周以天子之正嫡爲王后秦稱皇后漢因之是古書多以正適連文後漢書皇后紀注班固傳注文選西都賦注後漢書皇后紀論注藝文類聚后妃部初學記中宮部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及十一引此竝作正適稱皇后通典職官十六同

充依視千石 良人視八百石

八子視千石充依視千石念孫案充依不當與八子同視千石當依漢紀作充依視九百石此涉上千石而誤文選注太平御覽引此皆誤又下文七子視八百石良人視八百石

案良人亦不當與七子同視八百石當依漢紀作良人
視七百石此亦涉上八百石而誤御覽引文選注引此
正作視七百石

誅之

乃召趙王誅之念孫案誅之上有欲字而今本脫之則
文義不明此時趙王尚未至不得遽言誅之也太平御
覽皇親部二引此正作欲誅之漢紀同

脫三字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念孫案
此文本作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女也敖尚帝姊魯元

公主有女今本脫女也敖三字則上下文義不貫

此因兩敖

字相亂而脫去三字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有女也敖三字又

皇親部十一人事部百三十五引首二句皆有女也二字

卽爲所爲

大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所爲師古曰爲其所爲謂所生之母也竝音于僞反念孫案兩爲字皆讀平聲爲所爲者謂爲變也爲變者殺呂后以報母仇也故下文云大后恐其作亂史記作我壯卽爲變尤其明證矣若讀爲爲去聲而云爲所生之母則詞不達意

觀津

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念孫案地理志觀津屬信都不屬清河

逃匿

女逃匿念孫案逃匿下有牀下二字而今本脫之太平御覽封建部五引此正作女逃匿牀下續史記外戚世家亦云女亡匿內中牀下

吐棄我意

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句吐棄我意句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念孫案吐棄上有有字而今本脫

志四之三
三
之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正作有吐棄
我意漢紀同

元始

元始三年生昭帝念孫案元始當依景祐本作大始

鉤弋

聞晉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念孫案鉤弋下原有
子字上文云生昭帝號鉤弋子下文云鉤弋子年五六
歲壯大多知皆其證今鉤弋子亦然對上句堯十四月
而生言之下句云迺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其所生者
鉤弋子所生也脫去子字則上下句皆不可通矣太平

御覽皇親部二引此已脫子字漢紀孝武紀有子字

恐事急

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
顯恐事急卽以狀具語光念孫案急上本無事字恐急
者旣恐且急猶言惶遽耳言顯旣恐且急卽具以毒殺
許后之事告光也霍光傳霍山謂顯曰聞民間謹言霍
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文義正
與此同後人不達而於急上加事字失其旨矣景祐本
及漢紀孝宣紀通鑑漢紀十六皆無事字

署衍勿論

其後奏上署衍勿論李奇曰允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允不自署也胡三省曰據霍光傳允夢後帝始聞毒許后事允於是時安敢言之於帝邪李說爲是

成君

旣使淳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爲成君衣補治入宮具念孫案成君上脫女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女成君

禁闥局

應門閉兮禁闥局師古曰局短關也念孫案局亦閉也

淮南主術篇中局外閉亦以局閉對文

銅沓冒

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沓冒其頭也念
孫案冒字涉注文而衍景祐本無冒字是也冒卽沓也
注訓沓爲冒則正文無冒字明矣後漢書班固傳注文
選西都賦注藝文類聚居處部一太平御覽皇親部十
引此皆無冒字漢紀及續列女傳亦無

不使

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念
孫案注說稍迂余謂爾雅曰使從也不使卽不從也管

子小匡篇曰魯請爲閭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史記龜策傳曰大將不彊卒不使令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曰將帥不親士卒不使不使皆謂不從

妬媚

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念孫案妬媚二字義不相屬媚當爲媚鄭注大學云媚妬也五行志桓有妬媚之心史記五宗世家王后以妬媚不常侍病黥布傳贊妬媚生患皆其證隸書眉或作眉見漢涼州刺史魏元碑不與冒相似故書傳中媚字或譌作媚顏氏家訓已辯之

富平侯家

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念孫案家
下當有人字富平侯卽張放故帝與放俱而稱富平侯
家人也脫去人字則文義不明五行志正作稱富平侯
家人

六人

鄭氏傳氏侯者凡六人念孫案六當爲四此涉下文六
人而誤四人者一傳喜二傳晏三傳商四鄭業也並見上文
五行志注引此正作四人

元后傳

面白虎

土山漸臺面白虎宋祁曰浙本面字上有象字

今本上
譌作下

念孫案浙本是也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放效二字正釋象字且此歌以四字爲句脫去象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亦不協矣下文曰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似類亦象也水經渭水注文選西征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六引此皆作象面白虎漢紀同

戶青瑣

殿上赤墀戶青瑣念孫案戶下原有下字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下青瑣皆相對爲文今本脫下字則句

法參差矣藝文類聚產業部太平御覽資產部七引此
皆有下字

漢高祖

初漢高祖入咸陽念孫案高祖上不當有漢字此涉下
文漢傳國璽而衍北堂書鈔儀飾部二太平御覽儀式
部三引此皆無漢字

飲酒會

大后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會念孫案
太平御覽服章部五引此會下有肉字於義爲長

王莽傳

不嗣

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師古曰言舜自讓德薄不足以繼
帝堯之事也念孫案不嗣本作不台古文尚書舜讓于
德弗嗣今文作不怡漢書皆用今文故作不台史記五
帝紀舜讓於德不懌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
又自序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皆用今文也文選典引
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李善曰尚書曰舜讓于德不嗣
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爲嗣後漢書班固傳注曰前
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據此則二李所
見漢書皆作不台師古依古文改台爲嗣而取僞孔傳

以釋之不自知其圓鑿而方柄也

後儉

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退也引之曰後儉與隆約對文則後非退也後讀爲遵遵循也謂循儉尚約以矯世俗之奢侈也遵與後古字通爾雅曰遵循也方言曰逡循也集韻逡亦作後故遵儉之爲後儉亦猶遵循之爲逡循遵之通作後亦猶逡之通作遵晏子春秋外篇晏子遵循而對遵循卽逡巡

陷假

霍光卽席常任之重卽與同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服虔曰言光未嘗陷假不遇而離去朝也莽

嘗退就國是陷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念孫案師古訓假爲升則陷假二字義不相屬乃云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其鑿也甚矣余謂假讀爲瑕陷瑕離朝謂陷於瑕謫而去其位服說是也瑕與假古字通淮南精神篇審乎無瑕莊子德充符篇瑕作假古今人表公肩瑕檀弓作假高祖功臣表中水夷侯呂瑕史表作假

平作

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平字或作丕丕亦大也義門讀書記曰書庶殷丕作字當爲丕也念孫案

何說是也上文云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
臨賦營築亦用雒誥文也隸書丕字或作平與平字相
近因譌而爲平後漢書劉元傳右輔都尉嚴本本或作
平或作丕耿秉傳太醫令吉平平或作平皆其證也

拂其頸

方今天下間崇之反也咸欲騫衣手劒而叱之其先至
者則拂其頸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師古曰拂戾也念
孫案師古訓拂爲戾望文生義非其本指也拂讀爲剗
剗所也謂以劒所其頸也拂其頸衝其匈刃其軀切其
肌皆承上文手劒而言說文曰剗擊也廣雅曰剗所也

昭二十六年左傳苑子荆林雉斲其足正義曰今江南
猶謂刀擊爲刺齊語曰刺令支斬孤竹楚辭九歎執棠
谿以刺蓬兮王注亦曰刺所也作拂者假借字耳說苑
雜言篇曰干將鑢鄒拂鐘不錚亦借拂爲刺也若以拂
其頸爲戾其頸則上與手劍不相承下與衝其匈三句
皆不相比附矣

荷鍤

父子兄弟負籠荷鍤荷舊本作倚宋祁曰倚當作荷各
本皆從宋改念孫案倚字古讀阿上聲老子禍兮福所
倚福兮禍所伏禍倚爲韻福伏爲韻

詳見唐韻正

是倚字古

讀與荷相近故字亦相通說文何儋也是儋何字本作何作荷者俗字耳俗字本無一定何必荷之是而倚之非乎

師禮侯

其以杜衍戶千封嘉爲師禮侯念孫案師禮當爲帥禮帥與率同下文云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是其證太平御覽封建部四引此正作帥

備

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備字師古無注念孫案備讀爲伏漢書言伏辜者多矣字或作服服伏備三字古皆讀如

匍匐之匍

說見六書音均表

故字亦相通趙策今騎射之服史

記趙世家服作備是其例也

阿乳母

以大鴻臚府爲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念孫案阿下當有侏字謂敕阿侏及乳母也李尋傳云諸侏阿乳母史傳皆以阿侏並言若云敕阿乳母則於文爲不詞於事爲不備矣漢紀孝平紀正作勅阿侏乳母

欲諫

令王路設進善之旌非詢之木欲諫之鼓念孫案欲諫

當依景祐本及賈誼傳作敢諫

赤纁

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纁方領師古曰纁者會五采也以布爲單衣以赤加纁爲其方領也引之曰正文明言赤纁則非五采也赤纁方領謂以赤色之組爲方領也說見經義述聞周官纁純下

堂威

命堂威侯王奇念孫案堂威當依下文作掌威後放此隸書掌字或作堂與堂相似而誤

病悸

大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寢勵宋祁曰悸舊作喘念

孫案此本作病喘悸舊本新本各脫其一字耳

喘悸二形不相

似無緣彼此互譌故知原有韋昭注酷吏傳云心中喘

息曰悸是也

見宋祁校本

太平御覽疾病部四引此正作病

喘悸

民怨

莽知民怨通典食貨一作莽知民愁念孫案作愁者原

文作怨者後人不曉古義而改之也愁卽怨也說文愠

怨也

今本怨作怒乃後人所改據詩縣正義及一恚恨切經音義卷五卷九卷十三卷十九引訂正

也廣雅愠愁恚也後漢書明帝紀云百姓愁怨情無告

訴是愁與怨同義秦策云上下相愁民無所聊謂上下相怨也淮南詮言篇云己之所生乃反愁人謂反怨人也下文天下愈愁卽承此愁字而言則本作愁明矣又莽知民愁四字食貨志凡兩見

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

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念孫案此文本作置州牧其禮如三公郡監二十五人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其禮如三公謂州牧之禮秩如三公也下文云州牧位三公是其證郡監以下謂分天下爲百二十五郡

見下文

郡監二十五人人主五郡

也今本其禮誤作見禮郡監誤作部監而部監二十五人又誤在見禮如三公之上遂致文不成義後漢書隗
躡傳注所引已與今本同漢紀作置州牧其禮如三公
郡監二十五人位上大夫各主五郡足正今本之失

訛言

訛言黃龍墮歿黃山宮中念孫案訛言上脫民字則語
意不完漢紀孝平紀通鑑漢紀三十皆有民字
或謂民字與下
文百姓相複非也古人之文往往如
是子庶民則百姓勸豈嫌於複乎

不渫

前後相乘憤眊不渫師古曰渫散也徹也念孫案不散

不徹皆與憤眊義不相屬余謂潔者治也言事務煩多故莽憤眊而不能治也井九三井潔不食荀爽曰潔去穢濁清潔之意也釋文引黃穎云潔治也史記屈原傳易曰井泄不食集解引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皆其證

七部

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劉奉世曰七部當爲七郡然共有二十二郡尚未及二十五郡疑字當有誤者念孫案七部當爲十郡合下文之五郡十郡共二十五郡也

愁民

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爲盜賊
愁字師古無注念孫案愁讀爲拏子由反拏斂也言民坐

鄰伍鑄錢挾銅姦吏遂偕此以斂取民財故下句云民
窮悉起爲盜賊也爾雅曰拏斂聚也鄉飲酒義秋之爲
言愁也鄭注曰愁讀爲拏拏斂也是拏與愁古字通

在御旁

威斗旣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念孫案此
本作莽出則在前入則御旁御侍也此常訓不煩引證言出則

在前入則侍側也後人不曉御字之義而改入則御旁

爲入在御旁又刪去上句則字其失甚矣通鑑已與今
本同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器物部十引此竝作
出則在前入則御旁

僊上天

大一黃帝皆僊上天念孫案此本作皆僊而上天今本
脫而字則句法局促不伸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時
序部一引此竝作僊而上天

帝虞

二曰帝虞始祖昭廟念孫案帝虞當爲虞帝

帶高

帶高增下師古曰本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
築念孫案因高地而立廟不得謂之帶高帶當爲席劉
向傳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蔽通傳乘利席勝師古竝
云席因也然則席高增下卽因高增下故此注云本因
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也隸書席字或作席
見漢司隸從事郭究碑益州俗作席鹽鐵論論功篇旃
大守高朕脩周公禮殿記席顏氏家訓書證篇論俗
書云席中加帶正謂此也又脫其广而爲帶矣

黃衣幘

力士三百人黃衣幘念孫案幘上原有赤字力士赤幘
者續漢書輿服志云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今本脫赤

字則義旣不明而句又不安矣太平御覽車部一引此
正作黃衣赤幘

經博

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念孫案經博當爲
博經故服注云博弈經以八箭投之

弈字
疑衍

杜陵史氏女爲皇后

進所徵天下淑女

句

杜陵史氏女爲皇后念孫案杜陵

上原有立字謂於所徵淑女中選立史氏女爲后也今
本脫立字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四引此有
立字通鑑同

復思

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罽思曰毋使民復思也念孫案此本作毋使民復思漢也今本脫漢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阜王部十四居處部十三引此正作復思漢漢紀孝平紀水經穀水注竝同

敘傳

州城

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宋祁曰城或作域念孫案作域者是也雄桀帶州域者謂雄桀竝立各帶一州之域也

周官大司徒曰九州之地域史記天官書曰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漢

書倉貨志曰有國疆者兼州域若作州城則非其指矣域與城字形相

似而誤

管子八觀篇國域大而田野淺狹呂氏春秋勿躬篇平原廣域史記天官書爲其環域千里內

占大宛傳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域今本域字竝誤作城

漢紀孝平紀後漢書班彪

傳宋書符瑞志竝作州域

短褐之褻

王命論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檐石之

畜師古曰褻謂親身之衣也音先列反念孫案褻與褻

不同字褻親身衣也從衣執聲讀若漏泄之泄

先列反褻

重衣也字本作褻從衣執聲讀若重疊之疊

大篋反

其執

字或在衣中作褻轉寫小異耳與褻衣之褻字從執者

不同此言短褐之褻謂飢寒之人思得短褐以為重衣

非謂親身之褻衣也漢紀及文選並作短褐之襲李善

曰說文曰襲重衣也字林曰襲大篋反

舊本反譌作也據宋祁引蕭該

音義改

此即襲之偕字也何以明之說文襲重衣也從衣

執聲一切經音義十五襲

與襲同

徒俠反引通俗文曰重

衣曰褻宋祁引蕭該音義曰字林曰褻重衣也

舊本重衣作衷

衣乃後人誤以為褻衣而改之今據說文玉篇廣韻訂正

大篋反

舊本大譌作丈據文選注引改

正

與李善所引同則襲為褻之偕字明矣說文以襲為左

衽袍以褻為重衣今經史中重衣之字皆作襲而褻字

遂廢唯此一處作褻

與襲同

乃古字之僅存者而師古云

褻謂親身衣也先列反是直不辨褻褻之爲兩字矣廣韻褻在十七薛襲在二十六緝褻在三十帖褻與襲聲相近故漢紀文選皆作襲若褻與襲則聲遠而不可通矣

么膺

又況么膺尚不及數子鄭氏曰膺音麼小也晉灼曰此骨偏膺之膺也師古曰鄭音是也么膺皆微小之稱也

膺音莫可反骨偏膺自音摩

各本摩譌作麻據說文玉篇廣韻改案鄭氏曰膺音

麼玉篇麼亾可切又亾波切是膺麼古同聲師古必分平上二讀非也

與此義不相合晉

說失之漢書攷異曰案說文無麼字

徐鉉等新附而有𩑦字

臙痛病也與臙同么言其小臙言其病童謠所稱見一
蹇人言欲上天臙少病蹇以是刺之也晉說得之念
孫案錢說非也臙之言靡也

張揖注士林賦曰靡細也

么臙二字連

文俱是微小之意廣雅紗麼小也紗與么同漢紀文選

竝作么麼不及數子李善注引鵠冠子曰無道之君任

用么麼有道之君任用俊雄

見道端篇

又引通俗文曰不長

曰么細小曰麼作臙者古字假借耳么臙不及數子謂

囂勇不如信布彊不如梁籍成不如王莽非譏其病蹇

也若以臙爲病蹇則上與么字相比附下與不及數

子之文不相連屬矣說文臙痛病也痛半枯也此卽今

偏枯之病亦非蹇病也

苟昧於權利

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念孫案於字衍苟昧權利以下句法相同首句多一於字則累於詞矣漢紀文選皆無於字

畏若禍戒

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師古曰若順也念孫案畏順禍戒殊爲不詞禍戒可以言畏不可以言順也今案上文云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卽此所謂禍戒也此云畏若禍戒者若猶此也言畏

此禍戒也若字卽指上四者而言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謂此其言也莊四年傳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此行也論語公冶長篇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

嬴取威於百儀

嬴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序三止應劭曰嬴秦姓也伯益之後也伯益爲虞有儀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於六國也念孫案廣雅曰威德也周頌有客篇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正義曰言有德故易福風俗通義十反篇曰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呂氏春秋應同篇曰

黃帝曰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是威與德同義此言伯益有儀百物之德而嬴氏以興故曰嬴取威於百儀非謂取威於六國也而劉仲馮乃云百儀則柏翳也語訛耳不知百儀與三止相對爲文應劭曰止禮也齊伯夷之鬼之禮也鄭語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地理志伯翳作伯益議作儀且儀字古讀若俄見唐韻正不得與翳通也

旦筭祀于挈龜

幽通賦嫪巢姜於孺筮兮旦筭祀于挈龜李奇曰筭數也祀年也周公卜居雒得世三十年七百也劉敞曰筭祀挈龜亦言田完耳其兆有五世八世是祀也念孫案

祀者年也故左傳曰卜年七百年

宣三年

又曰載祀六百若

五世八世乃父子相傳之代不得謂之祀且旦者周公

之名也若謂筭祀挈龜指田完言之則旦字當作何解

弗思甚矣

旦與媯相對爲文此賦以上下句對文者皆各指一事言之劉謂兩句皆指田完言之謬

矣

皓頤志而弗營

皓頤志而弗營師古曰皓四皓也處商洛溪山高祖求之不得白養其志無所營屈引之曰師古說營字之義

未當營者惑也

說文本作營云惑也字亦作熒又作榮

言白養其志而不

惑於利祿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尊師篇淮南原道篇竝

云營惑也否象傳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營惑也

言不可惑以祿也

說見經義述聞

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

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淮南俶真篇曰耳目不耀思慮不營東都賦曰形神寂漠耳目弗營漢老子銘曰樂居下位祿執弗營堂邑令費鳳碑曰退己進弟不營榮祿義竝與此同下文云四皓遜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卽此所謂皓頤志而弗營也文選弗營作弗傾蓋後人不曉營字之義而改之耳

風雲

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執念孫案風雲當依文選

作風塵此涉上文跨騰風雲而誤風塵之會謂七國兵爭時也商鞅李斯之遇合與下文所稱周望漢良者不同皆不得言風雲之會

據徼

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師古曰徼要也據可以要迎之時也徼音工堯反念孫案據可以要迎之時不得謂之據要老子釋文云徼小道也古弔反班固西都賦徼道綺錯謂小道相錯也然則據徼乘邪云云猶言據小道乘邪途以求富貴耳

說難既首

說難旣酉其身迺囚應劭曰酉音酉豪之酉酉雄也宋

祁引蕭該音義曰酉鄭氏曰酉孰也

孰與熟同今本孰譌作執據方言廣

雅及月令鄭語注改

韋昭曰酉終也念孫案酉讀爲就就成也言

說難之書旣成而其身乃囚也太元元文曰酉西方也
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又曰酉考其就范望曰考成也
物咸成就也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酉立索
隱曰酉世本作就就與酉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也
韋訓酉爲終終與就義相近故爾雅酉就竝訓爲終鄭
訓酉爲熟則於義稍疏應訓爲雄則於義甚疏而師古
獨取其說誤矣

邳沂

漢良受書於邳沂晉灼曰沂崖也下邳水之崖也師古

曰沂音牛斤反宋祁曰沂韋昭作垠

今本垠譌作垠

曰垠限也

謂橋也吾恩反文選亦作垠念孫案下邳縣名非水名

則不得言邳崖韋本作垠而訓爲橋是也良受書於老

父本在橋上非在水濱邳垠卽良傳所云下邳汜上也

服虔曰汜音頤楚人謂橋曰汜

汜垠語之轉作沂者俗字耳

罔漏于楚

秦人不綱罔漏于楚師古曰言秦失綱維故高祖因時

而起罔漏于楚謂項羽雖有害虐之心終免於患也一

說楚王陳涉初起後又破滅也念孫案高祖不爲項羽所害豈得謂之漏罔且與上秦人不綱誤分兩事陳勝破滅尤與罔漏之義無涉二說皆謬罔漏于楚謂陳勝作亂而秦不能制也此但言秦罔漏於陳勝下乃言高祖起兵之事李注文選引項岱曰綱漏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是也

同晷

應天順民五星同晷師古曰晷景也念孫案五星光不及地則不得有景師古說非也晷卽軌字軌道也五星同道謂高帝元年五星聚東井也淮南本經篇五星循

軌而不失其行高注云軌道也

廣雅周語注竝同

是其證軌晷

聲相同故字相通說文沆

音軌

水厓枯土也引爾雅水醮

曰沆今爾雅作厖沆之通作厖猶軌之通作晷矣太平

御覽天部五引此正作五星同軌

方命

孝景涖政諸侯方命孟康曰尚書云方命圯族念孫案正文注文之方命皆本作放命今文尚書作放命本字

也古文尚書作方命偕字也

釋文馬云方放也正義曰鄭王以方爲放謂放棄教

命是馬鄭王皆讀方爲放也

漢書皆用今文孟注所引亦是今文故

皆作放命後人見古文而不見今文故皆改爲方命耳

文選五等論放命者七臣李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孝景

菑政諸侯放命韋昭曰放命不承天子之制

今本李注放命作方

命韋昭曰放命作韋昭曰方放命皆與正文不合明是後人所改

太平御覽皇王部十

三引此亦作放命則所見皆是未改之本今據以訂正

傳喜傳同心背畔放命圯族朱博傳今晏放命圯族其

字皆作放桓九年穀梁傳亦云則是放命也

今本放譌作故據范

注及唐石經改

亦有紹土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宋祁曰監本浙本越本作亦猶有紹念孫案監本浙本越本是也紹

字在小韻楚旅二字在語韻二韻古聲相近故漢人多
有通用者下文曰河圖命庖雒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
道敘世代寔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
來王事之表又曰大上四子伯兮早天仲氏王代旂宅
于楚戊實淫殃平陸迺紹又曰宗幽既昏淫于褒女戎
敗我驪遂亾豐鄙又曰西戎卽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
荒服不旅皆以語小二韻通用本傳而外可無須別證
也後人不知古音而改爲亦有紹土則文不成義矣古師
曰言景武之時以軍功故封侯者多昭宣以後雖承平
尚有以勳獲爵土者據注云尚有則正文原有猶字明
天紹繼也原注當云尚有能繼之者而今本云尚有以
勳獲爵土者蓋旣改正文爲亦有紹土遂并改注文耳

薰胥

嗚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晉說近是矣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相也鋪徧也言無罪之人遇於亂政橫相牽率徧得罪也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此敘言史遷因坐李陵橫得罪也念孫案晉說是也淪薰聲相近故爾雅毛詩訓淪爲率韓詩訓薰爲帥帥與率同薰胥以刑謂相率而入於刑也若以薰胥爲相薰蒸則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旨矣說詳經義述聞淪胥以鋪下

台不匡

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是謂如淳曰台我也我國家也念孫案台字若訓爲我則如我不匡禮法是謂二句文意上下不相聯屬矣今案如台猶奈何也言游俠之徒以齊民而作威作惠如此奈何不匡之以禮法也湯誓夏罪其如台史記殷本紀作有罪其奈何高宗彤日乃曰其如台史記作乃曰其奈何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史記作今王其奈何是古謂奈何爲如台也盤庚卜稽曰其如台亦謂卜問曰其奈何也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

氏之孫其如台言莊周申韓若不詆訾聖人則顏閔之徒其柰之何也班固典引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今其如台而獨闕也言今其柰何而獨闕也說者皆訓台爲我而其義遂不可通段氏若膺古文尚書撰異辨之詳矣

外寓

攸攸外寓問越東甌念孫案寓當爲寓字之誤也說文寓籀文字字問越東甌皆在漢之南徼外故曰外寓王粲鷗賦震聲猶下文言燕之外區也若作寄寓之寓則義發乎外寓不可通劉達吳都賦注引此作悠悠外字故知寓爲寓

之譌

張衡思元賦怨高陽之相寓兮風俗通義祀典篇營寓夷泯今本寓字並譌作寓

而此字

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譌作寓矣

漢書第十五

漢書第十六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連語

凡連語之字皆上下同義不可分訓說者望文生義往往穿鑿而失其本指如訓流貶則曰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武紀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貶應劭曰貶音移言軍吏士斬首虜爵級多無所移與今爲置武功賞官爵多者分與父兄子弟及賣與他人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貶物之重次第也此詔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爲置官級也貶音弋賜反今俗猶謂凡物一重爲一貶也念孫案貶讀與施于中谷之施同敘傳曰貶于子孫貶卽施也周南葛覃傳曰施移也故今人猶謂移封爲貶封喪服傳絕族無施服鄭注曰在旁而及曰施大傳施作移是施與移通也此言流貶亦取旁及之義故應劭讀爲移若以貶爲重

次弟則流馳二字義不相屬且此詔馳字在流字之下
若如師古說以爲無有差次不得流行則當移馳字於
流字之上仍須加數字以解之而其義始明何其謬也
說文以馳爲重次弟物乃馳字之本訓此詔俗馳爲流
移之移則非重次弟之謂矣記曰**矯虔則曰矯稱上命**
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以貨賄用爲固或曰稱詐爲矯強取爲虔

武紀將百姓所安殊路而

矯虔吏因乘執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孟康曰虔
固也矯稱上命以貨賄用爲固尚書曰斂攘矯虔韋昭
曰凡稱詐爲矯強取爲虔師古曰矯與矯同矯託也虔
固也妄託上命而堅固爲邪惡者也念孫案諸說分矯
虔爲二義皆非也呂刑斂攘矯虔周官司刑疏引鄭注
曰矯虔謂撓擾春秋傳曰虔劉我邊巫謂劫奪人物以
相撓擾也如鄭君說是矯虔爲撓擾之義故與斂攘連
文此詔於撓虔吏下卽云乘執以侵蒸庶又云紛然其
擾則撓虔之爲**奔踦則曰乘之卽奔立則踦人**
武紀故
撓擾益明矣

奔踦則曰乘之卽奔立則踦人

武紀故

踦而致千里師古曰踦踦也奔踦者乘之卽奔立則踦
人也念孫案師古分奔踦爲二義非也踦亦奔也踦之

言馳奔踳猶奔馳耳說文曰趨踳也趨字或作踳史記
張儀傳揆前踳後索隱曰言馬之走勢疾也淮南脩務
篇墨子跌踳而趨千里高注曰跌疾行也踳趨走也踳
與踳同是疾行謂之踳也馬行疾則恐有覆車之患故下文曰泛
奔踳而致千里馬行疾則恐有覆車之患故下文曰泛
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若訓踳爲蹋則與下文都不相
涉矣勞徠則曰勞者恤其勤勞徠者以恩招徠東相成勞
來不怠流民自占八百餘口師古曰勞來者言慰勉而
招延之也又平當傳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
勞徠有意者師古曰勞徠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徠
者以恩招徠之念孫案勞來雙聲字來亦勞也字本作
勅說文曰勅勞勅也經史通作來又作徠勞來二字有
訓爲勸勉者有訓爲恩勤者孟子滕文公篇曰勞之來
之成帝紀曰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龔遂傳曰
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此皆訓爲勸勉者也爾雅曰
勞來勤也小雅大東篇職勞不來毛傳曰來勤也正義
曰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杖杜以勤歸卽
是勞來也鴻鴈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
定安集之此皆訓爲恩勤者也宣紀之勞來對下文流

民八百餘口而言平當傳之勞俸亦承上文行流民而
言皆是恩勤之義師古訓爲勸勉已失其指又以俸爲
招徠而分勞俸爲二義愈失之矣陵夷則曰若邱陵之漸平成紀帝王
陵夷師古曰陵邱陵也夷平也言其積替若邱陵之漸
平也又曰陵遲亦言如邱陵之逶遲稍卑下也他皆類
此念孫案師古以陵爲邱陵非也陵與夷皆平也文選
長楊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四平日陵是邱陵之陵
本取陵夷之義非陵夷之取義於邱陵也史記高祖功
臣侯年表曰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
微也陵夷衰微四字平列陵夷不可謂如陵之夷猶衰
微不可謂如衰之微也陵夷之爲陵遲猶逶夷之爲逶
遲故王肅家語注曰陵遲猶陂沱也淮南泰族篇曰河
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逶蛇陵遲相對爲文
陵遲不可謂如陵之遲猶逶蛇不可謂如逶之蛇也又
案說文交交倹也其字作交不作陵則非邱陵之陵益
明矣儀表則曰爲禮儀之表率或曰有儀形可表明者紀哀
云爲宗室儀表酷吏傳贊云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念孫
案立木以示人謂之儀又謂之表說文儀榦也從木義

聲經傳通作儀故爾雅云儀榦也呂氏春秋慎小篇注
云表柱也故德行足以率人者亦謂之儀表緇衣曰上
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鄭注言民之從君
如景逐表荀子君道篇曰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是儀
即表也管子形勢解篇曰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
者尊卑之儀表也淮南主術篇曰言為文章行為儀表
文六年左傳曰陳之藝極引之表儀或言儀表或言表
儀其義一也師古注哀紀則云言為禮儀之表率注酷
吏傳則云謂有儀形可表明者望文生義而注各不同
皆由不知儀表之同為立木又不知儀為儀之俗字故
也狙詐則曰狙伺也諸侯王表秦據執勝之地騁狙詐
兵也狙音若狙念孫案應分狙詐為二義非也狙詐疊
韻字狙亦詐也荀子大略篇藍苴路作似知而非楊倞
注引趙蕤注長短經知人篇曰姐者類智而非智苴姐
竝與狙同狙詐者有似於智故曰藍苴路作似知而非
作即詐字也月令曰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鄭注曰
今月令詐作為為詐偽是也敘傳曰吳孫狙詐申商酷烈
狙詐同義酷烈同囹圄則曰囹獄也囹守也禮樂志囹
義是其明證矣

十餘年師古曰圜獄也圜守也念孫案師古分圜圜爲二義非也鄭注月令曰圜圜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然則圜圜爲獄名而又取禁守之義不得訓圜爲獄訓圜爲守也圜之言令圜之言故也說文曰故禁也廣雅曰令故禁也是圜圜皆禁守之義或但謂之圜晏子春秋諫篇曰拘者滿圜怨者滿朝是也月令正義引蔡邕章句曰圜牢也圜止也所以止出入釋名曰圜領也圜禦也領錄囚徒禁禦之也皆誤分圜圜爲二義又案說文曰圜獄也又曰圜圜所以拘罪人是說文圜圜字本作圜說文又曰圜守之也此自訓圜爲守非謂圜圜也師古曰圜獄也圜守也蓋用說文而未考其實提封則曰舉四封之內無慮則曰大率無小計慮辜權則曰辜固也權專也謂規固販鬻專略其利或曰言己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揚摧則曰揚舉也摧引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萬井蘇林曰提音祇陳畱人謂舉田爲祇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提讀如本

字蘇音非也說者或以爲積土爲封謂之堤封旣改文字又失義也念孫案諸說皆非也廣雅曰堤封都凡也都凡者猶今人言大凡諸凡也堤與提古字通都凡與提封一聲之轉皆是大數之名提封萬井猶言通共萬井耳食貨志曰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地理志曰提封田一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匡衡傳曰樂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王莽傳曰於是遂營長安城南提封百頃義竝與此同若訓提爲舉訓封爲四封而云舉封若干井舉封若干頃則甚爲不詞又東方朔傳曰迺使大中大夫吾邱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宐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亦謂舉籍其頃畝之大數及其賈直耳若云舉封頃畝則尤爲不詞且上言舉籍下不當復言舉封以此知諸說之皆非也提廣雅作堤蘇林音祇曹憲音時集韻音常支切字作隄引廣雅隄封都凡也李善本文選西都賦提封五萬五臣本及後漢書班固傳竝作隄封提封爲都凡之轉其字又通作堤隄則亦可讀爲都奚反凡假借之字依聲託事本無定體古今異讀未可執一師古以蘇林音祇爲非匡謬正俗又謂提封之提不當作隄字且不當讀爲都奚反皆執一之論也食貨

志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大氏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無字或作亾趙充國傳亾慮萬二千人師古曰亾慮大計也念孫案師古以無慮爲大計是也而又云無小計慮則是以無爲有無之無慮爲計慮之慮其失甚矣今案無慮疊韻字也慮古讀若閭溝洫志浩浩洋洋慮嬋爲河河渠書慮作閭宣十一年左傳釋文曰無慮如字一音力於反是其證也廣雅曰無慮都凡也高誘注淮南俶眞篇曰無慮大數名也周髀算經無慮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趙爽曰無慮者粗計也後漢書光武紀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李賢曰謂請園陵都凡制度也是無慮爲都凡之名非無小計慮之謂也無慮或但謂之慮荀子議兵篇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而已矣楊倞曰慮大凡也賈誼傳慮亾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爲天子之事是慮亦都凡之意也總計物數謂之無慮故總度事宜亦謂之無慮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鄭注曰意心所無慮也心所無慮謂心揣其大略也正義乃云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失其指矣宣十一年左傳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杜注曰慮事

無慮計功無慮計功猶言約略計功也正義乃云城築
之事無則慮之訖則計功愈失之矣。陳萬年傳沒入
辜權財物師古曰辜罪也權專固也翟方進傳多辜權
為姦利者師古曰權專也辜權或作辜較又作婢權一
者輒有辜罪念孫案辜權或作辜較又作婢權一切經
音義二十引漢書音義曰辜固也較專也謂規固販鬻
專略其利分辜權為二義已失之迂師古乃訓辜為罪
訓權為專又云己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則其謬
滋甚今案辜權雙聲字也廣雅曰婢權都凡也故總括
財利謂之辜權略陳指趣亦謂之辜權孝經蓋天子之
孝也孔傳曰蓋者辜較之辭劉炫曰辜較猶梗槩也孝
道既廣此纔舉其大略也梗槩與辜權一聲之轉分言
之則或曰辜或曰權武帝紀初權酒酤韋昭曰以木渡
水曰權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權獨取
利也王莽傳曰豪吏猾民辜而權之廣雅曰婢權也是
辜權二字分而言之亦都凡之意也。敘傳揚權古今
監世盈虛述倉貨志第四師古曰揚舉也權引也揚權
者舉而引之陳其趣也念孫案揚權猶辜權也廣雅曰
揚權都凡也揚權古今猶言約略古今非舉而引之之
謂也上文曰略存大綱以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下文

曰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皆是此意莊子
徐無鬼篇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淮南俶真篇作物豈
可謂無大揚推乎高誘注曰揚推粗略法度也然則大揚推者
子釋文引許慎注曰揚推粗略法度也然則大揚推者
猶言大略也左思蜀都賦請為左右揚推而陳之劉逵
注曰韓非有揚推篇班固曰揚推古今其義一也然則
揚推而陳之猶言約略而陳之也張晏注古今人表曰
略舉揚較以起失謬較與推同或謂之大較史記律書
世儒闇於大較索隱曰較音角大較猶大略耳或但謂
之較文選養生論較而論之李善音角較而論之猶言
約而論之耳提封無慮幸權揚推皆
大數之名故廣雅通訓為都凡也
或曰尋就也郊祀志上始巡幸郡縣寢尋於泰山矣鄭氏曰尋用也晉灼曰寢尋遂往之意也師
古曰二說皆非也寢漸也尋就也史記孝武紀作侵尋
索隱曰侵尋即浸淫也故晉灼云遂往之意也小顏云
浸淫漸染之意蓋尋淫聲相近假
俗用耳念孫案晉及司馬說是
營惑則曰營謂回繞
之也吳王濞傳御史大夫朝銘營或天子劉向傳營或
耳目淮南王安傳營惑百姓師古竝曰營謂回繞

之也念孫案師古訓營爲回繞則分營與惑爲二義失其指矣今案營亦惑也營惑卽熒惑字本作營說文曰營惑也從目熒省聲玉篇唯并胡亭二切字或作熒通作營又通作榮高誘注呂氏春秋尊師篇及淮南原道篇竝曰營惑也否象傳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謂不可惑以祿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莊子人間世篇而目將熒之向崔本熒作營淮南齊俗篇曰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惑猶營惑也史記孔子世家匹夫而熒惑諸侯司馬貞本作營惑漢書吳王濞傳淮南王安傳之營惑史記竝作熒惑則營非回繞之義明矣餘見前

感槩則曰感念局狹爲小節槩營亂富貴之耳目條下

季布樂布傳贊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師古曰感槩謂感念局狹爲小節槩游俠傳少時陰賊感槩不快意所殺甚眾師古曰感槩者感意氣而立節槩也念孫案師古以槩爲節槩則感槩二字義不相屬故必加數字以曲成其說也今案感槩而自殺史記作感慨而自殺感槩不快意史記作感慨而自殺

之爲感槩猶慨然之爲槩然莊子至樂篇曰是其始歟也我獨何能無槩然是也又案感槩不快意當作一句

讀威槩即不快意之貌也師古
斷少時陰賊感槩為句尤非
魁梧則曰梧者言其可

驚悟魁岸則曰岸者有廉棱如崖岸
張陳王周傳贊其

貌也魁梧邱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大

以梧為驚悟則義與魁大不相屬故又加一可字以增

成其義其失也鑿矣今案魁梧皆大也梧之言吳也方

言曰吳大也後漢書臧洪傳洪體貌魁梧李賢曰梧音

吾蓋舊有此讀魁梧奇偉四字平列魁與梧同義奇與

偉同義應劭以魁梧為邱虛壯大之意是也又江充傳

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棱如

崖岸之形念孫案傳言魁岸不言魁如岸師古說非也

今案魁岸者高大之貌小爾雅曰岸高也廣雅曰魁岸

雄傑也魁岸猶畱落則曰畱謂遲畱落謂墜落霍去病

魁梧語之轉耳畱落則曰畱謂遲畱落謂墜落傳諸宿

將常畱落不耦師古曰畱謂遲畱落謂墜落故不諧耦

而無功也念孫案畱落即不耦之意耦之言遇也言無

所遇合也故史記作畱落不遇畱落者牢落也陸機文

賦心牢落而無偶是牢落即無偶之意易林比之否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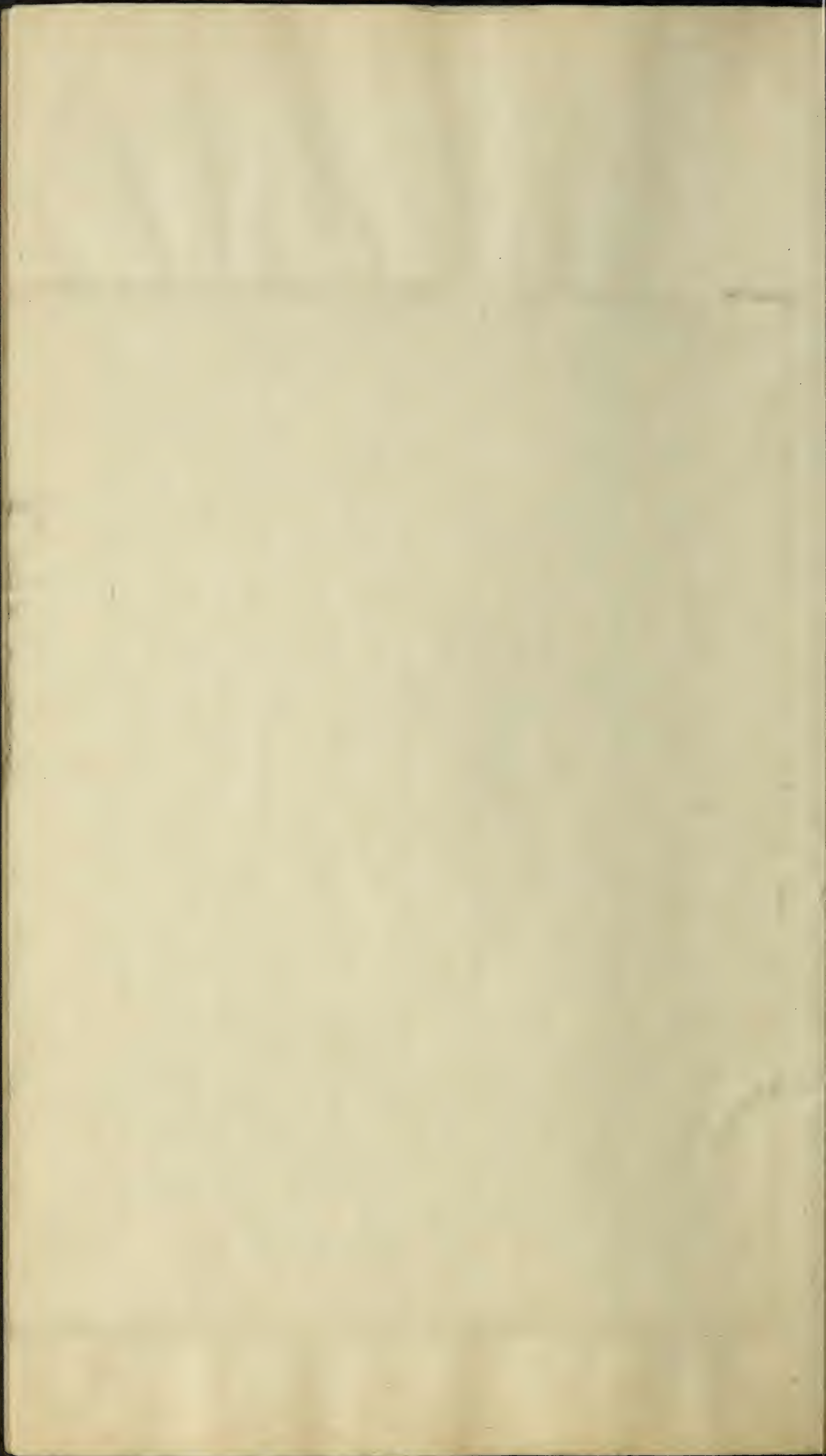
賦心牢落而無偶是牢落即無偶之意易林比之否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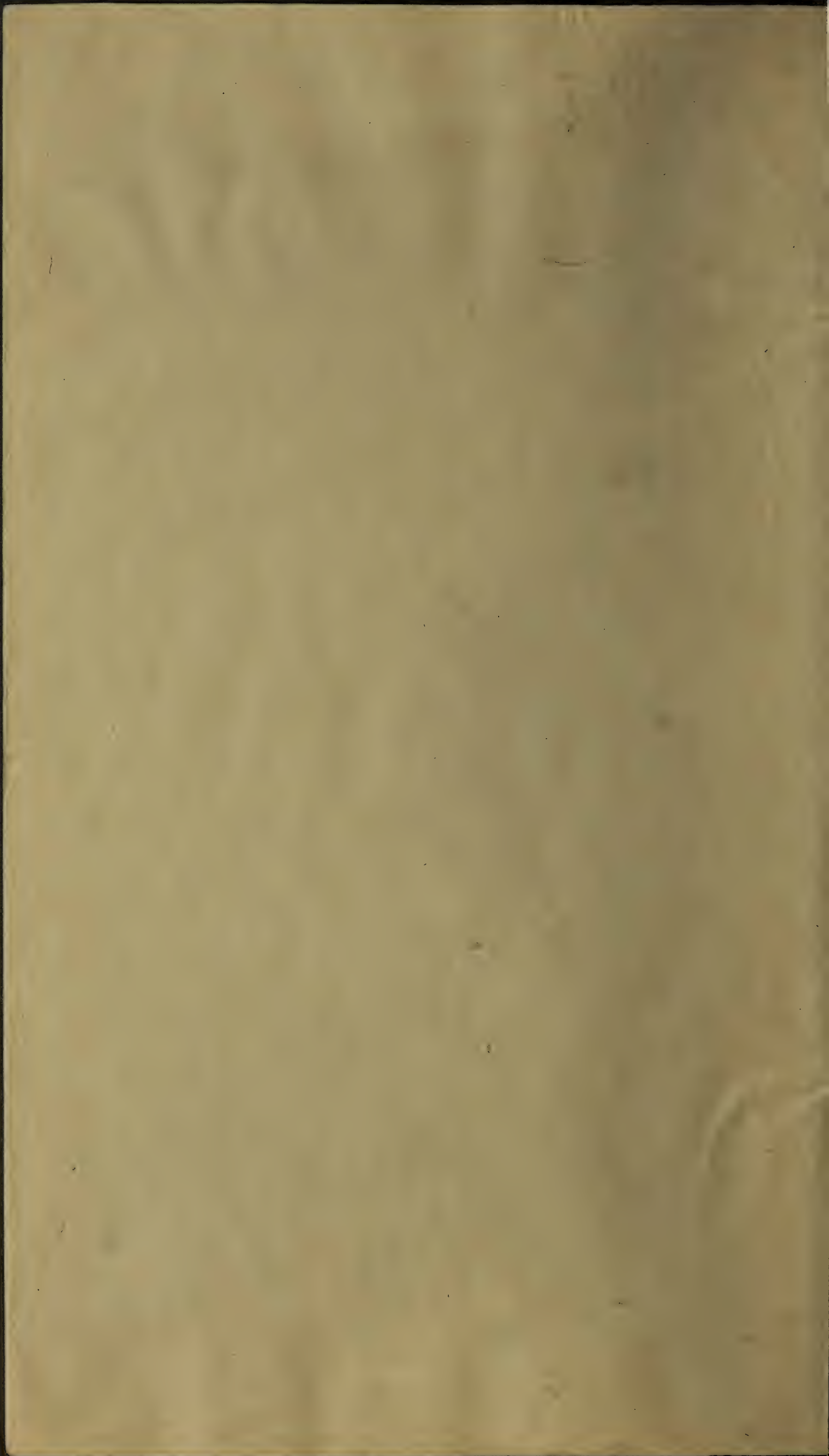
失意懷憂如幽狴牢明夷之旅曰膠曰啟牢振冠無憂
妬之大壯曰凶羊補牢毋損於憂釋名釋衣服曰畱幕
畱牢也幕絡也言牢絡在衣表也是牢字古讀若畱故
牢落通作畱落今人言流落義亦相近也畱落雙聲字
不得分爲兩義畱落與狼戾則曰狼性貪戾嚴助傳今
不耦亦不得分爲兩義狼戾則曰狼性貪戾閩越王狼
戾不仁師古曰狼性貪戾凡言狼戾者謂貪而戾念孫
案師古以狼爲豺狼之狼非也狼亦戾也戾字或作縊
廣雅曰狼戾很也又曰狼很縊也是狼與戾同義燕策
曰趙王狼戾無親淮南要略曰秦國之俗貪狼狼戾貪
狼皆兩字平列非謂如狼之戾如狼之貪也文選洞簫
賦貪饕者聽之而廉隅狼戾者聞之而不懟長笛賦氣
噴勃以布覆乍踣蹠以狼戾貪饕布覆狼戾亦皆兩字
平列惟吳都賦曰料其虓勇則鵬悍狼戾狼戾與鵬悍
相對則始誤以狼爲豺狼之狼矣不知狼戾乃雙聲之
字不可分爲二義若必謂如狼之戾則樂歲粒米狼戾
又將何奧渫則曰蔽奧渫汗不章顯也王褒傳聖主得
說乎奧渫而升本朝張晏曰奧幽也渫狎也汗也言蔽奧渫
汗不章顯也文選注引如淳曰奧音郁念孫案張訓奧

爲幽則誤分奧渫爲二義如音郁是也奧者濁也言去卑辱汙濁之中而升於朝廷也班固典引有沈而奧有浮而清蔡邕曰奧濁也廣雅澳與奧同尉薦則曰安尉而薦達濁也曹憲音於六反澳與奧同尉薦則曰安尉而薦達之胡建傳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上甚備如淳曰尉亦薦也趙廣漢傳其尉薦待遇吏殷勤之念孫案如說亦是也薦藉一聲之轉尉薦猶尉藉耳句奴傳慰薦撫循漢紀作慰藉是其證慰與尉通若以薦爲舉薦則上與尉字不相比附下與甚得其心及殷勤甚備之文皆醞藉則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不相連屬矣人溫雅有醞藉服虔曰寬博有餘也師古薛廣德傳爲人溫雅有所薦藉也匡張孔馬傳贊其醞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同醞吏傳義縱治敢往少藉可也師古說與薛廣德傳同醞吏傳義縱治敢往少溫藉師古曰少溫藉言無所含量也念孫案服說及顏注醞吏傳是也溫藉者含蓄有餘之意或作醞藉又作蒞藉不必分醞爲醞釀藉爲薦藉也小雅小宛篇飲酒溫克鄭箋曰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禮器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鄭注曰皆爲溫藉重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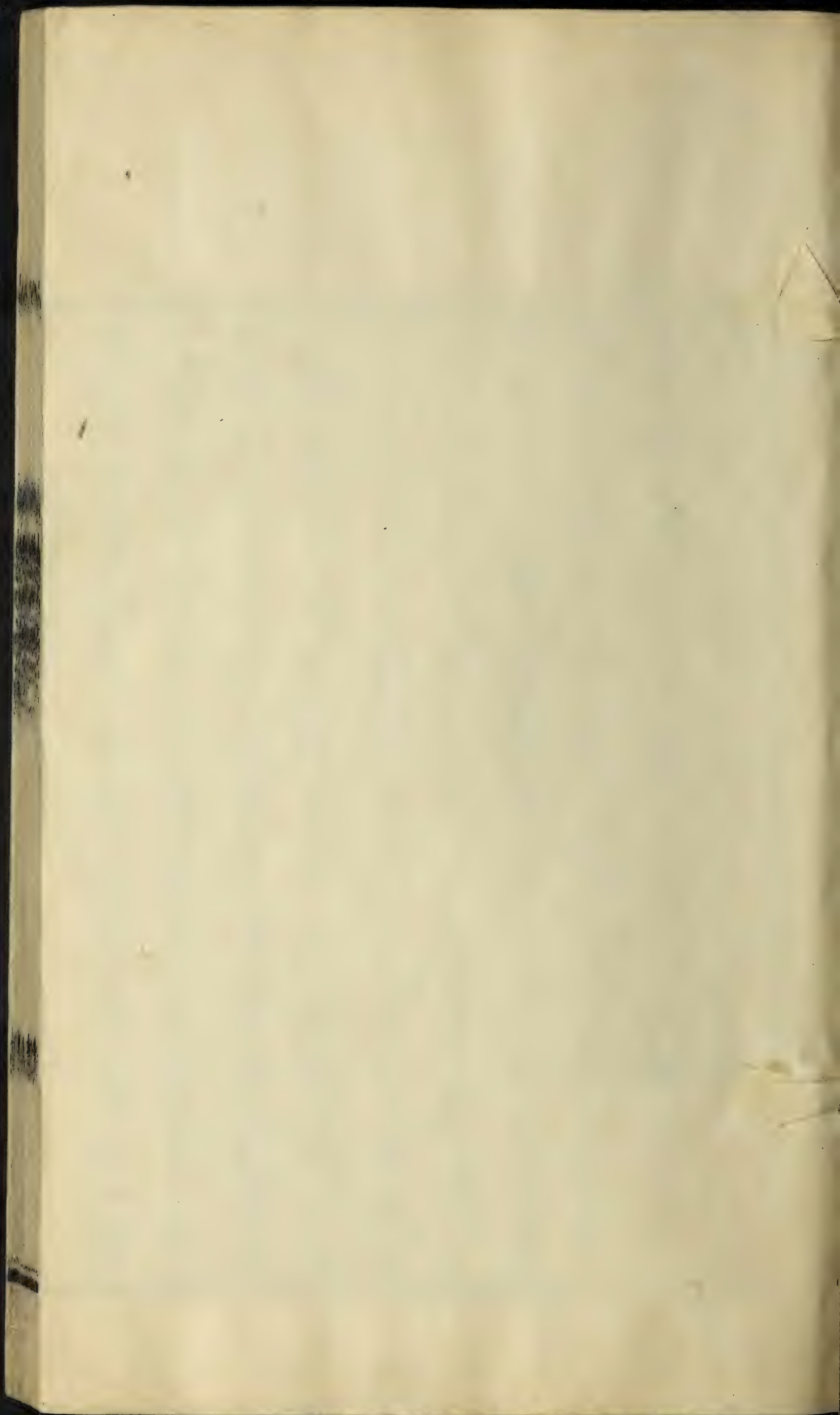
含蓄謂之溫溫藉故和柔亦謂之溫藉內則柔驚鄂則曰
色以溫之鄭注曰溫藉也轉之則爲慰藉矣
鄂者阻礙不依順霍光傳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
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念孫案鄂亦驚也若以爲阻礙
不依順則上與驚字不相比附下與失色二字不相連
屬矣廣雅曰愕驚也燕策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
其度今人猶曰驚愕曰愕然豈阻礙不依順之謂乎
凡若此者皆取同義之字而彊爲區別求之愈淡失之
愈遠所謂大道以多岐凶羊者也

漢書第十六





讀書雜志



管子書八十六篇見存者七十六篇中多古字古義而
流傳既久譌誤滋多自唐尹知章作注已據譌誤之本
強爲解釋動輒抵忤明劉氏績頗有糾正惜其古訓未
閑讎校猶略曩余撰廣雅疏成則於家藏趙用賢本管
子詳爲稽核既又博考諸書所引每條爲之訂正長子
引之亦婁以所見質疑因取其說附焉余官山東運河
兵備道時孫氏淵如采宋本與今不同者錄以見示余
乃就曩所訂諸條擇其要者商之淵如氏淵如見而韙
之而又與洪氏筠軒稽合異同廣爲考證誠此書之幸
也及余淮南子校畢又取管子書而尋繹之所校之條

差增於舊歲在己卯乃手錄前後諸條竝載劉氏及孫
洪二君之說之最要者凡六百四十餘條編爲十二卷
學識淺陋討論多疎補而正之以俟來喆嘉慶二十四
年三月旣望高郵王念孫敘時年七十有六

管子第一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牧民

政之所興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念孫案政之所興唐魏徵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竝作政之所行今作政之所興者後人改行爲興以對下文政之所廢耳不知此四句本謂政順民心則行不順民心則廢下文曰令順民心則威令行是其證改行爲興則失其旨矣

形勢

得幽

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念孫案得幽當依明仿宋本及朱東光本作託幽此涉上句得字而誤後形勢解正作託幽

循誤爲脩

上無事則民自試抱蜀不言而廟堂旣脩尹知章注曰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旣以脩理矣朱曰蜀乃器字之誤書耳念孫案朱以蜀爲器之誤是也後形勢解作蜀亦誤脩當爲

循亦字之誤也

隸書循脩二字傳寫往往譌溷繫辭傳

宗師篇以德為循釋文循本亦作脩晉語蒙叟脩聲王

制正義引作循聲史記商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

曰商君書作脩古荀子議兵篇循上之法呂氏春秋盡

數篇射而不中反循于招何益于中韓子五蠹篇聖人

不期循古趙策循禮無邪今本循字竝譌作脩漢北海

相景君碑陰故循行都昌台邱遲金石錄曰案後漢書

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遲

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遲

而下十九人皆作循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

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近遂致訛謬邪隸續曰脩脩

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碑

者好奇所以從省俗用

事試為韻循言為韻循順也

說文循順行也鄭注

從也

文選陸雲荅張士然詩

言人

君抱器不言而廟堂之中已順從也形勢解云人主立

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

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

既循

今本循字亦誤作脩今據上文則民循正改

是其證矣宙合篇曰明墨

章畫

今本畫譌作書辯見宙合

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脩理而不逃

脩亦當爲循言君子道德有常如工人之明墨章畫則

後世皆循其理而不逃也君臣篇曰權度不一則脩義

者惑又曰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脩義從

令者忠臣也兩脩字皆當爲循循亦從也下文云下之

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是其證矣四稱篇曰不

脩天道不鑒四方又曰不脩先故變易國常兩脩字亦

當爲循言不順天道不遵先故也侈靡篇曰緣故脩法

以政治道脩亦當爲循緣亦循也

廣雅緣循也

政與正同言

緣順故常遵循法度以正治道也

尹注緣順故常脩理法制爲政不違於道

失勢篇曰慕和其眾以脩天地之從又曰脩陰陽之從

而道天地之常兩脩字亦當爲循循順也從行也

廣雅從行

也夏小正傳曰不從者弗行

言順天地之行順陰陽之行也道天地

之常道與循義亦相近也

尹注道從也

正篇曰明之以察其

生必修其理九守篇曰因之脩理故能長久兩脩字亦

當爲循循理順理也九守篇又曰脩名而督實按實而

定名脩亦當爲循循因也因名而責實也韓子定法篇

曰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淮南主術篇曰循名責實

官使自司後漢書王堂傳曰循名責實察言觀效蜀志
諸葛亮傳評曰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皆本於管子也地
數篇曰脩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脩亦當爲循
言循河濟而南也

獨有

唯夜行者獨有也念孫案獨有也當從宋本作獨有之
也尹注云故獨有之也後解云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
也今本也誤作皆其證淮南覽冥篇作惟夜行者爲能
乎據此文改有之亦有之字

平原之隰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後解云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念孫案此當作平隰之封奚有於高後解當作所謂平隰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隰之封奚有於高尹注云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是其明證也下溼曰隰故言下澤積土曰封故言雖有小封不得爲高後人旣改此文平隰之封爲平原之隰遂并後解而改之弗思甚矣

譙臣

譙臣者可以遠舉顧憂者可與致道引之曰譙與謨同

集韻曰謨古作譙爾雅曰謨謀也臣當作巨字形相似而誤巨大也譙巨者謀及天下之大而非一家一國之謀也形勢解曰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譙臣臣亦當作巨曰慮曰計釋譙字也曰天下則釋巨字也若作譙臣則其義不可通矣且巨與舉爲韻憂與道爲韻二字古音同在幽部若作臣字則又失其韻矣尹注非

故曰

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劉績曰經文不應有故曰此二字疑衍念孫案伐矜好專二句與上文義不相屬則不當有故曰二字此涉上注故曰參之天地而衍

邪氣入內

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念孫案入當依宋本朱本作襲後

解及文選長門賦注七發注引此竝作襲襲卽入也

晉語

韋注淮南覽冥篇高注莊子大宗師篇無庸改襲爲入

司馬彪注吳都賦劉逵注竝云襲入也
孫氏淵如說同

天下

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念孫案天下當爲
天地人君能定萬物則可以配天地上文云能與而無
取者天地之配也卽其證今作天下者涉上文天下之
人而誤黃氏日鈔亦云地誤作下

釋之

莫知其釋之念孫案宋本釋作澤古字假借也

說見戒篇澤其

四經下

今本作釋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

違之

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念孫案宋本違作圍

下文天之所違及後解並

同古字假借也違之通作圍猶圍之通作違耳

繫辭傳範圍天

地之化而不過釋文範

圍馬王肅張作犯違今本作違者亦後人不識古字

而改之

鳥鳥之狡

鳥鳥之狡雖善不親念孫案鳥鳥之狡當作鳥集之狡

佼與交同

說文佼交也七臣七主篇好佼友而行私請

趙策夫齊韓事趙宜為上

後解云與人佼

宋本如交是今

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鳥集之佼是其證也尹

注非

見與之交

見哀之役

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念孫案見與

之交當從朱本作見與之友後解亦作友

隸書交字作友與友相似

而誤後解云以此為友則不親以此為交則不結是此文上句作友下句作佼也

見哀之役哀

與愛古字通

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

也樂記肆直而慈愛者鄭注愛或為哀

役當為佼字之誤也

役字古文作

佼與交同後解作見愛之交是其證也尹注非

獨王

獨王之國勞而多禍劉曰當依解作獨任之國念孫案
任字古通作壬因譌而爲王尹注非

權脩

民無取

民眾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洪氏筠軒曰取當作恥謂民
無愧厲雖眾而弱北堂書鈔二十七引下文則民無取
文選射雉賦李善注引下文民無取取皆作恥尹注非

民力

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孫云民力之民因上文而衍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無民字

婦言人事

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洪曰當作婦人言事尹注非

不可不審

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念孫案審本作重此言人主重民而輕法則民不畏民不畏則不可御故曰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重法法篇曰法重於民不爲愛民枉法律義與此同也今作不可不審者涉下文兩不可

不審而誤鈔本北堂書鈔刑法部一

明陳禹謨本刪去

太平御

覽刑法部四引此竝作不可不重

立政

大德

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念孫案至仁卽大德未有
大德而不仁者羣書治要引此德作位是也今作德者
涉上章諸德字而誤大位而不至仁則必失眾心故下
文曰卿相不得眾國之危也卿相卽大位也尹注非

不救於火

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殖成孫曰救當則敬下文脩火

憲敬山澤其證也敬與倣通言山澤無焚萊之禁則草木不殖成

博出入 博民於生穀

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閻慎筦鍵念孫案博字義不可通

博當爲搏字之誤也

俗書搏字作搏因譌而爲博商子農戰篇民不營則國力搏衛策願

王搏事秦無有佗計韓詩外傳搏與專同一道路專出

好一則搏今本搏字竝譌作博搏與專同一道路專出入專與一正同義審閭閻慎筦鍵亦所以專出入也下

文曰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

尉卽專出入之謂也古書多以搏爲專霸言篇曰夫令

不高不行不搏不聽

搏與專同尹讀搏爲搏聚之搏非是劉已辯之內業篇曰

能搏乎能一乎

今本搏譌作搏劉已辯之心術篇作專

繫辭傳其靜也專

陸續本專作搏昭二十五年左傳若琴瑟之專一董遇

本作搏史記秦始皇紀搏心捐志索隱曰搏古專字引

左傳如琴瑟之搏一從董本也商子農戰篇曰搏民力

以待外事

凡商子專字皆作搏

呂氏春秋適音篇曰耳不收則不

搏高注曰不搏入不專一也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

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天文志卒氣搏如滔曰

搏專也此皆俗搏爲專之證又八觀篇先王之禁山澤

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博亦當爲搏卽商子所云搏民

力也又見幼官篇博一純固下

圜屬

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圜屬羣徒不順於常者尹注曰
圜屬羊豕之類也洪云圜讀圜聚之圜屬係也羣徒謂
朋輩言環結交遊之人幼官篇強國爲圜弱國爲屬卽
其證也尹注非

致于鄉屬

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
引之曰致下不當有于字此涉上下兩于字而衍鄉官
謂鄉師治事處也言五鄉之師出朝遂于治事之處致
其鄉屬下及于游宗皆來受憲也下文云五屬大夫至

都之日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是其證

由田

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脩焉
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念孫案由卽田字
之誤今作由田者一本作田一本作由而後人誤合之
也田謂農官也月令命田舍東郊鄭注曰田謂田畯主
農之官也法法篇曰皋陶爲李后稷爲田小匡篇曰弦
子旗爲理甯戚爲田

脩

脩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歾則有棺槨綬衾

墳塋之度念孫案生上不當有脩字此涉上文鈞脩而衍春秋繁露服制篇文與此同無脩字

服綽

刑餘戮民不敢服綽

綽與冕同

綽一本作絲念孫案刑餘戮

民不得與四民同服非但不敢服綽而已一本綽作絲是也春秋繁露作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纁是其證古者爵弁服元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洪說同

乘馬

太山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念孫案太當

爲大大山廣川相對爲文無取於太山也

正不正

正不正則官不理念孫案正不正當作地不正此承上文正地而言地不正則官不理卽上文所云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今本地作正者涉上下文正字而誤尹注非

百利不得

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念孫案百利不得當作百利得言百貨賤則民之得貨多而百利得百利得則百事治矣上文云何以知事之治也曰

貨多是其證今作百利不得者涉下文六不字而誤太
平御覽資產部七引此正作百利得尹注非孫說同

地之小大

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
知任之輕重也念孫案地之小大當作器之小大上文
云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故此文云是知諸
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器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
輕重也下文不知任不知器正承此二句言之今本器
作地者涉上文諸侯之地而誤

樊棘

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引之曰草木無名樊者樊當爲
楚字形相似而誤楚荆也楚棘雜處謂荆棘叢生也地
員篇曰其草宜楚棘

鎌纏

藪鎌纏得入焉念孫案纏當從宋本作縹說文作縹云
索也坎上六係用徽縹馬融曰徽縹索也劉表曰三股
曰徽兩股曰縹案鎌者所以刈薪縹者所以束之列子
說符篇曰擔縹采薪是也今本縹譌作纏據殷敬順釋
文改采薪譌作薪菜據淮南
道應篇改鎌與縹皆入藪采薪者之所用故曰藪鎌縹得入
焉若纏爲纏繞之義非繩索之名不得與鎌並舉矣世

人多見纏少見繆故諸書繆字多譌作纏辨見淮南道應篇

一馬

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念孫案一馬之所用不得有七甲五蔽一馬當爲一乘四乘有二十八甲二十蔽則一乘當有七甲五蔽也今本乘作馬者涉上文四馬而誤

奉車兩

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念孫案奉車兩當爲奉車一兩山至數篇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是也

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三則去三四

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三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引之曰以五則去半推之則當爲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一二則去三三四則去四五則去半謂一仞見水則去常征十分之一二仞則去十分之二三仞則去十分之三四仞則去十分之四五仞則去十分之五也今本譌脫而又有衍文幾不可讀

十分去一

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劉曰此言當旱之時若汙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

四四尺見水則免三三尺見水則免二二尺見水則免
一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也

三尺而見水

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引之曰上文由五尺而四尺四
尺而三尺三尺而二尺則此當爲一尺矣若三尺而見
水則地猶高燥不得比之於澤蓋寫者誤耳

閉則類

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念孫案生讀爲性

見周官大司徒注

閉當爲閑字之誤也廣雅曰閑正也爾雅曰類善也言
民之性入乎邪僻則愚由乎中正則善也尹注非

七法

檐竿

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檐竿而

欲定其末引之曰檐當爲搖搖古搖字

考工記矢人夾而搖之釋文搖

本又作搖漢書天文志附耳搖動

言鈞運則不能定朝夕竿搖則不能

定其末也故心術篇曰搖者不定趣者不靜搖與檐字

相似世人多見檐少見搖故搖誤爲檐

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干

鍾侯劉搖漢表作劉檐文選上林賦消搖乎襄羊汪尹文盛本漢書司馬相如傳作消檐皆是搖字之誤

注訓檐爲舉非是

倍招而必拘之

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引之曰

倍與背同招射之昀也

呂氏春秋本生篇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高注招埠昀也別類

篇曰射招者欲其中小也

拘當爲射字之誤也

草書射招者必向拘相似

招而射若背招則招不可得而射矣上文云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若無此六者則令必不行於民故曰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背招而必射之也尹注非

百匿傷上威

比周以相爲匿是忘主外交以

進其譽

百匿傷上威尹注曰百百官也言百官皆匿情爲私則

上威傷念孫案尹說甚迂匿與慝同百匿眾慝也言姦

慝眾多共持國柄則上失其威也逸周書大戒篇克禁

淫謀眾匿乃維韓子主道篇處其主之側爲姦匿

今本匿譌

作臣辯見韓子

匿竝與慝同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

仄慝書大傳作側匿漢書酷吏傳上下相爲慝史記慝

作匿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慝亾迴而不泯文選慝作匿

是匿與慝古字通又明法篇比周以相爲匿是忘主外

交以進其譽尹讀比周以相爲匿是爲句注云比周者

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其說甚謬此當讀比周

以相爲匿爲句匿亦與慝同比周以相爲慝猶言朋友

爲姦也是下當有故字後明法解作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外倂以進其譽是其明證也又案忘主外交韓子有度篇外作外是也故明法解云羣臣皆忘主而趨私倂外外字相近故外譌作外尹注云爲交友致外非也劉以外爲私之誤亦非也

見危

人君泄見危念孫案見當爲則故尹注曰君泄其事則其位危

實也 萬世之實

世主所貴者實也念孫案實當從朱本作寶下文令貴

於寶是其證又侈靡篇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寶必因
天地之道念孫案實亦當從朱本作寶下文弃其國寶
是其證寶與道爲韻下文聖稱其寶亦與道爲韻

百匿

右四傷百匿念孫案朱本無百匿二字是也四傷是篇
曰百匿乃傷之一不得與四傷並列

精材

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念孫案財當爲材幼
官篇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尹注云精材可以
爲軍之器用者是也今本材作財者涉上文聚財而誤

孫說同

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

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念孫案故攻國救邑故字涉上下文而衍不遠道里不險山河獨行無敵攻國救邑皆承上文言之則皆不當有故字不恃權與之國恃當爲待幼官事語二篇竝云不待權與是其證今本待作恃者涉上文恃固而誤尹注同

版法

置不能圖

獄之所忿置不能圖劉曰當依解作寡不能圖注非

宥過

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
念孫案宥過當從朱本作有過此謂怠倦者頓卒之有
過者罰罪之犯禁者殺僂之也後解正作有過

倚邪乃恐

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念孫案倚邪卽周官之奇哀

奇與倚古

字通後解及明法篇竝作奇言法立而不動則奇哀之

邪乃恐又見後隱行辟倚下

人皆恐也尹注非

象法

法天合德象法無親念孫案象法當從朱本作象地象地與法天相對爲文故尹注曰地之資生無所私親後解正作象地無親

佐於四時

參於日月佐於四時念孫案佐當從朱本作伍字之誤也參於日月與日月而三也伍於四時與四時而五也後解正作伍於四時

悅在施有眾在廢私 說在愛施

臧氏用中曰悅在施有眾在廢私尹注四字爲句者誤

也後解作說在愛施有眾在廢私而宋本作四說在愛施其上文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此四說之明證也然則此文實五字爲句本篇脫四字愛字後解有愛字而脫四字合之宋本而四說之旨乃明

脩長 高安 不脩

脩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念孫案脩長當從後解作備長言備長久之道在乎任賢也高安當從後解作安高言安上之道在乎與民同利也今本備長作脩長則義不可通俗書備字作脩與脩相似而誤安高作高安則與上句不

對矣又八觀篇宮垣關閉不可以不脩脩亦當爲備下文曰宮垣不備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是其證

管子第一

管子第二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幼官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

尹讀若以夜虛爲句守靜人物爲句人物則皇爲句注

云必因夜虛之時守其安靜以聽候人物此時人物則

皇暇劉云後中圖作處虛守靜人物則皇此人物字疑

衍黃氏日鈔亦云當以處虛守靜爲句人物則皇爲句

臧云處虛與守靜對文老子所謂致虛極守靜篤也處

與夜字形相似而誤秦策江上之處女初學記器物部引處誤作夜尹注非念

孫案劉臧說是

攻之以官 威之以誠

期之以事攻之以官發之以力威之以誠念孫案後中
方本圖攻之以官作攻之以言一本作攷之以言一本
是也堯典曰詢事考言故曰期之以事攷之以言尹注
非也威之以誠威當爲威攷攻言官威威皆字之誤

搏大

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念孫案搏大當爲搏大尹注非

十官

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念孫案此在八分之下六

紀之上則十官當爲七官

介蟲

以介蟲之火爨引之曰上文言倮獸羽獸毛獸下文言
鱗獸則此亦當言介獸後人多問介蟲寡問介獸故改
獸爲蟲也不知羽毛鱗介倮皆可謂之蟲亦皆可謂之
獸月令曰其蟲羽其蟲倮其蟲毛是羽者倮者毛者亦
謂之蟲也其羽者介者鱗者亦皆可謂之獸故此言羽
獸介獸鱗獸曲禮曰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
虎鄭注曰以此四獸爲軍陳正義曰元武龜也龜爲四
獸之一卽此所謂介獸也淮南天文篇亦曰北方其獸

元武

利周

信利周而無私劉云周當依後圖作害念孫案隸書害字或作𠬪與周相似而誤尹注非

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其受命焉 必足三年之
食安以其餘脩兵革 其外安榮 下安無怨
咎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 其陽則安樹之五
麻 羣木安逐 羣藥安生 羣藥安聚 羣
木安逐鳥獸安施

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其受命焉念孫案此當以置大夫

以爲廷爲句安入爲句其受命焉爲句廷官名言以大

夫爲此官也安語詞猶乃也言諸侯乃入而共受命也

尹讀置大夫以爲廷安絕句甚爲不詞其注亦甚謬不足辯又大匡篇曰必足三年

之會安以其餘脩兵革言必足三年之會乃以其餘脩

兵革也尹讀必足三年之會安絕句注云有三年會然後可安非是內業篇曰精存

自生其外安榮言精生於中其外乃榮也尹訓安爲山靜非是

國軌篇曰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言下乃無怨咎也

內業篇又曰凡道無所善心安愛愛當爲處字之誤也

隸書處字或作處與愛相似安猶是也處居也言道無常所唯善心

是居也下文曰心靜氣理道乃可止是其明證也此二

句以所處爲韻下文以理止爲韻遠產爲韻離知爲韻

尹讀凡道無所善爲句心安愛爲句又地員篇曰其陰注云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非是

則生之楂檠其陽安樹之五麻安與則相對爲文安亦

則也言其陽則樹之五麻也今本安上有則字乃後人

不曉文義而妄加之地員篇又曰其山之淺有龍與斥

羣木安逐安於是也爾雅曰逐彊也言羣木於是彊盛

也尹注以安爲和易非是又曰羣藥安生又曰羣藥安聚又曰羣

木安逐鳥獸安施施當爲族白虎通義曰族湊也聚也言鳥獸於是聚也上文羣藥安聚即

其證也族字上與漣穀逐爲韻下與鹿爲韻族與施字相近因譌而爲施尹注云施謂有以爲生謬矣義

竝同也語詞之安或爲乃或爲則或爲是或爲於是其

義竝相近字或作案又作焉荀子勸學篇上不能好其

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楊倞

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

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案移於梁

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

見趙策

呂氏春秋吳

起謂商文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

安輕

見執一篇

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念孫案字之作安

者管子荀子呂氏春秋戰國策而外又見於國語

吳語曰王

安挺志

一日惕一日畱以安步

老子

往而不害

墨子

樂非

篇曰然卽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
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而具乎卽我以爲未必然

也又曰然卽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將安可得而治與卽我以爲未必然也其作案者荀子戰國策而外又見於逸周書武寤篇曰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其作焉者則禮記三年問而外見於經史諸子者甚多見釋詞尹氏不知安爲語詞固宜其說之多謬也

習勝之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念孫案習勝者習勝敵之術也勝下不當有之字此涉下文勝之而衍注內勝宋本朱本皆無之字

綸理

定綸理勝定外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

盛衰勝念孫案綸理即倫理倫與綸古字通故漢書律厤志洽倫作洽綸依

奇即依倚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釋文倚蜀才作奇周官大祝奇捧注杜子春云或云奇讀

曰倚漢書外戚傳欲倚兩女史記倚作奇綸理外生成敗依奇實虛盛衰皆

兩字平列尹注非

奇舉發

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念孫案舉發不意即下文所云

發不意也舉發上不當有奇字此涉上文依奇而衍自

舉機誠要至執務明本皆四字為句尹注非

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

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

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尹注曰德博而一行純而固誰能敵之念孫案博字與一純固三字義不相屬尹云德博而一則曲爲之說也博當爲搏字之誤也

說見前博出入

下搏卽專字也專一與獨行義正相承唯其專一純固

故能獨行而無敵兵法篇曰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

是其證也古書多以搏爲專

說見前博出入下

又案下文云慎

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尹讀則其攻不待爲句注云慎號令審旗章則攻者爭先登豈顧後而相待乎又讀權與明必勝爲句注云權謀明略必

能勝敵念孫案尹注甚謬此當讀則其攻不待權與爲

句權與謂與國也言能慎號審章則攻人之國不待與

國之相助也

卽上文獨行無敵之意

七法篇曰攻國救邑不待權

與之國事語篇曰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

今本

與字皆作與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唯宋本作與

輕重甲篇曰數欺諸侯者

無權與是其證也下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

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六句文同一例則明必勝三字

不與權與連文益明矣

數也動慎十號

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節習十器善習五官謹脩三

官尹讀數爲煩數之數而以數也動慎連讀注曰兵旣
數動必慎孫曰數讀如計數之數數也爲句動慎十號
爲句與下文明審九章云云句法爲一例念孫案孫說
是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乃總結上文之詞荀子
仲尼篇曰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其霸也宜哉非
幸也數也呂氏春秋堯塞篇寡不勝衆數也高注曰數
道數也本書權脩篇曰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法法
篇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皆
其證洪曰兵法篇云三官不謬五教不亂九章著明此
五官當作五教

稱材

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念孫案稱材當爲精材
卽上文所云求天下之精材也七法篇云聚天下之精
材論百工之銳器小問篇云選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
精材意竝同也隸書稱字或作稱與精相似而誤尹注
非

經不知

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念孫案經過也謂
兵過敵境而敵不知也經不知發不意相對爲文經之
言徑也兵法篇云徑乎不知發乎不意是其證尹注非

志五之三
外亡不食

外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尹注曰外亡者不享
會鬼神必怨怒故軍財在敵引之曰外亡不食義不可
通尹曲爲之說非也亡蓋士之譌外士敢外之士也

見定

十四年左
傳杜注

會猶響也響外士若田單之盡散飲會響士

李牧之曰擊數牛響士是也秦策曰廢文任武厚養外
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是外士所以克敵效勝今吝
惜資財不肯響之則外士不爲之用將無以勝敵而爲
敵所勝故軍財在敵也後幼官圖篇同

適勝

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念孫案適勝當
爲勝適適卽敵字也兵法篇云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
勝明理而勝敵是其證今作適勝者涉上句識勝而誤
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

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
物從念孫案則人君從絕句與上下之民人從大人從
生物從文同一例會字下屬爲句會合也合請命於天
地也尹以人君從會爲句非是

不執

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念孫案執字義不可通

尹曲爲之說非也執當爲報報復也反也

周官宰夫注復之言報也

也反言明乎取與之分則得敵之地而敵不能復取吾地

也越語曰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是其證隸書執字

或作執

見漢涪于長夏承碑

形與報相似故報譌爲執矣

漢書王子侯表

騶邱原侯報德史表報作執

幼官圖

則功得而無害也

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念孫案也字衍前篇無也字以上下文例之亦不當有也字

五輔

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驚而不聽從 苟
於民

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驚而不聽從尹注曰居上位者小人故殘賊苟且也覆察也驚疑也上既賊苟而不舍故下伺察而懷疑劉曰殘苟當作殘苛乃字之誤也念孫案尹注甚謬劉以苟爲苛之誤是也凡隸書從

可從句之字往往譌溷

說文拘字解引酒誥盡執拘今本作盡執拘攷工記姁胡之苛

注故書苟爲苟杜子春云苟當爲苛漢巴郡太守張納碑狂無拘繼之人拘字作拘冀州從事郭君碑凋柯霜榮柯字作柯其右故苛誤作苟下文薄稅斂母苛於民畔極相似又見下

苛字亦誤作苟

尹注謂無苟取於民非是

莊子天下篇君子不爲苛

察釋文苛一本作苟楚策以苛廉聞於世史記甘茂傳

作以苟賤不廉聞於世說文敘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

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

隸書苛字或作苛上從艸下與句相似而此云苛之

字止句者蓋隸書從止之字或作止與從艸者相亂故也

皆其證矣覆讀爲懷懷驚

皆很也言上殘苛而不已則下很戾而不從也廣雅曰

懷驚很也宣十二年左傳剛懷不仁杜預曰懷很也漢

書匈奴傳天性忿驚顏師古曰驚很也懷字從心夏聲

故與覆通字又作復趙策云知伯之爲人好利而驚復

是也

韓子十過篇復作懷

又作懷史記酷吏傳贊云京兆無忌馮

翊殷周懷驚是也

利壇宅

辟田疇利壇宅尹注曰壇堂基念孫案尹說非也利當

爲制字之誤也

隸書制字或作利形與利相似

壇讀爲廛謂制爲廛宅

也荀子王制篇曰順州里定廛宅鹽鐵論相刺篇曰經

井田制廛里皆是也

魏風伐檀傳曰一夫之居曰廛周官載師注曰廛民居之區域也遂

人注曰廛城邑之居

廛與壇古同聲而通用周官廛人故書廛作

壇杜子春讀壇爲廛又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故書

廛或作壇鄭司農云壇讀爲廛是其證

振罷露

國家乃路

國家路

振罷露尹注曰疾憊裸露者振救之念孫案上文云養

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此云
衣凍寒會飢渴匡貧婁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是
上言問疾病乃匡急之事非振窮之事此言振罷露乃
振窮之事非匡急之事尹以罷爲疾憊非也至以露爲
裸露則尤未解露字之義今案罷露謂室家疲敝也罷與
疲同匡貧婁振罷露資乏絕三者義相近露之言羸也方
言曰露敗也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
體杜注曰露羸也案廣雅疲羸極也疲羸猶罷露故云
形也羸露骨也列子湯問篇氣甚猛形甚露張湛曰有
誤與尹注同膽氣而體羸虛逸周書皇門篇曰白露厥家莊子漁父

篇曰田荒室露荀子富國篇曰田疇穢都邑露

楊倞注露謂無

城郭牆垣此亦未解露字之義義竝同也字或作路又作潞孟子滕文

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曰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

路也

今本羸路作羸困之路此後人不曉路字之義而妄改之也案音義曰丁張竝云路與露同又所列

注文內無困之秦策士民潞病於內高注曰潞羸也韓

子初見秦篇潞病作疲病是罷與露同義故齊策曰其

百姓罷而城郭露合言之則曰罷露矣韓子亡徵篇曰

好罷露百姓

外儲說左篇罷露作罷苦

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呂

氏春秋不屈篇曰士民罷潞高注曰潞羸也皆其證矣

又四時篇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亦與露同露敗

也尹注云路謂失其常居亦失之又七臣七主篇故設
用無度國家路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度路爲韻時菑爲
韻今本路作路乃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之耳下文匹國路家是後人所改

失

貧富無度則失念孫案失讀爲佚謂放佚也

古字多以失爲佚見

九經古義尹注非

辯事 功材

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脩身功材尹注曰辯
明也能明所任之事也材謂藝能士既脩身必於藝能

有功也念孫案辯治也昭元年左傳曰主齊盟者誰能
辯焉是也功成也謂脩身成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
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功周官稟人乃入功于
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莊子天道篇曰帝王無
爲而天下功言無爲而天下成也荀子富國篇曰百姓
之力待之而後功言待之而後成也脩身功材與任官
辯事任事守職皆相對爲文是功爲成也尹說皆失之

雕琢采

是故博帶褕袂列文繡染刻鏤削雕琢采尹注曰采
雕琢爲純漫引之曰采字義不可通采疑當爲采說文

志五之二
三
曰采古文平形與采相似故譌爲采也雕琢平者金曰
雕玉曰琢皆篆刻爲文章今則磨之使平也與上文刻
鏤削正同義尹注非

不失

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爲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
者不失念孫案失當爲先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先己篇
注云先猶尙也言守法之人不尙此無用之物也尹注
非

宙合

王施

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念孫案王當爲正施之無私故曰正施

如此

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念孫案如此當從宋本作如化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不究

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尹注曰究窮也念孫案究當爲窵字之誤也窵不滿也塞不容也以小處大則窵以大入小則塞唯因物施宜則處大而不窵入小而

不塞矣廣雅曰窕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窕
大者不掬窕則不咸掬則不容杜注曰窕細不滿也掬
橫大不入也不咸不充滿人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呂
氏春秋適音篇音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
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
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高注曰窕不滿密也淮南本經
篇小而行大則滔窕而不親大而行小則陋溢而不容
高注曰滔窕不滿密也大戴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
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

淮南汜論篇亦云舒之天下而不窕內之尋常而不

塞墨子尚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窕小用之則不困

窅本或誤作究尙同篇云大用之治天下而不窅荀子賦
窅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足正究字之誤篇曰充盈大宇而不窅入卻穴而不偏淮南原道篇曰
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窅倣真篇曰處小隘而不塞橫
局天地之間而不窅皆其證也草書窅字或作窅究字
或作窅二形相似故窅誤爲究尹氏不察而訓究爲窮
失之矣

法崖

地化生無法崖引之曰法當爲泮衛風氓篇隰則有泮
鄭箋曰泮讀爲畔畔涯也故曰地化生無泮崖尹注云
物之生化無有崖畔是其證今本泮作法者涉注文法

天地而誤

巨獲

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念孫案巨獲讀爲渠獲

渠今省說作矩

文巨規巨也或作渠獲度也或作獲楚詞曰求渠獲之所同今楚詞作渠獲王注曰渠法也獲度也下文曰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正所謂成功之術必有渠獲也尹注非

淫儒

此言聖人之動靜閑闔詘信淫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念孫案淫當爲逞儒當爲便皆字之誤也

幼官篇藏溫便宋本便誤

作儒今本又誤作濡凡隸書從𠂔之字多誤從
需若𠂔之爲𠂔麋之爲𠂔𠂔之爲𠂔皆是也
同左氏春秋昭二十三年沈子逞穀梁作沈子盈左氏傳樂盈史記作樂逞又左氏傳昭四年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善𠂔與𠂔同盈𠂔猶盈縮也廣雅𠂔縮也曹
謀篇逞作盈
憲音而充反素問生氣通天論大筋𠂔短小筋弛長王
冰曰𠂔縮也漢書天文志已出三日而復微入三日迺
復盛出是爲𠂔而伏晉灼曰𠂔退也太元𠂔曰陽氣能
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范望曰𠂔而自縮故謂之
𠂔是𠂔與縮同義𠂔𠂔𠂔𠂔古字通盈縮與𠂔伸義相因
也淮南人間篇曰得道之士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𠂔
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𠂔伸羸縮卽𠂔信盈𠂔

含愁

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尹注曰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故曰理代之言陰愁而藏之治世作理代此避太宗高宗諱念孫案注言陰愁而藏之則正文含字當是含字之誤含古陰字也愁與摯同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也鄭注曰愁讀爲摯摯斂也陰與陽正相反故曰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摯其治言陰摯而藏之也謂陰斂其治世之言而藏之也下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倖免正申陰摯而藏之之義

辟之也

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辟之也猶
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念孫案辟之之辟讀曰譬下屬
爲句也字後人所加後人讀辟爲賢者辟世之辟而誤以爲承上之詞故於辟之下加也
字

故曰

故曰欲而無謀念孫案故曰二字涉下文而衍

循發蒙也

通於可不與否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念孫案循字義不

可通循當爲猶字之誤也隸書猶字或作猶與循相似上言若覺臥

若晦明此言猶發蒙猶亦若也仲尼燕居曰昭然若發

志王之一
矇是也尹注非

義失正

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
念孫案義失正當爲失義正下文曰爲君上者旣失其
義正是其證

先帝常

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念孫案帝卽常
字之誤而衍者尋尹注亦無帝字先常猶言故常不必
以先常句絕言大人之行不必遵守故常唯義立之爲
賢也

勸則告

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劉曰告當作吉對下凶字注非

言易政利民也

故曰護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念孫案言字涉下文言中正以蓄慎也而衍此復述上文護充末衡易政利民之語不當有言字

美色淫聲

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念孫案美色淫聲當從宋本朱本作美好音聲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美好

音聲卽美色淫聲且與馳騁田獵對文後人之改謬矣

心怨

國家煩亂萬民心怨引之曰心怨當爲懟怨上文曰萬民懟怨又曰煩亂以亾其國家此文卽承上言之

可沈可浮

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引之曰可沈可浮當從上文作可浮可沈深沈爲韻直默爲韻

名爲之說

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爲之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念孫案名當爲

各事不可兼故必各爲之說而後備

上言博爲之治下言各爲之說其義

也下文曰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是其證尹注非

半星辰序各有其司

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念孫案半星辰序二句卽承夜有昏晨言之半星者中星也說文半物分中也玉篇中半也是半與中同義中星居天之半故曰半星辰序十二辰之序也司主也十二辰之昏中旦中各有其序以主十二月故曰半星辰序各有其司尹注非孫說同

審別良苦

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念孫案察美惡別良苦相對爲文別上審字涉下審字而衍

章書

淡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循理而不

迷

今本循作脩非辯見前循誤爲脩下

念孫案書當爲畫字之誤也此言

君子之道德有常如工之明其繩墨章其規畫則後人皆循其理而不迷也楚辭九章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王注曰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循前人之法不易其道以言人遵先王之法度循其仁義不易其行語意略與此同此釋上文淡而迹之意而汝也墨與畫所謂迹

也明墨章畫所謂淡而迹也今本章畫作章書則義不可通矣

萬物之橐也

天地萬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

有與又同

念孫案也字衍

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已見上文此復舉上文而釋之不當有也字

下泉於地之下

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下下泉於地之下引之曰泉字

義不可通泉當爲泉泉古暨字也

說文泉眾與詞也從尔白聲虞書曰泉咎

繇

暨及也至也

周語注

禹貢朔南暨漢書地理志作朔南

泉言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至於地之下也泉與泉字相似後人多見泉少見泉故泉譌爲泉矣

而山

散之至于無閒不可名而山劉曰山乃止字誤注非

樞言

貴在

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先貴與驕則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念孫案貴在二字涉下文慎貴在舉賢而衍

將戰士

王主積于民霸主積于將戰士念孫案將字後人所加
霸主欲彊兵必重戰士之賞故曰霸主積于戰士據尹
注云卒勇奮則無將字明矣朱本刪戰字尤非

與人相胥 胥令而動

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
人相胥尹注曰胥視也常視人與之俱進退勞佚也念
孫案諸書無訓胥爲視者胥待也言與人相待也君臣
篇胥令而動者也尹注胥視也亦非

宗至

誠信者天下之結也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念

志五之二
孫案至當依宋本作室言不恃宗室不恃外權而唯恃誠信也

衍文六句

眾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念孫案此六句皆涉下文而衍下文云眾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此則重出而脫其大半矣又下文尹氏有注而此無注若果有此六句則尹氏何以注於後而不注於前然則尹所見本無此六句明

矣

梁池

故善游者殞于梁池善射者殞于中野念孫案梁卽橋也非池之類且與善游意不相屬梁當爲渠字之誤也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輝渠忠侯僕多廣韻引風俗通輝渠作渾梁衛將軍驃騎傳膺庇爲輝渠侯正義曰輝渠表作順梁漢書地理志禹貢北條荆山下有彊梁原水經渭水注作荆渠原後漢書安帝紀敗五原郡兵於高渠谷注東觀記曰戰九原渠溝也言善游者殞于溝高渠谷渠梁相類必有誤也

池

未嘗之有

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引之曰未嘗

之有當作未之嘗有五輔篇古之聖主所以取明名廣
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
聞文義與此同

衍文一句

故先王不滿也

在唯賢者不然下

念孫案此句與上文義不相

屬亦涉下文而衍也下文云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
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此亦重出而脫其大半

管子第二

管子第三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八觀

猥計

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
野也尹注曰猥眾也以人眾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
孫曰猥猶總也謂以人總計其野漢書董仲舒傳云科
別其條勿猥勿并與此猥字同意尹以人猥二字連讀
非也

國城

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念孫案國城當爲國域下文云城域大而人民寡宮營大而室屋寡營亦域也城在國中宮在城中若作國城大則卽是下文之城域大矣域與城字相似又涉下文城字而誤

遺苞

大凶則眾有遺苞矣

今本遺上有大字洪曰大字涉上文而衍下文作眾有遺苞無大字

念孫案尹注亦無大字今刪

尹注曰時旣大凶無復畜積但苞裏升

斗以相遺也洪曰苞讀爲塗有餓莩之莩遺棄也謂年大凶則眾棄餓殍之人於道旁念孫案洪說是也凡從

包從孚之字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

穀梁傳隱五年苞

苞卽俘字漢書楚元王傳浮邱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毀學篇作苞邱子左氏春秋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穀梁竝作包來投壺若是者浮鄭注浮或作匏說文俘引取也或作枹枹擊鼓杖也禮運明堂位竝作俘苞覆車也王風兔爰篇作罍

什一之師三句

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亾三之一劉云前言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興師役一分則相逮者眾而爲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不事農之人而亾稅三之一矣念孫案劉說是也下文云什一之師三年不解則師爲師役明矣尹注不足辯

損瘠 損其正心

稼亾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念孫案

損當爲捐字之誤也瘠讀爲掩骼埋胔之胔露骨曰骼

有肉曰胔

出蔡氏月令章句

作瘠者偕字耳荀子榮辱篇曰不

免於凍餓爲溝壑中瘠

楊倞注以瘠爲羸瘠誤與尹注同

字亦作脊度

地篇曰春不收枯骨朽脊周官蝻氏掌除鼬

與胔同

鄭注

曰故書鼬作脊漢書食貨志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而國無損瘠蘇林曰瘠音漬

顏師古以瘠爲瘠病誤與尹注同日

知錄已

辯之道有捐瘠與上文眾有遺苞同意捐棄也謂棄

齒於道也尹注曰道行之人有毀損羸瘠者非是又任

法篇倍其公法損其正心損亦當依宋本作捐

尹注同

喪蒸

鄉母長游里母士舍時無會同喪蒸不聚禁罰不嚴則
齒長輯睦母自生矣尹注曰蒸冬祭名念孫案喪蒸二
字文不相類且四時皆有祭何獨舉蒸言之乎蒸蓋葬
字之誤周官大司徒四閭爲族使之相葬所以教民睦
也故喪葬不聚則民不輯睦蒸字本作葬葬俗書作葵
二形相似而誤

本求朝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尹注曰謂原本尋求朝之

得失念孫案尹說非也觀左右本朝之臣作一句讀求
卽本字之誤今作本求朝者一本作本一本作求而寫
者誤合之也下文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宋
本無求字卽其證本朝卽朝廷也重令篇曰謹於鄉里
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大戴禮記保傅篇曰賢者立
於本朝晏子春秋諫篇曰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孟子萬
章篇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荀子仲尼篇曰本朝
之臣莫之敢惡呂氏春秋應言篇曰諸侯之士在大王
之本朝

法禁

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

咎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

財厚博惠以私親其民者

此下有脫文

正經而自正矣尹注

曰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念孫案財厚當依注作厚財此言廢上之法制及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皆聖王之所禁也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與正經而自正矣文義不相連屬兩句之間當有脫文尹強爲之解而終不可通也

亡黨 壺士以爲亡資脩田以爲亡本

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行公道以爲私惠念孫案亡黨

二字義不可通。亾當爲人己之己字之誤也。上言己黨
下言私惠義正相同。下文曰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
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卽所謂舉國之士
以爲己黨也。又案下文壺士以爲亾資脩田以爲亾本
文義皆不可通。兩亾字亦當爲己。壺當爲壹。晉灼注漢書薛宣傳
曰書篆形壹脩當爲脩。俗書備字作脩皆字之誤也。玉
关字象壺矢藻壹食之人一人徹。鄭注曰壹猶聚也。爲赴事聚食也。
是壹可訓爲聚資用也。言收聚眾士以爲己用。卽所謂舉國之士以爲己黨
備置田疇以爲己業也。上文曰交人則以爲己
賜舉人則以爲己勞是其明證矣。尹注皆謬。

威羣

聚徒威羣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洪曰威羣當爲成羣下文云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法法篇云人臣黨而成羣尹注非

隱行辟倚 遁上而遁民

卑身雜處隱行辟倚側入迎遠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尹注曰倚依也自隱其行以避所依也卑身雜處所以遁上隱行避倚所以遁民劉曰隱索隱行怪之隱辟倚皆邪也念孫案尹注甚謬劉說辟倚是也版法篇曰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倚邪卽周官之奇哀樞言篇曰名正則治

名倚則亂荀子榮辱篇曰飾邪說文姦言爲倚事是倚爲邪也隱行辟倚謂隱行其僻邪之事也劉以隱爲索隱行怪之隱亦非遁上而遁民者遁欺也言上欺君而下欺民也廣雅曰遁欺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僞竝起而上下相遁史記酷吏傳序曰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皆謂上下相欺也遁字亦作遯淮南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高注曰遯欺也

和親

莫敢布惠緩行脩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念孫案和親當爲私親字之誤也上文曰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是

其證

漁利蘇功

莫敢超等踰官

今本莫上有故字涉上文故士莫敢而衍茲據上句刪

漁利蘇功

以取順其君尹注曰因少搆多謂之蘇功蘇生息也念孫案尹說甚迂蘇者取也言漁利取功也楚辭離騷蘇糞壤以充幃兮王注曰蘇取也淮南脩務篇蘇援世事高注曰蘇猶索也索亦取也說文蘇把取禾若也廣雅曰蘇取也蘇與蘇字異而義同

重令

綦組

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穉也念孫案綦當爲纂字之

誤也

隸書纂或作纂與綦相似而誤爾雅釋天注用纂組飾旒之邊今本纂誤作綦

說文曰纂

侶組而赤七臣七主篇曰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窑也楚辭招魂曰纂組綺縞結琦璜些淮南齊俗篇漢書景帝紀竝曰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是其證

其攻

明主能勝其攻

今本主譌作王以意改

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

正天下亂主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

下而亡念孫案其攻皆當爲六攻字之誤也

其字古作元與六相

似故六譌爲其史記周本紀三百六十夫索隱曰劉氏音破六爲古其字淮南地形篇通谷六易林蠱之臨周

流六虛今本六勝六攻卽承上文攻而毀之者六而言字並譌作其

下文六攻者何也又承此文勝六攻而言版法解亦曰明君能勝六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

三者字

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雖毋功

而可以得富者念孫案三者字皆因下文而衍凡下文曰

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眾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上有有字則下當有者字此文上無有字則下不當有者字版法解無

則戰不勝以下三句

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

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念孫案則戰不勝以下當作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此文之兩民毋爲自用兩戰不勝而守不固義皆上下相承今則下三句顛倒而失其指矣七法篇曰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文義正與此同

法法

民力必竭

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引

之曰必字因注而誤當作不竭此承上文言之號令禮
義度量刑法者國之經也今皆變易無常則民無所勸
懲莫肯竭力以事其上矣君臣篇曰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故曰國無
常經民力不竭也上云民不勸民不畏此云民力不竭
義相因也上無固植則下有疑心國無常經則民力不
竭乃理之必然者故曰數也尹注曰數理也國無常經
民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蓋誤解民力不
竭爲民力不窮然據其說則正文之本作不竭可知蓋
注民力必竭乃反言以起下之詞而曰不竭者云云則
依正文作解也其所見本之爲民力不竭明甚若如今

本作民力必竭則注但言必竭可矣何必迂回其詞而論不竭之非理乎

礪石

故赦者犴馬之委轡也

今本脫也字據羣書治要及初學記政理部藝文類聚治政部

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九
刑法部十八所引補

母赦者痊睢

與疽同

之礪石也初

學記政理部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九引此亦作礪石說

文繫傳引作礪石念孫案礪字本作礪說文礪銅鐵樸

也礪厲石也皆非治痊疽者所用羣書治要及太平御

覽刑法部十八引此竝作砭石是也說文砭石刺病

也素問異法方宜論曰東方之民其病皆爲癰瘍其治

宜砭石故曰瘞眚之砭石

所以

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
守其服不求其觀也宋本上所以作足以念孫案兩所
以皆當作足以足與不求文義正相承下文曰明君制
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
寒暑不求其大爲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是
其明證也後人改足以爲所以則非其指矣羣書治要
及藝文類聚封爵部太平御覽封建部一引此竝作足
以著貴賤足以守其服文選羽獵賦注引作足以章貴

賤

胥足上尊時而王 頃時而王

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念孫案胥足上尊時而王足上尊三字因上文而衍胥待也言待時而王也尹注胥相也失之又君臣篇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王不難矣頃當爲須須亦胥也

信密

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念孫案密本作必後人罕聞

信必之語故以意改之不知信必者信賞必罰也八觀
篇曰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九守篇曰刑賞信必於耳
目之所見版法解曰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皆其
證

不與大慮始

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
道者不與大慮始念孫案大當爲人民不可與慮始而
可與樂成功故有道者不與人慮始人亦民也尹注大
猶眾也大亦當爲人

雖

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念孫案雖字涉上下文兩雖有而衍羣書治要引此無雖字

不智 智靜之修

六者

謂生殺貧富貴賤

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

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

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尹注曰令臣子得此六

者是君父之不智也念孫案尹讀智爲智慧之智非也

智與知同

小問篇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九變篇作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言權已下

移而上不知故有弑父弑君之禍也君臣篇曰四者一

作而上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語意正與此同

智字古有二音二義一為智慧之智一為知識之知說

文智識詞也是智即知識之知廣雅曰覺叡聞曉哲智

也叡哲為智慧之智覺聞曉為知識之知是智有二音

二義也墨子節葬篇曰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上智字去聲下

智字平聲經說篇曰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此篇內智字甚

多皆與知字同義耕柱篇曰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此篇內知字亦多作

智呂氏春秋忠廉篇曰若此人者固難得其患雖得之

有不智有與又同韓子孤憤篇曰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

國不察其類者也秦策曰楚智橫門君之善用兵姚本如是

鮑本智作知

淮南詮言篇曰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以上

諸智字皆與知字同義後人但知智慧之智或作知而不知知識之知又作智故凡古書中知識之知作智字者皆改爲知字此智字若非尹氏誤解則後人亦必改爲知矣又案勢篇智靜之修居而自利智作之從母動有功智亦知字也尹氏作注時下智字已改爲知而上智字尙未改故解之曰旣多智而又安靜蓋不識智爲古知字故誤分智靜爲二也今本則并上智字亦改爲知而古字淪亡矣

事君 非敢 不敢

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念孫案牽瑕蔽壅之事君者衍事字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衍敢字爲令之有所不行也爲猶謂也

古者爲與謂同義說見釋詞

言所謂牽瑕蔽壅之君者非杜其

門而守其戶也謂其令之有所不行也此三句皆指君言之非指臣言之則首句內不當有事字次句內亦不當有敢字皆後人妄加之耳下文曰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首句無事字是也次句敢字亦後人所加羣書治要引作不杜其門而守其戶也不下無敢字是其證上文曰

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

不行也首句無事字次句亦無敢字此尤其明證矣明法

解曰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
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文義亦與此同

務物

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念孫案務當從宋本作矜字之誤

也注內務字同下文兩矜字皆承此矜字而言

古今 此二者 不廢

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念孫案此文本作兵當廢而不廢則惑也不當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今本古今二字涉上文古今而

衍此二者三字涉下文此二者而衍不廢而欲廢之不
下又脫當字尹注非

所謂擅

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動
與靜此所患也念孫案此所謂擅也謂字後人所加所
擅所患皆承上文而言則擅上不當有謂字尹注曰擅
專也君之所專爲在於國家治而民務積聚也則無謂
字明矣

則內亂自是起

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念孫案宋本起下有矣字是

也上文曰則外難自是至矣正與此句相應

兵法

因其利

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念孫案因其利當從朱本作因其民此復舉上文而申其義也今作因其利者涉上下文利字而誤

不巧

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念孫案巧當爲功字之誤也七法篇作器械不功尹彼注曰功謂堅利是也器械堅利則用之可久故下文曰器械功則伐而不費今本亦誤作巧七法篇作

功無取於巧也孫說同

教其身

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洪云身當爲耳號令之數耳所聽也因字形相似而誤尹注非

鞞

舉韓章則載會而駕尹注曰鞞鞞也念孫案鞞本作皋卽鞞字也詩彤弓時邁傳竝曰鞞鞞也莊十年左傳正義曰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鞞鄭元以爲兵甲之衣曰鞞鞞鞞也其字或作建皋是鞞皋古

字通故尹注云皋韜也今本作韜者因韜字而誤加韋耳白帖五十八引此已誤考說文玉篇廣韻皆無韜字唯集韻云橐或作韜則爲俗本管子所惑也

大匡

惕而有慮 惕而亟驕 吾君惕

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慮尹注曰言雖無小智能惕懼而有慮念孫案惕懼與有慮義不相屬尹說非也惕當爲惕字之誤也說文惕放也今通作蕩言小白之爲人跌蕩而有慮也跌蕩則爲人所不容故下句卽云非夷吾莫容小白也下文曰臣聞齊君惕而

亟驕惕亦當爲惕荀子榮辱篇曰惕悍驕暴是也驕與
驕同又下文吾君惕惕亦當爲惕

兄

召忽曰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
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困學紀聞諸子類引張嶠
讀管子曰兄古況字而注乃謂召忽謂管仲爲兄陋矣

脅之

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尹注曰拉其脅而
殺之引之曰彭生之殺魯侯固由斲其脅骨然脅之之
脅則非謂脅骨也脅卽協字之假借說文曰協摺也一

曰拉也摺敗也拉摧也摧折也玉篇協音呂闔虛業二切虛業切之音正與脅同故偕脅爲協莊元年公羊傳說此事曰協幹而殺之何注曰協折聲也以手協折其幹釋文協本又作摺亦作拉然則脅之者以手摧折之也若以爲冒脅之脅則當云折其脅不得云脅之矣今使折人之首而曰首之折人之足而曰足之其可通乎

歸外

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外請以彭生除之念孫案無所歸外當依左傳作無所歸咎字之誤耳

徒人費

誅屢於徒人費引之曰徒人費本作侍人費此後人據誤本左傳改之也辯見經義述聞

彼知能弱齊

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念孫案彼知能弱齊本作彼能弱齊彼謂魯也小匡篇作則魯能弱齊矣是其證彼下知字涉下文彼知而衍

及齊君之能用之也

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尹注曰及猶就也就令能用

之管子之事必濟也念孫案尹未曉及字之義及猶若也言若齊君能用之則管子之事必濟也樂記曰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及夫若夫也中庸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及其若其也言自其言自處言之則唯此昭昭之多若自其無窮言之則日月星辰萬物皆在其中下文及其廣大及其不測並同此意非謂天地山川之大由於積累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言若吾無身也又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言若其有事也

不能待 不能止待

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尹注曰待猶擬也引之曰尹訓待爲擬於義無取今案待者禦也言鮑叔作難君必不能禦之也魯語曰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曰其獨何力以待之韋注竝曰待禦也昭七:left傳曰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墨子七患篇曰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孟子梁惠王篇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是待爲禦也禦敵謂之待故爲宮室以禦風雨亦謂之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其義一也墨子辭過篇宮室足以待雪

霜雨露節用篇待作圉圉與禦同又制分篇曰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可圉莫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止敵人雖眾不能止待止待卽止禦也止字承上不可止而言待字承上不可圉而言尹以待字下屬爲句大謬劉已辯之

踐位

桓公二年踐位召管仲念孫案桓公踐位已見上文此自謂桓公二年召管仲耳踐位二字乃涉上文而衍尹氏不察而云入國二年方得踐位謬矣

外亂之本

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念孫案外亂之本也本作亂之本也亂上外字涉下文外犯諸侯而衍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其事皆在內而不在外下文外犯諸侯乃始言外事耳尹注非

其智多誨 自及

吾君惕

惕當爲惕惕放也說見前惕而有大慮下

其智多誨姑少胥其自及

也引之曰智與知同

說見法法篇不智下

誨與悔同

繫辭傳慢藏誨盜治容誨

淫釋文誨虞作悔謂悔恨論語述而篇吾未嘗無誨焉釋文誨魯讀爲悔字

及當爲反字之

誤也

下同

管仲言吾君之爲人惕及自知其過則必多悔

悔則必能自反故曰姑少胥其自反也而鮑叔則曰比

其自反也國無闕亡乎尹注皆非

甲十萬 車三百乘

同甲十萬車五千乘引之曰下文桓公築緣陵以封杞
予車百乘甲一千築夷儀以封邾予車百乘卒千人又
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皆車
一乘甲十人此文車五千乘則當云甲五萬今作十萬
者因下文帶甲十萬而誤也下文天下之國帶甲十萬
者不鮮矣其數多於桓公之甲故曰吾欲發小兵以服
大兵國欲無危得已乎又案下文桓公築楚邱以封衛
與車三百乘甲五千三乃五之誤每車一乘甲十人甲

五千則車五百乘不得云三百也霸形篇云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邱封衛是其證

博於糧

季友之爲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尹注曰博於糧謂多委積劉曰案小匡作公子舉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疑卽一人糧乃禮字誤也

蒙孫博於教

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劉曰蒙孫小匡作曹孫宿念孫案隸書蒙字或作蒙其上半與曹相似故曹譌作蒙孫謂曹蒙聲近而字通非也博於教當作博於斆斆與

學同

見說文及漢外黃令高彪碑

學教字相似又涉上文楚國之教

而誤

諸侯許諾

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
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引之曰諸侯許
諾四字因下文諸侯皆許諾而衍請救伐以下五句皆
桓公告諸侯之詞此四字不得闌入

君臣

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
有善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引之曰君當爲羣羣臣

大夫也下文云令鮑叔進大夫是也晏子識不仕者之善鮑叔則識已仕者之善下文曰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仕者卽羣臣矣又案問篇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君亦當爲羣下文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是也

出欲通

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四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四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四尹解出欲通曰出謂欲適他國劉曰出疑士字誤引之曰劉說是也士在貴人子與庶人之間猶下文選舉之事士在貴人子與農工賈

之間也隸書出字或省作士

若敷省作敖貴省作賣歎省作款之類

故諸

書中士出二字多相亂

荀子大略篇以其教士畢行今本土譌作出又習容而後出今

本出譌作士史記呂后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

爲次 多不發 多而發

從政治爲次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念孫案

爲次二字涉下文得二爲次而衍次之二字總承上文

從政治以下四句而言則不當更有爲次二字且從政

治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正對下文之從政雖治

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而言若有爲次二字則既

於本文不協又與下文不對矣尹注非洪云發讀爲廢

謂開闢荒野爲原田又教以樹藝之功不廢其地利尹以發爲相告發非念孫案下文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衍而字

行此三者爲下

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爲下引之曰行此三者四字因下文而衍勸國家得之以下優劣相閒凡五事不得云行此三者也

耕者農農用力

耕者農農用力念孫案此文內多一農字後人所加也

耕者農用力此農字非謂農夫廣雅曰農勉也言耕者

勉用力也下文云耕者用力不農亦謂用力不勉也呂

刑曰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言勉殖嘉穀也說見經義述間襄十

三年左傳曰君子上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言勉力以事其上也農力猶努力語之轉耳後人不知農訓為勉

而誤以為農夫之農故又加一農字不知耕者即是農

夫無煩更言農也上文云士處靖敬老與貴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

下下文云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此云耕者農用力應於父

兄事賢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此云耕者農用力應於父

二字上與土對下與工賈對是耕者即農夫而農用力

之農自訓為勉

非謂農夫也

兩者字

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者爲次得一者爲下念孫案下兩者字因上者字而衍得二爲次得一爲下上文凡三見皆無者字

處華下交好飲食

貴人子處華下交好飲食尹讀處華下爲句交好爲句飲食爲句注云處華屋之下則淫佚重交好則挾朋黨嗜飲食則道情薄劉曰處華爲句對上處不華下交爲句謂以貴陵人使友居下也對上友有少長好飲食爲句念孫案劉說是

有可無赦

念孫案當依上文作有罪無赦尹注云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卽其證今本罪作可者涉上句可無斂而誤

管子第三

管子第四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中匡

刑罰

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引之曰刑罰當爲
刑罪死罪以犀甲一戟是承上死罪不殺而言刑罪以
脅盾一戟是承上刑罪不罰而言齊語作重罪贖以犀
甲一戟輕罪贖以韝盾一戟重罪卽死罪輕罪卽刑罪
也今作刑罰者涉上文薄刑罰而誤

金軍

過罰以金軍句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引之曰軍當
爲鈞鈞軍聲相亂又涉上文軍事而誤過罰以金鈞者
謂過失之罰令出金一鈞也小匡篇作小罪入以金鈞
是其證若無鈞字則所罰之金無定數矣下文無所計
而訟者別是一事小匡篇作無坐抑而訟獄者句法亦
相同尹以軍字屬下讀謂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非
也此是獄訟之事與軍事無涉

救敵之國

公曰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安卿大夫之家
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引之曰救敵與仇敵同集韻仇

讎也一曰匹也或作執方言執仇也

今本執譌作机據集韻引改郭

璞曰謂怨仇也太元內初一謹于嬰執范望曰執匹也

釋文曰嬰與妃同執音仇一作救嬰救卽妃仇

桓二年左傳嘉

耦曰妃怨耦曰仇

而執又作救是仇執救古字通也救卽仇敵

之仇非救助之救小問篇作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

以危鄰之敵國是其證尹注未了

兩必字

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
有害也念孫案兩而後下皆不當有必字此涉上文而
衍小問篇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

也然後有害也是其證

寬而不凌

有司寬而不凌念孫案凌者嚴急之意字或作陵荀子致士篇曰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凌與寬正相反也尹注非

小匡

爲其君動 動於時

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外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莊九年左傳正義引此動作勤齊

語作動洪云勤字是僖二十八年左傳注曰盡心盡力無所愛惜曰勤念孫案小問篇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動亦當爲勤治國篇曰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故曰力地而勤於時則國必富也尹注非

戮羣臣

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念孫案戮羣臣當從朱本作戮於羣臣戮於羣臣者下文曰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爲羣臣僇是也脫去於字則義不可通左傳正義引此正作願請之以戮於羣臣齊語作欲以戮之於羣臣故請之

請受而甘心焉

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念孫案左傳正義引作請受而戮之是也下文施伯曰非戮之也正對此句而言則本作請受而戮之明矣今作請受而甘心焉者後人依左傳改之而不知與下文不合也且是書之文不必皆與左傳同也

所謂

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非樊邑之君所謂也念孫案謂當爲請字之誤也左傳正義引作非樊邑之所請也齊語作若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上文

請字凡五見皆其證

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

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左傳正義引作鮑叔之不忍戮賢人其知知稱賢以自成也洪云正義所引是念孫案夫鮑叔之不忍僂賢人語意亦未了當作夫鮑叔之仁不忍僂賢人其智知稱賢以自成也仁與智正相對正義所引脫仁字尹本則大誤矣尹注亦非

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

有得力外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昭德

以貳君也念孫案將何如爲句是昭德以貳君也爲句
尹以是字上屬非是

插衽

管仲詘纓插衽念孫案插當從宋本作捷捷古插字也

小雅鴛鴦篇戢其左翼韓詩曰戢捷也捷其喙於左也
士冠禮注扳衽於醴中鄉射禮注摺插也大射儀注摺
扳也內則注摺猶扳也釋文插扳二字竝作今作插者
捷淮南泰族篇捷吻而朝天下捷吻卽插笏

後人所改耳太平御覽服章部三引此正作捷鈔本如是刻本

捷譌作捷孫說同

應公之賜

應公之賜殺之黃泉外且不朽念孫案應者受也廣雅應受

也周語其叔父實應且憎韋注曰應猶受也周頌賚篇曰我應受之襄十三年左傳曰應受多福逸周書祭公篇曰應受天命是應與受同義康誥曰應保殷民言受保殷民也僖十二年左傳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言受乃懿德也桓公郊迎管仲而禮之故仲稱受公之賜外且不朽尹以賜爲賜外大謬

戎馬

戎馬待游車之樊念孫案戎馬當依齊語作戎車據尹注亦作戎車

十邑爲率 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

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

劉曰齊語作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
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
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案後屬
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鄉則此當作三鄉爲連連有帥十
連爲屬今三鄉下缺爲連連有帥十連七字但齊語以
連爲縣耳念孫案十邑爲率率當依齊語作卒同下文

鄉退而脩卒亦與齊語同也隸書率字或作卒見漢韓

廟禮形與卒相似故卒誤爲率屬有帥當作屬有大夫

器碑

此涉上文連有帥而誤五屬一大夫一當爲五下文云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

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是每屬有一大夫故齊語云五大夫各治一屬不得言五屬一大夫也

權節具備其械器用

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劉曰下二句當作權節其用備其械器乃字誤亂耳齊語作權節其用是也注皆非

穀芟

比耒耜穀芟孫云穀芟當依齊語作耒芟

宋明道本如是韋注耒拂

也所以擊草也芟大鎌所以芟草也宋庠本耒作耒

所宋本作殺芟殺卽耒字之壞

今又譌爲穀矣尹注非

旦暮

以旦暮從事於田壅引之曰旦暮本作旦簪此後人據齊語改之也不知齊語作旦莫管子自作旦簪上文言士下文言工與商皆云旦簪從事於此不應此處獨作旦暮也簪與夕通

敬畏

是以聖王敬畏或農念孫案敬畏或農當作敬農或農言農民耕則多粟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之親之也農與畏字形相近而誤尹注非

論比計

權節其用論比計引之曰計當作汁字形相似而譌汁

與協通

周禮大行人協辭命故書協作汁大戴禮朝事篇譌作計史記厯書祝犂協洽單行索隱本協

作汁譌作計

汁下當有材字齊語正作論比協材韋注曰協

和也和其剛柔也

犧牲不勞

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尹注曰過用

謂之勞念孫案尹說非也勞讀爲撈方言曰撈取也

廣雅

同

古無撈字偕勞爲之齊語作犧牲不略則牛羊遂韋

注曰略奪也略與勞一聲之轉皆謂奪取也無奪民時

不輕用民也犧牲不勞不妄取於民也今俗語猶謂略

取人物曰撈矣

止民用

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念孫案止當爲足尹注非

則其制令

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孫云當依通典百四十八作
則有制令

師

五鄉一師故萬人爲一軍

今本脫爲字據上文四爲字及齊語通典補

五鄉

之師率之念孫案師皆當依齊語通典作帥上文三鄉

一帥卽其證

政定

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通典作卒伍定於

里軍政定於郊

政當為旅

齊語作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

念孫案政卽正字也正與定古字亦通

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

紀定作正齊語正卒伍漢書刑法志正作定

今政定竝出者一本作政一本

作定而後人誤合之也齊語作整整與正定聲亦相近

間

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

里者念孫案上言慈孝於父母則下當言長弟於鄉里

於上不當有間字

下文長弟間於鄉里同

此後人據齊語加之也

齊語作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墨子非命發聞於鄉里者文與此異不得據彼以改此

篇曰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文義正與此同下文云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尤其明證也

時使

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使民恭敬以勸念孫案上使字因下使字而衍尹注曰待時待可用之時也則無使字明矣

今本注文可用之時下有而使

之三字乃後人所加宋本無

齊語作惟慎端慤以待時韋注曰待時動不違時也是其證

可立而時

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時念孫案可立而

時齊語作誠可立而授之韋注曰言可立以爲大官而授之事也此作可立而時者之時古字通古時字作皆以土爲聲故二字可以通用呂氏春秋胥時篇事在當時作事在當之漢書張蒼傳草立土德時厯制度史記作草土德之厯制又脫去授字耳尹注非度

不肉

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念孫案尹解肉字甚謬劉依齊語以肉爲疾之誤是矣而未盡也肉與疾形不相近若本是疾字無緣誤爲肉蓋其字本作欠隸書或從篆作肉形與肉相似因誤爲肉說文欠貧病也從宀久聲詩曰熒熒在宀今詩欠作疾未必非後人所改此欠字若

志五之四
不誤爲肉則後人亦必改爲疾矣

兩故字

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念孫案下兩故字皆涉上故字而衍齊語無下文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亦無兩故字

鮑叔牙

故使鮑叔牙爲大諫念孫案鮑叔牙本作東郭牙下文管仲曰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是其證晏子春秋問篇呂氏

春秋勿躬篇韓子外儲說左篇新序雜事篇竝同世人多聞鮑叔牙寡聞東郭牙故以意改之耳

徐開封

徐開封處衛念孫案徐當爲衛字之誤也開封當爲開方聲之誤也開方衛人也故曰衛開方大匡篇曰游八子開方於衛故曰衛開方處衛孫說同

八千人

又游士八千人引之曰八千人爲數太多當從齊語作八十人韋昭注齊語曰州十人齊居一州爾雅曰齊曰營州是也又讀爲有古字又與有通

周語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

及又與
有同

齊語作爲爲亦有也

說見
釋詞

河階 綱山

使海於有樊渠彌於河階綱山於有牢念孫案河階當
依齊語作有階與上下兩有字文同一例且下文亦作
有階不作河階也綱山齊語作環山韋注曰環繞也後
漢書馬融傳注引齊語纒山於有牢賈注曰纒還也是
賈本作纒山與韋異也今管子作綱山者蓋俗書綱字
作纒與纒字相似纒譌爲纒又譌爲綱耳尹注皆非

吉臺

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念孫案吉字疑卽臺字之

誤而衍者也齊語作臺原姑與漆里韋注曰衛之四邑無吉字

八百乘

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引之曰八當爲六上文云五十人爲小戎積而至於三萬人則六百乘矣齊語作八百乘亦誤說見韋注

方地

濟汝水踰方地劉曰地乃城字誤後亦作方城

謂霸念形篇

孫案齊語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七引竝作方城尹注非

投柎

方舟投柎念孫案投柎當依朱本及齊語作設柎

卑耳之貉

縣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念孫案貉當爲谿字之誤也齊語作辟耳之谿辟卑古字通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卑耳之溪明陳禹謨本依今本管子改溪爲貉小問篇亦云未至卑耳之谿十里尹注非

以誓要于上下薦神

與諸侯飾牲爲載書以誓要于上下薦神尹注曰謂以上下之神祇爲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劉曰薦當依齊語作庶念孫案劉說是也下文庶神不格卽其證誓

要當爲要誓齊語作約誓約亦要也謂以盟載之詞要誓於上下眾神也尹不知薦爲庶之譌而以薦神二字別爲句謬矣

壘

甲不解壘念孫案壘當依宋本朱本齊語作壘韋注曰壘所以盛甲也補音壘律追反

縷帛布 四分

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念孫案縷帛布本作縷帛說文縷繒無文也韓子十過篇曰縷帛爲茵縷帛與文錦正相對霸彤篇曰以虎豹

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文義正與此同則

本作縵帛明矣今本作縵帛者後人以齊語改之也

齊語

作縵纂以爲奉章注曰縵纂以縵織纂不用絲則非謂帛明矣不得據彼以改此

其布字則因

帛字而誤衍耳引之曰鹿皮四分分當爲介介即今个

字也

古字有介無个說見經義述聞通說个字下

齊語作鹿皮四个章注曰

个枚也

宋庠本如是明道本个譌作分注內枚字又譌作散辨見經義述聞通說

鹿皮四个

即聘禮所謂乘皮个字古書作介廣韻云介俗作分形

與分相似因譌作分尹謂四分其鹿皮失之矣

社邱

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邱引之曰地無名社邱者當從

朱本作牡邱春秋僖十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邱是其地也齊語正作牡邱

姑姊

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孫云意林白帖九十三引姊下有妹字荀子仲尼篇齊桓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

辭結

足恭而辭結劉曰大匡作博於教而文巧於辭念孫案

敦敦與學同則辭結當作辭給注非

說見大匡

大司田 賓胥無 大司理

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眾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
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
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
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
理念孫案大司田本作司田大司理本作大理此因大
司馬之文而誤衍也羣書治要作請立以爲司田無大
字羣書治要立下皆有以字又作請立以爲大理無司
字呂氏春秋韓子新序同字呂氏春秋勿躬篇韓子外儲說左篇新序雜事篇皆
作大理

孫云賓胥無韓子外儲說作弦商晏子春秋問上篇呂

氏春秋勿躬篇作弦章新序雜事篇作弦寧上文弦子
旗卽其字也念孫案賓胥無本作弦章後人以上文云
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
子者何功遂改弦章爲賓胥無不知上文自謂用此五
人而成霸功不謂以賓胥無爲大理也大匡篇曰賓胥
無堅強以良可以謂西土則不使爲大理明矣又上文
云使東郭牙爲大諫今本作鮑叔牙亦後人所改辯見上王子城父爲將
弦子旗爲理甯戚爲田隰朋爲行此文云隰朋爲大行
甯戚爲司田王子城父爲大司馬東郭牙爲大諫皆與
上文同而弦子旗卽弦章之字則爲大理者乃弦章而

非賓胥無矣呂氏春秋韓子新序竝云以弦章爲大理

卽本於管子也

韓子作弦商商與章古字通柴誓我商賚女商徐邈音章荀子王制篇審詩章

作審詩商皆是也新序作弦寧卽弦章之譌

而困學紀聞乃謂弦章在景公

時當以管子作賓胥無者爲正不知桓公時亦有弦章

不嫌與後人同名且上文弦子旗卽弦章之字則此文

當作弦章明矣

上文是記事之詞故稱弦子旗此文是管仲告君之詞故稱弦章

而羣

書治要所載亦作賓胥無則唐初本已誤

管子第四

管子第五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霸形

當言

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爲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尹注曰何不陳當言令寡人有所歸向念孫案尹未解當言二字之義當言讜言也讜言直言也蔡邕注典引曰讜直言也皋陶謨禹拜昌言孟子公孫丑篇注引作禹拜讜言字亦作黨逸周書祭公篇曰王拜手稽首黨

言爾雅昌當也郭注曰書曰禹拜昌言昌讜黨當並聲
近而義同

書而不賦

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劉曰書乃厘字誤注非

霸言

伐不謂貪

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尹注曰得地均
分可以臣彼地自利彼於我何貪念孫案如尹注則伐
字當爲我字之譌我不謂貪我不爲貪也

古者謂與爲
同義說見釋

詞

夫先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德哉

尹以二術字屬上讀下術字屬下讀洪云術術乎大德哉作一句讀術古通作遂爾雅烝烝遂遂作也郭注皆物盛興作之貌尹注非念孫案上文云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遂德卽此所云術術乎大德也

宮門

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念孫案羣書治要宮門作宮闕爲義爲長

繼

知蓋天下繼最一世材振四海引之曰繼字義不可通

當是計字之譌計最一世言計謀爲一世之最也知計材相對爲文計與繼同聲又涉上文繼絕世而誤尹注非

諸侯皆令

諸侯皆令已獨孤國非其國也念孫案令當爲合字之誤也下文云諸侯合則彊孤則弱是其證尹注非

下苴

夫上狹而下苴

今本狹譌作夾據尹注改

國小而都大者弑念孫案

苴與粗同

莊子讓王篇苴布之衣

上狹而下苴謂上小而下大也

與下句文同一例尹注非

方心

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其立之也以整齊其理之也
以平易念孫案方心當爲方正隸書正心二字相似
又涉上文王者之心方而不最而誤方正整齊平易三
者相對爲文尹注非

一而伐之 文武具滿

一而伐之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滿德也念孫案
一而伐之一當爲二二與貳同僖十五年左右傳貳而執
之服而舍之文義正與此同尹注非引之曰文武具滿
滿當爲備字之誤也

俗書滿字作滿備字作備右邊相似尹注非

伐

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彊最一伐而天下共之
國必弱矣念孫案百馬伐之伐當依宋本作代代迭也
言以驥之材而百馬迭與之迭則驥必罷也彊最一伐
伐亦當依宋本作代言彊爲一代之最而天下共伐之
則國必弱也代代伐字相似又涉上文諸伐字而誤

制節

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其失之也以離彊尹注曰制度合
節故得離彊則乖節者也故失引之曰制讀爲折廣雅
曰制折也折之爲言卑拙相下也廣雅曰折下也又曰

折曲也曲折也折節者卑曲其節以事彊大之國
下文曰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是也古字制與
折通呂刑制以刑墨子尙同篇制作折論語離彊者謂
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讀折爲制不肯附於彊大之國也尹注非

善攻

理世不在善攻

理本作治此避高宗諱改

念孫案治世與善攻兩不

相涉通典兵三引作治世不在善政是也治世不在善
政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故尹注云在於權宜今本政
作攻者涉上文諸攻字而誤

爭刑

夫爭疆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念孫案刑與形同

形刑

古多通用
不煩枚舉

上文云夫國小大有謀疆弱有形又云必先

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故此文亦云必先爭謀爭刑爭
權自此以下刑字凡四見皆形之借字也尹注非

問

行此道也

念孫案此總承上文以起下文也尹連上文則眾不亂
作一句讀大謬

來從

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引之曰外人他國

之人也從當爲徙字形相似而誤

隸書徙字作𠂔從他字作𠂔二形相似

國之人來徙於齊不可無田宅以安之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此來徙二字之證

亂普而德

毋使讒人亂普而德念孫案普當爲瞽

普本作瞽形尹與瞽相似

注普廢其德普亦當爲瞽瞽與替同故注言瞽廢

視其名

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視其名視其色是其事稽其德以觀其外引之曰視其名三字因上下文而衍尹解聽其名曰當聽其名之真偽解視其色曰既知其名又須視

其色之是非而不爲視其名作解則無此三字明矣

邊信傷德厚和構四國

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
念孫案德厚二字連讀厚字上屬爲句不與和構相連
德厚猶言仁厚形勢解篇曰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
治之樂記曰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鄉飲酒義
曰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荀子君道篇曰德厚
者進而佞說者止韓子外儲說右篇曰德厚以與天下
齊行齊策曰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史記秦本紀曰
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漢景帝詔曰德厚侔天地利

澤施四海鼂鎔對策曰今以陛下神明德厚鄒陽獄中
上梁王書曰墮肝膽施德厚司馬相如子虛賦曰今足
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皆以德厚連
文尹以厚字下屬爲句非是

令守法之官日行度必明

令守法之官日行度必明無失經常

舊本脫無字今據尹注補尹讀

令守法之官日行爲句注云令守法之官日行邊鄙關
塞又讀度必明爲句無失經常爲句注云其巡行之時
必明其制度無得失於經常念孫案尹注甚謬日當爲
曰字之誤也令守法之官曰爲句

上文問於邊吏日云云卽其證行度

必明爲句

行度行法度也

無失經常爲句

戒

猶軸轉斛

桓公將東游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引之曰猶讀

爲欲古字猶與欲通

大雅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禮器引作匪革其猶周官小行人其悖

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大戴禮朝事篇猶作欲

軸當爲由由轉二字相連

寫者遂誤加車旁矣轉斛當爲轉鮒丁氏升衢曰孟子

轉附寰宇記引齊都賦晏子春秋竝作轉鮒魚與角付

與斗均形近而譌案丁說是也鮒字右畔之付與隸書

斗字作卅者相似故譌爲斗我游猶由轉鮒南至琅邪

言我之游也欲由轉鮒之山南至於琅邪與孟子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文義正同尹注不能釐正而曲爲之說非也

期而遠者

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念孫案期而遠者本作期之遠者與上二句文同一例羣書治要北齊書魏收傳文選陸機長歌行注引此竝作期之遠者孫說同

乃能

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念孫案唯君子

乃能矣本作唯君子爲能及矣今本脫爲字及誤爲乃
又誤在能字上羣書治要北齊書竝作唯君子爲能及
矣

不相告

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爲而成不召而至念孫案不
相告而知衍相字

云下

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引之曰下字因下文政
令陳下而衍尹注同云卽運字言四時運而萬物化也

運字古讀若云故與云通

說見淮南兵
略篇元逐下

澤其四經 澤命

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亾其身者也尹注曰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經流澤徒爲誦學者卽四經可以亾身也念孫案尹以澤爲流澤四經爲詩書禮樂皆非也澤讀爲舍其路而弗由之舍舍釋澤三字古同聲而通用周頌載芟篇其耕澤澤正義引爾雅作釋釋夏小正農及雪澤管子乘馬篇作農耕及雪釋考工記水有時以疑有時以澤是釋與澤通也周官占夢乃舍萌于四方鄭注曰舍讀爲釋古者釋菜釋奠多作舍字鄉飲酒禮主人釋服大射儀獲而未釋獲古文釋竝作舍月令命樂正習舞釋菜呂氏春秋仲春篇釋作舍是釋與舍通也管子形勢篇莫知其爲之莫知其澤之形勢解澤作舍是舍與澤通也又見下經常也四經猶言五常四經卽孝弟忠信內不孝

弟外不忠信故曰舍其四經又小問篇語曰澤命不渝
信也卽鄭風羔裘之舍命不渝困學紀聞諸子類引張
嶠讀管子曰澤命不渝澤古釋字而注乃以爲恩澤之
命陋矣

濟大水之有舟楫

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念孫
案濟大水之有舟楫七字後人所加也後人以霸形篇
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
舟楫也故增入此句不知此文雖鴻鵠之有翼也其將
若君何是管仲對桓公語而上文桓公但云鴻鵠有羽

翼不云濟大水有舟楫若闌入此句則所荅非所問矣
尹不審文義而爲之作注失之太平御覽治道部八所
引無此七字

握路家

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尹注曰握持也持與路旁
之家引之曰握當爲振辰與屋字形相近又因下文室
字而誤說文曰振舉救也路讀爲露露家窮困之家也
方言露敗也莊子漁父篇曰田荒室露字亦作潞秦策
曰士民潞病於內呂氏春秋不屈篇曰士民罷潞罷與疲同
高注竝曰潞羸也亦作路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

路也趙注曰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

俗本改作羸困之路辯見

前振罷露下

五輔篇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

此謂振其窮振罷露卽此所謂振露家也尹注非

其孰能一人之上也

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
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
胥無之爲人也好善甯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
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
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引之曰其孰能一人之上也
若作一句讀則文不成義當以其孰能絕句言此四子

者其孰能以國寔也其孰能下當有管仲謂其不能以
國寔之語一人之上也三句則桓公不解其何以不能
又從而問之也今本有脫文耳不然則不以國寔之問
何自而來耶一皆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則一
諸侯之相也盧注曰一皆也一人
之上言四子之材皆在人之上也而尹注曰言四子皆
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則所見已是脫誤之本故
連其孰能三字解之然如其說則是孰能在一子之上
豈所謂一人之上乎失之矣

爲臣外乎

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外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念

孫案爲猶如也言如臣外則君必歸江黃於楚也古或
謂如曰爲列子說符篇孫叔敖戒其子曰爲我外王則
封女女必無受利地言如我外也秦策秦宣太后出令
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言如我葬也呂氏春秋長見篇魏公叔座對
惠王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
使出竟言如不能聽也韓子內儲說荊王新得美女鄭
袖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言如近
王也秦策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
燒燭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尹說大謬
使重幣而事君之國言中國如有事於秦也

劉說近之然亦未釋爲字之義

旦暮欲齧我猴而不使也

東郭有狗嗥嗥

當作嗥玉篇嗥魚佳切狗欲齧廣韻嗥犬鬪字皆作嗥無作嗥者集韻嗥或作

嗟則所見管旦暮欲齧我猥而不使也尹注曰猥謂以

子本已誤

木連狗取聲爲義卽國家也言易牙終能亡國滅家此

不當使必須去之也注內猥字宋本朱本作柳引之曰

作柳者是也注云以木連狗則其爲柳字明甚注爲柳

字作解則正文之本作柳可知若如今本作猥則注當

訓爲牡豕

猥卽猥之俗字猥牡豕也

安得云以木連狗乎

白帖九十八引此作

猥蓋後人據誤本管子改之也

但注讀旦暮欲齧我柳爲句則非尋繹

文義當以旦暮欲齧我爲句柳字則屬下讀柳者遯字

之假借說文遯遯互令不得行也玉篇作遯牙令不得

進也柳而不使者謂遯互之不使進而齧人也今世齧

人之狗繫木於其頸使任重難進是也下文同

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

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洪云願下衍也字願得於君四字連讀念孫案尋尹注亦無也字下是字亦涉上是字而衍

地圖

苴草

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尹注曰苴草謂其草深茂能有

所覆藏念孫案苴

采古反

亦草也語之轉耳字或作蘆廣

雅曰萱草也呂氏春秋貴生篇其土苴以治天下高注

曰苴草薊也

草薊卽草芥今本薊譌作薊辨見呂氏春秋

逸周書大聚篇曰

陂溝道路藜苴邱墳靈樞經癰疽篇曰草蘆不成五穀不殖草謂之苴故枯草亦謂之苴楚辭九章草苴比而不芳王注曰生曰草枯曰苴是也苴草林木蒲葦皆兩字平列尹注非

制分

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

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勝者所道制也

而勝未必制也念孫案治而未必富也當依朱本作而治未必富也方與下文一例道者由也

見禮器中庸注

尹注誤

解道字

君臣上

官治者

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引之曰治字因下文官治而衍尹

注曰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制而後用

上字誤當爲心

故曰官者耳目之制則無治字明矣此但言官下文乃

言官治也

謂之矯
謂之勝

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念孫案淮南俶真篇注曰矯拂也上而及下之事則拂乎爲上之道故下文云爲上而矯悖也勝者陵也下而及上之事是陵其上也故下文云爲下而勝逆也侈靡篇曰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陵也易漸六四終莫之勝虞注曰勝陵也尹注皆失之

綽制

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念孫案綽讀若準字或作涓敦純竝同耳周官內宰出其度量涓制鄭注曰故書涓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

元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朶與質人同其度量壹其淳制杜注與內宰同聘禮釋幣制元纁束注曰朝貢禮云純四只尺朶只制丈八尺士喪禮下篇贈用制幣元纁束注曰丈八尺曰制內宰疏引鄭荅趙商問曰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咫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太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終歲布帛取二制焉淮南天文篇曰四丈而爲匹一匹而爲制地形篇曰門閒四里里閒九純純丈五尺此所言純制之度與鄭所引逸禮不合所傳者異也尹注皆未

考

慶

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大夫
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念孫案兩
慶字皆當作薦薦進也言下有善則進之於上也祭義
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
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苻諸長老今本苻
譌作存
辯見經
義述聞是其證隸書薦字或作蔑見漢魯相史晨
饗孔廟後碑形與
慶相似而誤大戴禮四代篇臣聞之弗薦非事君也晏
子春秋閒篇薦善而不有其名今本薦字
竝譌作慶史記司馬相如傳封
禪文將以薦成漢書薦作慶尹注非

不敢殺

爲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僞之心不敢殺也
念孫案殺當爲試言不敢試其姦僞也下文云然則躁
作姦邪僞詐之人不敢試也語意正與此同今作不敢
殺者試譌爲弑又譌爲殺耳尹注非

非茲是無以理人

夫道者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_人匹則塞者也非茲是無
以理人_{人當作民唐}非茲是無以生財民治財育其福
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引之曰茲
此也謂道也是字屬下讀爾雅曰是則也蓋理民者道

也非道則無以理民生財者道也非道則無以生財上文所謂治民有常道生財有常法也尹不知是之爲則而以茲是連讀失之

威罰

有善者不畱其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則人歸親於上矣劉曰威罰之威當作賞注非

君臣下

是故明君二句

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

尹以可使絕句注云民從教則可使又注下文云居處
既治戰則勝守則固劉曰而民可使以下十二字連讀
謂使民居則治戰則勝守則固也注非

裹

旌之以衣服富之以國裹尹注曰裹謂財貨所包裹而
藏也引之曰書傳無謂財貨爲裹者裹當爲稟字形相
似而誤稟古廩字富之以國廩謂食以國之廩粟所謂
祿以馭其富也周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
賙賜稍食鄭注曰稍食祿廩

異幸

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念孫案異幸當依朱本作冀幸

巧官

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引之曰官當爲言字形相似而誤幼官篇攷之以言今本誤作攻之以官

說見幼官篇

是其證

騰至則北

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念孫案北與背同言不忠之臣必背其君也說文曰北乖也從二人相背韋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齊策曰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反北卽反

背尹注非孫說同

四者 敗

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念孫案至字因上文兩至字而衍敗當作則字之誤也言四者若有一於此則敵人謀之矣四者謂亂也騰也虐也北也尹注非

故施舍優猶以濟亂

故施舍優猶以濟亂

舊本故上有則字涉下句則字而衍今刪

則百姓悅尹

讀故施舍優爲句猶以濟亂爲句注云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厚雖非用法猶能濟亂念孫案尹說非也故施舍優猶以濟亂當作一句讀優猶卽優游荀子正論

篇曰優猶知足是也濟止也

鄘風載馳篇不能旋濟毛傳曰濟止也莊子齊物論

篇曰厲風濟則眾竅為虛

施舍以厚之優游以畜之則可以止亂矣

不布其民非其民也

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引之曰布當為務蓋務

字脫左畔之矛其右畔之务與隸書布字作帑者相似

帑見校官碑

因譌為布矣尹注曰農人不務之則餒餓成變

故民非其民也是所據本正作務字其民非其民也上

其字因下其字而衍下文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即

承此句言之不當有上其字注曰故民非其民也則無

上其字可知

威黨

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劉績曰威當作爲謂能易賢不肖而可以爲朋黨於下念孫案威當作成謂成朋黨於下也淮南汜論篇曰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

陷

有

與又同

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引

之曰陷字義不可通陷疑當作陷字形相似而誤上陷其主謂陷之以利也史記樂毅傳令趙嚙說秦以伐齊

之利

今本脫說字辯見史記

嚙與陷同高祖紀曰使酈生陸賈往

說秦將陷以利是也尹注非

環其私

兼上下以環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則爲人上者危矣尹
注曰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財力上下之利皆用遶
身故曰環其私也念孫案尹未曉環字之義環之言營
也謂兼上下以營其私也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韓子
五蠹篇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私本作
么見下
說文么字解引作自營爲么韓子人主篇曰當途之臣
得勢擅事以環其私謂自營其私也環字亦作還管子
山至數篇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也秦策曰公
孫鞅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

荀子臣道篇朋黨比周
以環主圖私爲務環主

謂營惑其主也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還與環同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穀梁傳曰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環域即營域環與營同義故環繞即營繞環衛即營衛又齊風還篇子之還兮漢書地理志還作營亦以聲同而俗用也

上下不知

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念孫

案上下不知當從朱本作上不知一者皆也

大傳五者一得於天

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言五者皆得於天下也莊十六年穀梁傳外內寮一疑之言皆疑之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盧辯曰一皆也家語弟子行篇一作壹又三年問壹使足以成文理王肅注竝云壹皆也言四姦皆作而君不知則國必危也此本

作上下不知下即不字之誤而衍者

是故以人役上三句

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劉曰以人役上自君臣言以力役明白等類言以刑役心自一身言刑乃形字譌下同注皆非念孫案以力役明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也形刑古字通

戒心

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念孫案戒當爲成字之誤也成與誠通禁藏篇賞罰莫若成必成卽誠字小雅我行其野誠心形於內容貌動篇成不以富論語顏淵篇成作誠誠心形於內容貌動於外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此以身之從心喻民之從

志五之三
君不當專以戒心言之尹注非

民流通則迂之

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尹注曰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人太流蕩則迂屈之引之曰民流下通字因注而衍注於上流字訓爲流通下流字訓爲流蕩則民流下無通字明甚若有通字不得訓爲流蕩矣

威私

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劉曰威乃戒字誤無事

禁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念孫案無當爲典與常也

常事卽指農功而言禁淫務勸農功則民皆職其常事
矣隸書無字作無典字或作無漢益州太守高頤碑二
形相似故典譌爲無尹注非

明立寵設六句

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禮私愛驩勢不竝倫爵位雖
尊禮無不行劉曰言庶子雖有才有寵亦不以逐嫡子
而傷義故禮愛隆而不敢竝嫡子爵位尊而亦事嫡子
也注皆非念孫案明猶尊也禮運故君者所明也非明
其宗也鄭注竝曰明猶尊也祭義明命鬼神注曰明命
猶尊名也本書牧民篇曰明鬼神祗山川墨子明鬼篇
曰鬼神不可言庶子雖尊寵不以代嫡子也
不尊明也

管子第五

身若智味命無常如夢覺也

人壽短大數刻年常光國
而然能言思為志中

而後知文無所遺而不為可乎欲則專取事歸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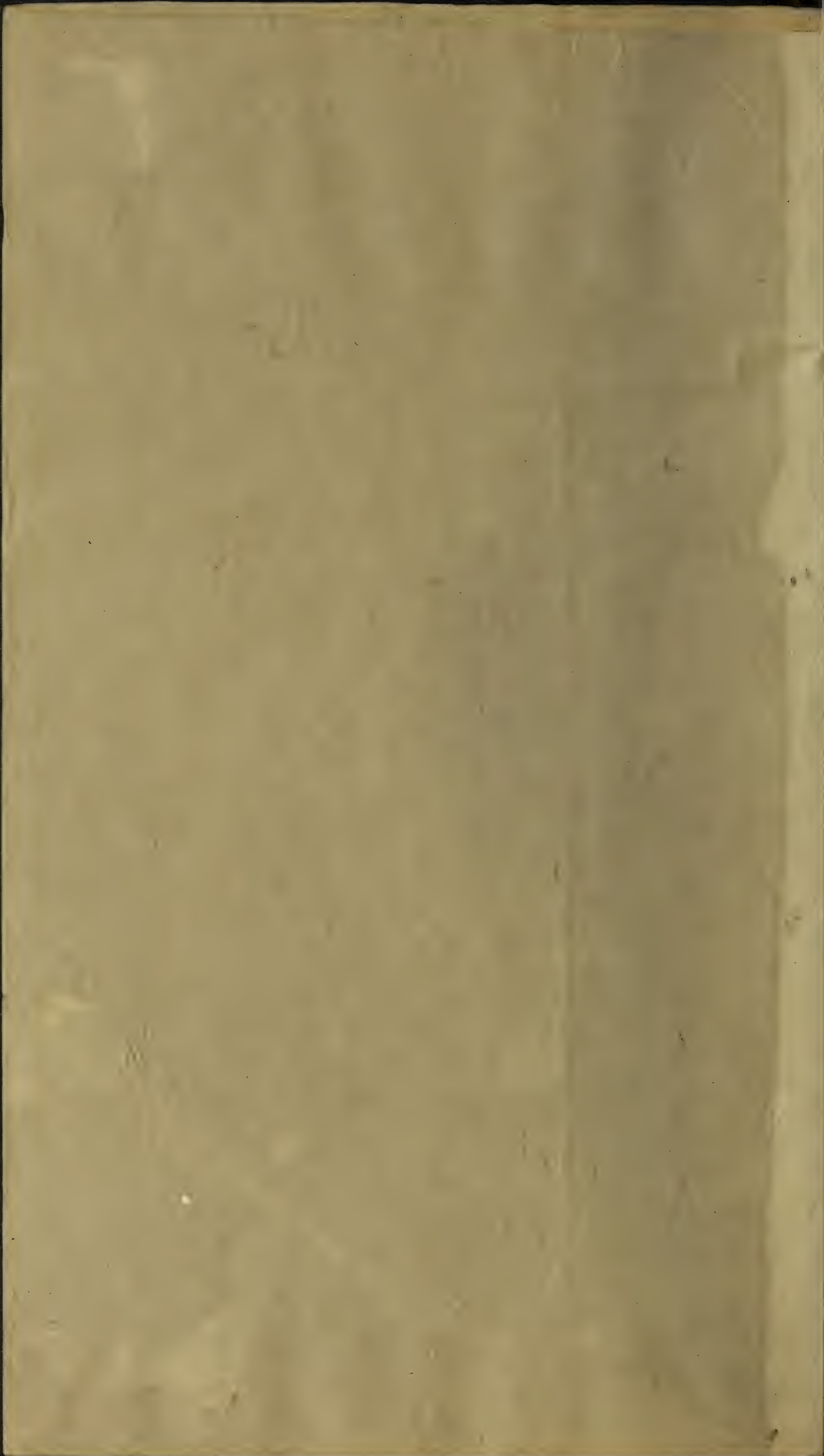
其新雖不修德而善惡十端存一言猶恐不以是理正

民之罪其不以誤于善物雖以萬物理不豈命何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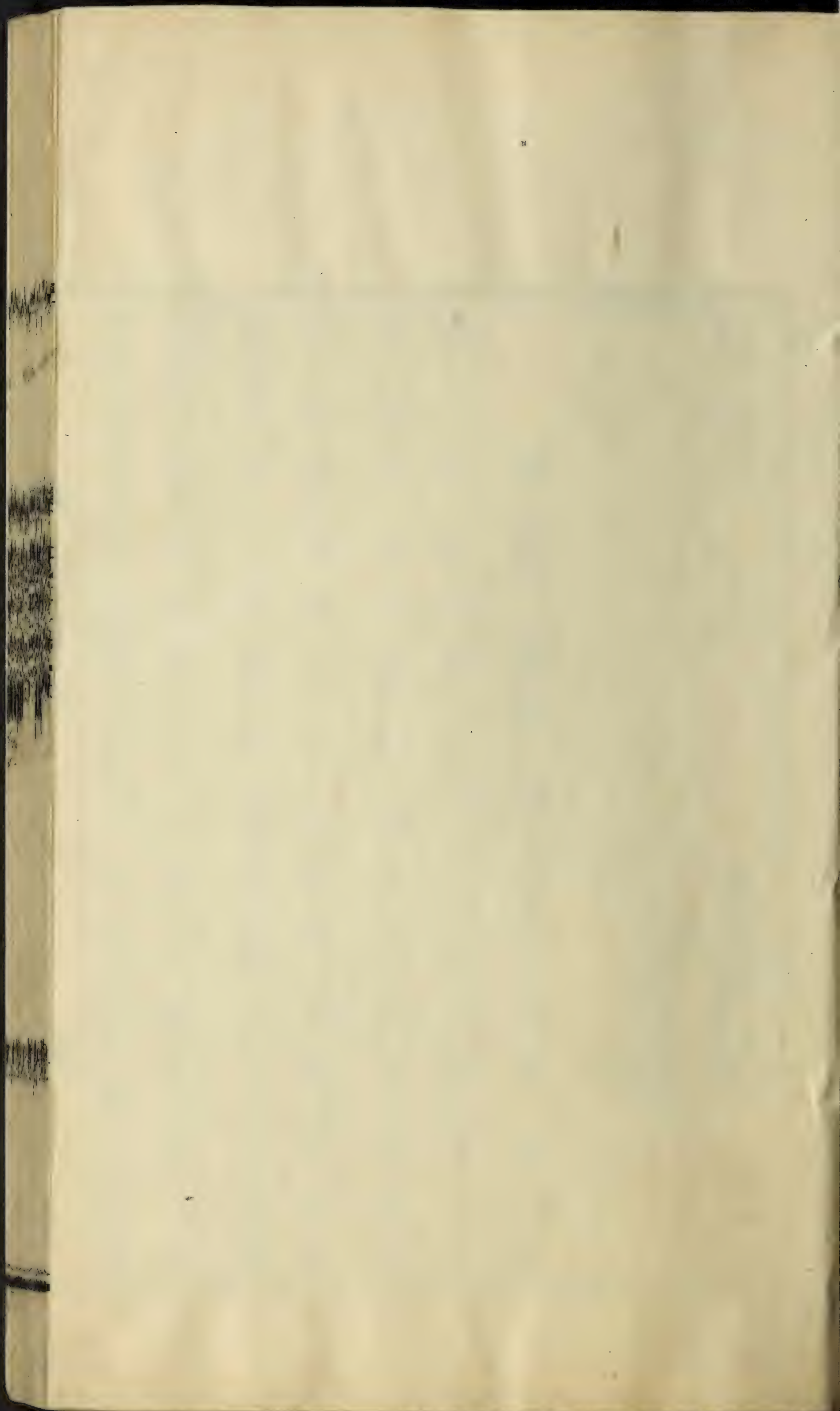
世立則結文已

此乃漢書卷之九





讀書襍志



管子第六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小稱

來美名 來足 用金玉事主而來 所以來
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念孫案來當爲求下文
云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卽其證又侈靡篇不出百里而
來足來亦當爲求言不出百里而所求者足也又任法
篇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來亦當爲求下文云近者
以偏近親愛有求其主卽其證又九守篇君因其所以
來因而予之來亦當爲求鬼谷子符言篇正作求隸書

來字作來求字或作來

漢三公山碑乃求道要本祖其原求字作來蕩陰令張遷碑紀

行求本蘭生有芬求字作來皆與來字相同二形相似故

求譌爲來

求來二字書傳多互譌呂刑惟貨惟求馬注云求有求請賕也案漢律有受賕之條卽經

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卽經所云惟求也二者相

因故馬注云云以兼釋惟貨惟求之義求字傳寫作來

故與來字相似而某氏傳遂訓爲往來之來失之矣孟子離婁篇舍館定然後來見長者乎史記李斯傳來不

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

今夫桀紂不然

羣書治要不然上有則字不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

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念孫案

羣書治要作有過而歸之於民則民怒有善而反之於

身則身驕是也上文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是其證今本無有過而有善而六字者後人以意刪之耳

可得料

匠人有以感斤櫨故繩可得料也念孫案料當爲斲斤櫨所以斲繩故曰繩可得斲隸書料字作𣎵其右邊與斲相似俗書斲字作𣎵其左邊與料相似故斲譌作料亦有料譌作斲者史記淮陰侯傳大太平御覽資產部王自料新序善謀篇料作斲是也

三引此正作斲

入察

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念
孫案察當爲祭祭吉事也喪凶事也二句相對爲文

故臣且謁之

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引之曰當作臣故且謁之
故與固同言臣固將謁之也韓子難一作臣故將謁之
是其證

喜宮

公喜宮而姬引之曰喜宮當依朱本作喜內故下句云
豎刀自刑而爲公治內左傳史記皆言桓公好內韓子
作君姬而好內是其證

脫十字

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念孫案此下脫於親之不愛焉能有於公十字羣書治要有呂氏春秋知接篇作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韓子作其母不愛安能愛君皆其證上文云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文義正與此相對

務爲

臣聞之務爲不久蓋虛不長引之曰爲卽僞字也兵法篇僞詐不敢嚮幼官篇作爲詐成九年左傳爲將改立君者爲卽僞字與僖二十五年傳僞與子儀子邊盟者文義

正同定十二年傳子偽不知釋文偽作爲史記封禪書
果是偽書漢書郊祀志作果爲書淮南衡山傳使人偽
得罪而西漢偽與虛正相對韓子及說苑說叢篇竝作
書亦作爲

務偽不長是其證

今本韓子尹注非洪說同務譌作矜

尹注非洪說同

憎 廢之官

公憎四子者廢之官念孫案羣書治要作公召四子者
廢之是也今本召作憎廢之下有官字皆後人所增改
桓公非憎四子特因管仲之言而廢之耳

苛病起兵

逐堂巫而苛病起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刀而宮中
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念孫案苛病起下不當有兵

字尹曲爲之說非也羣書治要呂氏春秋皆無兵字

素幘

桓公乃援素幘以裹首而絕尹注曰幘所以覆軫也念

孫案尹以幘爲鞞鞞淺幘之幘非也幘謂𦘒幘也

廣韻𦘒𦘒

幘通俗文曰帛三幅曰𦘒晉駕切今人言手𦘒是也

方言曰襜褕謂之幘郭璞曰

卽𦘒幘也廣雅曰幘𦘒襜褕幘也說文曰幘蓋幘也呂

氏春秋知化篇夫差乃爲幘以冒面而殂事與此相類

幘卽幘字也𦘒幘可以覆面故云援素幘以裹首非車

上之覆軫也

十一日

夙十一日蟲出於戶洪云十一當爲七因字形而譌

周禮

職方氏方三百里則七伯鄭注云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

戒篇

公夙七日不斂其證也據史記齊世家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說苑權謀篇桓公夙六十日蟲出於戶俱與此不同

出如莒時

使公母忌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母忌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母忌飯牛車下也念孫案上二句當依羣書治要作使公母忌出而在於莒也使管仲母忌束縛在於魯也在於莒與在於魯對文莒與魯下爲韻今本出而在於

莒作出如莒時則失其韻矣藝文類聚人部七太平御覽人部一百引此竝作在莒呂氏春秋直諫篇作出奔在於莒新序雜事篇作出而在莒皆無時字

四稱

以繒緣繒 曲繒 繒石 天繒

以繒緣繒吾何以知其美也劉績曰繒所力切念孫案劉音非也繒當爲緇下文云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素與緇正相對是繒爲緇之譌也緇從畎聲繒從畎聲隸書畎字作畎畎字或作畎玉篇畎或作畎集韻溜俗作畎是畎爲畎之變體二形相似故畎譌爲畎矣又輕重甲篇曰越人果至也

隱曲蓄以水齊念孫案蓄亦當爲蓄曲蓄蓄水之曲處

也蓄水東流過臨蓄城南又折而北過其東

見水經注故有

曲蓄之名若後人之言曲江矣隱塞也

上文云請以令

川也小雅魚麗傳士不隱塞正義曰爲梁止可謂塞曲爲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是隱與塞同義

蓄以灌齊都也輕重甲篇又曰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蓄

石也念孫案蓄亦當爲蓄中當也言楚之有黃金當齊

之有蓄石也輕重乙篇曰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尹注曰

刻石刻其蓄石蓄石蓄石皆蓄石之譌也又輕重丁篇

曰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

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叔粟布帛

文采者

舊本叔譌作收
辨見輕重丁

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

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帛布

舊本

帛布譌作泉金
辨見輕重丁

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

而求民鄰財之道也念孫案嗇亦當爲畱畱卽災字

史記

秦始皇紀畱害絕息今本畱作菑後人所改也宋毛晃
增脩禮部韻略婁機班馬字類引此並作畱漢冀州從
事郭君碑降此
畱字亦作畱彗星天災也因彗星出而斂財物故曰

此謂乘天災而求民鄰財之道

服之

君若有憂則臣服之引之曰憂謂國有大患也服當爲
舛范睢言主憂臣辱主辱臣舛義與此相近舛本作舛

服或作服下半相似而誤

淮南主術篇馬服於尹注非衡下今本服譌作夂

已

咎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斬已

已念孫案已當為正字之誤也

賈子過秦篇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正今本正

誤作

言但賓事左右執卯說以進於君而不求正已也

尹注非

唯趣人詔

不彌人爭唯趣人詔念孫案趣讀為促詔當為訟字之

誤也

訟詔草書相似

不彌人爭唯趣人訟意正相承且訟與從

為韻

訟字古讀平聲召南行露篇何以速我訟與墉從為韻管子問篇則人不易訟與功宗為韻堯典器

訟可乎訟馬本作庸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訟一作公若作詔則失其韻矣尹注非

乘等

遷損善士捕援貨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尹注曰其貨賄之人與之入國則同乘而等至其出也又朋黨而駢竝念孫案尹以乘爲同乘則乘等二字義不相屬今案乘者匹耦之名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方言曰飛鳥曰雙鴈曰乘淮南泰族篇曰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乘譌作乖辯見淮南乘爲匹耦之名故二謂之乘四亦謂之乘周官校人乘馬鄭注曰二耦爲乘

凡經言乘禽乘矢乘壺乘革之屬義與此同也等亦乘也廣雅曰等輩也入則乘等出則黨駢乘等與黨駢其義一也

侈靡

一跂腓一跂屨

其獄一跂腓一跂屨而當外引之曰腓讀爲扉乃草屨之名非謂足腓也方言扉麤屨也釋名齊人謂草屨曰扉字亦作菲喪服傳曰菅屨者菅菲也繩屨者繩菲也疏屨者蔗蔽之菲也是扉爲屨之粗者荀子正論篇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惛嬰其艾畢

劉氏端臨曰菲共當爲宮

封屨殺赭衣而不純楊倞注曰菲草屨也引尙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白虎通義曰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宮者屨雜屨漢書刑法志亦曰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是象刑有屨屨也一跣屨一跣屨謂足著一隻屨一隻草屨明罪人之屨異於常人也屨與屨對文蓋以絲作之者方言絲作之者謂之屨屨卽屨也

滿稽

今周公斲指滿稽斲首滿稽斲足滿稽引之曰稽者計罪人名之簿書言斲指斲首斲足之罪人名滿於計簿

也周官小宰聽師田以簡稽先鄭司農云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簿也引吳語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師擁鐸拱稽是其證尹訓稽爲考失之

兩而字

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引之曰兩而字後人所加如卽而也賤粟米如敬珠玉好禮樂如賤事業謂賤粟米而敬珠玉好禮樂而賤事業正所謂賤有實敬無用也尹注不得其解乃云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敬珠

玉末業常人貴之賢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失其指矣然所見本猶未有而字也後人惑於尹注又加而字以足之謬甚

陰之陰

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王者陰之陰也故勝水念孫案陰之陰當作陽之陰珠生於水爲陰而其形圓故曰陰之陽玉生於山爲陽而其形方故曰陽之陰大戴禮勸學篇作王者陽之陰淮南地形篇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高注曰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皆其證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此正作陽

之陰尹注非

牧之

牧貧病

牧漁

則强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念孫案牧字於義無取牧當爲收謂强者能以力守之智者能以術收之也俗書收字作牧與牧相似而誤又輕重甲篇以振孤寡牧貧病牧亦當依朱本作收謂收恤之也又明法解篇牧漁其民以富其家牧亦當爲收謂收漁民財以自富也

夏之靜雲

乃及

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孫云夏之靜雲當作夏雲之靜與上文秋雲之遠相對念孫案此當作藹然若

夏雲及人之體九字作一句讀言君子教澤及人謁然若夏雲之爲雨而及人之體莫不沾濡也今本作若夏之靜雲之靜二字涉下文若謫之靜而衍據尹注但言夏雲之起油然含潤而不言其靜則本無之靜二字明矣其乃字則及字之誤而衍者耳

好任 仕任

君親自好事強以立斷仁以好任引之曰仁以好任當

作仁以好仕字之誤也仕與士同

爾雅士察也小雅節南山箋作仕察也曲

禮前有士師注曰士或爲仕漢郎中馬江碑士喪儀此宗成陽靈臺碑故有靈臺嗇夫魚師衛士士皆作仕此

承上士可戚而言且仕與事爲韻尹注非又白心篇滿

志五之六 十
盛之國不可以仕任任卽仕字之誤而衍者

說見白心

遮

六畜遮育五穀遮熟洪云遮庶古字通易晉卦用錫馬
蕃庶釋文云庶鄭止奢反謂蕃遮禽也

君長

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念孫案此當作吾君長來
獵虎豹之皮尹注云君好虎豹皮故來獵是其證其下
君長二字則因上而衍

用其臣 父繫而伏之 禮我

用其臣者予而奪之使而輟之徒以而富之父繫而伏

之予虛爵以驕之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有襍禮我而
居之時舉其強者而譽之念孫案用其臣者四字統下
八句而言尹以用字上屬爲句非也父繫而伏之父字
義不可通當是又字之譌篆文又父相似又者承上之詞尹注
非引之曰有襍禮我而居之有讀爲又亦承上之詞禮
我當爲禮義今脫其上半耳尹注非

故法

故法而守常念孫案此當作法故而守常法故與守常
對文法故而守常與下文尊禮而變俗上信而賤文文
亦相對尹注非

變其美

變其美者應其時念孫案此當作變之美者應其時與上句化之美者應其名相對為文尹注云事應其時故變美也即其證今本之作其者涉上下諸其字而誤

天下 所當

擇天下之所宥擇鬼之所當擇人之所戴

舊本人下有天字涉上文

天下而衍今據尹注刪

念孫案天下之所宥當作天之所宥天與

人鬼對文不當有下字宥讀為白天祐之之祐

漢書禮樂志郊

祀歌神若宥之師古曰宥祐也

尹注非鬼之所當當宜為富字之誤也

郊特牲曰富也者福也故尹注云為神所福助

大雅瞻印篇何

神不富毛傳曰富福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勞則富盧辯注曰躬勞終福謙彖傳鬼神害盈而福謙京房福作富與宥戴爲韻富古讀若背宥古讀若異並見唐韻正

大有臣

大有臣甚大將反爲害念孫案上大字涉下大字而衍尹注非

仕異國之人

毋仕異國之人引之曰仕當爲任字之誤也尹注上文同

疎貴戚者謀將泄言不可疎其所親也此言毋仕異國之人言不可親其所疎也今本任作仕則非其旨矣

囂亾

若是者必從是囂匹乎洪云囂疑卷字之譌卷蘇浪反俗作喪念孫案尋尹注亦似作卷字解

言人之無患

利人之有禍言人之無患念孫案言當爲害字之誤也

隸書害字或作害言字或作言二形相似

謂所利在人之有禍所害在人之

無患也

昭十五年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

利與

害有禍與無患相對爲文尹注非

是故之時 可以行今也

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尹注曰管氏云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亦

可行求於今然利散於下人則察而知之置之於身勿
令下知然後可以行引之曰據注則正文故字乃古字
之譌但注讀可以行今也爲句而解爲亦可行求於今
則非也可以行爲句今也二字屬下讀言古之時陳財
之道如是則可以行矣今也則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
然後行是今不同於古也

故不

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念孫案
故當爲胡尹注非

不令

若江湖之大也求珠貝者不令也洪云令當作舍劉逵
蜀都賦注引此作舍尹注非

強能不服

不欲強能不服智而不牧引之曰能亦而也

能與而古聲相近故

字亦相通衛風芄蘭篇雖則佩觿能不我知言童子雖則佩觿而實不與我相知也荀子解蔽篇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棄之矣趙策建信君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能重責之能並與而同
強能不服言強而不服於上也上文曰強

詳見釋詞

而可使服事正與此相反牧治也治人謂之牧治於人亦謂之牧智而不牧言智而不受治於上也法法篇曰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

命之曰不牧之民是也古書多以能而互用

任法篇是貴能威之

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下文五能字皆作而晏子春秋外篇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君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墨子天志篇少而示之黑謂黑多示之黑謂白少能嘗之甘謂甘多嘗之甘謂苦韓詩外傳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皆以能而互用且服與牧爲韻尹以能字絕句不服二字屬下讀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

亟

則人君日退亟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

亦更矣念孫案亟字下屬爲句亟與極同

上文其亟而反亦以亟爲

極言世之亂也婦人爲政而人君日退其亂之極則谿

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也尹以亟字上屬爲句非是

心術上

充益

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念孫案充益當爲充盈

字之誤也上以道理爲韻

道字合韻讀若峙下文上離其道與事爲韻白心篇天之

道也與始已爲韻正篇臣德咸道與紀理止子爲韻恒彖傳久于其道也與已始爲韻月令母變天之道與起始理紀爲韻凡周秦用韻之此以盈聲爲韻此篇中多文道字多如此讀不可枚舉

用韻之文

智乎

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念孫案智下不當有乎字此涉下文兩智乎而衍

正人無求之 虛無

夫正人無求之也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念孫案上二句本作夫聖人無求也故能虛今本聖人作正人聲之誤也無求下有之字乃涉上文求之而衍尹注非故

能虛下有無字則後人所加也下解云唯聖人得虛道又曰虛者無臧也故去知則奚求矣今本故下衍曰字

後無臧則奚設矣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皆是釋此文夫聖人無求也故能虛九字且但言虛而

不言虛無今據以訂正虛無無形本作虛而無形洪云

文選遊天台山賦注嘯賦注左太冲詠史詩注引此竝

作虛而無形

案今本文選嘯賦及詠史詩注皆作虛無無形蓋後人以誤本管子改之唯遊天台

山賦注未改

念孫案下解云天之道虛其無形則此文本作

虛而無形謂之道明矣今本虛而作虛無亦後人所改

直人

直人之言不義不顧念孫案直人當爲真人說見下解

不言 不與萬物異理

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殊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爲天下始念孫案不言下脫之言二

字不與萬物異理不字涉上文不言而衍竝見下解中
尹注非

不怵乎好

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念孫案尹所見本本作
不休乎好故云休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且云下解中
作怵則此不作怵明矣今作怵者後人據下解改之也
但改注文休止也爲怵止也則於義不可通又案下解
作怵是也怵與誑通說文曰誑誘也漢書賈誼傳服賦
怵迫之徒或趣西東孟康曰怵爲利所誘怵也迫迫貧
賤也此云怵乎好迫乎惡卽承上好利惡外而言故下

解云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尹注
非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念
孫案此當作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知彼也
其所以知此也人皆欲知云云覆舉上文也其所知云
云乃釋上文之詞今本莫索下衍之字彼也上又脫其
所知三字遂致文不成義

故曰 奚率求

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

鳥飛念孫案凡言故曰者皆覆舉上文之詞此文心術者二句是釋無代馬走無代鳥飛之意不當有故曰二字蓋涉上下文而衍又下文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故下亦衍曰字奚下不當有率字此卽奚字之誤而衍者去知則奚求無臧則奚設相對爲文則無率字明矣尹注非

位赶

無形則無所位赶尹注曰赶逆也而不解位字引之曰

位赶二字義不相屬位當爲低

下同低赶卽抵梧也

說文梧逆

也漢書司馬遷傳或有抵梧如淳曰梧讀凡物之有所

日迂相觸

迂也梧梧迂赶竝字異而義同

抵牾者以其有形也道無形則無所抵牾故下文曰無所低赶故徧流萬物而不變也史記天官書其前抵者戰勝漢書天文志抵作低漢書食貨志封君皆氏首仰給焉晉灼曰氏音抵距之抵史記平準書作低是抵低古字通隸書低字作低干祿字書曰丘氏上通形與位下正諸從氏者並準此相似因譌而爲位矣

閒之理者

以無爲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閒故言之者不別也閒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尹注曰道德之理可閒者則有所舍所以舍之異也引之曰之理二字因

注而衍閒者上又脫無字無閒者謂其所以舍也言道之與德所以謂之無閒者謂德卽道之所舍上文曰德者道之舍故無閒也尹所見本已脫無字故以爲可閒豈有上言無閒而下又言可閒者乎失之矣

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

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引之曰禮出乎義當作禮出乎理禮者謂有理也故曰禮出乎理義出乎理當作理出乎義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

曰理出乎義理因乎宜當作義因乎宜義者各處其宜也故曰義因乎宜寫者錯亂耳不然則義者宜也上言禮出乎義而下又別言理因乎宜是分義與宜爲二也殆不可通

莫人言至也不宜言應也

莫人言至也不宜言應也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念孫案此釋上文真人之言不義不顧也

上文真人譌作直人

莫人當爲真人隸書真字作真莫字作真二形相似

史記

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戴侯莫搖漢表莫搖作真粘朝鮮傳嘗略屬真番徐廣曰真一作莫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大真路史疏佗紀曰大真或作大莫非上文作直人此文作莫人故知

其皆眞人之譌也言至也三字語意未明疑有脫誤宜

與義古字通不宜卽上文之不義也義者度也

說見經義述聞

左傳婦義事也及國語比義下

言事至而後應之不先爲量度也故曰

不宜言應也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尹不知莫爲眞之譌又不知不宜卽上文之不義遂讀莫人言爲句不宜言爲句而強爲之說矣

務其應所以成之

應也者以其爲之人者也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引之曰務其下應字所以成下之字皆衍文也尹注曰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

合蓋令之譌

則所務自

成則正文作務其所以成明矣此以名與成爲韻下文曰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亦以形與名爲韻

不得過實

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念孫案不得過實上當有名字

心術下

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

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念孫案此以兩治字絕句實不傷不亂於天下八字連讀實與名正相對也尹以天下治實

不傷連讀大謬

可知於顏色

和於形容

全心中

舊本全譌作金劉曰當依內業篇作全今據改尹曲爲之說非

不可匿外見

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念孫案可知於顏色本作知於顏

色知亦見也謂外見於顏色也呂氏春秋報更篇齊王

知顏色

知下當有於字

高注曰知猶發也自知篇文侯不說知

於顏色注曰知猶見也淮南脩務篇曰奉爵酒不知於

色挈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趙策曰趙王不說形於顏色

或言形或言知皆發見之謂也見於形容知於顏色互

文耳今本知上有可字者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加之

也又內業篇全心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顏色

劉曰和乃知字誤案劉說得之知與見亦互文耳今本

作和者亦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改之也

齊策齊王知於顏色今本

作和其顏色亦後人所改

以爲原 表裏遂通 被服四固 一言解之

是故內歟以爲原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

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

天下察於地念孫案以爲原當依內業篇作以爲泉原

下文泉之不竭卽承此句言之劉以爲缺泉字是也表

裏遂通通當爲達達與竭爲韻

內業篇亦誤作通

被服四固當

爲被及四圍據尹注但言被及而不言被服則正文本

作被及明矣服字右半與及相似故及誤爲服僖二十四年左

傳子臧之及不稱也夫今本及誤作服 圍與固亦相似又涉上文堅固而

誤耳圍卽圍字也說文囹圄所以拘罪人今經傳皆作

作孔固淮南人閒篇使馬圉往說之論衡逢遇篇圍作圉孫炎注爾雅曰圉國之四

垂也此言被及四圍察於天地內業篇言窮天地被四

海其義一也不言四海而言四圍者變文協韻耳一言

解之當依內業篇作一言之解解與地爲韻尹注皆非

管子第六

管子第七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白心

建當立有以靖爲宗 非吾當 當故

建當立有以靖爲宗以時爲寶以政爲儀和則能久非
吾儀雖利不爲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尹
讀建當立爲句有以靖爲宗爲句注云凡所建必建其
當立者也念孫案尹說甚謬當當爲常有當爲首皆字
之誤也建常立首爲句以靖爲宗爲句首卽道字也道
字古讀若首故與寶久爲韻

凡九經中用韻之文道字皆讀若首楚辭及老莊諸

子竝同說文道從彳首聲今本無聲字者二徐不曉古音而削之也道字古讀若首故與首通秦會稽刻石文追道高明史記秦始皇紀道作首是其證也寶字古讀若缶故說文寶從缶聲大雅崧高篇以作爾寶與舅保為韻保亦讀若缶管子侈靡篇百姓無寶與首為韻呂氏春秋侈樂篇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與道咎為韻韓子主道篇靜退以為寶建常立道者建亦立也立之與道巧咎為韻巧讀若糗

而可行謂之道立之而可久謂之常其實一也靜以守

之時以成之正以準之則常可建而道可立矣故曰建

常立道以靖為宗靖與靜同以時為寶以政為儀也政與正同儀法

也言以正為法也尹以下文非吾當當字亦當為常非

吾儀非吾常非吾道即承此文建常立道以政為儀而

言下文又云置常立儀能守貞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

亦承此文而言又正篇當故不改曰法當亦當爲常注尹

同法一成而不改故曰常故不改曰法

不隨

故其人也
不廢其事也不隨
念孫案隨當爲墮字本作
墮方言曰墮壞也呂氏春秋必已篇注曰墮廢也不廢
不墮義正相承今作不隨者涉上文不始不隨而誤尹
注非

物至而名自治之

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引之
曰名自二字因下文正名自治而衍物至而治之謂事

來而後理之也尹注以循名責實解之則所見本已衍
名自二字

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

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念孫案此皆以四字爲句治下
之字涉上文物至而治之而衍奇身名廢當作奇名自
廢自與身相似又因下文兩身字而誤爲身又誤倒於
名字之上耳尹注曰奇謂邪不正也正名自治奇名目
廢相對爲文謂名正則物自治名不正則物自廢也樞
言篇曰名正則治名倚則亂是其證矣倚與奇通

其人入 從於適

兵之出出於人其人入入於身兵之勝從於適德之來
從於身念孫案其人之入涉上句人字而衍尋尹注亦
無人字洪云適古敵字敵與身對言之上二句亦以人
與身對尹注非

去善之言

去善之言爲善之事成而顧反無名劉曰去乃云字
誤云善言爲善事反無名卽下文能者無名也注非念
孫案郭璞注穆天子傳云顧還也下文曰孰能奔功與
名而還反無成

有中有中

有中有中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尹注上句云舉事雖得其中而不爲中乃是有中也注下句云得於中之損折中者其唯忘中乎劉曰此卽前心之中又有心意念孫案尹說殊不可解劉說近之今案有中有中當作中有有中上有字讀爲又經傳通以有爲又中又有中者中之中又有中也下句云孰能得夫中之衷乎是其明證矣內業篇云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義與此同中有二字誤倒故尹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詞

有貴其成

無成有貴其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念孫案有貴其成

當作貴其有成與下文貴其無成相對無成貴其有成者功未成則貴其有成也有成貴其無成者功成而不有其功卽上文所云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也尹注皆非

己無己

孰能己無己乎效夫天地之紀念孫案己無己當作己

己己與忘同

韓子難二晉文公慕於齊而己歸趙策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唯寐己之竝

與忘同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大戴禮忘作己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韓子十過篇忘作己史記主父傳言唯忘己之人能效天下忘干戈之事漢書忘作己

天地之紀也尹注云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地者其唯

忘己乎是其證莊子天地篇云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意與此同也今本作己無己者俗書亾字作亡與己相似下文又有己字故亾譌爲己兩己之間又衍無字無字涉上文遂無成而衍致文不成義

撻

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撻之念孫案撻當爲撻撻古搖字也見七法篇隸書撻字或作撻漢書司馬相如傳消撻乎襄羊因譌而爲撻淮南兵略篇推其撻撻擠其揭揭撻亦撻字之譌本書七法篇撻竿而欲定其末撻字又譌作擔蓋世人

多見搖少見摺故傳寫多差也朱本徑改摺爲搖則非其本字矣

夫或者何若然者也

劉曰或者指上或搖之之或上言天地尙有所以維載之者豈人而無治之者乎故此問治之者之狀下遂詳其無聲無臭之妙而口耳目手足等莫不本之注皆指爲風殊不可解

集於顏色知於肌膚

灑乎天下滿不見其塞集於顏色知於肌膚引之曰下二句當作集於肌膚知於顏色此以塞與色隔句爲韻

也知見也道見於面故曰知於顏色也心術篇外見於
形容知於顏色今本知上衍呂氏春秋自知篇文侯不
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皆謂見於面也今本倒
肌膚於下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尹注已誤

上聖之人 物至而命之耳

上聖之人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耳念
孫案上聖之人四字意屬下不屬上尹注非劉曰耳語
辭注以爲耳目之耳屬下爲句非

祥其神矣

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義於人者祥其神矣尹注曰

與人理相宜則神與之福祥也引之曰其當爲於正文及注神字皆當爲鬼上文曰祥於鬼者義於人是也鬼與水爲韻後人改於爲其改鬼爲神則旣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鬼神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神亦謂之鬼定元年左傳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己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或曰鬼神或曰鬼或曰神其義一也論語先進篇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上言鬼神下但言鬼言鬼卽可以該神也鬼亦訓神無須改爲神字

事有適四句

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觸解不可解而后解引之曰此

當作事有適句無適而后適句觸有解句不可解而后

解句言事之有適也必無適而后適觸之有解也必不

可解而后解下文云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正所謂

不可解而后解也事之無適而后適亦猶是也今本無

適而誤作而無適后誤作若觸有解之有又誤入上句

內遂致文不成義尹注及句讀皆非

提提

爲善乎毋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念孫案提提顯著

之貌謂有爲善之名也提與題同說文曰題音顯也爲

善而有名則必爲人所嫉爲不善則陷於刑莊子養生

篇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語意正與此同又山木

篇曰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

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淮南說林篇曰昉昉者獲提提者

射高注誤釋提提二字辨見淮南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皆是爲善

毋提提之意尹注非

仕任 與交

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驕倨傲
暴之人不可與交念孫案任卽仕字之誤今作仕任者

一本作仕一本作任而後人誤合之也尹注云不可任

其仕則所見本已衍任字矣交當爲友亦字之誤也

隸書

交字或作友與友相似

仕子友爲韻

友古讀若以說見唐韻正

水地

根苑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引之曰苑與根義不相屬尹曲爲之說非也根苑當爲根荖下文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諸生之宗室也本原根荖宗室皆謂根本也隸書亥字或作夷宛字或作宛二形相似故荖譌爲苑

鄰以理

夫玉鄰以理者知也引之曰鄰堅貌也聘義曰縝密以栗知也鄭注栗堅貌荀子法行篇曰縝栗而理知也栗與鄰一聲之轉耳本書五行篇五穀鄰熟尹彼注曰鄰緊貌爾雅釋竹類曰鄰堅中郭注曰其中實義與此竝相近也尹此注訓鄰爲近非是洪說同

精也

瑕適皆見精也念孫案精與情同

逸周書官人篇復徵其言以觀其精精卽

情字荀子脩身篇術順墨而精雜汚楊倞曰精當爲情

情之言誠也不匿其瑕故

曰情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自稱其惡謂之情義與此

情字同荀子法行篇作瑕適竝見情也聘義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忠亦情也尹注非孫說同

茂華

茂華光澤竝通而不相陵容也引之曰茂字蓋因上文

羽毛豐茂而誤

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此已誤

茂華當作英華說文曰

璚玉英華相帶如瑟弦璚玉英華羅列秩秩

五肉

五肉已具而後發爲九竅念孫案此承上文心生肉而言則肉上不當有五字蓋涉上文五藏已具而衍太平御覽人事部一引此無五字

肺發爲竅

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竅念孫案肺發爲竅隋蕭吉五行大義三引作肺發爲口心發爲下竅是也太平御覽亦作肺爲口心爲下竅今本肺發爲下脫口心發爲下五字則義不可通孫說同

麤麤

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念孫案麤麤當依朱本作麤粗麤粗與微眇對文凡書傳中麤粗二字連文者皆上倉胡反下才戶反麤字亦作麤粗字亦作牖俗作牖又作苴說文牖角長兒從角片聲讀若麤牖晏

子春秋問篇曰縵密不能麤茸學者詘淮南汜論篇曰
風氣者陰陽麤牂者也春秋繁露俞序篇曰始於麤粗
終於精微漢書藝文志曰庶得麤牂論衡量知篇曰夫
竹木麤茸之物也隱元年公羊傳注曰用心尙麤牂竝
上倉胡反下才戶反二字義同而音異學者不能分別
胡傳寫多誤

此乃其精也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也

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爲人而九竅五慮
出焉此乃其精也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也引之
曰上也字及下精字皆後人所加此乃其精麤濁蹇能

存而不能亾者也十五字當作一句讀謂生人與玉乃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也下文曰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生人與玉是也尹誤讀此乃其精爲句注云九竅五慮是身之精又誤讀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也爲句注云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亾也遂使一句之中文義上下隔絕後人不知其誤又增也字於此乃其精之下增精字於麤濁蹇之上而文義愈隔絕矣朱本無上也字及下精字仍是管子原文可合而讀之以正尹注之誤

著龜

伏閭能存而能亾者著龜與龍是也念孫案著龜本作神龜下文神龜與龍卽其證此言龜與龍能存而能亾無取於著也今作著龜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據尹注亦無著字

涸川 其形 可以

涸川之精者生螭

舊本螭上衍於字今據上文刪

螭者一頭而兩身其

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念孫案涸川之精法苑珠林六道篇太平御覽妖異部二引此川下並有水字據下文云此涸川水之精也則有水字者是上文尹注亦云涸其形若蛇北山經注法苑珠林太

是川水有時而絕

平御覽引此形竝作狀據上文云慶忌者其狀如人則作狀者是可以取魚鼈北山經注法苑珠林引此可以竝作可使據上文云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則作可使者是

太平御覽作可以則所見本已誤

能存而亡 著龜 或不見

伏聞能存而亡者著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念孫案能存而亡當依朱本及上文作能存而能亡或不見亦當依上文作或世不見著龜當爲神龜辨見上

道躁

志五之七

上

夫齊之水道躁而復念孫案道當爲道字之誤也

隸書道字

或作首形與首相似故道字譌而爲道荀子議兵篇鮐之以刑罰漢書刑法志鮐作道卽道字之譌道急

也字本作迺說文曰迺迫也廣雅曰迺急也楚辭招魂曰分曹竝進迺相迫些是迺爲急也迺躁二字連讀猶言急躁耳下文之淖弱而清濁重而泊汔取而稽坻滯而雜枯旱而運萃下而弱輕勁而清竝與此相對爲文尹不知道爲迺之譌而以水道二字連讀失之矣

齊晉

齊晉之水念孫案自齊之水以下七條皆專指一國而言無兼兩國者此齊字涉上文而衍尹曲爲之說非也

意林無齊字

一

一則欲不污民心易則心無邪念孫案一則欲不污本
作民心正則欲不污與下句對文民心正民心易皆承
上文言之今本正誤作一涉上文水又脫民心二字尹
注非

四時

信明 信聖 信明聖 天禍

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四時曰正其主信明聖主與臣
相對為
文各本其臣乃正何以知其主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
作王非

能而善聽信之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信明聖者皆
受天賞使不能爲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引之曰天
曰信明地曰信聖當作天曰明地曰聖其主信明聖當
作其主明聖何以知其主之信明信聖也當作何以知
其主之明聖也信明聖者當作明聖者信字皆衍文也
蓋因兩言尹注故天曰明二句云言能信順天地之道
則而行之者曰明曰聖也則曰下無信字明甚注其主
明聖二句云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則其主下無
信字明甚信明聖者皆受天賞注云信明者天福也當作明聖者天福也蓋正文既衍信字後人又
據之以改皆受天禍當作皆受天殃殃與賞爲韻也襄
注文耳

十八年左傳善人富謂之賞淫尹注云愾忘則動皆違人富謂之殃亦以賞殃爲韻

理故受天殃也則正文本作天殃明甚後人改殃爲禍遂失其韻矣

其德喜羸而發出節時其事號令

念孫案時字絕句發出節時謂以時節發出萬物也其事號令別爲句乃總領下文之詞春夏秋冬皆有之尹以節字絕句時字下屬爲句大謬

樊梗

脩除神位謹禱樊梗引之曰樊與幣同

幣古通作樊說見史記貨殖傳

梗禱祭也幣梗也梗用幣者周官女祝掌以時招梗禴

禳之事以除疾殃鄭注曰梗禦未至也淮南時則篇曰脩除祠位幣禱鬼神文義正與此同尹以樊梗爲樊敗梗塞非是洪說同

絕芋 拊竿

母蹇莖絕芋尹注曰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殂不

絕之也洪云藝文類聚二太平御覽十事類賦注三引

俱作無絕莖莖

俗作萆

蹇是衍字莖絕二字誤乙芋卽莖

字之譌尹注非念孫案蹇莖絕莖類書引作絕莖莖所見本異耳說文揅拔取也引離騷朝揅毗之木蘭今本作拊爾雅莖拊也樊光曰拊猶拔也釋文拊九輦反漢

書季布傳贊身履軍搯旗者數矣李奇注與樊光同莊
子至樂篇撻蓬而指之司馬彪曰撻拔也撻搯蹇皆撻
之或字尹訓蹇爲拔是也但未知芋爲萆之譌耳又禁
臧篇母天英母拊竿尹注曰竿笋之初生也案拊當爲
折俗書折字或作拊竿亦當爲萆隸書從艸從竹之字多相亂故萆又譌爲竿
小雅常棣箋曰承華者曰萆天英卽蹇華蹇與搯同廣雅搯天拔也
折萆卽絕萆也尹注非

苟時

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孫云太平御覽十事類賦三引作
五政徇時是也左傳文十一年注云徇順也謂順其時

序白帖二引作順時

動陽氣

賞賜賦爵受祿順鄉謹脩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念
孫案動當爲助字之誤也據尹注云陽氣主仁故行恩
賞以助之也則本作助明矣

九暑

九暑乃至時雨乃降引之曰九當爲大字之誤也大暑
乃至與下大寒乃至對文大暑乃至時雨乃降猶月令
言土潤溽暑大雨時行耳注非

順旅

順旅聚收洪云順讀爲慎旅謂旅處在野之農下文曰
慎旅農趣聚收其證也尹注非

溫怒

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引之曰溫讀爲愠愠亦怒也尹注
非

作教而寄武

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
念孫案次句亦當有焉字

德生正正生事

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念孫案正與政同尹注非

五行

水上

脩槩水上念孫案上當爲土槩平也謂脩平水土也尹注非

奢龍

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念孫案奢當爲蒼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一太平御覽皇王部四引此竝作蒼龍

天地治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念孫案天地治初學記帝王部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一太平御覽皇王部四竝引作天

下治是也

作五聲

咎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

政與正同

孫云北堂書

鈔一百八引作作立五聲以正五鍾

念孫案鈔本如是陳禹謨本刪立字

以下文作立五行以正天時句證之書鈔所引本是念

孫案今本無立字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刪之也作立者

始立也魯頌駟篇傳曰作始也

廣雅同

皋陶謨烝民乃粒

萬邦作乂作與乃相對爲文謂萬邦始乂也禹貢萊夷

作牧謂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沱潛旣道雲土夢作乂作

與旣相對爲文謂雲土夢始乂也

史記夏本紀以爲字代作字失之辯見經

義述

此言作立五聲亦謂始立五聲也後人不知作之
訓爲始而誤以爲造作之作則作立二字義不可通故
刪去立字耳據尹注云調政治之緩急作五聲也但言
作而不言立則所見本已刪去立字獨賴有北堂書鈔
所引及下文作立五行之語可以考見原文而太平御
覽樂部十三所引并刪去下文立字總由不知作之訓
爲始故紛紛妄刪耳

士師

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念孫案士師當爲士師見
上文

賦祕賜

賦祕賜賞於四境之內尹讀賦祕賜爲句注曰祕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引之曰此當以賦祕爲句賜賞於四境之內爲句賦布也大雅烝民篇毛傳布散其所祕藏之物也下文曰發臧古藏字任君賜賞賦祕猶言發臧也賜賞於四境之內猶言任君賜賞也尹注非

水解 區明

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念孫案水當爲冰區萌卽句芒樂記曰草木茂區萌達是也尹注非

七十二日

七十二日而畢尹注曰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劉曰上文甲子木行御下文丙子火行御自甲子起周一甲子六十日又十二日得丙子故曰七十二日而畢下皆放此蓋五七三百五十日又五二爲十日通三百六十日一年之數也注非

農事爲敬 敬行急政

不誅不貞農事爲敬尹注曰夏時農事尤盛順而敬之也念孫案敬當作亟讀如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言夏時不行誅罰唯農事爲急也又下文云天子敬行急政

旱札敬亦當作亟讀如亟稱於水之亟亟數也言天子
數行急政則有旱札之災也集韻亟或作亟因譌而爲
敬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亟再其說再與稱同今本亟再譌爲
敬再是其證也

御

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念孫
案下御字衍據尹注云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
則其氣上無御字

管子第七

管子第八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勢

必其將亾之道

人既迷亾必其將亾之道尹注曰凡此二事皆滅亾之道也引之曰之道二字因注而衍人既迷亾必其將亾言其將亾可必也皆以四字爲句且亾與亾爲韻也若增之道二字則亂其文義而又失其韻矣

不貳

正靜不爭動作不貳念孫案貳當爲貳貳音他得反不

貳不差也說文愆失常也字或作貳曹風鴈鳩篇其儀

不貳是也又作貸月令宿離不貸是也又作貳豫彖傳

四時不貳京房貳作貳洪範衍貳史記宋世家作貳管

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貳是也貳與下文極極德極力代

爲韻代讀如特貳則非韻矣貳從弋聲於古音屬之部又輕

重乙篇調則澄澄當爲澄說見輕重乙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貳

亦當爲貳貳差也言衡數有常則高下不差也貳與貳

字相近故貳誤作貳大射儀注引周語平民無貳今本

貳作貳月令注引此亦作貳案正義引周語注云平民

與大射儀注所引不當有異也韋注云成民之志使無疑貳則所見本已作貳矣月令正義引舊注平民使不

貸蓋賈注也

緇衣引詩其儀不貳釋文貳他得反本或作貳

音二貳卽貳字之譌釋文音二非也

家語五帝德篇其言不貳大戴禮貳

作貳大戴禮禮三本篇貸之則喪荀子禮論篇貸作貳皆是貳字之譌

貳雖譌作貳而貳

貸等字不可讀爲貳乃月令之宿離不貸母或差貸母

有差貸

三貸字呂氏春秋竝作貳

釋文皆音二則并貸字亦讀爲貳

其失甚矣

順守其從

既成其功順守其從尹注曰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者也引之曰順字因注逆取順守而誤順當爲則既成其功則守其從與上文已得天極

則致其力文義正同注內則以順理守之正釋則守其從四字也從卽是順若如今本作順守其從則是順守其順不復成文義矣

天地之形

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念孫案天地之形當依上文作天地形之形與成爲韻尹注非

正

終其欲 明之母徑

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母徑劉曰明之母徑當作母使民徑念孫案劉說是也母使民徑與下母使民幸文同

例今本母上衍明之二字

涉上文道以明之而衍

母下又脫使民

二字尹注非又案終當爲絕字之誤也

尹注同

廣雅曰徑

邪也民有欲則入於邪故曰絕其欲毋使民徑下文亦云遏之以絕其志意

缺二句

致政其民服信以聽劉曰此下缺致法其民二句

九變

州縣鄉黨

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孫云通典一百四十八太平御覽二百七十引此俱無縣鄉二字是後人

所加

不然則

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洪云賞明上行不然則三字通典太平御覽俱無此三字必無此三字方合九變之數墨子備城門篇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文義與此同

任法

閒識

無閒識博學辯說之士念孫案閒識當爲閒識下文閒識博學之人卽其證尹注非

失度量

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洪云藝文類聚五十二太平御覽六百二十四引此俱作設度量失卽設字之壞尹注非念孫案設與失聲之誤也置儀設法上文凡兩見

後反之

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念孫案後當依朱本作復字之誤也復反與還廢相對爲文

明法

以執勝 百官識

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

志五之八
必也劉曰執當作執後解作勢同百官識當依解作百
官論職乃字有缺誤注皆非

令求不出 下情求不上通

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畱謂之攤下情求不上通謂
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念孫案令求不出求當爲
本下情求不上通行求字竝見後解尹注非

能匿

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飾也念孫案能下本無匿
字後解作能不可蔽敗不可飾韓子有度篇作能者不
可蔽敗者不可飾則無匿字明矣據尹注亦無匿字

正世

失非在上

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念孫案失非在上當作非失在上非與則對文失在上與過在下

對文

得齊

治莫貴於得齊引之曰爾雅齊中也言莫貴於得中也

尹注非

治國

河汝

常山之東河汝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念
孫案河汝當爲河海字之誤也篆文海汝相似常山在海西河
北故曰常山之東河海之間若汝水則去常山遠矣初
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四引此竝云其山北臨代
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文
多於今本而皆作河海之間

民不惡

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歐眾移民
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念孫案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
當依羣書治要作至於殺之而不怨也今作不惡則非

其指矣上文安鄉重家卽指民而言無庸更加民字

王之本事

粟者王之本事也念孫案羣書治要王下有者字當據補

內業

可迎以音 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脩心靜音道
乃可得 音以先言音然後形

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
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
尹解可迎以音句云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白來也念

孫案尹說甚謬音卽意字也言不可呼之以聲而但可

迎之以意也音與力德德得爲韻明是意之俗字

意古讀若

億故與力德德得爲韻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倉則得息國則爲韻管子戒篇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與惑色爲韻楚詞天問何所意焉與極爲韻呂氏春秋重言篇將以定志意也與翼則爲韻秦之罾刻石文承順聖意與德服極則式爲韻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皆其證也若讀爲聲音之

音則失其韻矣又下文云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脩心靜

音道乃可得尹注曰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念孫

案惡音與聲本作惡心與音音卽意字也道體自然而

人心多妄不脩其心靜其意則不可以得道故曰彼道

之情惡心與意脩心靜意道乃可得也意之爲音俗字

耳脩心靜音音與得爲韻明是志意之意非聲音之音也後人誤以音爲聲音之音遂改惡心與音爲惡音與聲尹氏不察而曲爲之說其失甚矣又下文云音以先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兩音字亦讀爲意謂意在言之先意然後形形然後言也

尹注言從音生故音前心術先言亦是曲爲之說

篇云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是其明

證也說文意從心音聲

徐鍇本如此徐鉉本作从心从音此鉉不曉古音而妄改之也

音意聲相近故意字或通作音史記淮陰侯傳項王暗啞叱咤漢書作意烏猝嗟暗之通作意猶意之通作音矣

果得

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念孫案果當爲畢字之誤也尹
注物皆得宜皆字正釋畢字心術篇亦云正形飾德萬
物畢得

謀乎

謀乎莫聞其音念孫案謀字義不可通尹曲爲之說非
也謀當爲誅說文宗今作寂無人聲也或作誅故曰誅乎
莫聞其音俗書謀字作謀與誅相似後人多見謀少見
誅故誅誤爲謀矣

地之枝

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念孫案枝當爲材字之誤也樞言篇曰天以時使地以材使大戴禮五帝德篇曰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周語曰高山廣川大藪能生之良材故曰山陵川谷地之材也材與時謀爲韻謀古讀若媒說見唐韻正若作枝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時材謀於古音屬支部兩部絕不相通說見段氏六書音均表尹注非

公之謂也

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念孫案公之謂本作此之謂此字指上文治心在於中以下四

志五之八
句而言故尹注云治心之謂今本作公之謂者後人不
審文義而妄改之

照乎知萬物 中義守不忒

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義守不忒洪云照與昭通乎
字衍昭知萬物爲句心術下篇云神莫知其極昭知天
下通於四極其證也劉說略同念孫案中義守不忒義
字涉上文天仁地義而衍據尹注云若常守中則無差
忒則無義字明矣

至定

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念孫案至當爲自上文精將自來

卽其證尹注非

吉凶

能搏乎

搏卽專字尹讀搏結之搏非是劉已辯之

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

凶乎念孫案吉凶當依心術篇作凶吉吉與一爲韻

遇亂

愛慾靜之遇亂正之念孫案遇當爲過字之誤也過亂與愛慾對文言當靜其愛慾正其過亂也尹注非

理丞而屯泄

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句中無敗尹注曰謂腴理丞達屯聚泄散故句中無敗引之曰尹以屯爲屯聚非也丞

讀爲烝

烝與丞古字通列子天瑞篇舜問乎丞釋文曰丞一本作烝漢書翟方進傳太保後丞丞陽侯

甄邯師古曰丞陽侯音丞地理志作承陽續漢書郡國志作丞陽

烝升也泄發也屯當

爲毛字之誤也

屯隸省作毛多譌史記魯世家子屯立是爲康

公漢書律厯志屯作毛漢書溝洫志河北決於館陶分

爲屯氏河師古曰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析州縣誤以

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又儒林傳魯伯授太山

毛莫如少路宋祁筆記引蕭該音義曰案風俗通姓氏

篇混屯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太守又有

毛姓云毛伯文王子也漢有毛樛之爲壽張令案此莫

如姓非毛乃應作屯字音徒本言得道之人和氣四達

反但毛屯相類容是傳寫誤耳

烝泄於毛理之間故胸中無敗也淮南泰族篇曰今夫

道者靜莫恬訟繆胷中邪氣無所畱滯四枝節族毛

蒸理泄

蒸與烝同小雅小弁篇不屬于毛不離于裏裏與理同

則機樞調利百脈

九竅莫不順比是其證也淮南言毛烝理泄此言理烝
毛泄互文耳泄亦烝也前幼官篇云冬行春政烝泄言
冬行春政則陽氣不收而烝泄也月令曰孟冬行春令
則地氣上泄亦謂陽氣上烝也泄音私列以制二反曲
禮蔥渫處末鄭注云渫烝蔥也釋文渫以制反烝謂之
泄烝蔥謂之渫其義一也

封禪

尹云元篇亾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洪云封禪篇唐初尙未亾史記封禪書索隱云今管子
封禪篇是也尙書序正義王制正義文選羽獵賦注引

此篇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以下皆作管子是孔李司馬
皆及見之

小問

公曰吾聞之也

管子對曰誅暴禁非存亾繼絕而赦無罪則仁廣而義
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
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
問戰勝之器念孫案公曰吾聞之也當作夷吾聞之也
此皆管仲對桓公語下文請問戰勝之器方是桓公問

語

取之

然則取之若何念孫案取之當爲取士下文則天下之士至矣正對此句而言又下文致天下之精材若何來工若何是承上文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而言此文取士若何是承上文選天下之豪傑而言今本取士作取之者涉上文攻取之數而誤尹注非

距

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來者驚距尹注曰驚疑也距止也念孫案驚當爲驚字之誤也驚距皆止也言來者止而不前也說文曰樊驚不前也

今本驚
譌作驚

驚馬重兒也史

記秦本紀曰晉君還而馬驚晉世家曰惠公馬驚不行

今本亦譌作驚
唯秦本紀不誤

太元元鎔曰進欲行止欲驚

今本亦字
譌作驚

或作駑廣雅曰駑止也距本作距說文曰距止也是驚
距皆止也世人多見驚少見駑故驚譌爲駑尹氏不能
釐正而訓駑爲疑旣不合語意又於古訓無徵斯爲謬
矣

仁也

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尹注曰仁者忠於人也引之
曰仁字後人所改此承上文信忠嚴禮而分釋之論忠
非論仁也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故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忠也不得改爲仁字
尹所見本已誤

有時先恕

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念孫案原文
內本無有時先恕四字後人以下文言先之以恕故增
此四字也今案下文但言此謂先之以事此謂先之以
政此謂先之以德而不言此謂先之以恕則本無有時
先恕句明矣又下文云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其其財舊本
倉譌作倉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
依朱本改德則先之以恕卽是先之以德旣言有時先德則無庸

更言有時先恕矣後人據下文增入此句而不知正與下文不合也

百川道

百川道尹注曰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念孫案道猶順也楚語曰違而道從而逆是其證百川道年穀熟糴貨賤三句相對爲文尹注非

其臣教

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引之曰教當爲殺色介反殺與

豐正相對尋尹注亦是殺字也殺字或書作敎與教相似而誤

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

念孫案公遵遁繆然遠爲句二三子遂徐行而進爲句
遵遁與逡巡同戒篇云桓公蹙然逡遁尹注大謬

若

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引之曰若當爲君下文
云又與君之若賢是其證也尹注非

瞑目

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念孫案瞑目當爲瞑目

隸書眞字或作真冥字或作冥二形相似而誤

莊子秋水篇瞑

目而不見邱山瞑本或作瞑韓子守道篇瞑目切齒傾
耳淮南道應篇欣非敦然瞑目攘臂拔劍今本瞑字竝

譌作
瞑

放春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洪云放古字通作方堯典方命
圯族漢書傳喜傳朱博傳俱作放命荀子子道篇不放
舟注讀爲方尹注非

茲免

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程氏易疇九穀考
曰茲免云者免俯也茲益也謂其穗益俯而向根也淮
南繆稱篇注云禾穗垂而向根故君子不忘本也今諸
穀惟禾穗向根可驗也念孫案程說是也禾成而穗益

俯若君子之德高而心益下故曰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趙策曰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姚本如是鮑本改免爲俛韓策曰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以上漢書陳勝傳贊曰免起阡陌之中是俛字古通作免尹注非

見是

桓公闔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念孫案見是前人乎本作見前人乎其是字卽見字之誤而衍者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二兵部六十引此皆無是字太平御覽神鬼部二引此有是字此卷內所引多與今本同蓋所見本已誤也其地部兵部所引皆不誤則承用舊類書也

冠

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念孫案冠
右祛衣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開元占經人及
神鬼占竝引作冠冠右祛衣是也冠冠者首戴冠也呂氏
春秋知士篇冠其冠帶其劍今本脫一冠字則文義不明

若右涉其大濟

念孫案劉逵吳都賦注水經濡水注藝文類聚武部太
平御覽兵部竝引作已涉大濟當據改太平御覽神鬼
大濟其字誤與今本說苑辯物篇作已渡事果濟
同唯已涉二字不誤

脫七字

甯子其欲室乎念孫案藝文類聚人部十九太平御覽
人事部一百四十一引此句下竝有仲以其言告桓公
七字與上文桓公使管仲求甯戚句相應當據補

視上

夫日之役者有執席會以視上者念孫案視上當爲上
視故尹注云私目上視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
上視呂氏春秋重言篇說苑權謀篇亦作上視

而上

桓公令儉者延而上與之分級而上念孫案分級而上
上當爲立此涉上句而誤也呂氏春秋說苑及論衡知

實篇竝作分級而立

善意

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尹注曰善以意度之也念孫案意讀爲億卽度也尹注非

唯莒於是

曰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是臣故曰伐莒尹解唯莒於是句云唯莒不服於是知之念孫案尹未曉於是二字之義於是二字與焉字同訓言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焉臣故曰伐莒也

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於是
卽焉也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
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患焉史
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此其明證矣呂氏春秋季春
篇注曰焉猶於此也於此卽於是聘禮記曰及享發氣
焉盈容言於是盈容也三年問曰故先王焉爲之立中
制節言先王於是爲之立中制節也

管子第八

子入

自國書院王

國書院王

國書院王

國書院王

國書院王

國書院王

國書院王

管子第九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七臣七主

申主

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尹注曰申謂陳用法令劉曰申乃中字之誤蓋謂得中道之主引之曰申讀曰信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曰古信申同義信之通作申猶申之通作信也出政而信於民故曰信主據下文云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則申主之卽信主明矣尹劉二說皆失之

志五之六
振怒

臣下振怒不知所鎔引之曰怒當爲恐此涉上文喜怒而誤也振恐卽震恐

植

盡自治其事則事多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洪云植古置字謂緩急皆置而不行也尹注非

虞而安

故主虞而安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念孫案虞與娛同樂也言國有道則主樂而安也尹訓虞爲度非是又案故主虞而安以下七句與上文不相承接其上當有脫文

女不緇

夫男不田女不緇引之曰緇字義不可通尹訓爲黑緇非也緇當爲績男不田女不績猶揆度篇之農不耕女不織也隸書畱字或作畱形與責相似故績譌爲緇

桀

何以効其然也曰咎者桀紂是也念孫案桀字後人所加下文遇周武王云云專指紂而言則無桀字明矣

義不足

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念孫案義當爲羨字之誤也後國蓄篇輕重乙篇多言羨不足尹注非

倮大衍

無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尹注曰倮謂焚燒令蕩然俱盡洪云倮當爲倮輕重已篇作毋戮大衍古通作勦謂盡其力也念孫案洪謂倮當爲倮是也俗書倮字或作倮倮字或作倮二形相似而誤倮卽倮字也說文倮燒種也漢律曰倮田秣艸玉篇力周切田不耕火種也淮南地形篇注曰下而污者爲衍倮倮古字通倮大衍者謂火焚其草木也輕重已篇倮作戮古者戮勦二字竝與倮同音

湯誥釋文曰勦說文力周反成十三年左傳勦力同心釋文勦稽康力幽反呂靜韻集與

颺同漢書高祖紀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師古曰戮音力竹反又力周反古今人表廖叔安師古曰左氏傳作戮

同音力周反又力授反是
戮勦二字音與膠同也故膠通作戮又通作僂也呂

氏春秋上農篇曰山不敢伐材下木卽此所謂無伐大
木也又曰澤人不敢灰僂卽此所謂無僂大衍也

收穀賦

收穀賦念孫案續漢書五行志注引作收穀賦錢是也
說文賦斂也賦錢與收穀對文

五穀

冬無傷伐五穀念孫案五穀當依朱本作五藏禁藏篇

云冬收五藏是也今作五穀者涉注文而誤

注云五穀之藏是釋

五藏非釋五穀續漢書五行志注引此正作五藏

火暴

大水漂州流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焦草念孫案
火暴當爲暴火與大水大風對文焚地焦草亦與上二
句對文焦與焦同尹注非

蟲蠹

山多蟲蠹念孫案蟲蠹卽蟲螟月令曰蟲螟爲害是也
注內蠹卽蚤三字蓋後人妄加非尹注也

人主道

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念孫案人主道備續漢書
五行志注引作王道備於義爲長

不克其罪

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爲止尹注曰克謂勝伏引之曰克讀爲核不克其罪謂不核其罪之虛實也呂刑曰其罪惟均其審克之漢書刑法志引作其審核之是其證矣尹注非

有百姓

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劉曰有字疑衍念孫案有卽百字之誤而衍者

臣法

上亦法臣法念孫案臣下當有亦字上亦法臣亦法謂

君臣皆守法也下文君法臣法卽承此文言之尹注非

倣反

好倣反而行私請劉曰倣與交同反當作友注非念孫案明法篇曰民務交而不求用又曰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明法解交作倣

愚忠

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念孫案愚忠本作愚臣卽承上文愚臣而言故尹注亦作愚臣此作愚忠者唐武后改臣爲忠因脫其上畫而爲忠矣

禁藏

先易者

夫先易者後難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念孫案先易者後難者當依下句作而尹注云無刑至有刑故曰先易而後難卽其證孫說同

樂其殺

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念孫案其字涉上文知其然而衍尹注無

不法法

夫不法法則治念孫案不字涉上文而衍法法者守法也

周官小宰五曰廉灋鄭注灋守灋不失也

言能守灋則國必治也故下文

曰不失其法然後治若反是則謂之不法法故法法篇
曰不法法則事母常也尹注非

刑賞

刑賞不當斲斬雖多其暴不禁念孫案賞字與下二句
義不相屬此涉下文賞雖多而衍

溪源

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溪源之下無所不
入焉念孫案溪源當爲溪淵意林淵作泉避唐高祖諱
也則本作淵明矣

萩室煖造

樵室

堽竈

當春三月萩室煨造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尹解萩室煨造云煨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疫楸木鬱臭以避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祓也念孫案尹說甚謬輕重已篇曰教民樵室鑽燧堽竈泄井所以壽民也鑽燧泄井卽此所謂鑽燧易火杼井易水也樵與萩古字通萩室卽樵室也公羊春秋桓七年焚咸邱傳曰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樵室與煨竈同意煨古然字也霸形篇楚人燒炳煨焚鄭地論衡感虛篇煨一炬火爨一鑊水煨竝與然同淮南天文篇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華嚴經十三音義引然作煨說林篇一膊炭煨文說文曰然燒也堽與煨字相似故子上德篇煨作然

燠譌作瑾造卽竈字也周官膳夫曰王日一舉以樂侑
食卒食以樂徹于造淮南主術篇曰伐鑿而食奏雜而
徹已飯而祭竈淮南之祭竈卽周官之徹于造蓋徹饌
而設之於竈若祭然也周官大祝二曰造故書造作竈
史記秦本紀客卿竈秦策竈作造吳越春秋夫差內傳
勒馬銜枚出火於造卽吳語所謂係馬舌出火竈也

約地之宜 不求而約

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念孫案約字於義無取約當爲得
得約草書相似故得譌爲約也又下文故奔亡者無所
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約亦草書得字

之誤得與來爲韻也

古來字亦讀入聲小雅出車篇謂我來矣與牧載棘爲韻大東篇職

勞不來與服爲韻大雅靈臺篇庶民子來與亟囿伏爲韻常武篇徐方既來與塞爲韻

通典食貨

三引此正作不求而得

必成

故德莫若博厚使民外之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念

孫案必成本作成必成卽誠字也

說見君臣下篇戒心下

九守篇

云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故曰賞罰莫若誠必使民信之誠必與博厚相對爲文作成者假僭字耳後人不解成必二字之義遂改爲必成而不知其謬以千里也荀子致士篇曰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

誠必用賢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
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賈子道術篇曰伏羲誠必謂之
節枚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淮南兵略篇曰將
不誠必則卒不勇敢皆以誠必連文九守篇又曰刑賞
信必於耳目之所見信必亦誠必也

備追

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引之曰備追當爲追
捕民不流亡則吏不追捕漢書韓延壽傳亦云吏無追
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今本追捕二字誤倒而捕字又
誤爲備則義不可通尹注內備字亦當爲捕

案注云人不流亡何

所捕而追之則所見本追捕已誤爲捕追今則注文捕字又因正文而誤爲備矣通典引作備追則所見本已誤

素食

果蔬素食當十石引之曰素讀爲蔬字或作蔬月令取蔬食鄭注曰草木之實爲蔬食淮南主術篇曰夏取果蔬秋畜蔬食卽此所謂果蔬素食也墨子辭過篇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亦以素爲蔬尹注非

視其陰所憎

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淡念孫案陰字涉下文陰內辯士而衍視其所憎與上文視其所愛相對據尹

注云視敵所憎者多與之賂則所憎上無陰字明矣

可以成敗

遺以竿瑟美人以塞其內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外

內蔽塞可以成敗尹注曰內外蔽塞則理擁而見惑故

莫不敗引之曰此欲其敗非欲其成也成字義不可通

成當爲或字形相似而誤或與惑通

四稱篇迷或其君即迷惑字論語顏

淵篇子張問崇德辨惑釋文惑本亦作或大戴禮曾子制言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盧注曰或猶惑也孟子告子篇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魏策曰臣甚或之皆以或爲惑可以惑敗謂可令其以熒

惑致禍敗也注內理擁而見惑正解或字

典之同生

必淡親之如典之同生孫云典當爲與尹注非

離氣

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念孫案離氣本作離意卽承上使有離意而言故尹注云君臣意離別不可使令

入國

四旬五行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洪云四旬四十日也五行行五次也史記管仲傳正義引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是約其義也尹注非

六曰問疾 疾甚者以告

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
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引之曰問疾當
爲問病下文曰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人當掌
病以上令問之又曰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
謂問病與此前後相應則作問病明矣若作問疾則與
四曰養疾之疾無所區別蓋傳寫之譌也北堂書鈔政
術部十三引此已誤又案下文所謂問疾者疾甚者以
告二疾字皆當作病所謂問病者與此之謂問病正相
應也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病甚者以告上身
問之有病與病甚亦相應也今本作疾者蓋六曰問病

已誤作疾後人又據已誤之上文改不誤之下文耳幸其改之不盡尙可據以更正

膾勝

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膾勝而哀憐之尹注曰膾瘦也勝肥也念孫案訓勝爲肥於古無據且與下文哀憐二字義不相屬今案勝讀如減省之省勝亦瘦也字或作胄又作瘠又作省周官大司馬馮弱犯寡則胄之鄭注曰胄猶人胄瘦也釋名釋天篇曰胄瘠也如病者瘠瘦也又釋言語篇曰省瘠也臞瘠約少之言也呂氏春秋審時篇失時之稼約高注曰約胄病也晉灼注漢書外

臧傳曰三輔謂憂愁面省瘵曰嫫冥後漢書袁閎傳注引謝承書曰面貌省瘵竝字異而義同

皆有掌養疾 皆有通窮

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引之曰皆有掌養疾養字因上文而衍上文說老老云凡國都皆有掌老說慈幼云凡國都皆有掌幼說恤孤云凡國都皆有掌孤說問病云凡國都皆有掌病則此亦當言掌疾明甚又案下文曰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亦當言皆有掌窮今作皆有通窮者因上文而誤

殊身

上收而養之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後止念孫案說文殊
𣦵也猶言歿身而後止也尹注非

歲凶庸

歲凶庸句人訾厲多𣦵喪引之曰庸字義不可通庸疑
當作康字形相似而誤凶康卽凶荒也古聲康與荒通
故襄二十四年穀梁傳四穀不升謂之康韓詩外傳康
作荒逸周書謚法篇凶年無穀曰穰史記正義穰作荒
淮南天文篇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
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作十二歲而一荒

九守

四曰上下左右前後熒惑其處安在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熒惑其處安在尹注曰又須知法星所在也念孫案尹以

熒惑爲法星非也熒惑猶眩惑也

逸周書史記篇曰熒惑不治趙策曰蘇秦

熒惑諸侯或作營惑又作營或史記吳王濞傳御史大夫鼂鎔熒惑天子漢書作營或淮南厲王傳熒惑百姓

漢書作營惑

鬼谷子符言篇四曰作四方其處作之處於義

爲長

四方作四曰因上文一曰二曰三曰而誤

四方上下承天地而言左右

前後承人而言熒惑謂不明於天地人之道也問心所眩惑之處在四方上下乎抑在左右前後乎故曰四方

上下左右前後熒惑之處安在非謂法星安在也

尹注鬼谷

子曰熒惑天之法星所居災眚吉凶尤著故曰雖有明天子必察熒惑之所在故亦須知也念孫案雖有明天子二句出史記天官書非此所謂熒惑也蓋緣彼文云必視熒惑所在此亦云熒惑之處安在因而誤會矣

關閉

關閉不開善否無原引之曰關閉當爲關閉

尹注

說文

曰關已木橫持門戶又曰閉闔門也從門才所以距門

蓋關與閉皆距門之木因謂闔門爲關閉也八觀篇曰

宮垣關閉不可以不備

今本備誤作脩辨見版法

是關閉皆距門之

木故曰關閉不開也若閉爲里門而與關並舉之則爲

不類八觀篇旣云關閉不可以不備又云閭閉不可以

毋闔是閭閉爲一類關閉爲一類也閉字本作閉與閉

相似而誤鬼谷子正作關閉不開

今本鬼谷子關誤作開不下又脫開字而

閉字獨不誤

度地

經水若澤

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
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尹注曰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山
右及緣水澤然後建引之曰經字義不可通地在水旁
非經過之謂也蓋因下文命曰經水而誤經當作緣緣
者因也因水及澤而建都也注內緣水澤三字卽覆舉
正文也

州者

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引之曰州者上亦當有
不滿二字下文里十爲術術十爲州故曰不滿州者謂
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尹注非

出於他水

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念孫案
出於他水本作出於地下文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
正對此出地而流者言之今作出於他水者地他字相
似又涉上文別於他水而誤水經河水注引此正作出
於地上文云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
若此文亦云水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則與

上文之枝
水無異

往之

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捭之可也念孫案

往當爲注字之誤也

隸書往字或作注與注相似

注之與捭之意正

相反據尹注云謂因地之勢疏引以溉灌則當作注明矣

雨輦

雨輦什二尹注曰車輦所以禦雨故曰雨輦念孫案說

文輦大車駕馬也輦非所以禦雨輦當爲輦

扶遠步字本二反

之誤也輦謂車蓋弓也方言車枸簍而隴謂之櫛郭注

曰卽車弓也楡與輦同釋名曰輦藩也藩蔽雨水也故注云車輦所以禦雨故曰雨輦

獨水

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念孫案獨水當爲濁水見下文

地員

楡攬桑

黃唐其木宜楡攬桑尹注曰攬柔又曰柔桑也引之曰

尹以攬桑爲柔桑非也

幽風七月篇爰求柔桑自謂求桑之穉者以養初生之蠶耳非

謂柔桑爲桑名也

楡攬桑三者皆木名攬讀爲唐風隰有杻之

志王之王
古
杻爾雅杻櫪郭璞曰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
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櫃西山經曰英山其上多杻櫃
是也攖字古讀若狃故與狃通左傳公山不狃論語作
弗攖是其證也

黃而糗流徙

其泉黃而糗流徙念孫案黃而糗後漢書馮衍傳注引
作黃而有臭是也上文云其水白而甘下文云其泉鹹
又云其水黑而苦則此文當作其泉黃而有臭無取於
糗也尹注非流徙上當有水字下文云斥堠其泉鹹水
流徙是其證

主一

先主一而三之引之曰主當爲立字之誤也史記律書云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置一卽立一

品榆

其木乃品榆引之曰品榆當爲區榆區與榆同類故竝言之字本作區或作樞又作樞竝讀如謳歌之謳爾雅釋木樞莖郭注曰今之刺榆唐風山有樞傳曰樞莖也釋文竝烏侯反云本或作區爾雅疏引陸機詩疏曰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瀟爲茹美滑於白榆是也區字本有謳音故區通作區今則脫其亡

胡禮反

字而爲品矣

莧

輦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萑念孫案莧當
爲莞爾雅釋草莞苻離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離
楚謂之莞蒲小雅斯干篇下莞上簟鄭箋曰莞小蒲之
席也釋文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
蒲而實非也莞似蒲而小故曰莞下於蒲若莧則非其
類矣逸周書文傳篇曰潤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穆天
子傳曰爰有萑葦莞蒲此文云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
下於萑則莧字明是莞字之譌隸書完字或作兕形與
見相似故諸書中莞字多譌爲莧

夬九五莧陸夬夬虞
注曰莧讀夫子莧爾

而笑之莧莧卽莞字之譌故釋文云莧一本作莞論語陽貨篇夫子莞爾而笑釋文莞作莧楚辭漁父莞爾而笑莞一作莧列子天瑞篇老非爲莞釋文莞一作莧文選辨亡論莞然坐乘其敝李善本作莧

每州

九州之士爲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念孫案每州有常困學紀聞周禮類引作每土有常是也下文上土中土下土各有三十物故曰每土有常而物有次不當言每州也此涉上文九州而誤

蟲易

五沃之狀剽忒橐土蟲易全處尹注曰橐土謂其土多竅穴若橐多竅故蟲處之易全引之曰蟲易全處殊爲

不詞易當爲牙牙與易篆文相似故牙譌作易爾雅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牙漢書五行志曰蟲牙之類謂之孽

不類

大者不類小者則治劉曰類當作類疵節也言大麻疏美無疵節小麻條理易治也注非念孫案類類古字通

昭十六年左傳刑之頗類服虔讀類爲類二十八年忿類無期服本作類老子夷道若類河上公本作類

青忒以落及

五位之狀不塌不灰青忒以落及尹注曰謂色青而細密和落以相及也引之曰尹說甚謬落與灰爲韻及字

蓋衍文耳下文云五隱之狀黑土黑落青怵以肥芬然若灰亦以落灰爲韻

箭

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念孫案箭當爲箭爾雅釋草曰箭王簪郭注王帚也似藜其樹可以爲埽簪江東呼之曰落帚說文作蒲義同爾雅又曰箭山莓郭注今之木莓也實似薦莓而大亦可食說文作蒿義同草之名箭者有二則未知此所謂箭者爲王簪與爲山莓與唯與苑並言之則亦是草名而非竹箭之箭故知箭爲箭之譌也苑與苑通急就篇曰牡蒙甘草苑藜蘆顏師古注苑

謂紫苑女苑之屬

若苑

其葉若苑念孫案苑卽上文有箭與苑之苑尹注非

大萑細萑

剽土之次曰五沙其種大萑細萑白莖青秀以蔓尹注

曰萑草名引之曰尹說非也此篇凡言其種某某者皆

指五穀而言

上文云羣土之長是唯五粟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粟土之次曰五沃其種大

細苗細苗其種大重細

葦無葦無葦其種大重細

患日患日其葉若苑隱土之次曰五隱其種大

其莖黃秀壤土之次曰五浮其種忍其莖黃秀壤土之次曰五浮其種忍

長狐長狐其莖黃秀黑莖黑秀其粟大中土曰五忒其種大

細稷細稷其莖黃秀細粟如麻忒土之次曰五纁其種大

鄆細邯鄆莖葉如扶種其粟大纁土之次曰五塏其種
大荔細莖青莖黃秀塏土之次曰五剽其種大秬細秬
黑莖青秀下文云沙土之次曰五塏其種大秬細秬
秬黑莖黑秀下文云沙土之次曰五塏其種大秬細秬
土之次曰五塏其種青梁黑莖黑秀壯土之次曰五
其種鴈膳黑實朱跗黃實殖土之次曰五塏其種大
細莖多白實穀土之次曰五塏其種陵稻黑鵝馬夫
土之次曰五塏其種陵稻黑鵝馬夫
皆指五穀之大名與其別類而言尹注以大邯鄆細
邯鄆大華細華忍隱鴈膳黑鵝馬夫爲草名皆非也若
草木則於五穀之外別言之不得稱種也萑讀爲大雅
維秬維秠之秠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稗二米郭注曰秠
亦黑黍但中米異耳上文云其種大秬小秬此云其種
大萑小萑是萑卽秠也萑字從草負聲負古讀若倍說見
唐韻聲與秠相近秠之通作萑猶丕之通作負也金滕是有

丕子之責于天史月令王瓜生鄭注曰今月令云王萑記魯世家丕作負

生呂氏春秋孟夏篇作王菩生穆天子傳爰有萑葦莞蒲芋萑郭注曰萑今菩字音倍中山經萑山郭注曰萑音倍漢書宣帝紀行幸萑陽宮李斐曰萑音倍東方朔傳萑陽作倍陽是萑字古讀若倍聲與秬相近故字亦相通也

僕累

五埒之狀累然如僕累尹注曰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洪云山海經中山經埒渚多僕累郭璞注云僕累蝸牛也此上下文若糠以肥如屑塵厲如糞如鼠肝

皆舉物以喻其土尹注非念孫案洪說是也僕累卽爾雅之蚘羸聲相近

大糲杞細糲杞

其種大糲杞細糲杞黑莖黑秀念孫案糲當爲糲杞當爲杞糲卽黍稷重糲之糲杞卽維糜維芑之芑

上文云大重細

重大糲細糲大糲細糲重卽重糲之重糲卽維糲之糲

大荒南經維宜芑苴糲

楊是食郭注曰管子說地所宜云其種糲杞黑秀皆禾類也是其證尹注木名亦禾名之譌集韻杞禾名引管子其種糲杞義本尹注也

五殖

五殖之次曰五穀念孫案五殖當爲殖土例見上下文

管子第九

管子第十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形勢解

臣之高行

忠者臣之高行也念孫案臣之高行當依朱本作臣下之高行下文臣下字凡七見初學記人部上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九竝引作臣下之高行

隨

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念孫案隨當依宋本作墮墮與惰同言怠惰而不盡其力也上文云臣下能盡力

志五之十
事上則當於主正與此文相對洪說同

美行

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念孫案美行當爲美貌美貌謂鴻鵠德義謂明主竝見上文今作美行者涉上文行之美者而誤

弓弦

射者弓弦發矢也引之曰弓當爲引此因上文兩弓字而誤

善馭馬

造父善馭馬者也念孫案羿善射者也造父善馭者也

文同一例馭下馬字涉下文而衍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無馬字

車器

奚仲之爲車器也念孫案器字涉下文兩器字而衍藝文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車部二引此皆無器字

備利

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念孫案備當爲循隸書循字作循備字作脩二形相似而誤

荀子勸學篇聖

心備易備誤作循

事其主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念孫案事其主上脫民字當依羣書治要補下文云則民不爲用正與此文相對

萬事之任 異起

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念孫案形勢篇作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是也生任趣起皆字形相近而誤

動者

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答之念孫案宋本無動者二字是也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五引此亦無此涉下文兩動者而衍孫說同

而身外國匹

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眾而身外
國匹爲天下僂者不知爲之之術也念孫案羣書治要
而身外上有然字當據補然而者如此而也古書中若
是者多矣孟子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曰夫環而攻之必有
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又曰犧
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
稷孟子而外
不可枚舉

眾人

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眾人之智念孫案眾人當依朱
本作聖人此涉下文不任眾人之力而誤也上文云明

志五之十
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正與此文相對羣書治要
亦作聖人之智

多黨

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引之曰多當爲朋字之誤也

古文多字作朋形與朋相似故立政九敗解曰人主聽

朋誤爲多說見秦策公仲侈下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荀子臣道篇曰朋黨
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韓子孤憤篇曰朋黨比周以弊
主飾邪篇曰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齊策曰
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皆其證也

使人有禮遇人有理

念孫案羣書治要上作理下作禮是也使人有理謂使之必以道也遇人有禮謂待之必以禮也賈子階級篇曰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是也今本理禮二字互易則非其指矣

立政九敗解

朋黨

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念孫案朋當爲多下黨多與寡正相對多朋字形相似又涉上文朋黨而誤

任譽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

念孫案唯毋聽請謁任舉者唯聽請謁任舉也毋語詞說見墨

子尚則羣臣皆相爲請孫云譽當爲舉立政篇本作舉
賢篇任法篇亦兩言請謁任舉念孫案朱本正作舉

求用

羣臣務佼而求用念孫案求用上當有不字明法篇曰
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解曰羣臣相推以美名
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佼而不爲主用是其證

謀臣

如是則謀臣外而諂臣尊矣念孫案謀當爲諫八觀篇
云諫臣外而諛臣尊是其證諫臣與諂臣正相對無取
於謀臣也此因字形相似而誤

白虎通義引禮保傳曰
大夫進諫今賈子保傳

篇及漢書賈誼傳諫竝作謀淮南主術篇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高注諫或爲謀

版法解

版法者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念孫案版字涉上版法解而衍法天地之位云云乃釋法字非釋版法二字諸解皆不釋篇名故知版爲衍文也鈔本北堂書鈔刑法部上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刑法部太平御覽刑法部四引此皆無版字

下饒

疎遠微賤者無所告訥則下饒洪云饒當作撓撓屈也

畢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念孫案宋本
畢作必古字假俗也立政篇小大必舉列子楊朱篇無
不必致之韓子大體篇物不必載
秦策四國必從必並與畢同漢書王褒傳今作畢者後
聖主得賢臣頌萬祥畢臻文選畢作必
人不識古字而改之

從事之勝任

欲眾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念孫案從事
之勝任之字涉上句而衍從事勝任與親上鄉意對文
下文云如此則眾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是其證

事無機

凡國無法則眾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洪云藝文類聚五十四太平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機俱作儀任法篇云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又云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禁藏篇云法者天下之儀也形勢解云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此作機字誤

則國治

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念孫案則國治當依羣書治要作故國治與下故國不治對文

脫一字

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念孫

案何也下脫曰字當依羣書治要補上下文何也下皆有曰字

明法解

所職

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念孫案羣書治要無所字是也不失其職者爾雅曰職常也言孤寡老弱皆有所養而不失其常也漢書武帝紀賜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師古曰職常也失職者失其常業及常理也宣帝紀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毋令失職竝與此失職同

義加一所字則義不可通

明主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
亂主也念孫案明主當爲明法明法與私術相對爲文
下文法廢而私行卽承此法字而言今作明主者涉上
下文明主而誤

愛爵祿

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刑
罰也今本脫刑字念孫案愛爵祿之愛當依朱本作受
據上下文補受愛字相似又涉上愛主而誤

案其當宜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念孫案羣書治要
作案賞罰行其正理是也下文當賞當罰卽承此句而
言今本賞字作其當二字涉下文其當賞者而誤又脫
一罰字衍一宜字

私意

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爲也念孫案私意當依朱本
作私惠義見上下文羣書治要亦作私惠此作私意者
涉上文兩私意而誤

服德

故威勢獨在於上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念孫案服德當依朱本作服聽字之誤也服聽猶言服從燕策及史記淮陰侯傳竝云天下服聽是也下文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正與此文相反且聽與敬爲韻

邪之所務事者

是故邪之所務事者念孫案朱本及羣書治要邪上皆有姦字當據補上下文皆作姦邪

不能勿惡也

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

能勿惡也念孫案惡也當依羣書治要作惡之下文曰
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三之字文義相承

務其黨重臣

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念孫案上其字涉下
其字而衍務黨重臣四字連讀

不官

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念孫案不官當依羣書治
要作不課任人而不課其功則賢否無由而見故不肖
者不困也下文曰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是其證上文
曰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試亦課也

說文課
試也

今本

課作官者涉上下文諸官字而誤

臣乘馬

暑耘

使農夫寒耕暑耘念孫案藝文類聚歲時部下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九白帖四引此暑竝作熱熱與暑義得兩通然諸書所引俱作熱且俱在熱類下則暑字乃後人所改也

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

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念孫案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當依事語篇作女勤

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說文曰緝績也績緝也連言之則曰緝績陳風東門之池箋曰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是也徽織卽徽識徽說文作徽識今作幟周官司常注曰徽識旌旗之細也識或作織小雅六月篇織文鳥章箋曰織徽織是也功歸於府與力歸於上對文今本脫緝績功三字徽誤作微又衍織而二字織卽織字之誤而衍者

二十七日

百畝之夫子之策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引之曰七當爲五上文曰一農之重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是也古五字作乂與七相似故五譌爲七

春秋

春秋子穀大登念孫案春秋當爲泰秋此涉上文春事而誤泰秋卽秋也見山國軌山至數二篇其輕重乙輕重丁二篇竝作大秋

大與泰同

乘馬數

五年之餘

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引之曰五當爲三歲藏十分之三至十年則餘三十分每十分而當一年故三十分而爲三年之餘也

賤策乘馬

賤策乘馬之數奈何念孫案賤字涉上文獨貴獨賤而衍下文云此之謂策乘馬之數也無賤字

下樂上

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念孫案下樂上上亦當有而字

海王

臺雉

吾欲藉於臺雉何如引之曰臺爲宮室之名雉乃築牆

之度

定十二年公羊傳曰五板而堵五堵而雉坊記鄭注曰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雉

臺雉

二字意義不倫徧考諸書無以臺雉並稱者國蓄篇曰

夫以室廡藉謂之毀成輕重甲篇曰寡人欲藉於室屋

以此例之臺下之字亦當爲宮室之名雉蓋𠩺之譌也

𠩺與射同

見說文

卽𠩺字之假俗

楚語𠩺不過講軍實劉逵吳都賦注引作射邾

敦銘王格于宣射卽宣十古字偏旁或左右互易

如猶或作

𠩺獨或作𠩺𠩺或作隣之類是也

則𠩺字亦可作𠩺形與雉

相似因譌爲雉矣乘馬數事語地數輕重甲諸篇言臺

𠩺者屢矣則此亦當然爾雅曰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

𠩺

問口

萬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孫云問當依宋本作開揆

度篇亦作開通典十引同

九百萬也

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
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引之
曰正與征同萬乘之國正絕句萬乘之國正常征也欲
言征鹽策之善故以常征相比校也九百萬也者九當
爲人篆文人字作儿與九相似而誤揆度篇曰萬乘之
國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是萬
乘之國雖有開口千萬人其當分之人但有百萬萬乘
之國征但征其當分之人百萬故曰萬乘之國征人百

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者當分之人每月
籍其錢人各三十輕重丁篇曰請以令籍人三十泉是
也一人三十錢百萬人則當爲錢三千萬故曰月人三
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也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
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者言一國之常征每月但有三千
萬錢而已今吾之征鹽策也不待明發號令籍之諸君
吾子而每月自有六千萬錢上文曰一倍於一國三千萬
萬之籍是有二國之籍也故曰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
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也尹不知九百萬也爲人百
萬也之譌又不知爲錢三千萬乃百萬人一月之籍故

其說皆不確

今夫給之鹽策 今鍼之重加一也

今夫給之鹽策孫云今當作令念孫案通典正作令又案下文今鍼之重加一也今亦令之譌上文云令鹽之重升加分彊文義正與此同

輦

行服連輶輦者念孫案輦當依朱本作輦通典引此亦作輦故尹注云大車駕馬

耜鐵之重加七

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引之曰七當爲十

上文曰月人三十錢之籍謂每一人月有三十錢之籍也今每一耜鐵籍之加十錢三耜鐵則三十錢而當每月一人之籍矣故曰耜鐵之重加十三耜鐵一人之籍也上文今鍼之重加一也今當爲令說見上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皆以三十錢當一人之籍是其例也尹說非

釜十五

有海之國饑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引之曰十五當爲五十釜五十者升加分也出之以百者升加一也上文曰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

五十也升加一彊釜百也分者半也有海之國讎鹽於
吾國每升加錢之半十升而加五錢百升而加五十錢
故釜五十也吾國受而使鹽官出之則倍其數而升加
一錢十升而加十錢百升而加百錢故以百也若作釜
十五則與出之以百多寡不相因矣尹說非

國蓄

累於上

故人君挾其倉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
於上也念孫案通典倉貨十二引此累作繫又引尹注
云倉者民之司命言人君唯能以倉制其事所以民無

不繫於號令今本繫譌作累又全脫尹注

租籍者所以彊求也

劉云後輕重乙作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
強求也此有缺誤洪云正讀爲征

人君

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念孫案人君當爲今君
此與上文君引鋟量用云云皆指桓公而言非泛言人
君也今作人君者涉上下文人君而誤尹注非通典食
貨八所引亦誤輕重甲篇正作今君鑄錢立幣

若干

人有若干百十之數矣

舊本十譌作千據輕重甲篇及通典引改

念孫案若

千二字涉上文人有若干步畝之數而衍上文步畝之數無定故言若干此既云人有百十之數則不得更言若干矣通典所引已誤輕重甲篇無若干二字

并藏

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念孫案利有所并藏也藏字涉上文穀有所藏而衍并與屏同

弟子職篇曰既徹并器輕重丁篇曰大夫多并其財屏而不出史記吳王濞傳曰願并左右并皆與屏同

卽藏也上言穀有所藏此言利有所并互文耳漢書食貨志引此正作利有所并也輕重甲篇云有餓餒於衢

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又云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

并也鹽鐵論錯幣篇亦云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則并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飢者穀有所藏也

下本無藏字明矣據尹注云豪富并藏財貨則所見本

已衍藏字通典引尹注并藏財貨則所見卽是尹本而

又於正文內刪去并字尤非

秩相勝

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念孫案秩讀爲迭迭更也穀

貴則物賤穀賤則物貴是穀與物更相勝也集韻秩迭

竝徒結切聲相同故字相通尹注非

夫國

夫以百乘衢處危懼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圉之用念孫案夫國當爲大國此涉上夫字而誤大國卽千乘萬乘之國不相中不相得也

史記封禪書康后與王不相中索隱引三倉云中得也

脫文十九

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念孫案通典食貨八引此平天下也下有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十九字又引尹注云若五穀與萬物平則人無其利故設上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權制利門悉歸於上今本正文注文皆

脫去

管子第十

五十一

管子第十一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山國軌

過移

民有過移長力念孫案過當爲通地數篇輕重甲篇作
通移國蓄篇作通施施與移同

有道子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子念孫案子
當依宋本作于聲之誤也于卽乎字也呂氏春秋審應
篇魏昭王謂田蚡曰然則先生聖于高注曰于乎也莊

子人閒世篇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釋文曰乎崔本作
于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鄙至此乎釋文曰乎本又作于
周穆王篇王乃歎曰於乎釋文乎作于論語爲政篇引書孝乎惟孝釋
文乎作于皇侃本及漢石經竝同管子九守是乎字古
篇寂乎其無端也鬼谷子符言篇乎作于
通作于也通典食貨十二徑改爲乎義則是而文則非
矣

捍寵 勝

捍寵纍箕勝籛肩糗洪云寵當作籠念孫案勝當爲勝

字之誤也

勝字本作勝與勝極相似

說文勝

音騰

囊也商子賞刑篇曰

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得人一勝

今本亦趙譌作勝

策曰贏勝負書擔橐秦策勝作滕義同屑碎米也廣雅作糲劉曰糲糲字之誤糲乾飯也引之曰捍蓋裡字之誤說文𠂔音似𠂔也或作裡方言曰𠂔東齊謂之裡周官鄉師注引司馬法曰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裡一鉏孟子滕文公篇藁裡而掩之趙注曰藁裡籠𠂔之屬謂藁爲籠屬裡爲𠂔屬也故管子亦以裡籠竝言之

山權數

賣子者

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檀

通典載尹注檀糜也檀章延反七字今本脫

賣子者念孫案民之無檀賣子者當依通典食貨八所

引作民之無糴有賣子者言無糴之民有賣其子者也
今本脫有字者涉下文民之無糴賣子者而誤

三年與少半 十一年與少半

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
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
力作引之曰三年二字因下文而衍當作歲守十分之
參與少半言一歲之穀分爲十分守其三分與一分之
少半是所守者爲十分中三分之一也成歲者順成之
歲也藏十一年衍一字當作藏十年言順成之歲三十
一年而藏其十年與一年之少半是所藏者爲三十一

年中三分之一也故曰藏參之一

泄者

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也念孫案泄者上亦當有見字見泄見射皆承上文而言

亂之之本

此刑法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念孫案亂之之本也衍一之字

庸田

高田十石閒田五石

閒田中田也乘馬數篇郡縣上與之壤守之若干閒壤守之若干下

壤守之若干是閒爲中也

庸田三石引之曰庸字義不可通庸當爲

庫字形相似而誤庫田下田也

粟賈三十

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策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策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引之曰粟賈三十衍三字粟賈一者令增其賈而爲十粟賈十者令增其賈而爲百故百畝可以當千畝百乘之國可以當千乘千乘可以當萬乘也

蕃袁

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袁者劉曰袁育同念孫案劉說非也袁當作袁字之誤也玉篇廣韻袁字竝與

裕同蕃裕猶蕃衍耳世人多見裕少見袞故袞譌爲袞
劉以上文言蕃育六畜故以蕃袞爲蕃育而不知其謬
也朱本徑改爲育字則謬益甚矣洪說同

此國策之者也

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策之者
也念孫案國策之下當有大字上文云不以狹畏廣不
以少畏多此國策之大者也是其證

相困揲而咨 不資 可資

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咨引之曰咨當爲澹字之誤

也隸書澹字作澹

澹古贍字也

荀子王制篇物不能澹楊倞曰澹讀爲贍漢書

倉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贍字也凡漢書贍字多作澹不可枚舉又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卹澹凍餒隸釋上句言足下句言贍贍亦足也侈靡篇曰以澹爲贍

曰山不童而用贍澤不斲而養足國蓄篇曰豈壤力固不足而倉固不贍也哉禮記大傳曰民無不足無不贍者皆以贍足對文義與此同也相困揅而咨當爲相揅而澹廣雅曰揅積也言國用相積而贍也相揅而贍與相靡而足對文因蓋衍字耳劉以咨爲咨字則義不可通朱本徑改爲咨則謬益甚矣又輕重甲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宋本資作咨亦是澹字之譌民不贍故振之山國軌篇曰振其不贍是也後

人不知咨爲澹之譌因改爲資耳下文不資者振之及山至數篇散振不資者不資皆當爲不澹又國蓄篇千乘可足萬乘可資資與足對文亦當是澹字

掘闕

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尹注曰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引之曰闕卽掘字之假俗玉篇廣韻掘音其勿其月二切其月與求月同是掘字本有求月反之音故闕與掘通亦音求月反掘闕二字音義無異也蓋管子本作闕校書者因其音義與掘同而旁記掘字傳寫者遂誤入正文耳尹不能釐正而強爲分別失之

蓄飾

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引之曰飾字義不可通飾當作餘餘飾二字篆文右畔相似故餘誤爲飾蓄餘者蓄所餘也萬金千金百金所餘之數也輕重甲篇曰蓄餘藏羨而不息

山至數

貧之

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念孫案貧字義不可通揆度篇貧作用是也兩使

字兩用字皆上下相應

存子

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洪云予當爲子臣乘馬篇泰秋子穀大登又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皆其證念孫案通典食貨十二引此正作子

請散

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念孫案請散之散涉下文而衍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六引此無散字

三大夫之家 二十七人

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
乘引之曰大字衍三夫之家謂三夫爲一家也乘馬篇
曰邑成而制事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
二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是也乘馬篇又曰白徒三十
人奉車兩兩上脫一字此二十七人亦當作三十人蓋
三誤爲二又衍七字也

唐園

唐園牧會之人念孫案唐園當爲唐園字之誤也會與
飢同謂唐園中牧飢之人也輕重甲篇曰以唐園爲本
利晏子春秋問篇曰治唐園考菲履皆其證

地數

出銅之山二句

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念
孫案史記貨殖傳正義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此出銅之
山上竝有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一句中
山經亦有之當據補又引出銅之山二句作出銅之山四百六
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今本二句末皆衍山字
案兩山字皆後人所加次句中又脫有字亦當依二書訂正洪說
同

此之所以

志五之十一
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孫云之所以上脫天地二字

牛氏

夫玉起於牛氏邊山念孫案牛氏當作禺氏見國蓄揆
度輕重甲輕重乙四篇

丈夫

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
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洪云丈夫當爲大夫輕重甲篇
孟春旣至農事且起大夫毋得繕冢墓治宮室立臺榭
築牆垣其證也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五引此作大夫

天高

天高我下念孫案天高當作天下高義見上文輕重丁篇作天下高我獨下

揆度

其勝禽獸之仇

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引之曰禽獸之仇義不可通禽獸安得有仇乎下文曰猛獸勝於外則所勝者禽獸非禽獸之仇也之仇二字蓋因下文若從親戚之仇而衍尹不能釐正而曲爲之說非

桓公曰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念孫案桓公曰當作

管子曰下文何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方是桓公問語

鑪橐

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念孫案鑪橐當為鑪橐

字之誤也

周官翦氏注故書鑪為橐橐譌作橐韓子八說篇干城距衝不若埏穴伏橐今本亦譌作

橐

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王注曰橐排橐也淮南

本經篇鼓橐吹埴以銷銅鐵高注曰橐冶鑪排橐也齊

俗篇曰鑪橐埴坊設非巧治不能以治金論衡量知篇

曰工師鑿掘鑪橐鑄鑠乃成器故曰搖鑪橐而立黃金

賣其子

事再其本民無飽者賣其子念孫案賣上當有不字檀

卽饘鬻之饘言事再其本則民雖無饘而亦不賣其子也輕重甲篇曰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是其證

國準

菹菜

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念孫案菹菜當爲菹菜

字之誤也

俗書菜字作菜菜字作菜二形相似

菹或作沮孟子滕文公篇

注曰菹澤生草者也王制注曰沮謂菜沛周官縣師注曰萊休不耕者是菹菜皆生草之地也輕重乙篇菹菜鹹鹵斥澤山閒垠壘不爲用之壤萊字亦誤作菜唯輕重甲篇山林菹澤草萊萊字不誤

輕重甲

端譟晨

晉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念孫案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四引作晨譟於端門樂聞
於三衢是也今本既脫且倒則文不成義孫說同

一掌

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筭引之曰掌字義不可通當

是稟字之譌

隸書掌或作掌與稟字略相似

稟古廩字也廩與筭皆所

以藏穀晏子春秋問篇命吏計公稟之粟荀子議兵篇

則必發夫稟筭之粟以食之今本稟字並譌作掌

楊注荀子

曰掌窳主倉稟之
官失之辯見荀子

夫妻服簞輕

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宋本朱本簞作簞引

之曰簞字義不可通蓋輦字之譌輦字隸或作輦

見韓勅碑

字從車從𠂔

說文𠂔讀若伴侶之伴

𠂔字上畔之𠂔與隸書竹頭

作𠂔者相似因譌爲𠂔下畔之𠂔與𠂔字相似因譌爲

𠂔又脫去車字上一畫因譌爲簞筓之簞後又譌爲莞

簞之簞耳夫妻服輦者言杠池平之時民間夫妻服輦

而行不用牛馬亦不假多人輓之也海王篇行服連輶

輦者服連卽服輦也

周官鄉師注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巾車連車組輓釋文

連本亦作輦

字亦作捷淮南人閒篇負輦載粟而至

今本脫載字說

見淮南

太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服捷是也

高注訓服爲駕牛捷爲擔

皆失

服之言負也任重之名也

考工記車人牝服鄭司農云服讀爲負小雅大

東篇皖彼牽牛不以服箱謂負箱也

史記貨殖傳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

輦行蓋服輦者或推或輓前後各一人故夫妻可以服

輦也下文云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

十人之力不能上正謂推輦不能上高梁也韓子外儲

說右篇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是也蓋杠池平

之時夫妻二人卽可以服輦而過及其高杠柴池也天

雨苟下則雖十人之力不能服輦而登地高而輦重也

若作服簞則盛食之器甚輕何至十人舁之而猶不能上乎輦今人謂之二把手前後各兩輦一人兩手持輦輓於前一人如之推於後亦有夫婦推輓者婦以繩輓於前夫持兩輦推於後則此所謂夫妻服輦也

所無因

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念孫案所無因當作無所因人力不足恃則必偕牛馬之力故曰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

通遠

鵠鶩之舍近鵠雞鵠鵠之通遠念孫案通當爲道字之

誤也

韓子外儲說右篇甘茂之吏道穴聞之呂氏春秋知化篇接土鄰境壤交道屬今本道字竝誤作通

鵠鶩去人近鵠雞鵠鵠去人遠故曰鵠鶩之舍近鵠雞

鵠鵠之道遠

解匄

三月解匄弓弩無匡軫者引之曰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匄字匄當爲匄篆書缶字作缶去字作𠂔二形相似隸書缶字作缶去字作去亦相似故隸書匄字多譌作匄漢冀州從事張表碑復攸陶父司隸校尉魯峻碑陰濟陰定陶皆是也匄讀與韜同弓衣也廣雅曰韜弓

藏也小雅彤弓篇受言橐之毛傳曰橐韜也釋文韜本
又作𣪠說文曰𣪠弓衣也古者𣪠𣪠同聲小爾雅曰緇
索也緇卽宵爾索絢之絢小雅苑柳篇上帝甚蹈一切
經音義五引韓詩蹈作陶楚辭九章滔滔孟夏兮史記
屈原傳滔滔作陶陶說文搯搯搯也一切經音義七引
通俗文曰搯出曰搯是其證也韜從𣪠聲故通作𣪠

棐檄

彼十鈞之弩不得棐檄

舊本譌作檄今正

不能自正念孫案說

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棐字當是棐字之譌說文曰棐
輔也徐鍇曰輔卽弓檄也故從木說文又曰榜所曰輔

弓弩又曰檠檠也。槩檠檠三字皆從木，其義一也。此文曰：彼十鈞之弩，不得槩檠，不能自正。荀子性惡篇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說苑建本篇曰：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正。排檠與槩檠同。韓子外儲說右篇曰：檠檠者，所以矯不直也。鹽鐵論申韓篇曰：若隱栝、輔檠之正弧刺也。槩，輔檠一聲之轉。或言檠檠，或言輔檠，或言槩檠，其義一也。

此何故也

故三月解弋而弓弩無匡軻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念孫案：此何故也四字，涉上文而衍。上是桓公問

語此是管仲對桓公語不當言何故

忽然

桓公忽然作色念孫案忽然非作色之貌忽然當爲忿然隸書忿字或作忿形與忽相近而誤晏子春秋諫篇曰公忿然作色莊子天地篇曰爲圃者忿然作色齊策曰王忿然作色皆其證

大身

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涑淵壘十仞念孫案大身之都亦當爲大舟之都此復舉上文以起下文也舟與身字形相近而誤都卽禹貢大野旣豬之豬馬注云水所

停止湊者曰豬史記夏本紀豬作都

齊之北澤燒火炆照堂下

引之曰燒字絕句火字下屬爲句尹注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九字本在燒字下今本移入火字下則誤以齊之北澤燒火爲句矣

空間

則空間有以相給資念孫案空間當依宋本作空間謂以空間之地給貧民

吾

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母耕而會女母織而

衣念孫案吾字涉上句夷吾而衍

菹薪

請君伐菹薪煮沸水爲鹽

舊本水譌作火據朱本改

念孫案下文云

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也尹注非

也國

請以令糴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
腫念孫案朱本國字在也字上是也尹注云本國自無
遠饋而會是其證無鹽則腫自爲句地數篇作惡食無
鹽則腫

交殷

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念孫案殷字義不可通殷當爲

段

即今假字

交段謂交俗財也隸書殷字作殷段字作段二

形相似故段譌爲殷

史記高祖功臣表故市侯閭澤赤

譌又漢書地理志琅邪郡雩段王子侯表譌作雩殷序葭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譌作雩殷

說文假非

真也段俗也是假俗之字本作段今經傳相承作假而段字不復用此段字若不誤爲殷則後人亦必改爲假矣

包止

遺財不可包止洪云包當作拘拘畱也揆度篇作貨財不安於拘念孫案朱本正作拘

正倉

民倉三升則鄉有正倉而盜倉二升則里有正倉而盜倉一升則家有正倉而盜引之曰正字義不可通正當爲乏乏者匱也絕也史記高祖紀曰漢軍乏倉是也乏倉則不忍飢餓而爲盜矣乏字本作玉形與正相似因譌而爲正宣十五年左傳曰文反正爲乏

有人

民人之倉有人若干畝之數念孫案有人若干畝當依國蓄篇作人有若干畝

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

引之曰當作栗賈平釜四十金賈四千言今之栗賈平

每栗一釜其賈四十錢金賈每一金

孟子公孫丑篇趙注曰古者以一鎰

爲一金鎰也

四千錢二者皆當時之賈也下文栗賈釜四

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卽承

栗賈平釜四十言之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卽承

金賈四千言之今本四十上脫釜字金賈上衍則字

因下

文栗賈釜四十而文義遂不可通

珠象而以爲幣

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念孫案珠象上脫請字下

文皆有當據補

管子第十一

Третья

管子第十一

讀書雜誌五

高鄧王念孫

輕重乙

推徐疾

推徐疾羨不足念孫案推當爲準準省作准因譌而爲推事語篇作准徐疾贏不足是其證

旁山

玉出於禺氏之旁山孫云旁山地數揆度二篇皆作邊山因邊旁字形相近而譌

十倍而不足

志五之十二
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念孫案十倍上亦當有
或字與下句對文

霜露

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念孫案露當爲雪木
勝霜雪則經冬而不凋故曰不受令於天今本雪作露
則非其旨矣侈靡篇云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是
其證

期軍士

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念孫案下期字當依羣書治要
作朝言與軍士期於泰舟之野而朝之也今作期者卽

涉上文期於而誤

易牙 五子

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念孫案易牙二字後人所加也小匡篇云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易牙小臣豈得與四大夫差肩而立乎藝文類聚居處部四引此無易牙二字明是後人所加下文五子曰善五子本作四子因增入易牙故又改四爲五耳

見其

見其若此其厚而不舛列陳可以反於鄉乎念孫案見

其當依羣書治要作見禮見禮二字總承上文而言今本禮作其者涉上下文諸其字而誤

脫四字

請以令與大夫城藏引之曰此當作請以令與卿諸侯令大夫城藏城藏者藏粟於城中也下文曰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正承此句言之其曰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則分承此句言之也今本大夫上脫卿諸侯令四字則與下文不合

常固

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念孫案固當爲調

下文兩固

字竝同 調誤爲周又誤爲固耳下文衡數不可調卽承此

句而言國蓄篇曰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今本

脫此文說見國蓄篇是其證

調則澄澄則常

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

貳當爲貳說見勢篇

引之曰澄訓

爲清與調字常字義不相承當是澄字之誤說文澄音懲

平也物之高者有時而下下者有時而高其數不能均

平調之則前後相等而高下平矣故曰調則澄平則高

者常高下者常下矣故曰澄則常古書篆作立心與水

相近

鄭氏周易注見小雅采芣正義

故心旁誤爲水旁

分有四時

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念孫案此言以四秋分屬四時也分下不當有有字蓋涉上有字而衍下文同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此作歲有四秋而分四時無下有字

而大秋

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念孫案大秋上衍而字上下文皆無此例太平御覽引此亦無

輕重丁

布泉 泉布 泉金

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

念孫案泉當爲帛下文亦云有五穀叔粟布帛文采者
通典食貨十三引此正作布帛又下文大夏帷蓋衣幕
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案泉布亦當爲帛布

布帛或曰帛布

下文帛布絲纈之賈卽其證

此承上文帷蓋衣幕之奉而言則當云

帛布不當云泉布帛泉字相似又涉上文泉金而誤也
又下文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案泉
金亦當爲帛布上文作五穀叔粟布帛文采是其證今
作泉金者亦涉上文泉金而誤

禪籍 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

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

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念孫案以爲禪籍禪字涉上文禪於梁父而衍籍當爲藉藉薦也史記封禪書曰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是其證引之曰不如令者不得從爲句天下諸侯連讀其子字則因上文從天子而衍

反此

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念孫案反此有道乎當依前後文作爲此有道乎今本爲作反者涉下反之而誤

幾何千家

其受息之萌幾何千家念孫案幾何千家當作幾何家
其千字則涉下文千鍾而衍

其出之鍾

其出之鍾也一鍾洪云上鍾字當作中下文其出之中
伯伍也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字皆
作中此涉下鍾字而誤

苦處 上斲福

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苦處上斲福念孫案苦處當爲谷
處上文山居谷處卽其證隸書谷字作𡵓苦字作苦二
形相似而誤上斲福三字義不可通案上文云上斲輪

志五之一 三
軸下采杼栗則此上斲輻當是上斲輻之譌上言斲輪
軸此言斲輻若詩之言伐輪伐輻矣

曰

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念孫案衍曰字

墾田發

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引之曰發下蓋脫
草字國蓄篇曰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輕重甲篇曰今
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又曰疆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
止是也務字屬下讀務上之所急者務農也農者上之
所急也

鑑

今齊西之粟釜百泉

尹注五鑑爲釜今本鑑則鑑二十誤作鍾通典所引已誤

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鑑二泉也

今本此泉字獨作請錢乃後人所改

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念孫案齊西之粟三斗三十錢則二斗二十錢也而鑑亦二十錢則是二斗爲一鑑也尹注云斗二升八合曰鑑失之矣

釜十

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念孫案十當爲斗釜斗之粟卽承上三斗三釜而言隸書斗字作升後人誤以爲

什字而改爲十通典食貨十二引此已誤

阮而不遂 報上

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引之曰阮當爲阮報當爲鄣皆字之誤也立政篇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又曰通溝瀆脩障防安水藏隘與阮同鄣與障同

収粟

請有五穀収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念孫案収當

爲叔叔卽菽字

戒篇出冬蔥與戌叔莊子列御寇篇食以芻叔漢書昭帝紀以叔粟當賦並與

菽同大雅生民篇藟之荏菽檀弓啜菽飲水左氏春秋定元年隕霜殺菽釋文並作叔

見下文輕

重甲篇亦云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叔字草書作𠂔因譌而爲収

請之

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念孫案請之當爲謫之下文滅其位杜其門是謫之之事也今作請之者涉上請以令而誤

此何以治

念孫案治當爲給下文云國中大給卽其證也給治草書相似故給譌爲治尹注非

表稱貸之家

念孫案表當依宋本作旌故尹注云旌表也今作表者涉注文而誤

民之父母也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念孫案也字涉下文父母也而衍通典食貨十二引無也字

歸虵

投歸虵巨雄孫云虵當依上文作虵

賣賤

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念孫案賣賤當作買賤言四郊之民多買賤物所以致富也今作賣賤者涉上文

賤賣而誤

何故

此其何故也念孫案當作此其故何也下文同

泮

泮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洪云山至數篇龍夏以

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此泮字本海莊二字譌

并作一字念孫案洪說是也俗書莊字作庄

隸書莊字作庄俗又

省作庄因譌而爲庠加丿則爲泮矣

操辭

君動言操辭引之曰操當作搖搖辭卽動言古人自有

複語耳輕重甲篇云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是其證
今本搖作操者涉上文兩操字而誤

一可以爲百

湯之以高下

湯讀爲蕩陳風宛邱日子之湯兮

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

百念孫案一可以爲百當作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
山權數篇云徐疾之數輕重之策一可以爲十十可以

爲百

此二句篇中凡兩見是其證

身不竭

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念孫案身上
當有終字上文終身無咎卽其證

輕重戊

帛牢

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念孫案帛當爲阜字之誤也
史記五宗世家彭祖衣阜布衣
漢書景十三王傳阜誤作帛
阜以養馬牢以養牛故
曰立阜牢服牛馬

其行義

公曰其行義奈何念孫案其字涉上文公其行義而衍
脫一字

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念孫案財用上脫而字
下文云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卽其證

綆

綆繙而踵相隨念孫案繙與屨同

集韻屨或作繙

綆當作曳曳

引也言引屨而踵相隨也今作綆者因繙字而誤加糸耳尹注非

不居

室屋漏而不居念孫案居當爲治字之誤也齊民要術一太平御覽木部一引此竝作治下文室屋漏者得居二書居亦作治

不埆

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埆也

念孫案埶當爲俏俏與肖同

列子力命篇倮倮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張湛注俏

似也釋文云與肖字同又楊朱篇人肖天地之類釋文作俏

言此息於樹下者皆游

惰之民故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肖也下文三不歸皆承不肖言之宋本作稍齊民要術作稍皆俏字之譌

歸市

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念孫案歸市下當有者字歸市者對上文丁壯者及父老而言

貴買 令其買

代人忌其難得喜其貴買念孫案貴買當爲貴賈藝文

類聚武部獸部下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一引此竝作貴
價是其證下文亦云不敢辯其貴賈今作貴買者涉上
文公貴買之而誤又下文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
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案買當依朱本作賈上文云
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卽其證此亦涉上文諸買字而
誤

公因

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念孫案公因當爲公其上文曰
君其鑄莊山之金以爲幣下文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
之械器而賣之皆其證

輕重已

搢玉總

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纁青搢玉總帶
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
魚朱本總作搃念孫案總與搃皆忽之譌忽卽笏字也
皋陶謨在治忽鄭作習注云習者笏也臣見君所秉書
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見史記夏本紀集解士喪禮竹笏今文笏
作忽墨子公孟篇曰公孟子載章甫搢忽是笏與忽通
也桓二年左傳袞冕黻珽杜注曰珽玉笏也此云天子
搢玉忽卽玉藻所謂天子搢珽考工記玉人所謂大圭

長三尺天子服之者也周官典瑞云王晉大圭以朝日
此云天子搢玉忽祭日正與周官合左傳正義引管子
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卽此篇之文

又樞權渠緹縹

念孫案又當爲又又與刈通齊語云槍刈耨耨是也說
文樞鉏柄名鹽鐵論論勇篇云鉏樞棘樞以破衝隆權
渠下文作穫渠未詳緹卽繩字之誤隸書黽字或作黽
又作黽形與晁相似黽之爲晁與鼃之爲晁其下半亦
相類也縹亦繩也

此三人者

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

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眾

此字疑誤

引之曰人字

衍民之窮者有此三類非謂僅有三人也孟子梁惠王篇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義與此同

服黃而靜處

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引之曰下文曰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則此當云天子服赤纁赤而靜處寫者脫誤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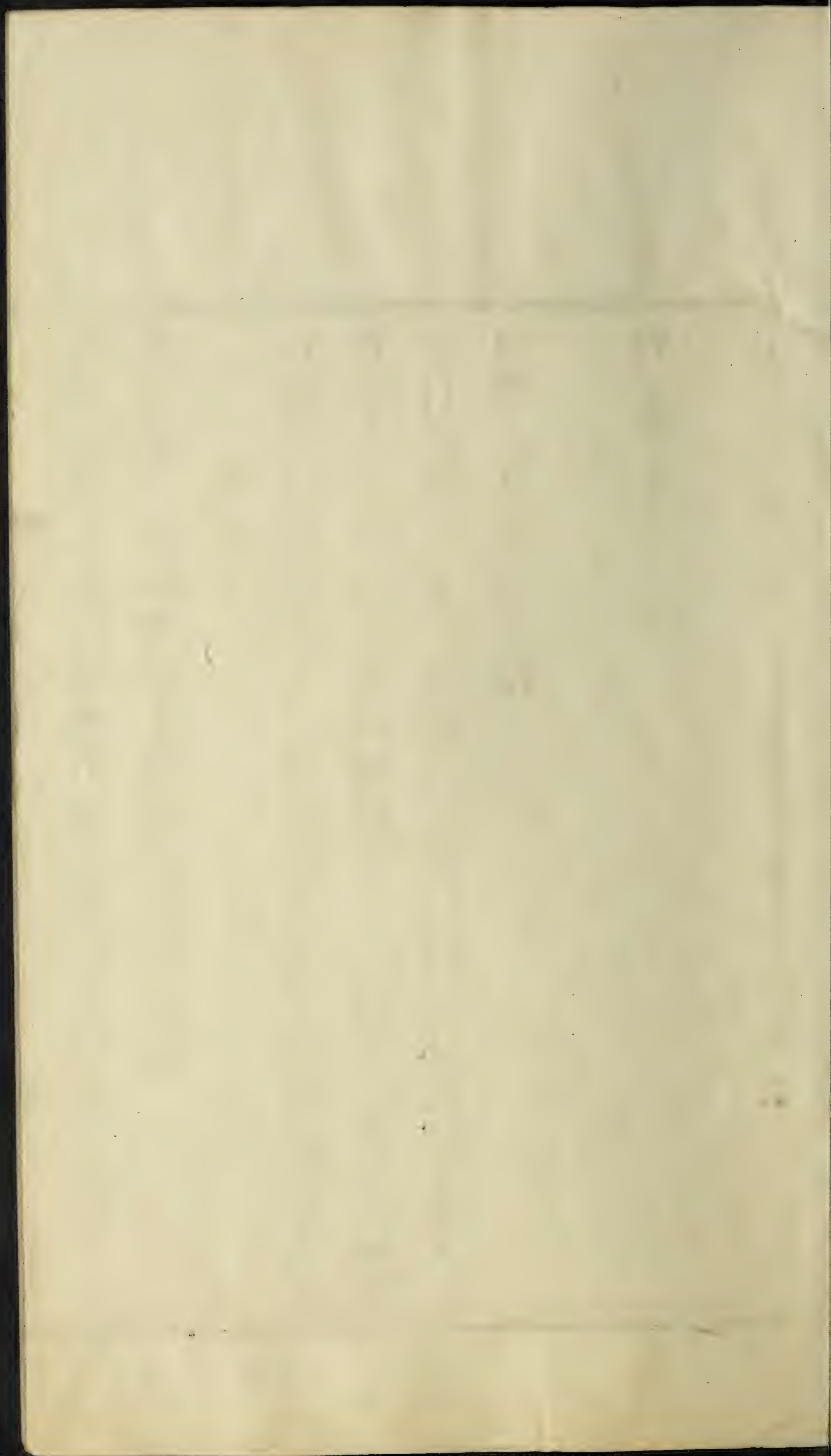
同族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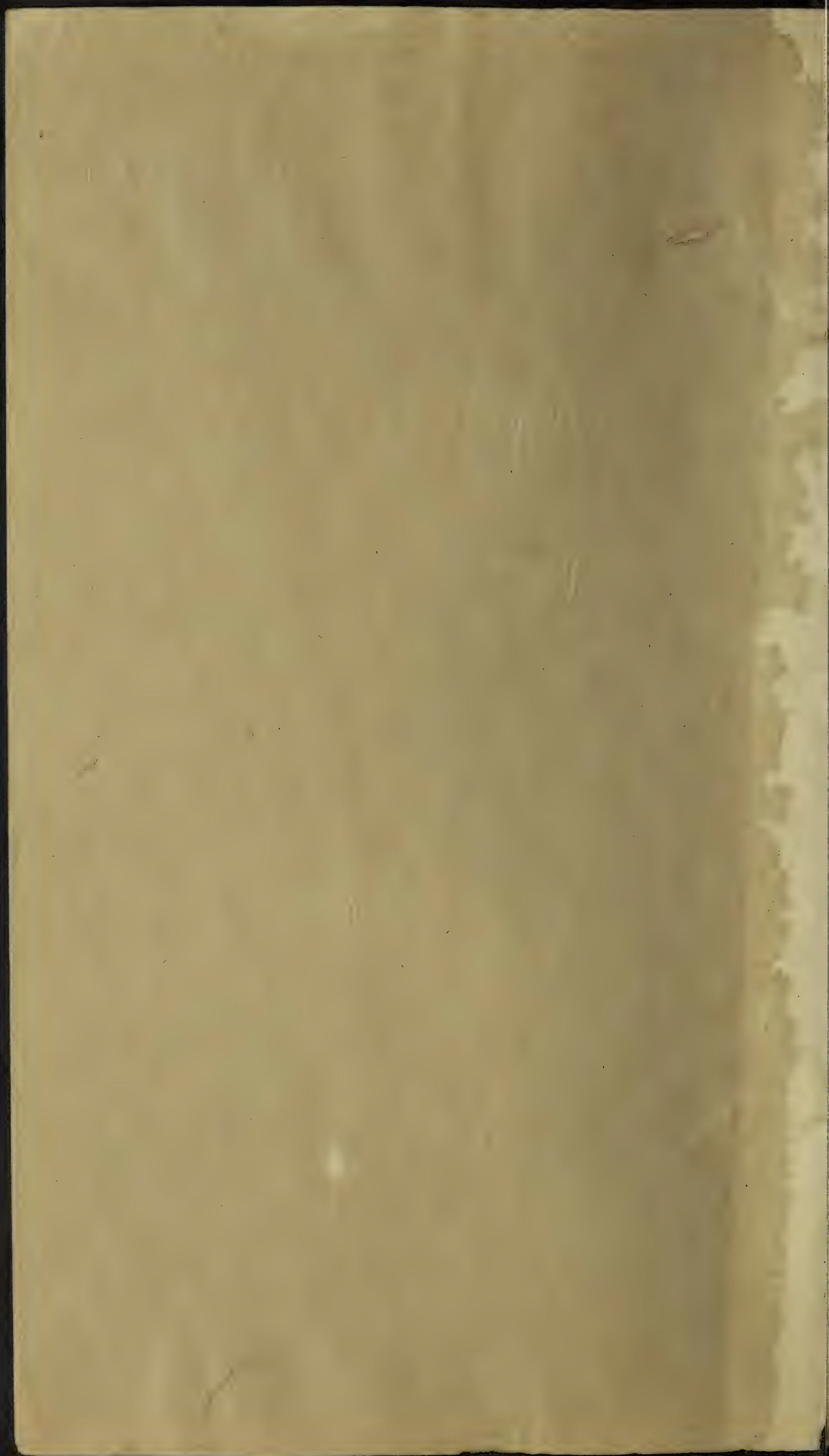
天子祀於太宗同族者人殊族者處念孫案人當爲入處止也言同族者則入祭異族者則止也

脫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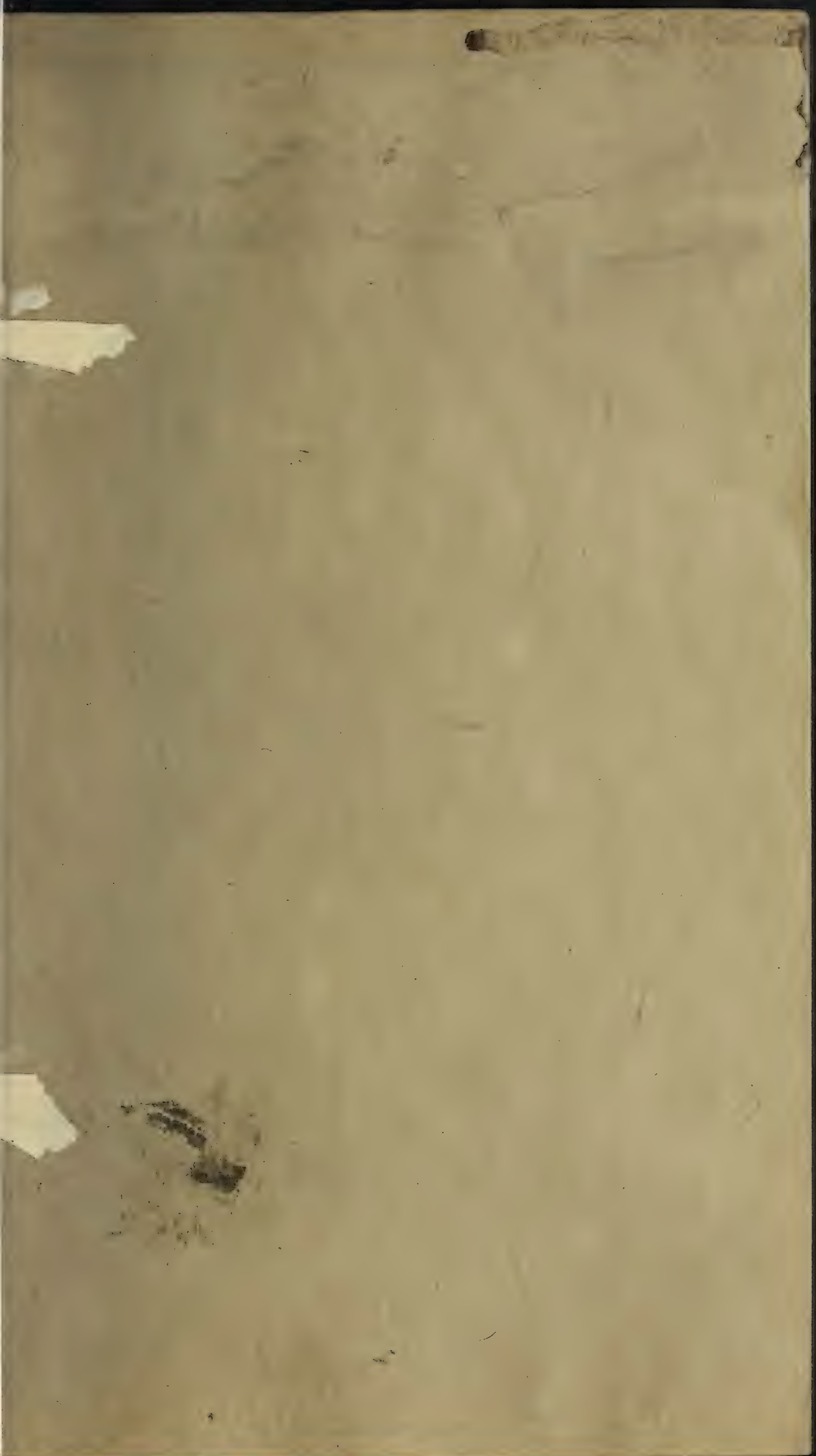
以秋至日始數九十二日念孫案此下當有謂之冬至四字上文云以冬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以春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以夏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是其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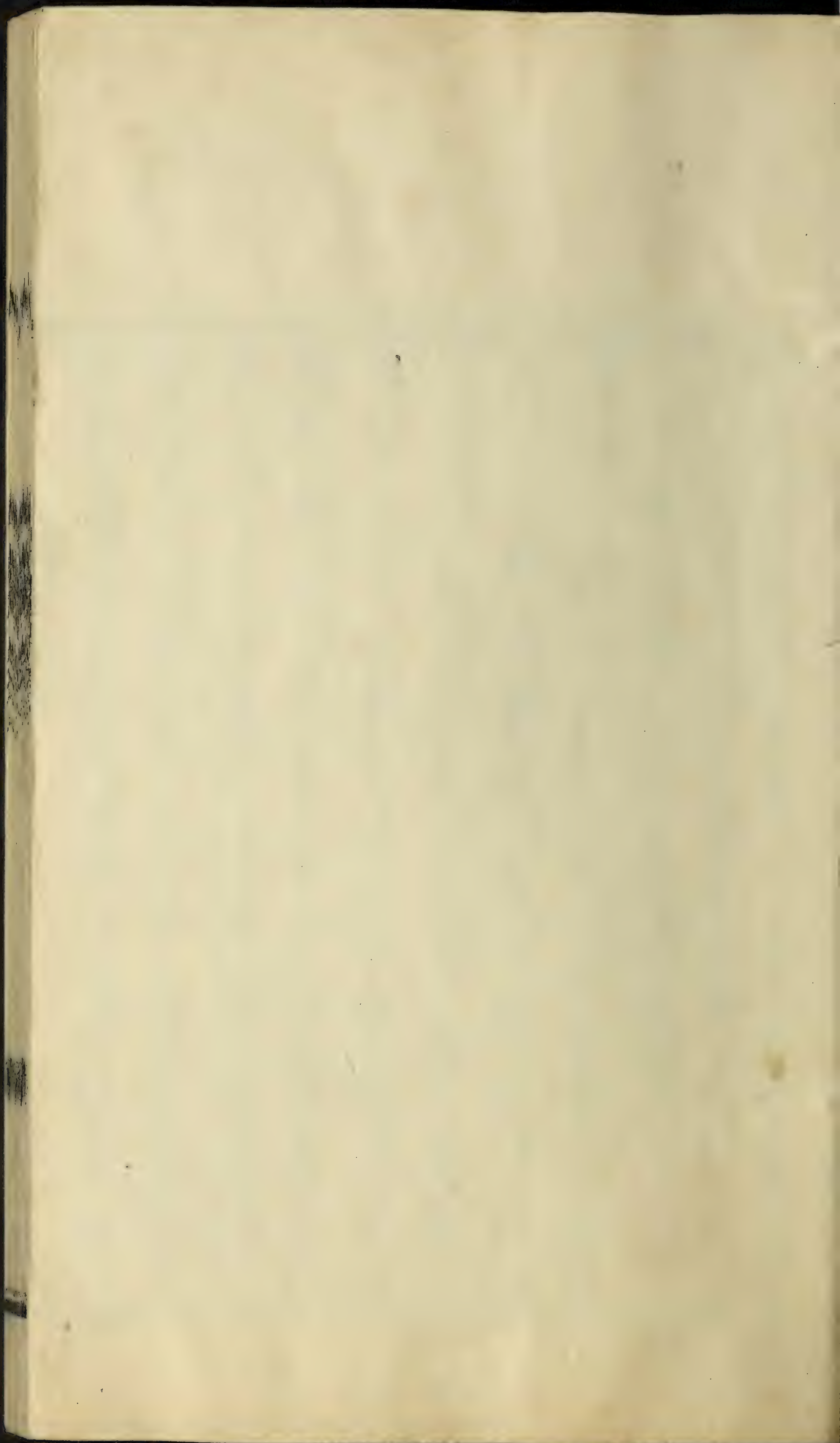
管子第十二





讀書襍志





晏子春秋舊無注釋故多脫誤乾隆戊申孫氏淵如始
校正之爲換音義多所是正然尙未該備且多誤改者
盧氏抱經羣書拾補據其本復加校正較孫氏爲優矣
而尙未能盡善嘉慶甲戌淵如復得元刻影鈔本以贈
吳氏山尊山尊屬顧氏澗蘋校而刻之其每卷首皆有
總目又各標於本篇之上悉復劉子政之舊誠善本也
澗蘋以此書贈予峇子年八十矣以得觀爲幸因復合
諸本及羣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爲校正其元本未誤而
各本皆誤及盧孫二家已加訂正者皆世有其書不復
羅列唯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尙有未確者復加考正其

諫下篇有一篇之後脫至九十餘字者問上篇有併兩
篇爲一篇而刪其原文者其他脫誤及後人妄改者尙
多皆一一詳辯之以俟後之君子道光十一年三月九
日高郵王念孫敘昔年八十有八

晏子春秋第一

讀書雜誌六

高郵王念孫

內篇諫上

不顧于行義 咎夏之衰也以下十三句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孫氏
淵如音義從一本改行義爲仁義云本多作行義非念
孫案此文本作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行字絕句尚
勇力之士無忌于國不顧于行與無忌于國對文尚勇
力之士無忌于國本指莊公而言今本尙作義則以義
字上屬爲句而以勇力之士二句連讀則無忌于國者

專指勇力之士而言非其旨矣案下文曰勇力之行也
又曰下無替罪誅暴之行又曰行本淫暴又曰循滅君
之行此四行字正對莊公不顧于行而言又曰崇尙勇
力不顧義理正所謂尙勇力之士無忌于國也今本作
不顧于行義者涉下文諸義字而誤一本作仁義者又
涉下文仁義而誤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七引此正作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於行尙勇力之士無忌於國下文
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尙勇力之士無忌于國今
本尙作義誤與此同又此章標題云莊公矜勇力不顧
行義義字亦涉下文行義而衍

咎夏之衰也有推移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
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尙勇
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孫曰戲來里力
罪理滅衰爲韻虎下爲韻周秦之語多相協以輕重開
合緩急讀之念孫案戲字古韻在歌部來字在之部里
理在止部力在職部罪在旨部滅在月部衰在脂部此
十三句唯虎下爲韻理字或可爲合韻其餘皆非韻也
淵如於古韻未能洞徹但知古人之合而不知古人之
分故往往以非韻者爲韻又見高注呂覽淮南有急氣
緩氣閉口籠口諸法遂依放而爲之不自知其似之而

非也故音義中凡言某某爲韻某某聲相近及急讀緩
讀者大半皆謬於古音若一一辯正徒費筆墨故但發
凡於此以例其餘明於三代兩漢之音者自能辨之也
若是孤之罪也

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念孫案若當爲善公曰善者善晏
子之言也是孤之罪也別爲一句不與上連讀外篇上
記景公命去禮晏子諫之事略與此同彼文亦作公曰
善也今本善作若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義矣善若字
相似又涉上文若欲無禮而誤

諫下篇善其衣服節儉
雜下篇以善爲師今本

善字竝
誤作若

欲飲酒

君欲飲酒七日七夜念孫案飲酒上不當有欲字蓋卽飲字之誤而衍者上文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無欲字

懷寶 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 嗛齊

諫上篇霖雨十有七日矣

各本脫霖雨二字據上文補

懷寶鄉有數

十飢氓里有數家孫曰懷寶言富家也念孫案自此句以下皆言百姓飢寒困苦之事若云富家鄉有數十則與下文不類矣下文說賑恤之事云懷寶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謂以金散給之也

孫云言富民出金也尤非

若是富家則

無庸賑恤矣予謂懷寶當爲壞室壞室與飢氓對文下文云室不能禦者予之金是其證也懷與壞字相似俗書寶字作宝與室亦相似故壞室誤爲懷宝後人不達又改宝爲寶耳

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

案寡用財乏當爲寡用乏財死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蓋衍字

也三日而畢

句

後者若不用令之罪案此言巡氓者限

三日而畢事如有後期者則以不用令之罪罪之也下文云三日吏告畢上是其證孫以畢後連讀云畢後謂後葬也蓋因上文死字而誤

辟拂噤齊酒徒減賜孫曰辟拂言屏去之說文噤口有

所銜也噤嘗也齊與噤同言減去口味念孫案孫云減去口味是也而引說文噤口有所銜也噤嘗也則非此所謂噤齊者矣予謂噤者快也莊子盜跖篇曰口噤於芻豢醪醴之味釋文噤苦簞反趙策曰膳啗之噤於口魏策曰齊桓公夜半不噤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高注噤快也齊讀若劑鄭注周官鹽人曰齊事和五味之事又注少儀曰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高注呂氏春秋本味篇曰齊和分也淮南本經篇曰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然則此所云噤齊者謂齊和之噤於口者也

莫之從 讒諛之民 立惡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
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元人刻
本云職計莫之從士師莫之從一作職計筭之士師筭
之明沈啟南本與此同羣書治要作職計筭之士師筭
之念孫案羣書治要是也筭隸書策字也據下文云請
從士師之策則本作策之明矣策之蓋謂以策書諫也故曰請從士師之策
一本作筭之者俗書筭字或作筭與筭字相似故筭之
誤爲筭之今本作莫之從者筭字或作算而隸書從竹
從艸之字多相亂故算字或書作莫形與莫相似故算

之又誤爲莫之後人不解莫之二字之義又見下文有令吏必從之語因加從字以曲爲附會耳

今君賞讒諛之民案民本作臣凡以讒諛事君者皆臣也非民也下篇云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則此篇之萬鍾千鍾皆是賞讒諛之臣而非賞民也羣書治要正作賞讒諛之臣

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案立惡本作去惡去惡斯可以禁暴今作立惡則文義相反矣去本作去立本作去二形相似又涉上句立愛而誤也羣書治要正作去惡

尤佚 蔽諂 忠臣之常有災傷 順教

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念孫案尤過也甚也

見左傳襄二十

六年

注 佚與溢同昭三年左傳曰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

此云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句法正相似尤佚卽溢尤

隱情奄惡蔽諂其上案蔽者擁蔽諂者諂諛二字義不相近不當以蔽諂連文諂當爲諂字之誤也諂讀若滔諂者惑也謂隱其情掩其惡以蔽惑其君也爾雅蠱諂疑也疑卽惑也管子五輔篇曰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案之字衍

不能順敎以至此極案順敎卽訓敎

君子所誠

且詩曰載驂載駟君子所誠孫曰小雅采芣之詩誠作
屈箋極也案當从此說文誠敎也念孫案孫說非也晏
子引詩亦作屈今作誠者俗音亂之也屈者至也君子

所屈者君子至也所語詞耳

說見釋詞案君子謂來朝

侯將朝王則驂乘乘四馬而往此之若改屈爲誠而訓

爲誠敎則其不可通者有二屈字以由爲聲

由古塊字於古音屬

至於古音屬至部其上聲則爲旨部其入聲則爲質部

詩中用屈字者小雅節南山與惠戾闕爲韻小弁與嘒

潁寐爲韻采菽與潁嘒駟爲韻大雅瞻卬與疾爲韻以上與屈爲韻之字古音皆在至部若誠字則以戒爲聲於古音屬志部其上聲則爲止部其入聲則爲職部詩中用戒字者小雅采薇與翼服棘爲韻大田與事耜畝爲韻大雅常武與國爲韻易震象傳與得爲韻楚辭天問與代爲韻以上與戒爲韻之字古音皆在志部此兩部之音今人讀之相近而古音則絕不相通至於老莊諸子無不皆然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固不能辨也今改屈爲誠則與潁嘒駟之音不協此其不可通者一也下文云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

不滋甚乎是晏子之意謂古之諸侯所駕不過四馬今
駕八則非制矣況又倍之乎故引詩載駟載駟云云以
諫也若云載駟載駟君子所誠則三馬四馬亦當誠矣
三馬四馬當誠則諸侯但可駕兩馬矣豈其然乎此其
不可通者二也檢王伯厚詩攷所載異字曾無君子所
誠之文蓋伯厚所見本尙未誤作誠也乃反以子書中
之誤字爲是而以經文爲非見異思遷而不顧其安是
惑也

置大 而長

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念孫案置

大本作置子今本子作大者後人不曉子字之義而妄改之也子卽太子也置子立少謂廢太子而立少子也上章公謂五子之傳曰勉之將以而所傳爲子本章曰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皆其明證矣羣書治要正作置子立少

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孫本於而長上加生字云今本脫一生字以意增念孫案孫加生字非也此文本作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言陽生長於荼而爲國人所戴也今本長而誤作而長又加生字於其上則贅矣羣書治要正作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

數其常多先君桓公

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
常多先君桓公念孫案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文不成義
當作其數常多於先君桓公謂所用犧牲珪璧之數常
多於桓公也故下文曰桓公一則寡人再今本其數誤
作數其又脫於字

曰鄙臣

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念孫案曰上原有封人
二字鄙臣作鄙人與上下文同一例今本脫封人二字
鄙人又誤作鄙臣羣書治要正作封人曰使君之嗣壽

皆若鄙人之年

導裔款 有七年

楚巫微

微蓋楚巫之名太平御覽作微

導裔款以見景公孫曰導引之

念孫案孫說非也導本作道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道者由也裔款齊之佞臣故薦楚巫於景公是楚巫由裔款以見景公也下文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是其證若作導而訓爲引則是楚巫引裔款以見景公與本事相反矣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道

公卽位有七年矣案有上有十字而今本脫之有讀爲又若云卽位有七年則有字可刪矣太平御覽引此正

作十有七年

卜云 祠靈山 無益 出野居

吾使人卜云崇在高山廣水念孫案卜云本作卜之此
草書之誤也若作云則當別爲一句破碎不成文理矣
藝文類聚災異部太平御覽咎徵部六竝引作吾使人
卜之說苑辯物篇同

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盧氏抱經羣書拾補曰祠御
覽八百七十九作招案周禮男巫蒯招以茅招四方之
所望祭者他卷亦或作祠作祀念孫案作招者誤字也
御覽固多誤字不必附會以周官之蒯招且祠是祭名

而招非祭名可言祠靈山祠河伯不可言招靈山招河

伯也

周官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望是祭名而案招非祭名故可言望于山川不可言招于山川

下文晏子曰祠此無益也公曰吾欲祠河伯其字皆作

祠又此章標題云景公欲祠靈山河伯其字亦作祠則

此文之本作祠靈山明矣御覽咎徵部雖作招靈山而

下文之祠此無益及祠河伯仍作祠則招爲祠之誤明

矣初學記天部下御覽時序部二十竝引作祀靈山祀

祠古字通則仍是祠字藝文類聚山部災異部及御覽

天部十一竝引作祠靈山說苑同

祠之無益案無益本作何益上文已言祠此無益矣故

復作問詞以終之曰祠之何益若云祠之無益則直與
上文相複矣說苑作無益亦後人依誤本晏子改之下
文論祠河伯之事先言無益而後言何益正與此文相
應藝文類聚山部災異部及御覽天部咎徵部地部三
竝引作祠之何益御覽時序部作祀之何益皆是何字
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案野下本無居字出野暴露四
字連讀後人誤以出字絕句故又於野下加居字耳初
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皆無居字說苑同

將觀于淄上而聲欲保之謀因豎刀誅

虐待于君使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念孫案將字後人所加
與晏子閒立即謂立於淄上也則上句本無將字明矣
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九皆無將字

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
案聲字義不可通蓋衍文也羣書治要無

怠于德而并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刀俗作案因

下亦有于字與上句對文而今本脫之羣書治要有

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案誅虐本作虐誅虐誅與肆欲

對文倒言之則文義不順羣書治要正作虐誅

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案于字涉上文四于字而

衍外上篇曰嬰老不能待君之事文義與此同則本無于字明矣羣書治要無

人之沒 御六馬 何如 今據也甘君亦甘

出背而立

晉者上帝以人之沒爲善孫本改沒爲歿云一本作沒非念孫案沒亦歿也不必依上下文改沒爲歿元刻本及羣書治要皆作沒自是舊本如此

梁邱據御六馬而來案御本作乘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梁邱據乘六馬而來言其僭也若改乘爲御則似爲景公御六馬矣羣書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中引此竝作乘

六馬

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案何如二字與上

下文義不相屬疑當作何以知之

言何以知其爲據

故晏子對

曰大暑而疾馳非據孰敢爲之今本知誤作如又脫以

之二字

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案今據也甘君

亦甘本作今據也君甘亦甘君甘亦甘謂據之同於君

非謂君之同於據也若倒言之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

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九竝作今據也君甘亦甘

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云云孫改立爲泣云初學記

作出位屏而泣白帖亦作泣

三十

今本泣作立非念孫

案此文本作公出屏而立立即泣字也古者天子外屏

諸侯內屏此言晏子卒而朝無諫言

見下文

景公出屏而

見羣臣因思晏子而泣也今本出屏作出背則義不可

通初學記引作出位屏而泣位字乃衍文耳泣各本皆

作立考集韻泣字又音立云焱泣疾兒是泣與立同音

故哭泣之泣亦通作立羣書治要正作公出屏而立

其年

據四十里之岷不服政其年念孫案其讀爲朞不服政
朞年即王制所云期不從政也下文公三月不出遊三

月與暮年正相對

坐堂側陞 與飢寒

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陞念孫案坐堂側陞本作坐於堂側階今本脫於字階字又誤作陞凡經傳中言坐於某處者於字皆不可省羣書治要及鈔本北堂書鈔衣

冠部三

明陳禹謨本依俗本晏子改階爲陞而於字尙未刪竝引作坐於堂側階

意林及文選何晏景福殿賦注曹植贈丁儀詩注謝朓

郡內登望詩注竝引作坐於堂側雖詳略不同而皆有

於字又經傳皆言側階

顧命立于側階雜記升自側階無言側陞者當

依羣書治要北堂書鈔作坐於堂側階

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案與上有以字寒下有者字而
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羣書治要作以與飢寒鈔本北
堂書鈔天部四作以拯飢寒陳依俗本改文選雪賦注
作以與飢人藝文類聚天部下太平御覽天部十二時
序部十九竝作以與飢寒者今從類聚御覽

獨何以當

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念孫案此承上
文兩當之而言則當下亦有之字而今本脫之

國家無有故乎 吾 可得

夫子何爲遽國家無有故乎念孫案無上有得字而今

本脫之雜上篇諸侯得微有故乎

微無也

國家得微有事

乎文義正與此同韓詩外傳十作得無有急乎藝文類
聚人部八產業部下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九十七竝
引作得無有故乎皆有得字

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案爲上不當有吾字蓋衍文
也韓詩外傳太平御覽皆無

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
八日不亦久乎案可得二字與上下文義皆不貫可得
本作則可則可者承上之詞與下文不亦久乎相應今
本作可得者得字涉上文得佚而衍又脫去則字耳韓

詩外傳作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今四肢無心
十有七日不歿乎文雖異而義則同藝文類聚產業部
引作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
七引作乃若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則可今據以訂
正

自今已後

自今已後弛鳥獸之禁令孫案自今已後本作自今已
來後人習聞自古已來之語罕見自今已來之文故改
來爲後也不知自今已來猶言自今已往也來與往意
相反而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

安也晉語自今已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氏春秋
上德篇作自今已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已往魯人
不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已來呂氏春秋淫辭篇
自今已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韓
策顏率曰自今已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史記秦始皇
紀自今已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皆謂
自今已往也餘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及經義述聞大雅羣書治要及太平御
覽人事部九十七羽族部一引晏子皆作自今已來

圉人 暴殛 晏子止 堯舜支解人 矍然

此不知其罪而殛 臣爲君數之 公喟然

歎曰四句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念孫案此本作景公使人
養所愛馬無圉字今本有之者後人依說苑正諫篇加
之也案說苑曰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下文曰使吾君
以馬之故殺圉人二圉人上下相應此文但言使人養
馬而無圉人之文故下文亦但言殺養馬者而不言殺
圉人若此文作圉人則與下文不相應矣又此章標題
本作景公所愛馬死欲誅養馬者今本養馬者作圉人
亦後人所改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覽
人事部九十七獸部八引此皆無圉字又案暴死二字

文義不明藝文類聚人部八作暴殛亦後人以俗本晏
子改之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皆作暴病殛藝
文類聚獸部太平御覽獸部皆作馬病殛文雖不同而
皆有病字於義爲長

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案止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
語意不完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皆有之字

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案羣書治要作敢問古時堯舜
支解人從何軀始是也今本脫敢問古時四字則語意
唐突太平御覽人事部亦有古時二字

公矍然案矍本作懼此後人不曉懼然之義而以意改

之也不知懼然卽瞿然也說文界

九遇切

舉目驚界然也

經傳通作瞿檀弓公瞿然失席是也又通作懼大戴記

用兵篇公懼焉曰

懼焉卽瞿然

莊子庚桑楚篇南榮趯懼然

顧其後史記孟子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漢書惠紀贊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說苑君道篇哀公懼焉有間皆驚貌也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竝作

公懼然

鈔本御覽如是刻本改爲懼然

此不知其罪而歿案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皆無此七字今有之者亦後人依說苑加之

臣爲君數之案說苑作臣請爲君數之羣書治要及藝

文類聚人部獸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獸部白帖三十九
皆作請數之今本依說苑加臣爲君三字而脫去請字
案下文公曰可卽可晏子之請也則原有請字明矣故
說苑亦有請字

外上篇記諫殺顏濁鄒事亦曰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

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案羣書
治要及藝文類聚人部獸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獸部皆
但有公喟然曰赦之六字今本夫子釋之三句皆後人
依說苑加之歎字亦後人所加

內篇諫下

立得 寸之煙

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鷄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念孫案得字義不可通當是待字之誤可立而待也見孟子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之以薪引之曰火能燒薪煙則不能燒薪煙當爲燹下操煙同說文燹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曰燹迸火也淮南說林篇曰一家失燹百家皆燒史記淮陰侯傳曰燹至風起漢書敘傳曰勝廣燹起梁籍扇烈是燹卽火也故曰操寸之燹天下不能足之以薪燹煙字相似世人多見煙少見燹故諸書燹字多誤作煙說見呂氏春秋煙火下

不辜 餒食

刑殺不辜謂之賊念孫案不辜本作不稱此後人以意改也不稱謂不當也下文曰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卽承此文言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刑殺不稱謂之賊列女傳辯通傳作不正亦是不稱之意故知辜字爲後人所改

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餒食之具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案餒食二字義不可通列女傳作美飲食之具美與羨義得兩通飲食與鍾鼓宮室對文則餒爲飲之誤明矣

曲沃 金與玉焉

丁公伐曲沃念孫案曲沃本作曲城此後人妄改之也
曲城一作曲成漢書地理志東萊郡有曲成縣高帝六
年封蟲達爲曲成侯者也其故城在今萊州府掖縣東
北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東就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
又云營邱邊萊然則齊萊接壤故丁公有伐曲城之事
若春秋之曲沃卽今之絳州聞喜縣東距營邱二千餘
里丁公安得有伐曲沃之事乎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
正作伐曲城

則其中金與玉焉案金上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

不明藝文類聚有有字

搏治

景公令兵搏治孫曰疑搏埴埴治聲相近念孫案治者
甄也搏治謂搏土爲甄廣雅曰治甄也

凍餒之者 喟然歎而流涕

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
盧曰之字疑衍念孫案此文本作役之凍餒者鄉有焉
今本之字誤在凍餒下又脫去役字藝文類聚歲時部
下初學記人部中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九竝引作役之
凍餒者

喟然歎而流涕案歎而二字後人所加上言喟然下言
流涕則喟然之爲歎可知無庸更加歎而二字藝文類
聚初學記竝引作喟然流涕無歎而二字諫上篇公喟
然後人加歎字謬與此同

說見諫
上篇

穗乎 張躬

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念孫案穗乎本作穗兮
與下句文同一例隸書兮乎相似故兮誤爲乎太平御
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穗兮

張躬而舞孫曰太平御覽作張掖而舞念孫案張躬卽
張肱也

躬字古讀若肱故與肱通漢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川澤股躬躬卽肱字

故左傳鄭

公孫黑肱字子張鈔本御覽脫躬字刻本作張掖乃後人以意補耳不可從

明君不屈民財 不窮民力 又不息也乾溪之役 而息也

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念孫案此文本作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屈者竭也

見呂氏春秋慎勢篇注淮南原道篇注

言君竭民之財將

以求利也而必不得其利窮民之力將以爲樂也而必不得其樂故下文云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康之樂也今本君上衍明字

此涉下文不遵明君之義而衍

屈窮二字上

又各衍一不字

此涉下文兩不得而衍

則義不可通矣羣書治要

正作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

咎者楚靈王作頃宮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案自又爲章華之臺以下文有脫誤羣書治要作又爲章華之臺五年未息也而又爲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自息也文義較爲順適

尸坐堂上 公曰諾

臣聞介冑坐陳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念孫案尸爲外人則不得言坐堂上太平御覽百

卉部七引作尸在堂是也

檀弓知悼子在堂

今本在作坐者涉

上下諸坐字而誤上字疑亦後人所加

公曰諾案諾本作善公曰善者善晏子之席而後坐也

凡晏子有所請於公者則下有公曰諾之文此是晏子

自言其所以設席之故非有所請於公公無爲諾之也

蓋善與若字相似善誤爲若

後第十四善其衣服節儉諫上篇公曰善雜下篇以

善爲師今本善字並誤作若

後人因改爲諾耳北堂書鈔服飾部二

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一引此並作

公曰善

今君之履 公苦

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念孫案今君之履本作
今金玉之履上文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
珠良玉之胸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故曰今金玉之
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今本作今君之履而無金玉二
字則與重寒之義了不相涉矣藝文類聚寶部下太下
御覽人事部三十四服章部十四引此竝作今金玉之
履

公苦請釋之案公下脫曰字苦上亦有脫文蓋謂魯工
之爲此履甚苦也

請釋之別爲一句

下文晏子曰苦身爲善者

其賞厚苦身爲非者其罪重二苦字正與此相應今本

公苦二字之間脫去數字則文不成義

居其室 若其衣服節儉 隅眡之削 與民

而讐

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念孫案居其二字衍上文以居聖王之室與服聖王之服對文此文則以法其服室與法其節儉對文不當更有居其二字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引無

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眾悅也案若

當爲善字之誤也

諫上篇公曰善雜下篇以善爲師今本善字竝誤作若

懷其德

歸其義善其節儉三者相對爲文惟其善之是以悅之

今本善誤作若則義不可通

衣不務于隅眡之削孫曰眡玉篇同臙婢脂切淮南本
經訓衣無隅差之削高誘注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
全幅爲衣裳無有邪角削殺也此作眡蓋言連念孫案
孫訓眡爲連則下與削字不相屬上與隅字相比附
矣予謂眡當爲眡字之誤也眡或作眡淮南齊俗篇衣
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眡之制是也隅眡者隅差也隅角
也差邪也幅之削者必有隅差之形故曰衣不務于隅
眡之削卽淮南所云衣無隅差之削也原道篇又云隅
眡智故曲巧僞詐隅眡卽隅差亦卽隅眡也凡字之從

此從差者聲相近而字亦相通鄘風玼兮玼兮沈重云玼本或作瑳小雅屢舞傿傿說文引作𦍋𦍋月令掩骼埋胔呂氏春秋孟春篇𦍋作𦍋皆其例也

則亦與民而讐矣案而本作爲此草書之誤也亦字正承上文與民爲讐而言

嚴居朝

公曰嚴居朝則曷害於治國家哉念孫案嚴居朝本作朝居嚴寡者誤倒之耳上下文皆作朝居嚴此文不當獨異說苑正諫篇正作朝居嚴

兩而字 謂於民 爲瞻室

君欲節於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念孫案兩而字並與則同義而與則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雜上篇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於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雜下篇曰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而亦則也詳見釋詞

古者之爲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爲奢侈也故節於身

謂於民孫曰謂字疑誤念孫案謂當爲調形相似而誤

也

集韻引廣雅詁訓謂也今本調作謂

調者和也言不爲奢侈以勞民故

節於身而和於民也鹽鐵論遵道篇曰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文義與此相似後問上篇曰舉事調乎天

籍斂和乎民亦與此調字同義

爲璿室玉門案爲上有作字與下作爲傾宮靈臺對文
而今本脫之文選甘泉賦注引有

何以易

公曰然何以易念孫案易下當有之字而今本脫之下
文晏子對曰移之以善政移之卽易之

擁格 當如之何 古之及今 生民

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梱心立餓枯槁而外以告四方之
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孫曰擁格者說文格木長
兒梱心者梱同梱說文梱綮束也爾雅云欂櫨心心蓋

木名或曰格卽輅則心卽人心盧曰格杙也梱當爲捆
叩桮也念孫案孫說擁格梱心皆謬盧以格爲杙亦非
予謂格卽輅字謂梱車轅上橫木所以屬引者也士喪
禮下篇賓奉幣當前輅

釋文輅音路

鄭注曰輅轅縛所以屬

引疏曰謂以木縛於梱車轅上以屬引於上而輓之外
上篇盆成适請合葬其母曰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
車而寄之於國門外宇溜之下身不敢飲食擁輅執輅
木乾鳥栖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輅爲轅縛故云擁輅
執輅作格者俗字耳盧以梱爲叩桮是也孟子滕文公
篇梱屨織席

音義作捆俗書也

趙注曰梱猶叩桮也說文繫傳

曰謂織屨畢以椎叩之使平易也然則梱心云者猶禮言拊心耳

有逢于何者母歿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案當如之何本作當牖下上文逢于何曰于何之母歿兆在

路寢之臺牖下

牖俗墉字謂兆在路寢臺之牆下也牖本或作牖非

願請合骨故

晏子如其言以入告也下文逢于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卽承此文言之今本作當如之何則與上下文全不相應且不言兆在牖下而但請合葬則不知合葬於何所矣羣書治要正作當牖下

古之及今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案古之及今本

作自古及今下文梁邱據亦曰自古及今

羣書治要如是今本古作

晉

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今作古之及今則文不成義

蓋涉下文古之人君而誤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三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四竝引作自古及今

古之人君其宮室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死人
之墓案生民本作生人民與人雖同義然與死人對文
則當言生人不當言生民也羣書治要太平御覽竝作
生人下文奪人之居殘人之墓亦以兩人字對文

導害 間 卽畢斂 脩哀

從邪者邇導害者遠念孫案導害二字義不可通導害

當爲道善字之誤也道亦從也

見禮器注

道善與從邪正相

反下文讒諛萌通言從邪者邇也賢良廢滅言道善者遠也

是以諂諛繫於閒邪行交於國也案閒字義不可通當

是閭字之誤閭謂宮門也

月令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成二年公羊傳二大夫出相

與騎閭而語何注閭當道門

諂諛繫於閭謂門內皆諂諛之人也繫

於閭與交於國對文

卽畢斂不畱生事案卽畢斂三字語意不完卽上當有

歿字而今本脫之歿卽畢斂正承上文斂歿而言

今朽尸以畱生廣愛以傷行脩哀以害性案脩字於義

無取當爲循字之誤

隸書循脩相似故循誤爲脩說見管子形勢篇元刻本作脩孫本改

脩爲修失

循之言遂也遂哀謂哀而不止也

三年問曰

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

喪服四制曰毀不滅性故曰

循哀則害性墨子非儒篇曰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此循哀二字之證循遂一聲之轉史記孔子世家及孔叢子詰墨篇皆作崇喪遂哀是循哀卽遂哀也

脫文九十九

梁邱據歿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於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共也則據以

其所有其我

羣書治要是以上有吾字與下吾是以對文

是以知其忠也每

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

爲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

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

道導

羣書治要作爲臣道君以道君以屬下讀

親於父兄有禮於羣臣有惠

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之忠爲子之道

治要之道作以道父屬下讀

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慈惠於眾子誠信於朋友謂

之孝爲妻之道

治要無之道二字

使其眾妾皆得歡忻於其夫

謂之不嫉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

君

此下各本脫去九十

九字據羣書治要補何愛者之少邪四封之貨皆君

之有也而維據也以其私財忠於君何忠者之寡邪據
之防塞羣臣壅蔽君無乃甚乎公曰善哉微子寡人不
知據之至於是也遂罷爲壘之役廢厚葬之令令有司
據法而責羣臣陳過而諫故官無廢法臣無隱忠而百
姓大說

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七作晏子曰不可公遂
止乃取晏子原文而約舉之故與治要不同

傲細民之憂

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念孫案傲輕也崇重也言
輕小民之憂而重左右之笑也問上篇曰景公外傲諸
侯內輕百姓管子法法篇曰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
傲敵韓子六反篇曰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

呂氏春秋士容篇曰傲小物而志屬於大是傲爲輕也
般庚曰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是崇爲重也

不以 不可 若治視之

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念孫案上文曰內可以禁暴
外可以威敵則此當云內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敵
今本上句脫可字下句脫以字則句法不協

津人皆曰河伯也若治視之則大黿之首案治視之上
不當有若字此涉下文若治之功而衍爾雅釋水疏引
無若字

內篇問上

暴國之邪逆 聽賃賢者 逆復諫傲賢者之

言 其晏子可謂廉矣

重士民之歿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念孫案逆字涉下文逆諫而衍羣書治要無

聽賃賢者能威諸侯案聽賃賢者本作中聽任賢者今

本任誤作賃

此因賢字而誤加貝

而聽上又無中字者後人誤以

聽賃二字連讀又不解中聽二字之意故刪去中字也

案中聽者聽中正之言也言聽中正之言而任賢者則能威諸侯也後第十八曰中聽以禁邪問下篇曰中聽則民安此中聽二字之明證中聽任賢者與下文逆諫

志六之一
三
傲賢者對文若刪去中字則與下文不對矣羣書治要
作中聽任聖者雖聖與賢異文而中聽二字則不誤

輕士民之歿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句逆懷諫傲賢者

之言不能威諸侯案逆懷諫傲賢者之言本作逆諫傲
賢者與中聽任賢者對文無懷之言三字後人誤以逆
字上屬爲句故於諫上加懷字又於賢者下加之言二
字不知傲賢與任賢對文不當有之言二字也羣書治
要正作逆諫傲賢者

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案其字衍

藜藿 茲於兌

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念孫案藜藿當爲藜藿

徒弔反

藿卽今所謂灰藿也藜藿皆穢草故與荆棘並言若藿

則非其類矣藿藿字形相似世人多聞藜藿寡聞藜藿

故諸書中藜藿多誤作藜藿說見史記仲尼弟子傳

外上

篇堂下生藜藿誤與此同

西伐晉取朝歌及大行孟門茲於兌孫曰茲於兌未詳

念孫案兌讀爲隧茲於兌者且于之隧也

且子餘反此言莊

公還自伐晉遂襲莒入且于之隧也且于茲於聲相近

隧兌聲相近但上有脫文耳檀弓齊莊公襲莒于奪鄭

注曰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

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兌釋文奪徒外反注兌同故知茲於兌卽左傳且于之隧檀弓之奪鄭注之兌也

意使令 其君離

厚藉斂意使令無以和民孫曰意使令者任意使人念孫案意字文義不順孫加任字以釋之亦近於牽強意疑是急字之誤令急則民怨故曰無以和民

其君離上怨其下案其君離三字文不成義當作民離其君與上怨其下對文今本離字誤在其君下又脫去民字耳

不興 不爲與

貴戚離散百姓不與念孫案興字於義無取當是與字之誤百姓不與卽上文之百姓不親也繫辭傳曰民不與

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爲人而諸侯爲役

今本爲人上有在字

乃上文之脫字誤入此文內孫氏音義已及之

案小國不爲與爲字涉上下諸

爲字而衍小國不與與諸侯爲役對文則與上不當有爲字百姓不與小國不與兩與字正同義

景公問晏子曰

至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

晏子作色對曰

案對曰上不當有作色二字蓋涉下文公作色而衍

官未具也臣

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情倦廉隅不

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

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

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實墜于民者眾矣未有能士

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

善齊國之政

羣書治要無今字說苑同

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

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

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情懈辭令

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甯暱侍田

野不脩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事儉則王子
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
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
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
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
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

羣書治要聞下有者字說苑同

曰官不具公曰善

念孫案白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以下
別是一章本在問下篇內其首句本作景公問晏子曰
後人以其問荅之指大略相同遂併後章入前章而改

景公問晏子曰爲公曰以泯其迹又前章標題云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則後章亦當有標題今既併後入前遂刪去後章之標題矣不知前章是景公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而晏子對以官未具後章是景公欲與晏子善齊國之政而晏子對以官不具前章是言侍孔子者有季次原憲仲由卜商顏回騫雒而景公無一士後章是言侍桓公者有隰朋弦甯甯戚王子成甫東郭牙管仲而景公無一士且問荅之詞皆前略而後詳則非一篇可知今併爲一篇則旣云今君不善政之所失于下實墜于民者眾矣未有

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又云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古人之文有如是之複者乎晏子各章大同小異者多矣又可一切刪而併之乎羣書治要後章在問下篇其首句作景公問晏子曰今據以訂正

說苑君道篇有後章無前章孔叢子詰墨篇及意林皆有前章無後章則前後

之非一章甚明

翌州 惛憂

糾合兄弟撫存翌州吳越受令荆楚惛憂念孫案翌州二字義不可通翌當爲冀王肅注家語正論篇曰中國爲冀僖四年公羊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荆

故曰撫存冀州荆楚惛憂也今本作翌州者冀誤爲翼
又誤爲翌耳孫云翌冀聲之緩急非是

荆楚惛憂案惛者悶之俗字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下爲
匹夫而不惛高注曰惛讀憂悶之悶故曰荆楚惛憂孫
引說文惛不憭也亦非

大之事小

大之事小弱之事強久矣念孫案大之事小當作小之
事大今本小大互易則義不可通

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 公狗之猛 主
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孫曰據腹言據君之腹心也念孫案孫以據腹連讀非也此當以案據連讀方言曰據定也廣雅同僖五年左傳注曰

據猶安也案據謂安定之也史記白起傳曰趙軍長平以案據上黨民正與此案據同義爾雅曰腹厚也小雅蓼莪篇出入腹我毛傳與爾雅同昭二十一年左傳注曰有相親有也腹而有之謂恩厚而親有之卽案據之意也說苑政理篇文與此同今本說苑案誤作察羣書治要引不誤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安據猶案據也今本韓子有脫誤元和今本顧氏千里已辯之而今本韓子說苑皆有脫誤唯晏子不誤又經淵如誤讀故

釋其義如此

公狗之猛案當依韓詩外傳說苑作公之狗猛

主安得無堊國安得無患乎元刻本曰或作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沈本同案或本是也此治國之所患也正對景公治國何患之問與各篇文同一例今本作主安得無堊國安得無患乎乃後人取韓子竄入又改韓子之無亾爲無患以牽合晏子

韓子云主焉得

無堊國焉

得無亾乎斯兩失之矣說苑正與或本同

圭璋

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圭璋犧牲令祝宗薦之

乎上帝宗廟念孫案圭璋本作圭璧此後人以意改之

也古者祈禱皆用圭璧無用璋者

金縢曰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大王

雅雲漢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諫上篇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

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是其證羣書治要
正作圭璧犧牲

歲事 爲政尙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 生有

遺教 公不圖晏子曰 不豫

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念孫案歲事

本作事民事治也

見呂覽淮南
戰國策注

謂盡智以導民而不自

矜伐勞力以治民而不加督責也後人不解事民二字

之義而改事民爲歲事則旣與勞力不相承又與上句導民不對矣羣書治要正作勞力事民而不責

爲政尙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敦尙相愛故民不以相

惡爲名案上二句本作政尙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

去聲與敦尙相愛二句對文後人誤以故下不以相害爲

一句行平聲敦尙相愛爲一句故民不以相惡爲一句遂

移爲字於政尙相利之上而以爲政尙相利連讀以對

行敦尙相愛之文則旣失其義又失其句而下文爲名

二字遂成衍文矣羣書治要正作政尙相利故下不以

相害爲行敦尙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

生有遺教案羣書治要作生有厚利歿有遺教是也今本脫去厚利歿有四字則文不成義

公不圖晏子曰案此六字衍文也晏子對景公以盛君之行既畢卽繼之以臣聞問道者更正云云其中不得有公不圖晏子曰六字也今本有此六字者公不圖三字涉下文公不圖而衍校書者不知此三字之爲衍文故加晏子曰三字以別於上文耳案此章標題云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然則問道者更正云云卽是對景公之語而其上更無公不圖晏子曰六字明矣

公市不豫引之曰豫猶誑也說見荀子豫賈下

民有如利 及義而謀信民而動 度其義

建謀者及義興事傷民

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孫曰如字疑誤念孫案如當爲加字之誤民有加利謂一舉事而利加於民也前第四章曰上有羨獲下有加利語意與此相似又曰破檠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此皆加利二字之證

故臣聞義謀之法者

者當爲也與下對文

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

謀信民而動未聞存者也念孫案及義而謀信民而動

與下句文義不合及當爲反信當爲倍倍亦反也義爲

謀之法民爲事之本故反義而謀倍民而動未有能存

者也未聞存者也一本作未聞不存者也不字乃後人所加蓋不知及信二字爲反倍之誤故於此句內

加不字以牽上文云逃人而謨人當作義方雖成不安合上文耳

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正與此文相應羣書治要作反義

而謀背民而動背與倍古字通故知信爲倍之誤

管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于民案度其義本

作度於義度待洛反度之言宅也薛瓚注漢書韋元成傳曰

古文宅度同堯典宅西周官縫人注宅作度五流有宅史記五帝紀作度禹貢是降邱宅土風俗

通義作度三危既宅夏本紀作度立政文王惟克厥宅心漢石經作度大雅皇矣篇此維與宅論衡初稟篇作

度文王有聲篇宅宅者居也謂謀必居於義也文十八

年左傳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杜注曰度居也

大雅縣及

皇矣傳是度於義卽居於義也度於義與因於民對文

竝同

上文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是其明證今

本作度其義則迴非居於義之謂且與上下文不合矣

羣書治要正作謀必度於義

及其衰也建謀者及義興事傷民案及亦當爲反

一本作建

謀不及義不字興事下當有者字與上句對文

亦後人所加

榮君富則視其所不取

如此則不爲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引之曰榮讀爲

營營惑也

見呂氏春秋淮南注

掩欲以營君者外爲廉絜以自掩

其貪將以惑君也第二十一篇說佞人之事君曰以僞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正謂此也營榮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不可榮以祿下

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富則視其所不取念孫案通與窮對富與貧對羣書治要作富則視其所分貧則視其所不取是也今本脫分字及貧則視其所五字則文不成義

君尊 防下隱利二句 而不以身害之

爲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念孫案君尊當

爲身尊此承上文身尊民安而言今本身作君者涉上
下文君字而誤

防下隱利而求多句從君不陳過而求親案從君不陳

過而求親謂臣在君側不陳君過而但求親近也求親
與求多對文孫以求多從君連讀而釋之曰求其多從
君欲非是

苟有所求于民而不以身害之案而字衍後第十八章
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無而字

鹿茸學

縵密不能鹿茸學者詘念孫案當作縵密不能鹿茸不

學者詘

麓苴與麤粗同麤倉胡反粗在戶反二字義同而音異說見廣雅疏證一

言縵密之

事既不能

縵密猶縣密謂事之精微者

麓苴之事又不學則未有不

詘者也下文曰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善人

不能威惡人不能疎者危交游朋友從無以說於人

從字

疑衍

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爲者

餒脩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語意竝與此同

今本脫去不字則其義相反且與上文不對矣外上篇

曰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

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語意

亦與此同微事不通麤事不能正所謂縵密不能麓苴

不學也以是明之

行己常行者也

行己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蒞眾念孫案行己本作身

行行讀去聲此後人習聞行己之語而罕見身行之文故改

之耳不知身即己也玉篇己身也下文身行順治事公正承

此文言之未見全文而輒以意改粗心人大抵皆然羣

書治要正作身行不順

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案常行下衍者字常行讀去聲若云常行者

則當讀平聲矣上文景公問君子常行曷若即其證羣書治要

無者字

不務於上 下之勸從其教 不害之以實

愛民爲法 相親爲義 不相遺 明王教民

之理

所求於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引之曰
不務於上義不可通不務當作必務此涉上下文諸不
字而誤也羣書治要亦作不務則唐初本已然案所禁
於民者不行於身謂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也所求於下
者必務於上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則當作必務明
矣下文云苟所求於民不以身害之苟所禁於民不以
事逆之卽承此四句而言

故下之勸從其教也念孫案之字衍下文曰故下不敢犯其上也文義正與此同則不當有之字明矣羣書治要無

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實案害之以實義不可通實本作罰謂不以刑罰害民也窮之以勞害之以罰皆虐民之事羣書治要正作不害之以罰

上愛民爲法下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遺案羣書治要作上以愛民爲法下以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違是也上文云明王脩道一民同俗故云天下不相違今本脫兩以字違字又誤作遺則文義皆不協

此明王教民之理也案本作此明王之教民也上章賢君之治國若此正對賢君治國若何之問本章此明王之教民也亦正對明王教民何若之問今本作此明王教民之理也詞意庸劣乃後人所改羣書治要正作此明王之教民也

可謂忠乎

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念孫案可謂忠乎本作其說何也下文晏子對詞正申明不死不送之說今本作可謂忠乎者後人依說苑臣術篇論衡定賢篇改之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二引此竝作其說何

也雜上篇高糾謂晏子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而卒見逐其說何也

定祿 權居

稱身就位計能定祿念孫案祿由君定非由臣定也定祿本作受祿下文受祿不過其量卽其證羣書治要正作計能受祿

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案權居二字義不可通居當爲君字之誤也權稱也周語權輕重以振救民羣注權稱也言忠臣

之行去聲必準於道不稱君以爲行也羣書治要正作不權君以爲行

聖人之得意何如

藉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

天明象而贊

聖人之得意何如念孫案聖人上脫公曰二字羣書治要有

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案羣書治要作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民百姓樂其政遠者懷其德是也旣言民而又言百姓者古人之文不嫌於複子庶民則百姓勸卽其證也此四句皆五字爲句而兩兩相對今本脫一民字衍一及字而文義皆參差不協矣

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

不僞下三句皆六字唯首句少一字孫曰當云天明象而贊地今本脫一地字因下有地字故念孫案羣書治要作天明象而致贊是也致贊謂天致禎祥以贊王者昭元年左傳天贊之也杜注贊佐助也非贊地之謂也淮南本經篇曰四時不失其敘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正所謂天明象而致贊

不危 不弱

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失之念孫案兩不字涉下文不危不弱而衍景公問君民而危用國而弱者惡乎失之故下文晏子之對皆言其所以危弱之故

若云不危不弱則不得言惡乎失之且與下文相反矣

地不同生

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念孫案地不同生文義不明羣書治要生作宐是也今作生者涉下文俱生而誤周官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宐而爲之種故曰地不同宐

好辯以爲忠 如寇讎 此古離散其民隕失

其國所當行者也

好辯以爲忠念孫案羣書治要作好辯以爲智刻民以爲忠是也今本脫智刻民以爲五字則文不成義

今民間公令如寇讎盧曰寇上當有逃字下篇有念孫案民間公令如寇讎語意自明了不必定加逃字諫上篇亦云今君臨民若寇讎下篇直用左氏之文故有逃字不得執彼以例此也元刻本及標題皆無逃字羣書治要亦無

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案此文本作此古之離散其民隕失其國者之常行也上文景公問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若正與此文相應且常行之行讀去聲不讀平聲今本古下脫之字國下脫者字則文不成義之常行也作所常行者也則

行字當讀平聲矣羣書治要作此古之離其民隕其國者之常行也

校今本少失散二字者省文也

內篇問下

觀於轉附朝舞 尊海 夏諺曰 從南 公

掌 貧民者

吾欲觀於轉附朝舞尊海而南至於琅邪念孫案羣書治要載此文本作吾欲循海而南至於琅邪續漢書郡國志注亦云齊景公曰吾循海而南今本吾欲下有觀於轉附朝舞六字循海作尊海皆後人以孟子改之夏諺曰案羣書治要本作夏語曰今本語作諺亦後人

以孟子改之

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

羣書治要

此句中亦有歷時二字

案南字義不可通乃高字之誤高與下正

相對孟子作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

之連

趙注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連者引也使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為樂故謂之連據孟子

及趙注則此文當云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下而不反謂之流今以從高為流從下為連與孟子相反未

知孰是

上亦高也

見說文

羣書治要正作從高

令吏計公掌之粟引之曰掌字義不可通當為稟字之

誤稟古廩字也下文發廩出粟是其證隸書掌或作掌

與稟字略相似故諸書稟字或誤為掌說見管子輕重

甲篇一掌下

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癰老者七十人念孫案民字後人所加貧者與癰老者對文則不當有民字明矣羣書治要無民字

君之賊者 逮桓公之後者

管仲君之賊者也念孫案賊害也管仲射桓公中鉤故曰君之賊賊下不當有者字僖三十三年左傳管敬仲桓之賊也亦無者字下篇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乎亦衍者字上文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無者字羣書治要亦無

廉政

廉政而長久念孫案政與正同文選運命論注引作廉

正

史記循吏傳
堅直廉正

慶善

慶善而不有其名念孫案慶字於義無取慶本作薦不

有其名謂不以薦善自居也隸書薦字或作葦形與慶

相似而誤

說見管子
君臣篇

羣書治要正作薦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盧曰下止字衍

又曰案今詩作景行行止而古來所引每作行之王伯

厚詩攷引史記孔子世家作行之今史記改作行止矣
禮記表記釋文云行止詩作行之又互異也此書必本
作行之後人以今詩止字注其旁遂誤入正文耳念孫
案盧說是矣而未盡也此文本作詩云高山仰之景行
行之鄭箋孔疏皆作仰之行之釋文作仰止云或作仰之唐石經依釋文鄉者其人也鄉
讀南鄉北鄉之鄉鄉者謂鄉道而行者也表記引此詩
而申言之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
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歟而后已卽此所云鄉者
其人也故下文云列士竝學終善者爲師鄉道不已斯
謂之終善者矣淮南說山篇曰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鄉者其人也語卽本於晏子

史記亦曰詩有之高山仰之景行行之雖不能至然

心鄉往之三王世家載武帝制又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列女傳賢明傳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言當常嚮爲其善也

若今本晏子則兩之字僅存其一又脫去

鄉字矣

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 國之所以

治也

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
何也念孫案旣言迷不當更言亂此迷字蓋涉上迷字
而衍魯字當在不免于亂上今吾以一國慮之魯不免
于亂者以猶與也言吾與一國慮之而魯猶不免于亂

也韓子內儲說作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是其證今本迷字重出魯字又誤在一國上則文不成義夫偏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案治上當有不字此言大臣專本朝之權國之所以不治也下文行之所以衰也身之所以危也竝與此文同一例上文魯不免于亂亂卽不治也今本脫不字則義不通且與上下文不合

夫

夫儼然辱臨樊邑孫曰夫一本作大夫然作夫亦是秦二世刻石夫下積二畫以爲大夫念孫案一本作大夫

者是孫說謬

請問莊公與今孰賢

念孫案今下脫君字今君見下文

國都之市 無私與

孫曰左傳作國之諸市非念孫案晏子本作國之都市
都諸古字通都市卽諸市也國中之市非一故曰諸市
後人不知都爲諸之偕字而誤以爲都邑之都故改爲

國都之市不知古所謂國卽今所謂都也

吳語注都國也呂氏春秋

明理篇注國都也經傳皆謂都中爲國中

旣言國而又言都則贅矣乃淵如

反以爲是而以左氏爲非不過欲抑左氏以尊晏子春

秋耳不知所尊者乃俗改之本非原本也

無私與維德之授案以上下文考之則無私與上當有民字而今本脫之

不正爵祿 喪亾

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念孫案不正爵祿義不可通正當爲亾廣雅曰亾求也謂以禮與忠事君而不求爵祿也下文持諛巧以正祿正亦當爲亾謂持諛巧之術以求祿也俗書亾字作𠂔與正相似而誤

襄三十一年左傳釋文𠂔

本或作正昭六年釋文古本𠂔或作王正管子輕重甲篇民食三升則鄉有𠂔倉而盜今本𠂔誤作正

是以進不喪亾退不危身案進不喪亾文不成義亾當

爲己字之誤也

管子法禁篇舉國之士以爲己黨又曰壹士以爲己資備田以爲己本今本已

字竝誤作亾

喪己失己也失己與危身對文下文交通則辱

生患則危

辱謂喪己危謂危身

正與此相反

不阿久私 外不顧其身游

不阿久私不誣所能孫本久作以云一本作久非念孫

案當作所與下句文同一例言於人則不阿所私於己

則不誣所能也作久作以皆於文義不合

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身游案家可以言內身不可以

言外且身游二字義不相屬身字乃後人所加也內不

恤其家外不顧其游者游謂交游也下文曰身勤於飢

寒不及醜儕正所謂外不顧其游也荀子非十二子篇
注引此正作外不顧其游

不緣 不狡 不銓

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盎而不苟莊敬而不狡和
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剝孫曰緣緣飾也溪當爲谿言谿
刻也盎卽諛假音說文諛早知也谿盎而不苟言不矜
明察狡狡猾僞爲恭敬也銓疑奐字假音說文奐讀若
畏侯盧曰狡與佼同言非務爲美好也念孫案廣雅緣
循也莊子列御寇篇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郭象曰緣
循仗物而行者也
和調而不緣言雖與俗和調而不循

俗以行猶言君子和而不同也溪益未詳狡者文選洞
簫賦注曰狡急也字通作絞論語泰伯篇鄭注曰絞急
也昭元年左傳注曰絞切也莊敬而不狡謂從容中禮
而不急切也銓者說文跽卑也廣雅跽伏也作銓者俗
字耳和柔而不銓謂和柔而不卑屈也和調而不緣莊
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劇皆謂其相似而不
同孫以緣爲緣飾則與和調不相似以狡爲狡猾則與
莊敬不相似莊敬而不狡猾則義不相屬故又讀銓爲
加僞爲恭敬四字以曲成其說奕尤非盧讀狡爲佼而云務爲美好亦非莊敬而不美
好則義不相
屬故加務爲二
字以曲成其說

可以爲下

有明上可以爲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念孫案可以爲

下上亦當有不字言此反天地之衰倍先聖之道塞政

教之途者有明上則足以危身

明上謂明君也前弟二十日狂僻之民明上之

所禁也義與此同

遭亂世則足以惑世故曰有明上不可以爲

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遭亂世不可以治亂卽上文所

云世行之則亂也有明上不可以爲下卽上文所云身

行之則危也今本脫去不字則義不可通

危行 從重 從輕

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隱道危行則不忍念孫案此危

行與論語之危言危行不同危讀曰詭詭行與直行正

相反作危者借字耳

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

有詭文子上
德篇詭作危

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案當作從輕不爲進從重不

爲退輕易也

見呂氏春秋
知接篇注

重難也

見漢書
元紀注

謂不見易而

進不見難而退也今本輕重互易則義不可通家語三

恕篇作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注曰赴憂患從勞苦

輕者宜爲後重者宜爲先語意正與此同

晏子春秋第一

晏子春秋第二

讀書雜志

高郵王念孫

內篇雜上

三年毀聞于國

景公使晏子爲阿宰

今本阿上有東字乃後人所加盧已辯之

三年毀聞于

國念孫案三年下有而字而今本脫之下文云三年而
譽聞于國又云三年而毀聞于君三年而譽聞于君則
此亦當有而字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職官部六太平
御覽職官部六十四皆作三年而毀聞于國

喟然嘆曰令吏養之

公悲之喟然嘆曰令吏養之念孫案嘆曰二字後人所

加公悲之喟然令吏養之皆是記者之詞

諫上篇令吏誅之下篇令

吏謹守之雜下篇令吏葬之皆記者之詞

後人加嘆曰二字則以令吏養之

爲景公語謬以千里矣說苑貴德篇有歎曰二字亦後

人依俗本晏子加之藝文類聚火部引晏子作公喟然

令吏養之無嘆曰二字諫上篇公喟然曰後人加嘆字

下篇喟然流涕後人加嘆而二字謬皆與此同

辯見諫上諫下

不待時而入見

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

各本此下有景公二字乃涉上文而衍今據羣書治要刪

念孫案不待時而入見本作不時而入見時卽待字也

不待而入見謂先入見也古書待字多作時說見經義述聞遲歸

有時外下篇晏子不時而入見卽其證後人不知時爲

待之僭字故又加待字耳說苑貴德篇作不待請而入見請字亦後人所加其謬更

甚羣書治要無待字

天子大夫

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念孫案天
字後人所加以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猶宋
穆公言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也後人不解古
書文義乃妄加一天字天子大夫竝稱斯爲不倫矣說
苑正諫篇有天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羣書治要

正作子大夫

將軍 君子曰以下七句

願與將軍樂之孫曰說苑將軍作夫子謬

正諫篇

念孫案

此文本作願與夫子樂之與上文荅晏子之言文同一例後人以此所稱是司馬穰苴故改夫子爲將軍耳不知春秋之時君稱其臣無曰將軍者說苑作夫子卽用晏子之文羣書治要所引正作夫子

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亾案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九飲食部二所引皆無此文說苑有此文而無君子

曰三字疑後人依說苑增入而又加君子曰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孫曰小雅賓之初筵篇無此二句念孫案此二句後人所加晏子引賓之初筵以戒景公前後所引皆不出本詩之外忽闌入既醉之詩則大爲不倫其謬一也既醉之詩是說祭宗廟旅酬無筭爵之事非賓主之禮今加此二句則與下文賓主之禮也五字不合其謬二也說苑反質篇有此二句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斷不可信

犯其禮 知千里之外 可謂折衝矣

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念孫案禮本作樂此涉上文不知禮而誤太師掌樂故曰臣欲犯其樂而太師知之若禮則非太師所掌且上文屢言成周之樂則此不得言禮明矣新序雜事一作禮亦校書者依俗本晏子改之韓詩外傳八及文選張協雜詩注陸機演連珠注引晏子竝作欲犯其樂

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案此文本作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無可謂折衝矣五字知衝卽折衝也知折聲相近故字亦相通

說見經義述聞大戴

記荀子勸學篇鏗而舍之朽木不折大戴記折作知宋

明本皆如是俗本依荀子改知爲折辯見經義述聞是其證也舊本知下脫衝字

而後人不知又於晏子之謂也下加可謂折衝矣五字

謬矣高注呂氏春秋云衝車所以衝突敵軍而陷破之

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故曰不出於尊俎之間而折衝

字新序與此同亦校書者依俗本晏子改之後漢書馬

融傳注太平御覽器物部六引晏子竝作起於尊俎之

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文選張協雜詩注冊魏公九錫文

注爲袁紹檄豫州文注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演連珠

注楊荊州誄注竝引作不出尊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

外晏子之謂也皆無可謂折衝矣五字大戴記王言篇
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呂氏春秋召類篇夫
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
之謂乎文義竝與晏子同韓詩外傳孔子聞之曰善乎
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卽本於晏子且據後漢
書文選注太平御覽所引皆作折衝千里之外則今本
晏子知千里之外知下脫去衝字而知衝卽是折衝不
當更有可謂折衝句明矣

陰水厥 不知

陰水厥陽冰厚五寸盧曰陰水厥陽文選海賦注引作

陰冰凝陽御覽水亦作冰

地部三十三

念孫案盧讀陰水厥

陽爲句非也此文本作陰冰凝

句

陽冰厚五寸

海賦陽冰不治

本此陰冰者不見日之冰也陽冰者見日之冰也言不見

日之冰皆凝見日之冰則但厚五寸也文選注及御覽

皆作陰冰凝自是舊本如此今本作陰水厥誤也

不知以告晏子案不知上脫公字

發其視之

景公遊於紀得金壺發其視之念孫案發其視之本作

發而視之今本而作其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器物部

六獸部八玉海十四引此竝作發而視之

一本作乃發視之亦後人

以意
改

棄國 齊公 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 是
則 孤其根以下三句 不問墜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念孫案棄國本作失國此
後人依說苑敬慎篇改之也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草
部下太平御覽百卉部四竝作失國齊公問焉齊字涉
上句走齊而誤當從御覽作景公問焉治要作齊景公
問焉亦衍齊字

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案類聚御覽
竝作子之年甚少奚道至於此乎道由也言何由至於

此也此字正指失國而言說苑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無奚道至於此乎六字今既從說苑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又從晏子作奚道至於此乎既言何又言奚既言棄國又言至於此則累於詞矣

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案則本作以是二字乃推言其所以無輔弼之故今本作是則亦後人以說苑改之羣

書治要類聚御覽竝作是以

今本類聚脫以字御覽脫是字唯治要不誤

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案羣書治要作孤其根芟密其枝葉春氣至僨以揭也

僨仆也揭蹶也

大雅蕩篇
顛沛之揭

秋蓬末大而本小故春氣至

則根爛而仆於地類聚御覽竝作孤其根本密其枝葉

今本云云亦後人以說苑竄改說苑作惡於根本而美

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程氏易疇通藝錄曰蓬之

根孤而枝葉甚繁既枯則近根處易折折則浮置於地

大風舉之乃戾於天故言飛蓬也說苑言拔葢考之不

審矣曹植詩云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又云願爲中

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芟連可見蓬轉

而飛不得與根芟連是折而非拔也司馬彪詩云秋蓬

獨何辜飄飄隨風轉長飈一飛薄吹我之四遠搔首望

故株邈然無由返若蓬遇風而拔則故株隨枝而逝安得云搔首望故株耶念孫案程說甚核又案晏子作孤其根菱密其枝葉密與孤正相對說苑作惡於根本美於枝葉美與惡亦相對今本晏子作孤其根而美枝葉美與孤不相對兩用晏子說苑之文斯兩失之矣

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案墜本作隊隊與隧同廣雅曰隊道也大雅桑柔傳曰隧道也溺者不問隊謂不問涉水之路故溺也不問隊不問路其義一而已矣荀子大略篇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隧楊倞曰遂謂徑隧水中可涉之徑也是其證後人誤以隊爲顛墜之墜故矣

加土耳其羣書治要正引作溺者不問隧

脫文六

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念孫案不計之義初學記文部引作不法之禮上有反句命門弟子曰六字然則不計之義二句乃孔子命門弟子之語今脫去上六字則不知爲何人語矣外上篇曰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云云文義正與此同韓詩外傳載此事亦云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

縻醢

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念孫案麋醢當作麋醢字之誤也周官醢人麋醢鹿醢鄭注曰醢亦醢也鄭司農云有骨爲醢無骨爲醢內則有麋腥醢醬說苑雜言篇家語六本篇竝作湛之以鹿醢則麋爲麋之誤明矣文選王粲贈蔡子篤詩注太平御覽香部三引此竝作麋醢

嬰誠革之

嬰誠革之迺令糞灑改席尊醢而禮之念孫案誠讀爲請革改也向者不辭而入今者糞灑改席而禮之則改乎向者之爲矣晏子以此爲請故曰嬰請革之也請與誠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趙策趙王謂樓緩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

平新序善謀篇誠作請墨子尙同節葬明鬼非樂諸篇
竝以請爲誠此誠之通作請者也吳語員請先死請問
戰奚以而可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句踐伐
吳外傳請竝作誠此又請之通作誠者也

養其親

養其親者身伉其難念孫案養其親本作養及親養及
於親則德莫大焉故必身伉其難也今本及作其卽涉
伉其難而誤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人事部百
一十引此竝作養及親呂氏春秋士節篇說苑復恩篇
同

內篇雜下

女子而男子飾 賣馬肉於內 踰月

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念孫案飾下有者字而今本脫之上文女子而男子飾者是其證此者字與下者字不同義非複也說苑政理篇有者字

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縣牛首於門而賣馬肉

於內也

賣與鬻同字本作賣從貝商聲商古文睦字賣與賣不同賣莫遯反字本作賣從出買聲御覽

引晏子

盧曰內御覽作市

資部八

似非念孫案作市者是

也縣牛首於門喻服之於內也賣馬肉於市喻禁之於外也則當作市明矣若云賣馬肉於內則義不可通蓋涉上下文三內字而誤

踰月而國莫之服案踰月本作不踰月不踰月言其速也若無不字則非其旨矣御覽引此正作不踰月說苑作不旋月文雖小異而亦有不字

棄去之

下車而棄去之念孫案而棄去之本作棄而去之謂棄車而去之也今本棄而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太平御覽車部二引此正作棄而去之說苑政理篇同

故殺之斲其頭而葬之

晉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斲其頭而葬之念孫案既言斲其頭則無庸更言殺之殺之二字

後人所加也說苑辯物篇有此二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文選上建平王書注引作悉斲其頭而葬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五作斲其頭而葬之人事部四十作故并斲其頭而葬之皆無殺之二字

不踊 笱者

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孫曰踊說苑作通言不到也踊當是通之誤念孫案作踊者是也成二年公羊傳蕭同姪子踊于楮而闕客何注曰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楮然則踊于楮卽登于楮故何訓踊爲上也此言不踊亦謂臺成而公不登也說苑辯物篇作

通者非字之誤卽聲之通孫以不通爲不到失之
有梟咎者鳴盧曰者字衍咎鳴夜鳴也念孫案盧說非
也古謂夜曰咎或曰咎者莊子田子方篇曰咎者寡人
夢見良人是也後弟六云夕者菅與二日鬪夕者與咎
者同則者非衍字明矣說苑辯物篇亦作咎者

室何爲夕

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念孫案以下文立室立宮例之
則室上當有立字而今本脫之

公菅二日與公鬪 故病將已 以臣之言對

公菅二日與公鬪不勝念孫案此當作公菅與二日鬪

不勝與上文文同一例不勝謂公不勝也今旣顛倒其
文又衍一公字則義不可通矣風俗通義祀典篇正作
公夢與二日鬪

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案故者申上之詞上文未言
病將已則此不得言故病將已故當爲公下文占瞢者
對曰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卽用晏子之言則此文
本作公病將已明矣今本公作故者涉上文故請君占
瞢而誤太平御覽疾病部六引此正作公病將已風俗
通義同

占瞢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孫依

今本作占嘗以占之言對云風俗通占作臣非念孫案作臣者是也此言以臣之言而出之占嘗者之口故有益若使臣自言之則公必不信也後人不達而改臣之言爲占之言謬矣元刻本及太平御覽竝作臣之言

成陰

張袂成陰揮汗成雨孫曰陰說苑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作帷据下云成雨則此當作陰念孫案張袂成帷揮汗成雨甚言其人之眾耳成帷與成雨其意本不相因齊策云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成帷成幕與成雨意亦不相因也今本作成陰恐轉是後人以意

改之說苑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作成帷則本作帷明矣

晏子將楚 楚聞之 爲其來也

晏子將楚念孫案將下脫使字本或作晏子將至楚此因下文有晏子至楚而以意加至字耳意林及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藝文類聚人部九果部上太平御覽果部三竝引作晏子使楚但省去將字耳說苑奉使篇作晏子將使荆今據以訂正

楚聞之謂左右曰案楚下脫王字

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案爲其來於其來也

古者或謂於曰爲說見釋詞

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 寵以百萬以富其家

念孫案之賜當作賜之寵以當作寵之與上文文同一
例如今本則文義參差矣說苑臣術篇正作賜之寵之

相相然

名山旣多矣松柏旣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

念孫案相相二字於義無取相當爲相音忽說文相高兒

從木目音忽聲故山高兒亦謂之相相與相字相似世人

多見相少見相故相誤爲相此言望之相相然下言登

彼相相之上則相爲相之誤明矣

怨利生孽 維義可以爲長存

怨利生孽孫曰左傳怨作蘊

昭十年

杜預注蘊畜也孽妖

害也蘊與怨聲相近然据此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則怨字直是怨惡之怨左氏取此書改其文顯然可見念孫案孫說非也爭利而相怨可謂之怨人不可謂之怨利若以怨爲怨惡則怨利二字義不可通矣左傳作蘊利本字也此作怨利借字也

大戴記四代篇委利生孽委亦蘊也蘊怨委一

聲之

前諫上篇外無怨治內無亂行言君勤於政則外

無蘊積之治內無昏亂之行也是晏子書固以怨爲蘊矣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楊倞曰怨讀爲蘊

言雖富有天下而無蘊畜私財也彼言怨財猶此言怨利乃淵如皆不之省而必以怨爲怨惡蓋淵如之意必欲謂晏子春秋在左傳之前凡左傳之文與晏子不同者皆是左氏誤改晏子故必訓怨爲怨惡以異於左氏而不知其說之不可通也其音義中多有此論皆不足
深辯

維義可以爲長存案當作維義爲可以長存今本爲字在可以下則文義不順

慶氏之邑足欲

至

所謂幅也

與晏子邶殿

至

何獨弗欲

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亾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
邶殿迺足欲足欲亾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
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
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今本脫民字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
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
多所謂幅也元刻本曰或作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無
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夫離治闕求富禍也慶氏
知而不行是以失之我非惡富也諺曰前車覆後車戒
吾恐失富不敢受之也盧改或本爲正文而改今本正
文入注云文選六代論五等論兩注竝引諺曰前車覆

後車戒可知唐時本如是後人輒以左傳慶氏之邑足欲以下竄易之元刻不知此爲本文而反以爲或本然猶幸有此異文今得攷而復之念孫案盧改是也而征賦注歎逝賦注運命論注劒閣銘注竝引晏子前車覆後車戒合之六代五等諸侯二論注凡六引

又案上文慶氏以分其邑與晏子邾殿其鄙六十晏子弗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初學記人部中引晏子本作慶氏以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不受今本邾殿云云及子尾二字皆後人以左傳改之其標題內之子尾及足欲則以

四字亦後人所改

安邦而度家

安邦而度家宗君而處身孫曰度讀如劇念孫案劇家

二字義不可通

說文劇判也爾雅木謂之劇予謂度讀郭引左傳山有木工則劇之

爲宅

宅度古字通說見爾雅宅居也大雅緇傳曰度居問上篇度其義下

也文王有聲篇宅是鎬京坊記宅作度安邦而度家宗君而處身度亦處也處亦居也

割地將封晏子

旦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念孫案割地將三字原文所無也其封晏子下有以都昌三字而今本脫之

都昌齊地名也

水經濰水注曰濰水又北逕都昌縣故城東漢高帝六年封朱軫為侯國北海

相孔融為黃巾賊管亥所圍於都昌也

案都昌故城在今萊州府昌邑縣西

封爵部下出晏子都昌辭而不受八字注引晏子云景

公封晏子以都昌晏子辭不受

陳禹謨依俗本晏子刪去注文以都昌三字而

正文尚未改

太平御覽飲食部七同太平寰宇記曰都昌故

城齊頃公封逢丑父食采之邑晏子春秋云齊景公封

晏子以都昌辭而不受即此城也則此文原有以都昌

三字明矣其割地將三字則後人以意加之

既言封晏子以都昌

則無庸更言割地此是俗本既脫以都昌三字後人因

加割地將三字也書鈔御覽寰宇記所引皆無此三字而陳禹謨又依俗本加之

脫粟之食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念孫案脫粟上當有食字後弟二十六云食脫粟之食卽其證今本脫食字則文義不明且與上句不對後漢書章帝紀注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八引此竝云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

恨君

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念孫案恨非怨恨之恨乃很之俗字也很者違也君與之邑而必不受是違君也故曰必不受以很君說文很

不聽從也吳語今王將很天而伐齊韋注曰很違也古
多通用恨字齊策秦使魏冉致帝於齊蘇代謂齊王曰
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違秦也新序雜事篇嚴恭承命
不以身恨君亦謂違君也漢書外戚傳李夫人病篤上
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
見帝上欲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
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
弟邪何爲恨上如此亦謂違上也此皆古人俗恨爲很
之證

不任

夫子之祿寡邪何乘不任之甚也念孫案不任本作不
佼佼與姣同好也晏子乘敝車駕駑馬上見故景公曰何
乘不佼之甚也陳風月出篇佼人僚兮毛傳曰僚好貌
釋文佼字又作姣引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
謂之姣荀子成相篇曰君子由之佼以好是姣佼古字
通後人不知佼字之義而改不佼爲不任謬矣羣書治
要正作不佼說苑臣道篇作不任亦後人依俗本晏子
改之太平御覽車部三引說苑正作不佼下有注云佼
古巧反

耳矣

食脫粟之食炙三七五卵菹菜耳矣孫曰耳矣前文作而已與此音相近念孫案耳矣者而已矣也疾言之則曰耳矣徐言之則曰而已矣凡經傳中語助用耳字者皆而已之合聲也說見釋詞

未有老辭邑者矣

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矣念孫案下矣字涉上矣字而衍

發書之言曰

及壯發書之言曰念孫案此本作及壯發書句書之言曰今本少一書字則文義不明白帖十引此重一書字

說苑反質篇同

外篇重而異者

釋衣冠白鼓缶 君子 畏禮義 召衣冠以

迎晏子 用三獻

釋衣冠白鼓缶念孫案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衣冠部
三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九服章部十三竝引作去冠被
裳白鼓盆甕御覽器物部三又引自鼓盆甕今本云云
乃後人依新序刺奢篇改之

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子之不欲也案子字涉
上下文諸子字而衍諫上篇曰今君去禮則羣臣以力

爲政彊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故曰嬰恐君之
不欲也今作恐君子之不欲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無
子字

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
者畏禮義也孫本刪義字云据韓詩外傳九新序無義

字念孫案孫刪義字非也此義字非仁義之義乃禮儀
之儀周官大司徒以儀辨等則民不越鄭注曰儀謂君
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故曰不敢亂者畏禮儀也

古書仁義字本作誼禮儀字本作義後人以義代誼以

儀代義亂之久矣說見經義述聞禮記此文作義乃古字之僅存

者良可寶也韓詩外傳新序無義字者言禮而儀在其中故文從省耳不得據彼以刪此各本及羣書治要皆有義字

公令人糞灑改席召衣冠以迎晏子案召衣冠三字文不成義且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衣冠以迎四字乃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

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焉案羣書治要作用三獻禮焉於義爲長

泰山之上 三人 天之變

景公置酒于泰山之上孫本改上爲陽云太平御覽作

陽念孫案山南爲陽山北爲陰管子小匡篇曰齊地南
至於岱陰則景公不得置酒於泰山之陽御覽人事部
百三十二引作泰山之陽乃後人以意改之元刻本沈
本及御覽人事部三十二皆作泰山之上

今日見怯君一諛臣三人案人字涉上文三人而衍諛
臣三與怯君一對文則不當有人字藝文類聚人部三
及太平御覽引此皆無人字諫上篇亦云不仁之君見
一諛諛之臣見二

自是觀之第又將出天之變彗星之出庸可懼乎

可讀曰何

何可古字通庸亦何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文十八年左
傳庸何傷襄二十五年傳將庸何歸皆其證也各本懼

作悲涉上文兩悲字而誤今據諸書所引改案天之變三字與上下文皆不

相屬蓋衍文也下篇曰茀星又將見曹奚獨彗星乎諫上篇曰何暇在彗茀又將見矣此文曰茀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語意前後相同則不當有天之變三字明矣續漢書天文志注引作字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困學紀聞六同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引作字又將出彗星庸可懼乎史記齊世家作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皆無天之變三字

正諫

不聽正諫念孫案正與証同說文証諫也齊策士尉以

証靖郭君是也亦通作正呂氏春秋慎大篇不可正諫
達鬱篇使公卿列士正諫是也

奏駸無言

念孫案昭二十一年左傳作駸駸無言此篇全用左傳則
此文亦當與彼同今作奏駸無言者後人依中庸笏記
奏字而寫者誤合之又脫去駸字耳當依左傳改正

倂介之關

引之曰倂介本作倂邇倂邇之關謂迫近國都之關也
今本作倂介者後人依誤本左傳改之辯見經義述聞

鳧鴈

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引之曰鳧鴨也鴈鵞也此云
菽粟食鳧鴈下云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則鳧鴈乃家畜
非野鳥也爾雅舒鳧鵞郭璞曰鴨也廣雅曰鳧鵞鳧也
鳧與鴨同卽此所謂鳧也故對文則鳧與鵞異散文則鵞亦
謂之鳧爾雅舒鴈鵞郭璞曰今江東呼鴈方言曰鴈自
關而東謂之鴈鵞南楚之外謂之鵞說文曰鵞鴈也鴈
鵞也廣雅曰鴈鵞鴈也卽此所謂鴈也故對文則鵞與
鴈異散文則鵞亦謂之鴈莊子山木篇命豎子殺鴈而
烹之謂殺鵞也說苑臣術篇秦穆公悅百里奚之言公
孫支歸取鴈以賀鵞是家畜故歸而取之甚便漢書翟方進傳有狗

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皆謂鶩爲鴈也

詳見經義述聞周官

膳夫

楚辭七諫畜鳧鴛鶩滿堂壇兮

今本鴛鶩下有雞鶩二字乃後人所

加與王注不合

齊策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鶩鶩有餘食韓詩外

傳及說苑尊賢篇竝作鴈鶩有餘粟卽此所謂菽粟食

鳧鴈也孫以鴈爲鴨云鴈鴨聲相近又引本草鴈肪皆

失之

雉門之櫺

景公登箐室而望見人有斲雉門之櫺者孫曰說文櫺

長木兒引之曰此櫺字非謂長木兒乃木名也櫺卽楸

字也說文楸梓也徐鍇曰春秋左傳伐雉門之楸作萩

同襄十年中山經其狀如櫛郭璞曰卽楸字也是雍門之

櫛卽雍門之楸

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 國澤是

念孫案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當作美哉室其誰將有
此乎今本其字誤入上句內則文義不順誰將又誤作
將誰案本篇標題曰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誰將二
字尙不誤則作將誰者誤也後弟十五云後世孰將踐
有齊國者乎孰字亦在將
上昭二十六年左傳正作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今公家驕汰而田氏慈惠國澤是將焉歸案澤古舍字
也說見管子戒篇

夜者 子胥忠其君二句 足以爲臣

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者盧曰夜者者乃咎之譌

夜字衍念孫案盧說非也古謂夜爲咎故或曰咎者說

雜下篇或曰夜者夜曰夜者故晝亦曰晝者雜下篇曰

夜者公瞿與二日鬪本篇第三章曰夜者寡人瞿見彗

星與此夜者而三矣然則夜非衍字者亦非咎之譌也

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案此文原有四句

今脫去中二句則文不成義秦策云子胥忠其君天下

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文義正與

此同下文今爲人子臣云云正承上四句言之

足以爲臣乎案臣上亦當有子字

長患 小寡人 公怨良臣 日不足 劫寡

人止之

此國之長患也念孫案長當作常與上下文同一例羣
書治要作此治國之常患

公忿然作色不說曰夫子何小寡人甚也案小本作少
此後人不解少字之義而改之也史記李斯傳二世曰
丞相豈少我哉曹相國世家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
豈少朕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竝與此少字同義羣
書治要正作少

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

能與而公

怨良臣則具其往失

而益之念孫案公本作君此涉上文公不能去而誤上

文公不能去是指景公而言此文君怨良臣則泛指爲

君者而言與上句君字同義羣書治要正作君怨良臣

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畱日不足

元刻本有此三字孫本無

案審見賓客二句皆四字爲句日不足句獨少一字且

語意未明當依羣書治要作患日不足聽治不畱患日

不足言其敏且勤也

然則夫子劫寡人止之盧曰劫孫本改助而音義仍作

劫亦疑而未定也念孫案劫字義不可通孫改爲助是

也羣書治要正作助孫本助字係剋改蓋音義先成而剋改在後未及追改音義耳

見不足以知之而

臣聞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念孫案不字衍下文臣奚足以知之卽其證孫曰言見所不足而能知之非是

君臣易施

施讀爲移易移猶移易也荀子儒效篇充虛

並讀爲移倒言之則曰易施莊子人間世篇哀樂不易施乎前是也陳氏專國而君失其柄故曰君臣易施

而無衰乎念孫案而卽能字也能古讀若而故與而通

說見淮南人閒篇

元刻本作而今本徑改爲能而古字亾矣

非一也

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念孫案非一也本作非一心也與非三心也對文今本一下脫心字羣書治要有

權宗 脫一字

陂池之魚入于權宗念孫案權宗當依說苑政理篇作權家字之誤也

君迺反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案君迺反而賀臣絕句與上君反以罪臣對文臣下當更有一臣字屬下句讀今本脫一臣字則文義不明說苑亦脫臣字

君之惶

恐君之惶也孫引說文惶恐也念孫案此惶字與惑同義言恐君爲子之所惑也惶惑語之轉字亦作遑後漢書光武紀曰遑惑不知所之蜀志呂凱傳曰遠人惶惑不知所歸是惶與惑同義淮南道應篇作恐公之欺也欺與惑義亦相近

外篇不合經術者

道哀

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念孫案道當爲遁字之誤也遁與循同墨子非儒篇曰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文義正與此同問上篇曰不淫於樂不遁

哀即循哀也

問下篇晏子逡遁而對又曰晏子逡遁對外上篇晏子遵循而對是遁即循也管子

戒篇桓公蹇然逡遁小問篇公遵遁亦以遁為循

循之言遂也遂哀謂哀而不

止也說見諫下篇脩哀下

路世之政軍事之教

此三者路世之政軍事之教也

元刻本如是

別本單作道孫

云言市名于道路一本道作單非引之曰作單者是也

單讀為瘡爾雅瘡病也字或作瘡大雅板篇下民卒瘡

毛傳曰瘡病也路與單義相近方言露敗也逸周書皇

門篇曰白露厥家管子四時篇曰不知五穀之故國家

乃路路露古字通

路敗也尹知章注路謂失其常居失之

言此三者以之

爲政則世必敗以之爲教則事必病也孫以路爲道路失之

嬰爲三心

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念孫案嬰上當有非字言嬰所以事三君而得順者非嬰爲三心乃三君爲一心故也上篇曰嬰之心非三心也是其證今本脫非字則義不可通

譏之

今某失之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念孫案譏之上當更有夫子二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上文曰君子不

及人以爲師故此曰夫子譏之是吾師也

處君之中

處民之中其過之識況乎處君之中乎念孫案處君之中本作處君子之中下文曰舜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是其證今本脫子字則義不可通

爲何者也 何以老爲妻

出於室爲何者也念孫案當作何爲者也

雜上篇使人問焉曰子何

爲者也下篇王曰縛者曷爲者也文義並與此同

言此出於室者何等人也今

本作爲何者也則文不成義韓詩外傳正作何爲者也

位爲中卿田七十萬何以老爲妻案當作何以老妻爲
言富貴如此何用老妻爲也今作何以老爲妻則文不
成義韓詩外傳作何用是人爲文義亦同

今日

乃今日而後自知吾不肖也念孫案日字後人所加凡
書傳中言乃今而後者加一日字則累於詞矣太平御
覽人事部六十七引此無日字

足游浮雲六句 頸尾咳於天地乎

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閒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
地乎然而漻漻不知六翮之所在念孫案足游浮雲上

原有鵬字自足游浮雲以下六句皆指鵬而言今本脫去鵬字則不知爲何物矣太平御覽羽族部十四鵬下引此作鵬足游浮雲云云則有鵬字明矣

又案頸尾咳于天地乎乎字本在下句漻漻下漻漻卽寥寥曠遠之貌也故曰漻漻乎不知六翮之所在今本乎字在上句天地下則文義不順御覽引此乎字正在漻漻下

立於閭

皆操長兵而立於閭

今本操誤作標依孫本改

念孫案下文作立於

衢閭則此亦當有衢字而今本脫之

衢閭謂當衢之閭也管子輕重甲篇

有饑餒於衢閭者楚策彼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

伏尸而號

行哭而往伏尸而號念孫案伏尸而號上有至字而今本脫之則敘事不備行哭而往尙未至也則至字必不可少說苑君道篇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八竝作至伏尸而號今本御覽至誤作制文選褚淵碑注齊安陸昭王碑注竝作至則伏尸而哭

末章缺文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各本注曰

下缺孫本不缺云据太平御覽增而所增之文與元刻
本及御覽皆不合乃雜取諸書補入者不足爲據今錄
元刻
於左

公曰章吾失晏子未嘗聞吾不善章曰臣聞君好臣服
君嗜臣食尺蠖食黃身黃食蒼身蒼君其食諂人言乎
公曰善賜弦章魚五十乘弦章歸魚車塞途章撫其僕
曰曩之唱善者皆欲此魚也固辭不受

此元刻也與御覽鱗介部七所

引皆合然尙非全文今錄羣書治要所引於左

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矣未嘗聞吾不善
今射出質唱善者如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
也智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然而有

一焉臣聞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其身黃食蒼其身蒼君其猶有食諂人之言乎公曰善

此文較詳於元刻惜所引至此而止而下文皆未引考御覽人事部六十七引下文亦較詳於元刻今錄

於左

公以五十乘魚賜弦章弦章歸魚車塞塗章撫其御之手曰管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

晏子春秋第二

魏志卷八

魏志卷八

魏志卷八

魏志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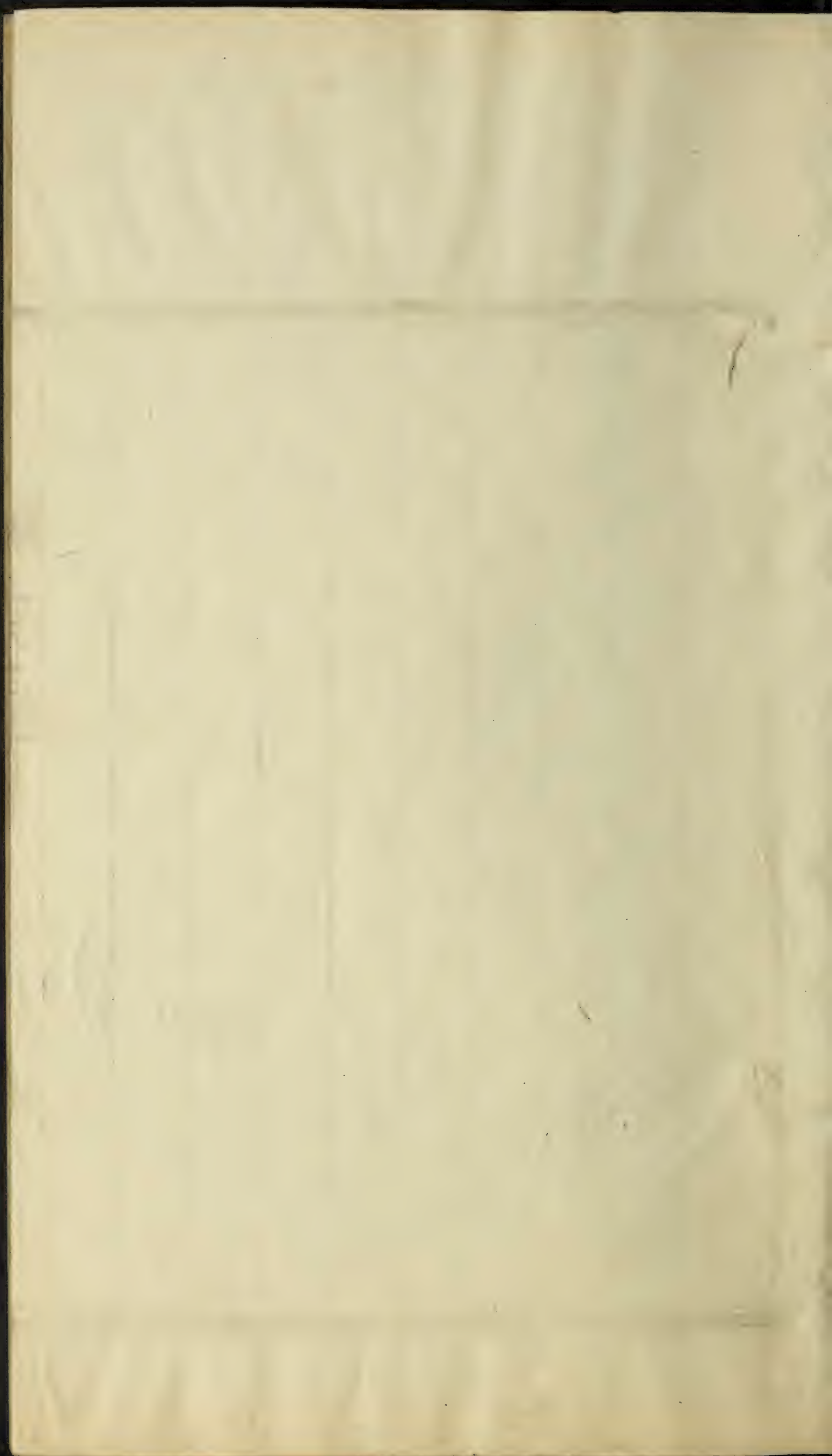
魏志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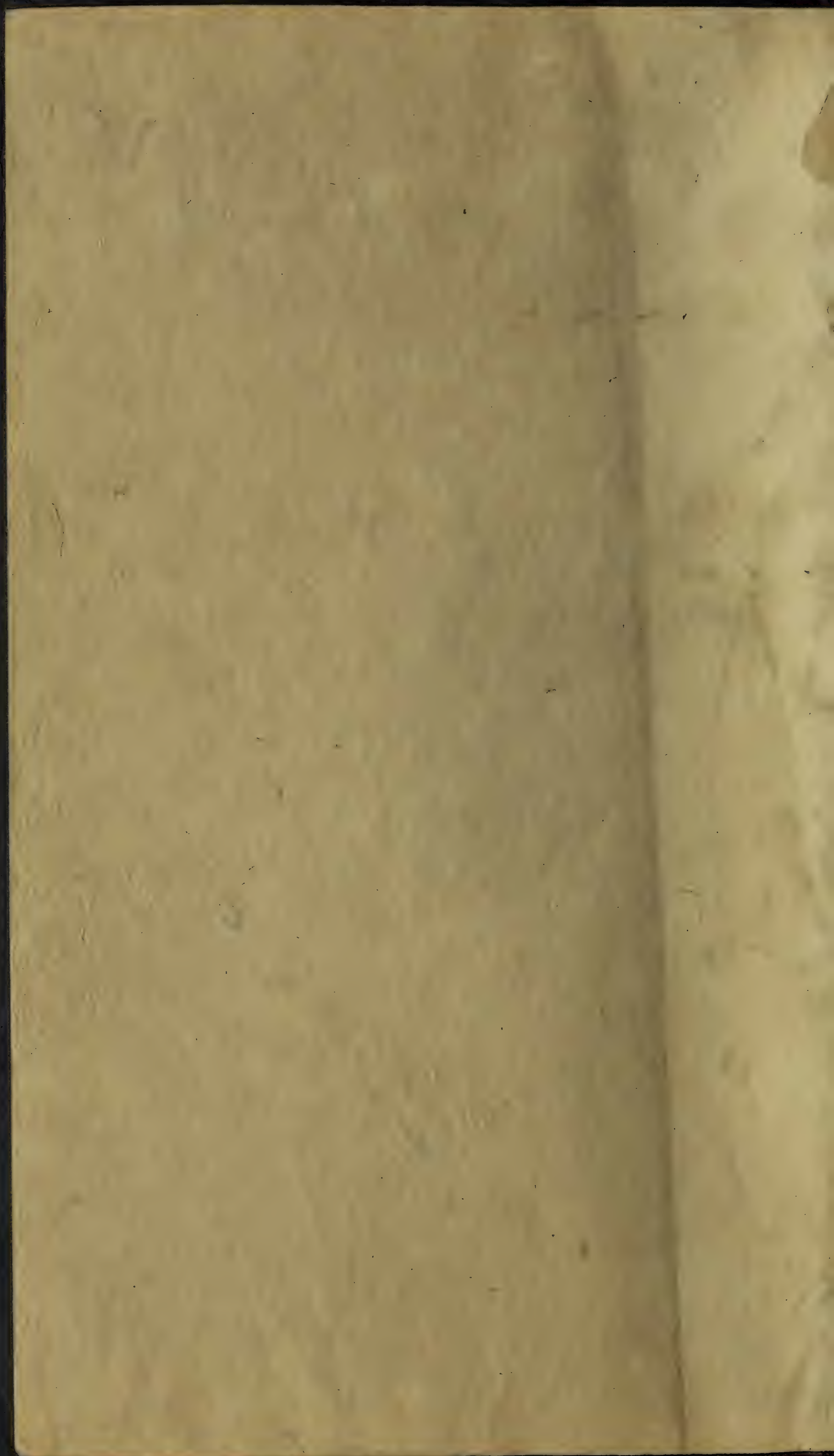
王

魏志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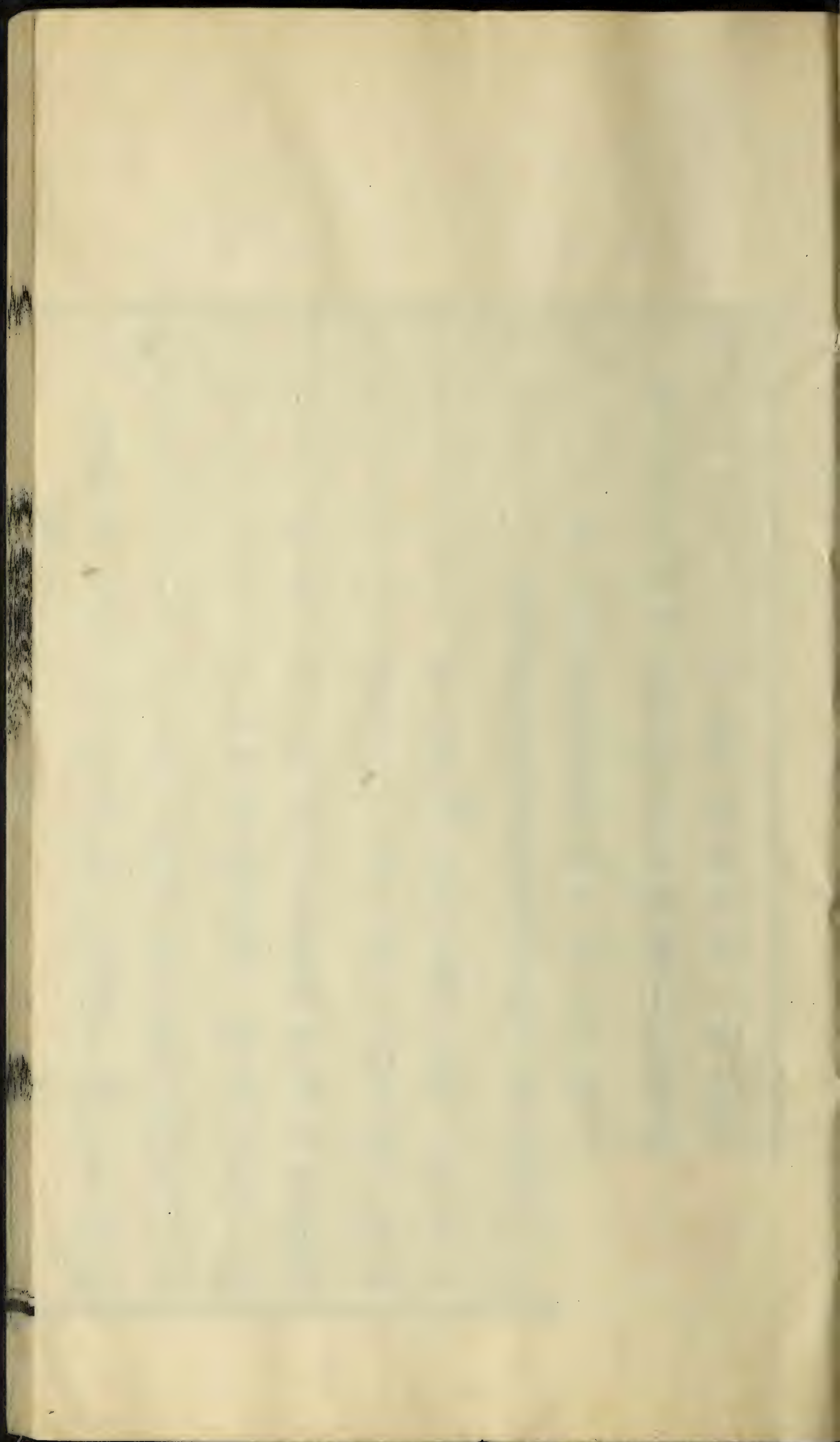
魏志卷八

魏志卷八





讀書雜志



PL
2261
W 34
V. 13

墨子書舊無注釋亦無校本故脫誤不可讀至近時盧氏抱經孫氏淵如始有校本多所是正乾隆癸卯畢氏弇山重加校訂所正復多於前然尙未該備且多誤改誤釋者予不揣寡昧復合各本及羣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爲校正是書傳刻之本唯道藏本爲最優其藏本未誤而佗本皆誤及盧畢孫三家已加訂正者皆不復羅列唯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尙有未當者復加考正是書錯簡甚多盧氏所已改者唯辭過篇一條其尙賢下篇尙同中篇兼愛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中篇及備城門備穴二篇皆有錯簡自十餘字至三百四十餘字不等並見

六卷
末 其他脫至數十字誤字衍字顛倒字及後人妄改

者尙多皆一一詳辯之以復其舊此外脫誤不可讀者

尙復不少蓋墨子非樂非儒久爲學者所黜故至今迄

無校本而脫誤一至於是然是書以無校本而脫誤難

讀亦以無校本而古字未改可與說文相證如說文昌

字篆文作隸作亨又省作亨以爲亨通之亨又轉爲

普庚反以爲亨煮之亨今經典中亨煮字皆作亨俗又作烹

亨行而享廢矣唯非儒篇子路亨普庚反豚其字尙作享

說文苟讀若亟其乘屋之亟自急救也今經典皆以亟代苟亟行

而苟廢矣唯非儒篇曩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其

字尙作苟說文但謁也今經典皆以袒代但袒行而但

廢矣唯耕柱篇羊牛牾豢雉

與讐同今本
雉譌作維

人但割而和

之其字尙作但又有傳寫之譌可以考見古字者城郭
之郭說文本作辜今經典皆以郭代辜郭行而辜廢矣
唯所染篇云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案國語晉有郭偃無
高偃郭卽辜之借字知高爲辜之譌也說文放古人殺
字今經典中有殺無放殺行而放廢矣唯尙賢中篇云
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案賤傲二字語意
不倫賤乃賊字之譌殺字古文作放與敖相似知放譌
作敖又譌作傲也

說詳
本篇

說文佚

以證
反

送也呂不韋曰有

佻氏以伊尹佚女今經典皆以媵代佚媵行而佚廢矣
唯尙賢下篇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案有莘氏以伊
尹佚女非以爲僕也佚僕字形相似知僕爲佚之譌也

說文衝突字本作衝今經典皆以衝代衛衝行而衛廢
矣唯備城門篇云以射衛及櫓縱衛衛形相似知衛爲

衛之譌也

衛謂衛車

是書最古故假借之字亦最多如胡作

故

尙賢中篇故不察尙賢

降作隆

尙賢中篇稷隆播種非攻下篇天命融隆

火子夏之城

誠作情又作請

尙同下篇今天下王公大

義求爲上士節

葬下篇今天下之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

此拂作費

兼愛下篇卽此言行

知作智

節葬下篇智不

同後凡知作智者放此志作之天志中篇子墨子之有天下之

也後凡志作之者放此字作野非樂上篇高臺厚榭佗作也篇小取

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也物即佗耕柱篇睇作欣若築牆然

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管作關耕柱篇古者周公旦非

壤能欣者欣與睇同管作關關叔公孟篇關叔為天

下之暴人關竝與管同悖作費魯問篇豈不費從作松號令篇松

松與從同皆足以見古字之借古音之通佗書所未有也其

脫誤不可知者則槩從闕疑以俟來哲道堯十一年九

月十三日高鄧王念孫敘昔年八十有八

氏士三月州儒主法幣賜中及士百人

司馬正印中府儒主和穆儒主士二級儒主士

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

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

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

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

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

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儒主

墨子第一

讀書雜誌七

高郵王念孫

親士

正天下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畢氏弇
山云正讀如征念孫案畢讀非也爾雅曰正長也晉文
爲諸侯盟主故曰正天下與下霸諸侯對文又廣雅正
君也凡墨子書言正天下正諸侯者非訓爲長卽訓爲
君尙賢篇曰堯舜禹湯文武皆非征伐之謂
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
焉可以

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詒詒

畢云支苟二字疑誤

焉可以長生保

國念孫案焉字下屬爲句焉猶乃也言如是乃可以長生保國也

一源

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干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畢於源上增水之二字云據初學記藝文類聚引念孫案此本作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今本脫之水二字而一源二字則不誤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引此竝作非一源之水初學記地部中引作非一源之流流字雖誤而一源二字仍與今本同畢謂初學記作

一水之源誤也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一引作江河之水
非一源千鎰之裘非一狐皆節去下二字而一源二字
亦與今本同其藝文類聚衣冠部引作非一水之源者
傳寫誤耳

逝淺

是故谿陝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引之曰逝淺二字義不
相屬逝當爲遊俗書遊字作遊與逝相似而誤遊卽流
字也曲禮注士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釋文遊作游云
徐音流漢書項籍傳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
流也游或作流韋元成傳德盛而游廣如涓曰游
亦流也此卽荀子禮論篇所云積厚者流澤廣
與谿陝對文

脩身

譖慝

譖慝之言無入之耳念孫案譖慝卽讒慝左傳閒執讒

慝之口是也

僖二十八年

讒與譖古字通故小雅巷伯篇取

彼譖人緇衣注及後漢書馬援傳竝引作取彼讒人無
入之耳言不聽讒慝之言也故下文曰雖有詆訐之民
無所依矣

義

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畢云義字當作義說文云墨翟書
義从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俗改也引之曰弗

於聲義均有未協弗當作𦍋𦍋古文我字與弗相似故
譌作弗耳周晉姜鼎銘我字作𦍋是其明證義之從𦍋
聲與義之從我聲一也說文我字下重文未載古文作
𦍋故於此亦不知爲𦍋字之譌蓋鍾鼎古篆漢人亦不
能徧識也

幾

本不固者未必幾念孫案爾雅幾危也

大雅瞻卬傳宣十二年左傳注

並言木本不固者其未必危也畢引廣雅幾微也已非

確詰又引說文木

玉篇古漑古兮二切

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以

幾爲木則失之愈遠矣

所染

高偃

晉文染於舅犯高偃畢云高偃未詳呂氏春秋高作卻

疑當爲卻晉有卻氏念孫案高當爲章章卽城郭之郭

形與高相近因譌爲高賈子過秦篇據億丈之章今本章譌作高墨子多古

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耳左傳晉大夫卜偃晉語作

郭偃韋注曰郭偃晉大夫卜偃也商子更法篇韓子南面篇竝與晉

語同呂氏春秋作卻偃卻卽郭之譌非卻氏之卻也太

平御覽治道部一引呂氏春秋正作郭偃

王孫雒

吳夫差染於王孫雒大宰嚭畢改雒爲雄云舊誤作雒
盧氏抱經鍾山札記曰今外傳吳語王孫雄舊宋本作
王孫雒墨子所染篇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句踐伐吳
外傳越絕請糴內傳皆作王孫駱說苑作公孫雒雜言篇
唯呂氏春秋當染篇作王孫雄史記越世家作公孫雄
宋公序作國語補音定作雄字且爲之說曰漢改洛爲
雒疑雒字非吳人所名今案宋說殊誤周禮職方氏豫
州其川滎雒春秋文八年經書公子遂會雒戎傳作伊
雒之戎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是漢以
前本有雒字豈東京創製此字乎以駱字證之則雒字

是矣念孫案盧說是也隸書雄字或作雒與雒相似故
雒譌爲雄困學紀聞左氏類引國語呂氏春秋竝作雒
韓子說疑篇有吳王孫頡頡卽雒之譌則其字之本作
雒益明矣

必擇所堪必謹所堪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
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非獨國有
染也士亦有染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畢云堪當爲堪字假音念孫案堪訓爲樂與染義無涉
堪當讀爲湛湛與漸漬之漸同

說文作𣶒
云漬也

月令湛熾必

絜鄭注曰湛漬也內則說八珍之漬云湛諸美酒注曰
湛亦漬也考工記鍾氏以朱湛丹秫注曰鄭司農云湛
漬也元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是湛與漸同湛漬皆
染也楚辭七諫曰漸染而不自知兮王注曰稍漬必擇
爲漸汙變爲染考工記鍾氏注曰漬亦染也所湛猶云必擇所染耳荀子勸學篇曰蘭槐之根是爲
茝其漸之漚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
漸者然也晏子春秋襍篇曰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
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非
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說苑樛言篇曰
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

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義竝與墨子同

法儀

而可

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念孫案旣言莫可以爲治法則不當更有而可二字此涉下句而衍

脫文一

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念孫案是以下有知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上文曰奚以

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正與是以知相應

七患

待祿 憂反

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念孫案待當爲持憂反當爲愛交持猶守也

呂氏春秋慎大篇注

言仕者守其祿游者愛其交皆爲

已而不爲國家也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不以

官爲事晏子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祿游者養交養交與

愛交同意今本持作待愛交作憂反則義不可通

逸周書大

開篇禱無愛玉今本愛譌作憂隸書交字或作友與反相似而譌

故倉不可不務也以下七句

故倉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

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畢本力譌作

立云立節爲韻主御爲韻念孫案畢說非也古音立在

緝部節在質部則立節非韻

原本立作力力在職部力節亦非韻主在厚

部御在御部則主御非韻畢未能了然於古音之界限

但知古人之合而不知古人之分故往往非韻而以爲

韻若一一辯正徒煩筆墨故發凡於此以例其餘明於

三代兩漢之音者自能辨之也

五穀不孰謂之大侵

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

四穀不收謂之饑

畢云饑與饑同言須饑餉念孫案須

雲曰饑與匱通鄭注月令曰匱乏也案邵說是五穀不收謂之饑畢於此下增

五穀不孰謂之大侵云八字舊脫据藝文類聚增念孫案既言五穀不收謂之饑則不得又言五穀不孰謂之大侵藝文類聚百穀部引墨子五穀不孰謂之大侵者乃涉上文引穀梁傳五穀不升謂之大侵而衍故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十百穀部一引墨子皆無此八字墨子所記本與穀梁傳不同不可強合也下文饑則盡無祿畢依類聚於饑下增大侵二字亦御覽所無

雉會

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雉會而不盛畢云雉會疑一饗字之誤念孫案雉會當爲雉飧周官外饗凡賓客之飧饗饗會之事鄭注曰飧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飧饗卽饗飧也饗雉古字通

重其子此疾於隊

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饑句重其子此疾於隊其可無察邪引之曰重其子此疾於隊當作此疾重於隊其子疾病也言此病較之隊其子者爲尤重也今本顛倒不成文義

辭過

帶茭

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畢云說文云茭乾芻
念孫案乾芻非可帶之物畢說非也說文筴竹索也其
草索則謂之茭尙賢篇曰傳說被褐帶索謂草索也此
言帶茭猶彼言帶索矣今楊州府人謂之草約音子要

夏則絺綌輕且清

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煖夏則絺綌輕且清畢云
舊脫煖夏則絺綌輕且七字据北堂書鈔增念孫案夏
則絺綌輕且清本作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爲輕且清與

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煖對文北堂書鈔衣冠部
三引作冬則練帛輕且煖夏則絺綌輕且清省文也若
下二句內獨少之中足以爲五字則與上二句不對矣
羣書治要所引上下皆有此五字當據補

前方丈

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
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
徧味畢改前方丈爲美食方丈云据文選注兩引改

七命

注應璩與從弟
君苗君胄書注念孫案美食二字與上文相複畢改非

也羣書治要引作前方丈則魏徵所見本正與今本同

文選注引作美食方丈者此以上文之美食與下文之方丈連引而節去芻豢以下十七字乃是約舉其詞不得據彼以改此也前方丈太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前則方丈句法較爲完足

故

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用故民歸之念孫案上故字涉下故字而衍羣書治要無

脫文二

是以其民饑寒竝至故爲姦哀姦哀多則刑罰濫刑罰

濫則國亂

舊本兩姦哀脫其一則義不可通今據羣書治要補

三辯

聖王上脫文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念孫案聖王上當有夫子曰三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下文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是其證

聆缶

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畢云聆當爲瓠又云太平御覽引作吟謠是也缶是缶字之壞念孫案今本墨子作聆缶者聆乃瓠字之譌瓠卽瓠字也但移瓦於左移令於右耳北堂書鈔樂部七

缶鈔本太平

御覽樂部三及二十二

下缶

引墨子竝作吟缶吟亦飮之

譌蓋墨子書飮字本作飮故今本譌作聆諸類書譌作

吟而缶字則皆不譌也其刻本御覽作吟謠者後人不

知吟爲飮之譌遂改吟缶爲吟謠耳上文云諸侯息於

鐘鼓士大夫息於竽瑟此云農夫息於飮缶鐘鼓竽瑟

飮缶皆樂器也

淮南精神篇叩盆拊缶相和而歌盆卽缶也

若吟謠則非樂

器不得言吟謠之樂矣

命曰騶虞

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念孫案御覽引作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吾是也上文云湯因

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
樂命曰象卽其證今本脫去又自作樂四字則義不可
通困學紀聞所書傳中騶虞字多作騶吾故困學紀聞
詩類引墨子尙作騶吾今作騶虞者後人依經典改之
尙賢上

古者

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念孫案此謂今之王公
大人非謂古也古者當依羣書治要作今者義見下文
親疏

今上舉義不辟親疏念孫案親字涉上文而衍不避疏

義見上下文

近

今上舉義不辟近念孫案近字涉上文而誤近當爲遠不避遠見下文

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

念孫案羣書治要引作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是也功成與名立對文惡不生與美彰對文今本脫成字美字又譌作業則文不對而句亦不協矣美業字形相似故譌漢書賈誼傳一動而五美附今本美譌作業

尙賢中

故 尚賢爲政之本

故一本作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盧云當云尚賢之爲政

本念孫案盧說非也下文曰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

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與此文

同一例則不得倒之字於爲政上矣故與胡同故下文

又曰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今本脫爲字管子侈靡篇公

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

外有以

內有以會飢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
念孫案外有以三字涉上文外有以爲皮幣而衍下文

曰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是養民與懷賢皆內事非外事也

曰若法 猶若

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念孫案曰
者有之壞字也若法此法也若與此同義說見釋詞言既有此法
而無術以行之則事猶然未成也猶若即猶然說見釋詞畢以若
法爲順法失之

予鬱

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子鬱孰能執熱鮮不用濯盧依毛
詩改予鬱爲序爵念孫案鬱爲爵之譌予則非譌字也

上文言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下文言今王公大人之用賢高予之爵而祿不從此引詩誨女子爵正與上下文予字同義則不得改予爲序矣毛詩作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今墨子兩爾字皆作女序作予誰作孰逝作鮮以作用是墨子所見詩固有異文也

執

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念孫案善謂善待此承嗣輔佐之人卽上文所云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也善上不當有執

字蓋涉上下文執熱而衍

毋燕

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畢改毋爲毋云毋讀如貫習之貫下凡作母者同念孫案畢改非也母語詞耳本無意義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若讀毋爲貫習之貫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唯毋以尙賢爲政其國家百姓使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又曰然咎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眾發政

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

尙同中篇曰上唯母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

唯與雖同

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

之所非上唯母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

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下

篇曰故唯母以聖王爲聰耳明日與

唯亦與雖同

豈能一視

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

篇曰今師徒唯母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

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

母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外者不可勝數節用上

篇曰且大人唯母興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
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節葬下篇曰今
雖母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爲事乎國家雖與唯同又曰今
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天志中篇曰故唯母明乎順
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
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甯無憂非樂上篇曰今王
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雖與唯同又曰今王
公大人唯母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又曰今王公大
人唯母爲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此四句篇
內凡又曰今唯母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卽必不
三見

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今唯母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
之卽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
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今唯母在乎
農夫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
叔粟各本叔譌作升辯見後升粟一條今唯母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
卽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紵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縵

以上諸篇其字或作母或作無皆是語詞非有實義也

孟康注漢書貨殖傳曰無發聲助也凡詩言無念爾祖無競維人無競維烈無淪胥以敗無淪胥以亾左傳言無甯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亦唯是一

矢以相加遺皆孟康所謂發聲助也管子立政九敗
解篇曰人君唯母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人君

唯母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又與人
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閒
上輕爵祿而賤有司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
所好則必易之以大官尊位尊爵重祿人君唯母聽羣
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人君唯母聽觀樂玩好
則敗人君唯母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人君唯
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以上諸條其字或作母或作
無竝與墨子同義

失措

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念孫案措字義不可通當是損字之誤大戴記曾子立事篇曰諸侯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損讀爲扠故非命篇作失扠說文扠有所失也

未知

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尙賢使能爲政也念孫案未知當作未嘗不知義見上下文

有慧

豈必智且有慧哉念孫案智且慧與前貴且智愚且賤文同一例慧上不當有有字蓋後人所加

若處官者

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念孫案若與故義不相屬若處官者當爲處若官者若官此官也若與此同義言以處此官者爵高而祿厚故特用其所說見上文愛也下文曰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是其證

漁雷澤

念孫案雷澤本作濩澤此後人習聞舜漁雷澤之事而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濩澤縣應劭曰有濩澤在西北濩澤在今澤州府陽城縣西嶠嶢山下穆天子傳天子四日休于濩澤郭璞曰今平陽濩澤縣是也濩音

獲水經沁水注曰獲澤水出獲澤城西白澗渠東逕獲澤墨子曰舜漁獲澤又東逕獲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又元和郡縣志河東道下太平寰宇記河東道下初學記州郡部正文出舜澤二字注曰墨子曰舜漁于獲澤在獲澤縣西今本初學記作雷澤與注不合明是後人所改太平御覽州郡部九路史疏仡紀引墨子竝作獲澤是墨子自作獲澤與他書作雷澤者不同下篇漁於雷澤亦後人所改

賤 賤傲 殃傲

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賤之念孫案賤當爲賊字之誤也尙同篇則是上下相賊也天志篇上訴天中詬鬼下賤人非儒篇是賊天下之人者

也趙策以私誣國賊之類此言桀紂幽厲之爲政乎天也今本賊字竝誤作賤

下兼萬民而憎惡之又從而賊害之非謂賤其民也上文云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愛利與憎賊正相反天志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故知賤爲賊之誤又下文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賤亦當爲賊傲當爲殺說文敖字本作𢇛殺字古文作𢇛二形相似敖古文殺字誤爲敖又誤爲傲耳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此說桀紂幽厲之暴虐故曰詬天侮鬼賊殺萬民非謂其賤傲萬民也上

文言堯舜禹湯文武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愛利與賊殺亦相反法儀篇曰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知賤傲爲賊殺之誤魯問篇賊敖百姓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引賊敖作賊殺是其明證也又明鬼篇昔者夏王桀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殃傲二字義不相屬亦是殃殺之誤下文殷王紂殃傲天下之萬民

同

隆

稷隆播種農殖嘉穀畢依呂刑改隆爲降念孫案古者

降與隆通不煩改字

非攻篇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亦以隆為降喪服小記注以不貳降

釋文降一本作隆荀子賦篇皇天隆物以示下民隆即降字魏策休祲降於天曾劉本作休烈隆於天說文隆從生降聲書大傳隆谷鄭注隆讀如厖降之降是隆降古同聲故隆字亦通作降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史記司馬相如傳業隆於緇祿漢書隆作降淮南泰族篇攻不待衝降而拔衝降即衝隆

不究

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小用之則不困畢云究一

本作窕非念孫案作窕者是也說見管子宙合篇

尚賢下

可而

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念孫案

可而猶可以也下文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民與此文同一例詳見釋詞

僕

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畢云僕佚也

佚今作媵念孫案僕卽

佚之譌此謂有莘氏以伊尹媵女非以爲僕也說文佚

送也呂不韋曰有佻

莘同

氏呂伊尹佚女今本呂氏春秋

本篇本味

佚作媵經傳皆作媵而佚字罕見唯墨子書有之

而字形與僕相似因譌而爲僕淮南時則篇具曲佚

音朕

筓筐今本佚作撲誤與此同

女何擇言人

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引之曰言當爲否篆
書否字作𠄎言字作𠄎二形相似隸書否字或作𠄎言
字或作𠄎亦相似故否誤爲言否與不古字通故下二
句云何敬不刑何度不及也今書作何擇非人何敬非
刑何度非及非否不竝同義

言

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念孫案言當
爲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又見下文
草書言與之相似故之譌爲言

脫文八

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為而得

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為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

富貴面目美好者自莫若以下二十字為一句舊本脫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八字據上下文

^補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

學而能者也

無故

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念孫案故乃攻

字之誤攻故字相似又涉上文無故富貴而誤攻即功字也無功與無罪

對文

脫文十二

若此則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亂者不得治

舊本脫得食以

下十二字今據上文補

推而上之以

此五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蓋涉上文推而上之而衍

尙同上

選天下之賢可者

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念孫案選下有擇字而今本脫
之下文及中下二篇皆作選擇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
此同

其

上以此爲賞罰其明察以審信念孫案其當爲甚甚明
察以審信見中篇

今若天 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

今若天飄風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
不上同於天者也念孫案今若天天當爲夫夫與天字
相似篇內又多天字故夫誤爲天今若夫猶言今夫兼
愛篇曰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
所皆難也又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
者親行之又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
爲也不可勝計也鴻烈覽其篇曰今若夫申韓商鞅之

爲治也皆其證矣中篇云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
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菑戾疫飄風苦雨荐
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故當若天天亦夫字之誤降
字則因下文降罰而衍

尙同中

己有善 徬

己有善徬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念孫案己字義不可通

己當爲民字之誤也徬者溥也徧也

說文旁溥也旁與徬通說見經義述

聞周易旁行而不流下

言民有善則眾共薦之若堯典所云師錫

也上篇曰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徬薦之下亦民

也下文已有善不能傷薦之已亦民之誤

脫文三

鄉長治其鄉而鄉既以治矣

舊本脫鄉長治三字下文曰國君治其國而國既已

治矣今據補

運役

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念孫案運役二字義不可通當依上篇作連收字之誤也連收二字正承絲縷罔罟而言

脫一字

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念孫案佚上有游

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下篇曰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是其證游佚卽淫佚語之轉耳

情請爲通

故古者聖王唯而

畢云而讀與能同

審以尙同以爲正長是故

上下情請爲通畢云文選注

東京賦

引作是故上下通情

念孫案此本作是故上下請通請卽情字也

墨子書多以請爲情

今作情請爲通者後人勿記情字而寫者遂誤入正文又涉上文以爲正長而衍爲字耳文選注引情通作通情者乃涉賦文上下通情而誤

談謀度

助之思慮者眾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念孫案謀度上不
當有談字蓋涉上文言談而衍

也

卽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
以告天子念孫案卽與則同

說見
釋詞

語猶言也則此語三

字文義直貫至以告天子而止則語下不當有也字凡
墨子書用則此語三字者語下皆無也字此蓋後人不
曉文義而妄加之

尙同下

用說

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
欲用說也念孫案說字義不可通說當爲逸字之誤也
中篇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卿大夫
師長否用佚也否用佚卽非用逸是其證否猶非也說見尚賢下
僞古文說命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
惟逸豫卽用墨子而小變其文

助治天助明

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念孫案下助字衍唯辯而使

助治天明者辯讀爲徧

古徧字多作辯說見日知錄

天明天之明道

也

哀二年左傳曰二三年順天明

言所以設此卿士師長者唯徧使助

治天道也

中篇作維辯使治天均

脫文六

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

何故以然

句

則義不同也然

舊本脫此六字案此何故以然是問詞則義不同也

是荅詞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又是何故

舊脫中六字則上下文皆不可通矣今據上文補

賞使家君

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

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念孫案賞字

嘗賞字相似又涉上下文賞罰而誤

使家君三字則

義不可通賞當為嘗

嘗言用家君則不

涉下文使家君而衍

既言用家君則不

胡不嘗試用家

君發憲布令其家作一句讀

小用之

故當尙同之爲說也尙用之天子

舊本用作同涉上句尙同而誤今據下文

改

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

家君可而治其家矣引之曰小用之當作下用之與尙用之中用之對文下文小用之則與大用之對文今本下用作小用者卽涉下文小用之而誤

窕 橫

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畢云爾雅云窕閒也猶云無閒念孫案

畢說非也窕不滿也

說見管子宙合篇

橫充塞也

孔子閒居以橫於天下鄭

注橫充也祭義曰置之而塞乎天地

以居大則窕以

大入小則塞唯此尙同之道則大用之治天下而不窕

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塞也大戴記王言篇曰布諸

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

差論

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念孫案差論皆擇也

爾雅曰既差我馬差擇也所染篇曰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呂氏春秋當染篇同高注論猶擇也

詳見漢書武紀非攻篇差論其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眾義

與此同

唯

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畢改唯爲雖念孫案古者

雖與唯通不煩改字

說見釋詞

情

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

舊本脫上字據各篇補

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

故當尙同之說而不可不察

舊本脫可不二字據各篇補

念孫案情

卽誠字言誠將欲爲仁義則尙同之說不可不察也尙

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

義實亦誠也非攻篇曰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

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情不知卽誠不知凡墨子書中誠情通用者不可枚舉
又齊策臣知誠不如徐公美劉本誠作情呂氏春秋具
備篇三月嬰兒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淮南繆稱篇誠作
情漢書禮樂志正人足以副其誠漢紀誠作情此皆古
書誠情通用之證

墨子第一

墨子第二

讀書雜誌七

高郵王念孫

兼愛上

不愛其異室

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念孫案下句不當有其字蓋涉
上下文而衍下文不愛異家不愛異國皆無其字是其
證意林引無其字

脫文十一

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
若其身舊脫猶有以下十惡施不孝一字今據下文補

脫文三

故不孝不慈無有

舊本脫故不慈有四字畢據下文補有字今以上下文考之當作故不孝

不慈亾有不孝不慈亾有總承上文而言下文曰故盜賊亾有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亾有與此文同一例今補

脫文一

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

舊本脫交字今據下二篇補

兼愛中

脫文九

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韋

以帶劒練帛之冠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於朝

舊本脫於字今據上

句補念孫案練帛之冠下當有大布之衣且苴之屨八字

而今本脫之上文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此但言冠而不言衣則與上文不合入以見於君是總承上文而言

出以踐於朝則專指且苴之屨而言

且苴卽麤粗麤倉胡反粗才戶反說

見廣雅疏證釋詁粗麤大也下

今本脫且苴之屨四字則踐字義不可

通下篇曰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是其證

危

朝有黧黑之危引之曰危與黧黑二字義不相屬危當爲色人痿則面色黧黑義見上文

脫文二

君說之故臣爲之也又下文君說之故臣能之也念孫案上文爲上脫能字下文能下脫爲字前文曰苟君說之則士眾能爲之後文曰若苟君說之則眾能爲之皆其證

荊楚于越南夷之民

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于越南夷之民畢云荊楚于越舊作楚荊越與据文選注改江賦

念孫案畢改非也文選注本作荊楚干

古寒反

越之民今

本墨子作楚荊越與南夷之民但誤倒荊楚二字又脫

于字耳若與南夷之與則不誤也上文云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此文云荊楚于越與南夷之民與非誤字明矣南夷謂荊楚于越以南之夷故曰荊楚于越與南夷文選注無與南夷三字省文耳畢誤以楚荊越與連讀故刪去與字耳于越卽吳越非春秋所謂於越也畢改于越爲于越亦非說見漢書貨殖傳

連獨無兄弟者

引之曰連與獨文義不倫

畢云連同鰥音相近字之異也經典或作熒或作憊皆假

音案無兄弟不得謂之鰥鰥熒憊三字聲與連皆不相近畢說非

連疑當作連與連相

似而誤連猶獨也故以連獨連文莊子大宗師篇彼特

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郭注曰卓者獨化

之謂也秋水篇吾以一足跼卓而行

玉篇連敕角切蹇也蹇者獨任一足

故謂之連

連與卓通漢書河閒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蹕

然獨立說文樟特止徐鍇曰特止卓立也卓蹕樟竝與連同聲皆獨貌也

兼愛下

人與

人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

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

衍人之字

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

也念孫案人與當依下文作又與與者如也

廣雅與如也說見釋

詞

上文若大國之攻小國也云云若如也此文兩言又與亦謂又如也畢反欲改又與爲人與慎矣

難哉

用而不可難哉亦將非之念孫案難哉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難哉當爲雖我字之誤也言兼愛之道如其用而不可則雖我亦將非之也又下文曰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哉亦當爲我下文又曰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

非兼者

舊本兼者作兼君涉上
下文兼君而誤今改正

必從兼君是也是其證

誰

誰以爲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引之
曰誰字義不可通誰當爲設言設爲二士於此而使之
各執一說也隸書設字作設誰字作誰二形略相似故
設誤爲誰

衍文三

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荊往來及否未及否未
可識也念孫案此當作往來及否未可識也今本重出
及否未三字

費

卽此言行費也畢依別本及下文改費爲拂念孫案古者拂與費通不煩改字大雅皇矣篇四方以無拂鄭箋曰拂猶僂也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注曰費猶僂也釋文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是其證

子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子念孫案子當爲乎字之誤也乎與意文義相承下文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是其證

有

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外有不可勝數也念孫案有字
文義不順有當爲者字之誤也中篇曰士聞鼓音破碎
亂行蹈火而外者左右百人有餘是其證

脫文三

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

舊本脫愛交
相三字今補

莫若

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
兼之不可不行也念孫案若欲爲惠君忠臣云云若上
不當有莫字蓋涉上文莫若而衍

非攻上

也

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裳取戈劒者念孫案也卽拖字之誤而衍者

弗之而非

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之而非畢云一本無而字是念孫案之當爲知俗音知之相亂故知誤爲之上文皆知而非之正與弗知非相對且上下文皆作弗知非則之爲知之誤明矣

非攻中

古者 脫文一

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

刑政之不過失念孫案古者當爲今者

說見尙賢篇

譽上有

毀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尙同篇舉天下之人皆

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其證過失下有脫文

下文曰今者

舊本亦作古者今改

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

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

往

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而反者念孫案下

往字涉上往字而衍

食飯

食飯之不時念孫案食飯當爲食飲之誤食飲不時見
下篇

王民

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念孫案王民
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士民之誤士民與土地對文下文
王民同

徙大內

越王句踐收其眾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念
孫案徙大內三字義不可通大內當爲大舟隸書舟字
或作舟與內相似而誤吳語越王句踐襲吳入其郭焚

其姑蘇徙其大舟韋注曰大舟王舟吳越春秋夫差內
傳亦作徙其大舟

皆列

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眾

舊本脫下其字
今據上句補

念孫案皆當爲比天志篇比列其舟車之卒是其證下
篇皆列同

乎

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念孫案陸將何及乎不類
詩詞乎字蓋淺人所加

非攻下

脫文一

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哉

舊本脫哉字天志篇曰天下之所以亂者

其說將何哉今據補

燔潰

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引之曰燔與潰義不相屬燔潰當爲燔燎隸書寮字或作寮與貴字相似故字之從寮者或誤從貴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引家語有申繚今本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作申繚趙策魏殺呂遼下文又作呂遺皆其類也寮與貴隸相似故燎誤爲熒又誤爲潰耳此篇云攘殺其牲牷燔燎其祖廟天志篇云焚

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文異而義同也

先列 無殺

又況先列北橈乎哉罪外無殺念孫案先列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失列之誤謂失其行列也罪外無殺義亦不可通當作罪外無赦此涉上下文殺字而誤

剝振神之位 攘殺其犧牲

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念孫案剝與振義不相屬振當爲振字之誤也說文剝裂也廣雅振曹憲音必麥反裂也是剝振皆裂也故曰剝振神位自刺殺天民以下皆以四字爲句今本作剝振神之位之

字涉上文取天之人攻天之邑而衍攘殺其犧牲其字亦涉上文攘殺其牲牲而衍

周生之本

此爲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念孫案周字義不可通周當爲害財者生之本也用兵而費財故曰害生之本隸書害字或作𠬪與周相似而誤逸周書度邑篇問害不寢管子幼官篇信利害而無私韓子外儲說左害主上之法今本害字竝誤作周

偏

偏具此物而致從事焉畢云偏當爲徧念孫案古多以偏爲徧不煩改字非儒篇遠施周徧公孟篇今子徧從人而說之皆是徧之借字而畢皆徑

改爲徧則未達假借之旨也益象傳莫益之徧辭也孟
喜曰徧周币也本或作徧者借字耳而王弼遂讀爲徧
頗之徧惠氏定字已辯之檀弓二名不徧諱夫子之母
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徧亦徧之借字故曲
禮注云謂二名不一一諱也而釋文徧字無音則亦誤
讀爲徧頗字矣毛居正六經正誤已辯之又戴記勸
學篇徧與之而無私魏策徧事三晉之吏漢書禮樂志
海內徧知上德皆以徧爲徧又漢書郊祀志其遊以方
徧諸侯張良傳天下不足以徧封張湯傳徧見貴人史
記竝作徧若諸子書中以徧爲徧者則不可枚舉漢三
公山碑興雲膚寸徧雨四海亦以徧
爲徧然則徧之爲徧非傳寫之譌也

祭之時 廁役

道路遼遠糧食不繼祭食飲之時廁役以此飢寒凍餒
疾病而轉舛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念孫案祭字與上
下文義不相屬未詳之時當爲不時食飲不時與糧食

不繼對文

並見中篇

廁役二字義無所取當爲廝役之誤宣

十二年公羊傳廝役扈養舛者數百人是其證

龍生廟 大哭 鬼呼國

昔者三苗大亂

舊本者下有有字卽者字之誤而衍者今據開元占經太平御覽引刪

天

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念孫案

龍生廟當作龍生於廟方合上下句法太平御覽禮儀

部十引此正作龍生於廟下文鬼呼國呼下亦當有於

字方合上下句法大哭乎市文義不明大當爲犬大哭

乎市與龍生於廟對文開元占經犬占引墨子曰三苗

大亂犬哭于市太平御覽獸部十七引隨巢子曰咎三

苗大亂龍生于廟犬哭于市皆其證

乃命元宮

高陽乃命元宮念孫案此當作高陽乃命禹於元宮下文禹征有苗正承此文而言又下文天乃命湯於鏹宮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禹於二字則文義不明

磨

禹既已克有三苗

句

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

焉字下屬爲句焉猶

於是也乃也下文湯焉敢奉率其眾武王焉襲湯之緒義竝與此同說見釋詞

念孫案磨字義

不可通磨當爲磨磨與歷通

周官遂師注曰磨者適歷適音滴中山經歷石之山

郭注或作曆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曆簡侯程黑漢表作歷春申君傳濮曆之北新序善謀篇作歷樂毅傳故鼎

反乎磨室燕策作歷歷之言離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曰歷離日月

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淮南精神篇曰別爲陰陽離爲八
極然則磨爲山川亦謂離爲山川也離與磨皆分別之
義故曰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又天志中篇磨爲日月星
辰以昭道之磨亦當爲磨磨爲日月星辰猶大戴言歷
離日月星辰也世人多見磨少見歷故書傳中磨字多
譌作磨史記及山海經注磨字今本皆譌作磨又逸周書世俘篇伐磨楚策遠自棄於磨山之中今本亦譌作磨顏氏家訓勉學篇曰太山羊肅讀世本容成造磨
以磨爲碓磨之磨則以磨爲磨自古已然矣

還至 矢之所還 皆還父母妻子同產

還至平夏王桀念孫案還字義不可通

或曰還卽旋字案禹桀相去甚

遠不得言旋至乎桀

還當爲還還與逮同

說見漢書天文志

逮及也還與

還字形相似而誤下文還至平商王紂同又迎敵祠篇

城之外矢之所還還亦當爲還謂矢之所及也下文矢

之所還同又號合篇自外罪以上

舊本脫以字今補

皆還父母

妻子同產還亦當爲還謂罪及父母妻子同產也

下文曰歸

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

序

天不序其德念孫案序順也言天不順紂之德非樂篇引湯之官刑曰上帝不順是也爾雅曰順敘也敘與序

同法言問神篇曰事得其序之謂訓訓與順同周語曰
周旋序順序亦順也說見經義述聞逸周書序曰文王告武王
以序德之行

兄

王兄自縱也念孫案兄與況同況益也言紂益自放縱
也小雅常棣篇況也永歎毛傳曰況茲也茲與茲同晉

茲益也

語眾況厚之韋注曰況益也無逸則皇自敬德漢石經
皇作兄王肅本作況云況滋益用敬德大雅桑柔篇倉
兄填兮召閔篇職兄斯引傳竝曰兄茲也

傅子

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子之爲馬然畢改傳爲傳

云傳子言傳舍之人念孫案畢說非也傳當爲僮字之

誤也僮今童字也

說文僮未冠也魯語曰使僮子備官史記樂書曰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

歌宋世家曰彼狡僮耕柱篇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

兮玉篇曰僮今爲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是其證

之絕

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念孫案之絕二字

不詞當是乏絕之誤月令曰賜貧窮振乏絕是也委讀

委輸之委

後漢書千乘貞王伉傳租委鮮薄注委謂委輸也

序利 有序

量我師舉之費以爭諸侯之歟

舊本爭作諍涉下文則諸字從言而誤今改則

必可得而序利焉引之曰序利當為厚利隸書厚字或

作厚

見漢荊州刺史度尚碑

又作厚

見三公山碑

形與序相似而誤

詩序

厚人倫釋文厚本或作序非荀子王霸篇桀紂即厚於有天下之執鹽鐵論國病篇無德厚於民今本厚字竝

譌作序

此言量我興師之費以爭諸侯之歟者則厚利必

可得也

明鬼篇曰豈非厚利哉

今本厚作序則義不可通又備城

門篇百步一亭亭一尉

舊本脫下一字據太平御覽職官部六十七補尉必取

有序忠信可任事者畢云有序言有資格非也序亦當
爲厚厚上當有重字人必重厚忠信然後可以任事故
曰尉必取有重厚忠信可任事者號令篇曰裒衛必取
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令將
衛是其證今本厚作序序上又脫重字則義不可通

者此

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尙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
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
念孫案不可不察者此也本作不可不察此者也此字
指非攻之說而言言欲爲仁義則不可不察此非攻之

說也今本此者二字倒轉則與上文今欲二字義不相
屬矣節葬篇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者此亦此者之誤尙賢篇故尙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
此者也明鬼篇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
以不明察此者也

舊本脫下
不字今補

此者二字皆不誤

節用上

脫文三

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

舊本脫用之費三字
今據下文及中篇補

便民

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念孫案便

民二字與下句文意不合便民當爲使民言必有用之事然後使民爲之也

所

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念孫案所猶時也言有時二十年有時四十年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注曰所猶時也詳見經義述聞左傳昭三十一年

籍斂

作斂

措斂

其使民勞其籍斂厚引之曰籍斂稅斂也大雅韓奕篇實畝實籍箋曰籍稅也正義引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

一而籍籍古讀若昨

說見唐韻正

辭過篇厚作斂於百姓作

斂與籍斂同非樂篇厚措斂乎萬民措字以昔爲聲措斂亦與籍斂同

脫文一

去無用之費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舊本脫費字中篇曰諸加費不

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今據補

節用中

鞮匏

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鞮匏陶冶梓匠畢云鞮說文云韋繡也匏當爲鞮說文云柔革工也念孫案鞮卽攷工記

函鮑鞞韋裘之鞞非謂韋繡也輪車梓匠爲攻木之工
陶爲搏埴之工冶爲攻金之工然則鞞鞞卽鞞鮑爲攻
皮之工也凡文吻問與脂旨至古音多互相轉故鞞字
或作鞞鞞之爲鞞亦借字耳故攷工記又借作鮑

北降

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念孫案降字義
不可通降當爲際爾雅際接捷也郭注曰捷謂相接續
也際降字形相似故傳寫易譌周易集解豐象傳豐其
屋天降祥也引孟喜曰
天降下惡祥也王弼本降祥作際翔
際降字相似故周易與墨子互譌

飲於土壙

念孫案土墉乃飯器非飲器飲乃飯字之誤飯土墉已見畢注

斗以酌

念孫案斗上脫一字此與下文義不相屬酌下必多脫文不可考

利

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念孫案利字義不可通利當爲制隸書制字或作利與利相似而誤詳見管子五輔篇

節葬下

傳

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爲政乎國家

萬民而觀之畢本傳作傳念孫案傳字義不可通當依

舊本作傳傳與轉通

呂氏春秋必已篇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高注曰傳猶轉莊子天

運篇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漢書劉向傳禹稷與咎繇傳相汲引傳竝與轉同淮南主術篇生無乏用外無轉尸逸周書大聚篇轉作傳襄二十五年言若疑惑乎二左傳注傳寫失之釋文傳一本作轉

子之言則試轉而爲政乎國家萬民以觀之也

且故

且故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念孫案且故二字文義不順當爲是故之誤興利除害正承上文而言

正夫

存乎正夫賤人外者畢云正同征念孫案畢說非也正
當爲匹白虎通義曰庶人稱匹夫上文王公大人爲一
類此文匹夫賤人爲一類無取於征夫也隸書匹字或
作疋與正相似而誤禮器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釋文
匹本或作正緇衣唯君子能好其
正注正
當爲匹

扶

財以成者畢云以扶而埋之引之曰扶字義不可通扶
當爲挾謂挾已成之財而埋之也隸書挾字或作挾與
扶相似而誤方言挾護也今
本挾譌作扶

者五族人月數

君外喪之三年父母外喪之三年妻與後子外者五皆

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孺子其畢云族人五月

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念孫案者五當爲五者謂君父母

妻與後子也非儒篇曰妻後子三年今本五者二字倒轉則義不

可通族人當爲戚族人謂族人之近者也非儒篇正作

戚族人五月見儀禮喪服今本脫戚字則義不可通公孟篇

戚族人五月今本亦脫戚字月數當爲數月公孟篇正

作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亦見今本數月二字倒轉

則文義不明

三覆

夫眾盜賊而寡治者

夫字承上文而言舊本夫譌作先今改正

以此求治譬

猶使人三覆而母負己也畢云三覆未詳引之曰覆與

還同還讀周還折還之還謂轉折也使人三轉其身於

己前則或轉而向己或轉而背己皆勢所必然如此而

欲使其母背己不可得也故曰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

覆而母負己也亦言求治之必不可得也負亦背也

明堂

位天子負斧依注負之言背也秦策齊東負海北倚河高注負背也負與背古同聲而字亦相通又通作倍史記魯世家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倍依即負依主父偃傳南面負展漢書負作背漢書高紀項羽背約史記背作負

脫文一

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念孫案城郭溝渠上當有脩字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此脩字正承上文城郭脩城郭不脩而言

反其所

則惟

惟與雖同說見釋詞

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

禍之

罰之猶與也謂罪厲與禍罰也

之字古或訓爲與說見釋詞

則豈不亦乃其所哉畢

改乃其所爲反其所念孫案畢改非也乃其所猶言固其宜言以不事上帝鬼神而獲禍固其宜也襄二十一年左傳曰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是其證

文二年傳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若改爲反
哀十六年傳克則爲卿不克則亨固其所也其所則義不可通

久哭

外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念孫案久哭當爲久喪
喪字從哭亾聲墨子原文蓋本作哭見玉篇而傳寫脫
去亾字耳節用篇曰外者既葬生者母久喪用哀是其
證久喪二字見於本篇及它篇者多矣若作久哭則語
不該備

南已

舜面教乎七戎道外葬南已之市念孫案南已後漢書

王符傳注引作南巴巴卽己之誤畢以作巴者爲是且云九疑古巴地案北堂書鈔及初學記禮部下引墨子竝作南己後漢書趙咨傳注及太平御覽竝引作南紀呂氏春秋安舛篇舜葬於紀市卽所謂南紀之市則己非誤字也若是巴字則不得與紀通矣墨子稱舜所葬地本不與諸書同不必牽合舜葬九疑之文也至謂九疑爲古巴地以牽合南巴則顯與上文而教乎七戎不合此無庸辯也

九夷

禹東教乎九夷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教於越者以意改

之念孫案鈔本北堂書鈔

陳禹謨依今本改爲九夷

及初學記引此

竝作於越非作御覽者以意改也今本作九夷者後人因上文七戎八狄而改之不知此說堯舜禹所至之地初非以七戎八狄九夷爲次序也據下文云葬會稽之山會稽正在越地則當以作於越者爲是

土地

土地之溪下母及泉上母通臭念孫案土地二字文義不明土地當爲堀地寫者脫其右半耳下文曰堀地之溪下無菹漏氣無發泄於上節用篇曰堀穴溪不通於泉皆其證

以爲如此葬埋之法

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以爲葬埋之法也念孫案北堂書鈔初學記亦如是於義爲長

卽

璧玉卽具戈劒鼎鼗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念孫案卽字文義不順卽當爲旣言璧玉旣具而戈劒等物又皆具也

請謂

請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畢從一本改請爲誠念

孫案古者誠與請通不煩改字尙同篇今天下之王公
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眾其人民治其刑政定
其社稷請卽誠字也又本篇下文今天下之士君子中
謂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謂卽請之譌畢經改爲誠皆
未達假借之旨後凡改請爲誠者放此墨子書情請二
字竝與誠通說見尙同篇

猶

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以中國之君子
觀之舊本脫以字據上文補則亦猶厚矣念孫案爾雅猶已也言
亦已薄亦已厚也

此乃... 同... 及...

卷之五

附錄

其五鄂西則於學士處又本節可矣今天下士皆年也

大人士皆下馬強前立而問其姓名其人曰劉其原也

常樂寺以古鐘與僧道平博謂勝今天可志在

墨子弟三

讀書雜誌七

高鄧王念孫

天志上

所

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念孫案所猶

可也

說見釋詞

言有鄰家可避逃也

下文同

畢引廣雅所尻也

失之

幽門

幽澗

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畢云門當爲澗
念孫案畢改門爲澗據明鬼篇文也余謂門當爲閒閒

讀若閑言天監甚明雖林谷幽閒無人之處天必見之也賈子耳痺篇曰故天之誅伐不可爲廣虛幽閒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淮南覽冥篇曰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義皆本於墨子則幽門爲幽閒之誤明矣又明鬼篇雖有溪谿博林幽澗母人之所幽澗亦幽閒之誤溪谿博林幽閒母人卽所謂林谷幽閒無人也幽閒母人正指溪谿博林言之若作幽澗則與溪谿相複

脫文三

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於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舊本

脫士字及之於二字今據上下
文補士字又以意補之於二字

脫文十五

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
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然則我何欲
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崇若我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
之所不欲舊本脫若我以下十
五字今據中篇補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
以從事於禍崇中也

次

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士政之

政與
正同

下篇皆
作正

畢云次恣字省文引之曰畢說非也次猶卽也

下文諸次字並同

此言士在庶人之上故庶人未得卽已而爲正有士正之也次卽聲相近而字亦相通康誥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士宥坐二篇並作勿庸以卽女家語始誅篇作勿庸以卽女心皆其證說文奎古文作聖亦其例也

天志中

脫文二

何以知義之爲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爲善政也

舊本脫兩爲字下篇曰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

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今據補

下出

先王之書曰明哲維天臨君下出引之曰下出二字義不可通出當爲土明哲維天臨君下土猶詩言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耳隸書出字或作土若敷省作敖貴省作賣敷省作款之類形與土相似故土譌爲出漢書外戚傳必畏惡吐棄我漢紀吐譌作咄亦其類也

雷降

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念孫案雷降雪霜雨

露義不可通雷蓋賁字之誤賁與隕同

左氏春秋經莊七年星隕如雨

公羊隕作賁

爾雅隕降落也故曰賁降雪霜雨露

天胡說

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
念孫案天胡說之天當爲夫此涉上下文天字而誤夫
發聲也言若天非愛民之厚則人殺不辜而天子之不
祥者果何說哉節葬篇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
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哉是其證

既可得畱而已 既可謂而知也

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畱而已
畢云据下云既可謂而知也此句未詳念孫案既可得
畱而已當作既可得而智已智卽知也

墨子書知字多作智見於經說

耕柱二篇者不可枚舉其他言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
書作智者皆見管子法法篇

既可得而知已

尚賢篇曰既可得而知已

舊本作既可得畱而已者

智誤爲畱又誤在而字上耳下文云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亦當作既可得而知也此因得與謂草書相似而誤既可得而知五字前後相證則兩處之誤字不辯而自明

下篇亦云既可得而知也

天之意 天之志

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念孫案天之意本作天之天之卽天志本篇之名也

子墨子之有天之意已見上文古志字通作之說見號令篇常司

上之

後人不達又見上下文皆云順天之意反天之意

故於天之下加意字耳下篇曰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

爲法也又曰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三志字亦後人所加之卽志字也

衍文三 脫文一

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行

舊本

謂之善下衍意字謂之不善下脫行字又衍意非二字今據下文改正

天志下

極戒

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引之曰極字義不可通極戒當爲倣戒字之誤也上篇相倣戒三字凡五見

脫文三

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

天之正天子也

舊本不明於天下脫之字
正下又脫天子二字今補

禍福

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念孫案福字
義不可通禍福當爲禍崇下者降也言降之以疾病禍
崇也疾病禍崇見中篇

物

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念孫案物字義不可
通物當爲此此字指上文而言中篇曰不止此而已矣

又曰不止此而已

舊本脫不
字今補

皆其證

衍文一 脫文六

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

舊本民下

衍國字今刪殺一下脫不辜者必有一六字今據上中二篇補

別

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引之曰別讀爲徧言天徧愛百姓也古或以別爲徧說見經義述聞尙書康誥

毀之賁不之廢也

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畢云句疑有脫誤念孫案賁當爲者隸書者

字或作者

見漢衛尉卿衡方碑邵陽令曹全碑

與賁相似而誤不之廢衍

之字廢者止也

見中庸表記注

言業萬世子孫繼嗣而毀之者

猶不止也尙賢篇云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

是也今本者譌作賁下文又衍之字則文不成義

脫文一

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圓之別矣

舊本脫知字中篇曰

圓與不圓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今據補

溝境御

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
念孫案溝境二字不詞當依非攻篇作邊境此涉下文

溝池而誤也引之曰御字義不可通御當爲抑抑之言
堙也謂壞其城郭以塞其溝池若周語所云墮高堙庠
也史記河渠書禹抑鴻水索隱曰抑漢書溝洫志作堙
堙抑皆塞之也是抑與堙同義非攻篇作湮其溝池湮
亦堙也隸書抑字或作抑見漢校官碑御字或作御見帝二堯碑
形相似而誤

係操

民之格者則到拔之不格者則係操而歸引之曰民可
係而歸不可操而歸古亦無以係操二字連文者操當
爲纍卽孟子所謂係累其子弟也纍誤爲杲後人因改

爲操耳

春酋

丈夫以爲僕圉胥靡婦人以爲春酋畢云周禮云其奴
男子入于皐隸女子入于春橐又說文云酋繹酒也禮
有大酋掌酒官也未詳婦人爲酋之義酋與胥聲形相
近說文胥抒曰也亦春橐義與念孫案畢以酋爲或春
或胥之胥非也說文酋繹酒也從酉水半見於上禮有
大酋掌酒官也月令注酒
孰曰酋據此則酒官謂之酋者以其
掌酒也然則女奴之掌酒者亦得謂之酋矣周官酒人
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鄭注曰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

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是其證惠氏

半農禮說曰酒人之奚多至三百則古之酒皆女子為之即墨子所謂婦人以為春酋也

法美

為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府

庫舊本脫府字據上文補視吾先君之法美念孫案法美二字義

不相屬美當為義字之誤也少儀言語之美鄭注美當為儀案美乃義字之誤義

即古儀字說見經義述法義即法儀也前有法儀篇云

聞禮記別之以禮義下當讀為嘗荀子性惡篇今當試去

可以無法儀非命篇日先立義法即儀法君上之執無禮義之化

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則天下之悖亂而相匹不待

頃矣呂氏春秋疑似篇戎寇當至當竝與嘗同史記面

南夷傳嘗擊南越者嘗試也言試發吾府庫視吾先君

八校尉漢書嘗作當

之法儀也

蚤纂

與角人之府庫

角字有誤

竊人之金玉蚤纂者乎引之曰蚤

纂二字義不可通蚤纂當爲布臬隸書布字作布蚤字

作蚤二形相似故布譌爲蚤

荀子儒效篇必蚤正以待之也新序雜事篇蚤作布

臬蓋縹之借字布縹卽布帛說文縹帛如紺色或曰淡

縹讀若臬縹臬同音故字亦相通凡書傳中從臬從參

之字多相亂故非樂篇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縹今本作

布縹而檀弓之布幕衛也縹幕魯也今本亦作縹幕其

它從臬之字亦多變而從參

說見詩本音陳風月出篇

隸書參字作

叅與案相似因譌爲案矣

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馬融讀參爲案亦以其字形之

相金玉布綵皆府庫所藏故曰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
玉布杲

脫文十

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

引之曰舊脫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十字當據上下文補

桃李瓜薑者

文義

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念孫案文義二字
義不可通文當爲大字之誤也謂多殺鄰國之人聞之
者不以爲不義反以爲大義也非攻篇曰小爲非則知

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今本不知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之謂也

明鬼下

借若

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

舊本

罰暴二字倒則夫天下豈亂哉念孫案上言若使則下

不得又言借若余謂若字涉上文而衍借乃借字之誤

借與皆通

湯誓予及女皆亾孟子梁惠王篇皆作借言周頌豐年篇降福孔皆晉書樂志皆作借

使天下之人皆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則天下必不

亂也

天下之

旦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之疑天下之眾畢於上之字下
補人字念孫案畢補非也此文本作旦暮以爲教誨乎
天下句今本天下下有之字者涉下句天下之眾而衍
畢不解其故而於之下補人字誤矣下文天下之眾卽
天下之人也

脫文九

請或聞之見之則必以爲有莫聞莫見

舊脫則必以下
九字今據下文

及非命
篇補

則必以爲無

敢問神

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曰予爲句芒畢據太平御覽神鬼部二於神下加明字云明同名念孫案鈔本御覽正作敢問神名刻本名作明誤也明古讀若芒不得與名通

馳祖

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畢釋祖字云祖道也念孫案畢說非也法苑珠林君臣篇作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據此則祖是澤名故又以雲夢比之下文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亦謂祖澤之塗也然則祖非祖道之謂

由 猶

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念孫案由
猶皆欲也謙與兼同言欲兼殺之兼釋之也大雅文王
有聲篇匪棘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周官小行人其悖
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大戴記朝事篇猶作欲是猶卽
欲也猶由古字亦通

泚 沍 搃 羊

於是泚沍搃羊而漉其血畢云說文云泚水兒讀若窟
沍未詳疑皿字言以水漉皿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以
羊皿漉社則漉當爲灑字之誤搃字書無此字盧云玉

篇有𢵿字云搖也鳥可鳥寡二切引之曰𢵿卽到字也

廣雅曰到

曹憲音乙牙反

刑刻到也吳語自到於客前賈逵曰

到到也作𢵿者或字耳此文本作𢵿羊出血而灑其血

謂到羊出血而灑其血於社也太平御覽

獸部十三

引作以

羊血灑社者省文耳今本出血作洫洫涉下文灑字而

誤加ㄣ又誤在𢵿羊之上則義不可通

請品先

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惜邀也畢云

品當爲盟下請字當爲情引之曰畢謂品當作盟是也

上請字當爲諸先當爲共

隸書先字或作失與其相似而誤說見經義述聞左傳僖

三十
一
共字當在盟字上

共盟見上文

諸猶今人言諸凡也言

凡共盟而不以其情者必受鬼神之誅也上文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慼慼也是其證今本諸譌作請共譌作先盟譌作品又升品字於先字上則義不可通下請字卽情字也墨子書通以請爲情不煩改字

敬位 禁社

且惟晉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敬位畢云敬蒞字假音說文云朝會束茅表位曰蒞春秋國

語曰茅莧表坐韋昭曰莧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緇酒念

孫案畢說非也莧與叢同位當爲社字之誤也

隸書社字或作

社又作社因譌而爲位漢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穎川長社王元君真字作社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夫封

土爲社字作急就篇祠祀社稷叢臘奉叢一本作莧鄭注

喪大記曰欂猶莧也釋文莧才工反本亦作叢說文顏曰榛莧也淮南原道篇注曰欂木曰榛欂亦與叢同顏

師古曰叢謂草木岑蔚之所因立神祠卽此所謂擇木

之脩茂者立以爲莧社也秦策恒思有神叢高注曰神

祠叢樹也

見史記陳涉世家索隱

莊子人間世篇曰見櫟社樹其

大蔽牛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

欲廢者而復興之太元聚次四曰牽羊示于叢社皆其

證也置以爲宗廟承上賞於祖而言立以爲菽社承上
僂於社而言則位爲社字之誤明矣史記陳涉世家又
閒令吳廣之次近所旁菽祠中索隱引墨子云建國必
擇木之脩茂者以爲菽位則所見本社字已誤作位而
菽字作叢則不誤也又耕柱篇曰季孫紹孟伯常治魯
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禁社乃菽社之誤菽亦
與叢同爾雅灌木叢木釋文曰叢本或作菽漢書東方朔傳菽珍怪師古曰菽古菽字漢穀阮君神祠碑陰有菽鵠伯鸞說文𦰇叢生艸也叢聚也從𦰇取聲聚艸謂之叢聚木亦謂之叢叢菽菽三字或從𦰇或從艸或從林其義一也

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

念孫案爲下當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必以鬼神爲有見上文其下仍有脫文不可考

咸

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引之曰咸字文義不順當是或字之誤言或恐竹帛之腐蠹絕滅故又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也

慎無

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之有與又同亦何書有之哉念孫案慎無二字義不可

通慎無當爲聖人上文曰故先王之書聖人

此下脫二字或當云

聖人之言一尺之帛一篇之書是其證

矧住人面

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人面胡敢異心畢改住爲在引之

曰古惟字但作佳

古鐘鼎文惟字作佳石鼓文亦然又夏竦古文四聲韻載道德經惟字作

佳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

此住字蓋佳字之誤不當改爲在

也矧惟者語詞康誥曰矧惟不孝不友又曰矧惟外庶

子訓人酒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

違農父若保宏父皆其證也鹽鐵論未通篇曰周公抱

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人面

今本人作南此後人

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

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繇役篇曰普天之

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後漢書章帝紀曰
訖惟人面靡不率俾和帝紀曰戒惟人面無思不服竝
與墨子同意

誤文二

此吾所以知商書之鬼也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
未足以爲法也

舊本上商書譌作商周下商書譌作禹書今據上文改

事

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言聽獄

之事也念孫案事者中之壞字也中者平也與均字對
文上文曰僂於社者何也言聽之中也是其證

尙書

故尙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念孫案尙書夏書文不成
義尙與上同書當爲者言上者則夏書其次則商周之
書也此涉上下文書字而誤

若以爲不然

念孫案此五字隔斷上下文義蓋涉下文若以爲不然
而衍

不可

鬼神之罰不可富貴眾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
罰必勝之畢依一本於不可下補恃字念孫案不可下
一字乃爲字非恃字也下文曰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
可爲富貴眾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此文凡是
兩見
其明證矣上文曰鬼神之明不可爲幽閒廣澤山林溪
谷鬼神之明必見之與此文同一例不可爲富貴眾強
云云猶孔子言仁不可爲眾也其一本作不可恃恃字
乃後人以意補之與上下文不合

主別

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畢云主別太平御覽引

作生捕

皇王部七

念孫案主別兕虎本作生列兕虎列卽今

裂字也

說文列分解也裂繒餘也義各不同艮九三列其寅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割列釐瘞管子五輔

篇博帶

梨大袂列皆是古分別字矣今鈔本太平御覽引

分列字皆作裂而列但爲行列字矣
墨子作生裂兕虎故知今本主別爲生列之譌刻本作生捕者淺人以意改之耳

楚毒

楚毒無罪判剔孕婦念孫案楚毒本作焚炙此因焚誤

爲楚則楚炙二字義不可通後人不得其解遂以意改

爲楚毒耳焚炙卽所謂炮烙之刑也

俗作炮烙非說見史記殷本紀焚

炙判剔皆實有其可指之刑若改作楚毒則不知爲何

刑矣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五出焚炙無罪四字注曰墨子云殷紂則墨子之本作焚炙無罪甚明偽古文泰誓焚炙忠良剗剔孕婦即用墨子而小變其文

百走

眾畔百走引之曰百字義不可通百走蓋皆走之誤

脫文二

此非所以爲上士之道也

舊本脫之字也字上文曰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與此

文同一例今據補

非樂上

邃野

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引之曰野卽字

字也古讀野如字

周官職方氏其澤藪曰大野釋文野劉音與與宇古同音餘見唐韻正

故與宇通楚辭招魂高堂邃宇王注曰邃深也宇屋也
鹽鐵論取下篇曰高堂邃宇廣廈洞房易林恒之剝曰
溪堂邃宇君安其所皆其證若郊野之野則不得言邃
且上與高臺厚榭不倫下與之居二字義不相屬矣

意舍此

此下有脫文不可考

遲者 當年

將必不使老與遲者又下文將必使當年念孫案遲讀

爲穉遲字本有穉音遲穉又同訓爲晚

廣雅遲穉晚也

故穉通

作遲當年壯年也或曰丁年說見經義述聞爾雅

不與

其說必將與賤人不與君子念孫案此本作必將與賤人與君子下文與君子聽之與賤人聽之卽承此文而言今本作不與君子不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

醜羸

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念孫案醜羸二字後人所加也楚辭九章注曰從容舉動也

古謂舉動爲從容說見廣雅疏證釋訓

身體從容不足

觀謂衣服不美則身體之一舉一動皆無足觀也後人
乃加入醜羸二字夫衣服不美何至羸其身體且身體
從容不足觀與面目顏色不足視對文加醜羸二字則
與上文不對矣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此作身體
從容不足觀無醜羸二字陳禹謨太平御覽服章部十
本刪去飲食部七所引竝同

升粟

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念孫案升當爲叔

叔與菽同

大雅生民篇藝之荏菽檀弓啜菽飲水左氏
春秋定元年隕霜殺菽釋文竝作叔管子戒

篇出冬蔥與戎叔莊子列御寇篇食以芻
叔漢書昭帝紀以叔粟當賦竝與菽同尙賢篇云蚤

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其證也草書叔字作𠂔升
字作𠂔二形相似晏子諫篇合升𠂔之微以滿倉廩說
苑正諫篇升𠂔作菽粟齊策先生王斗文選任昉齊竟
陵文宣王行狀注引作王叔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升後
漢書周章字次叔叔或作升文選左思魏都賦注引張
升反論陳琳荅東阿王牋注作張叔及論昭七:left傳
正義作張叔皮論皆以字形相似而誤非命篇多聚升
粟誤與此同

繆

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繆念孫案繆當爲縹凡書傳中從

杲之字多變而從參

說見詩本音陳風月出篇

故縹誤為縹集韻細

織也細布縹猶言細布帛說文縹帛如紺色或曰淡縹

從系杲聲讀若杲

玉篇子老切

廣雅曰縹謂之縹檀弓布幕

衛也縹幕魯也鄭注曰縹縹也縹讀如綃

今本檀弓亦譌作縹

又

說文縹旌旗之游也從系參聲

玉篇所銜切

兩字判然不同

非命篇捆布縹同

脫文四

卽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

足

舊本脫是故叔粟四字今據上下文補

舞佯佯黃言孔章

畢云舞當爲𦵏𦵏與謨音同孔書作聖謨洋洋又云黃

孔書作嘉是引之曰畢說非也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

弗常

常讀肆皇天弗尙之尙說見經義述聞

九有以亾卽下文之萬舞翼

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也此承上文恒舞于宮而言言

耽於樂者必亾其國故下文云察九有之所以亾者徒

從飾樂也東晉人改其文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

帝不常則與墨子非樂之意了不相涉而畢反據之以

改原文僞矣

非命上

命壽則壽命天則天命

此下有脫文不可考

廢

廢以爲刑政盧云廢置也念孫案盧說非也廢讀爲發故中篇作發而爲刑政下篇作發而爲政乎國發廢古字通說見史記平原君傳

益蓋

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句益蓋嘗尙觀於聖王

之事念孫案或以命爲有絕句

下文云豈可謂有命哉

益卽蓋字

之譌

蓋字俗書作蓋形與益相近故蓋譌作益史記今楚世家還蓋長城以爲防徐廣曰蓋一作益

云益蓋者一本作益一本作蓋而後人誤合之耳蓋與

益同益何不也

檀弓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平孟子梁惠王篇蓋亦反其本矣嘗試也

尙與上同言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則何不試上觀於聖王之事乎下文曰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

句

益嘗尙觀於先王之書益亦蓋字之譌

則是以

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念孫案是以上不當有則字蓋卽利字之誤而衍者上下文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是以上皆無則字

脫文二

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爲賞罰以勸賢畢云中
篇作勸沮是念孫案原文是勸賢不得徑改爲勸沮余
謂勸賢下當有沮暴二字勸賢承賞而言沮暴承罰而
言尙賢篇曰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
而爲暴者不沮矣尙同篇曰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
不可以沮暴皆其證

持

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念孫案持字義不
可通持當爲特呂氏春秋忠廉篇注曰特猶直也言此
直是凶人之言暴人之道也下文同

心涂

昔上世暴王

舊本昔譌作若據上文改

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

畢云涂猶術引之曰畢說非也心涂本作心志耳目之

淫心志之辟竝見中篇下篇作心意亦心志之譌

縱之棄

天亦縱之棄而弗棖念孫案縱之棄當作縱棄之縱棄

猶放棄也中篇作天不亦棄縱而不棖

孟子滕文公篇注曰不亦者亦

也畢本不亦作亦不非

天志篇作天亦縱棄紂而不棖皆其證

脫文三

上無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下無以降綏天下

賢可之士

舊本脫下無以三字今據上下文補

非命下

遲樸

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術之此皆疑眾遲樸引之曰遲字

義不可通遲當爲遇字之誤也遇與愚同

晏子春秋外篇盛爲聲樂

以淫愚民墨子非儒篇愚作遇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愚一本作遇韓子南面篇愚贛竊情之民

宋乾道本愚作遇秦策今愚

言此有命之說或作之或

述之皆足以疑眾愚樸樸謂質樸之人也中篇作教眾

愚樸是其證

今本愚樸畢說非下衍人字

惟舌

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

而利其脣岷也

岷與吻同

一本惟舌作頰舌念孫案惟與頰

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頰字無緣誤而爲惟一本作頰

者後人以意改之耳惟舌當爲喉舌喉誤爲唯因誤爲

惟耳潛夫論斲訟篇慎已喉舌以示下民今本喉作唯

其誤正與此同凡從侯從佳之字隸書往往譌溷

隸書侯字

作侯佳字作佳二形相似

海內東經少室在維氏南一曰緌氏緌與

維形相近晏子諫篇管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韓子說

疑篇推侈作侯侈淮南兵略篇疾如鏃矢高注曰鏃金

鏃翦羽之矢也今本鏃作錐後漢書臧宮傳妖巫維汜

維或作綏方言雞雛徐魯之間謂之翟子今本作秋侯
子皆以字形相似而誤

麻統

多治麻統葛緒畢云說文統絲曼延也念孫案畢說非
也統當爲絲非樂篇作多治麻絲葛緒是其證墨子書
言麻絲者多矣未有作麻統者且麻絲爲古今之通稱
若統爲絲曼延則不得與麻並舉矣蓋俗書統字作絲
與絲相似故絲譌爲統非說文之統字也

不使

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畢云使當爲便念孫案爾雅使

從也天鬼不從猶上文言上帝不順耳小雅雨無正篇
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鄭箋訓使爲從管子小匡篇魯
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邾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
不使不使謂不從也使非便字之誤

待養

下以待養百姓念孫案待字義不可通待養當爲持養

字之誤也

周官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注待當爲持

天志篇曰食飢息勞

持養其萬民荀子勸學篇曰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

篇曰以相羣居以相持養

楊倞注持養係養也

分言之則曰持曰

養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曰士

者持祿游者養交是也

其抃

其抃其國家傾覆其社稷念孫案其字義不可通當是

失字之誤

隸書失字或作失與其相似

說文抃有所失也尙賢篇云

失損其國家

抃損古字通

傾覆其社稷天志篇云國家滅亡

抃失社稷齊策云守齊國唯恐失抃之皆其證

脫文六

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念孫案此本作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淮南脩務篇注曰強力也言有命之言

士君子不可不力非之也中篇作不可不疾非疾亦力

也

見呂氏春秋尊師篇注

下文曰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是

其證今本言上脫之字也上脫不可不強非五字則義不可通

非儒下

親親有術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引之曰此卽中庸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今云親親有術者殺與術聲近而字通也說文殺字從殳采聲而無采字五經文字曰采古殺字案采爲古殺字而後又加殳猶木爲古穉字而後又加禾也今案采字蓋從乂

𠂔聲說文又𠂔艸也從ノノ相交

說文ノノ讀與弗同或玉篇ノ普折切

從刀作刈廣雅刈殺也哀元年左傳艾殺其民艾與刈

刈同是又卽殺也故𠂔字從又而以𠂔爲聲又字篆文

作𠂔今在𠂔字之上故變曲爲直而作又

說文儿字解云人在下故

詰𠂔此變直爲曲者也與又正相反

其實一字也說文無又部故𠂔字無

所附而不收𠂔與術竝從𠂔聲故聲相近轉去聲則殺

音色介反術音遂

見月令學記注聲亦相近故墨子書以術爲

殺

其

喪父母三年其妻後子三年念孫案其字涉下文伯父

叔父弟兄庶子其而衍節葬篇父母外喪之三年下無
其字是其證畢讀其爲朞而以喪父母三年其爲句大
誤

親伯父宗兄而卑子

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

上文云
喪父母

三年妻後
子三年

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盧云似當云而卑

與子同也引之曰而卑子也當作卑而庶子也而讀爲

如言卑其伯父宗兄如庶子也

上文云伯父叔
父弟兄庶子其

今本卑

而二字倒轉又脫庶字余謂親伯父宗兄親當爲視言

視伯父宗兄如庶子之卑也視親字相似

淮南兵略篇
上視下如弟

今本視又涉上下文親字而誤

列尸弗

其親从列尸弗畢讀弗字句絕云弗與祓同念孫案喪禮無祓尸之事畢說非也此本作列尸弗斂今本脫斂字耳从三日而後斂則前二日猶未斂也故曰列尸弗斂列者陳也鈔本北堂書鈔地部二引此正作列尸弗斂

陳禹謨本刪去

如其亾也

以爲實在則戇愚甚矣如其亾也必求焉僞亦大矣引之曰如其亾也二句與僞字義不相屬如當爲知言旣

知其亾而必求之則僞而已矣

祗端

取妻身迎祗端爲僕秉轡授綬畢云說文祗敬也端衣
正幅則端亦正意與端同念孫案畢說非也祗當爲袷
隸書祗字作𠂔與袷相似故袷誤爲祗袷端卽元端也
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鄭注曰端者取其正也
服虔注昭元年左傳曰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端與端
同故說文以端爲衣正幅也玉篇袷黑衣也淮南齊俗
篇尸祝袷袷蔡邕獨斷曰祠宗廟則長冠袷元袷元與
袷同袷亦黑色也文選閑居賦注引服
虔左傳注曰大夫端冕高注曰袷純服袷黑齋衣也卽
袷服黑服也

周官所云齊服元端也莊子達生篇祝宗人元端即淮南所云尸祝祔袷也

脫文一 誤文一

吏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

此句有脫文

而儒

者以為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也

舊本脫吏字今據上文補賊譌作賤今以

意改後凡賊譌作賤者放此

家翠

因人之家翠以為

此下脫一字

恃人之野以為尊畢云廣雅

驛肥也此古字引之曰因人之家肥文不成義翠當讀

為粹玉篇粹思醉切廣韻云貨也謂因人之家財也韓

子說疑篇破家殘胙是也古無胙字故借翠爲之

服古言

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念孫案服古言三字文義不順當依公孟篇作必古言服然後仁

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

引之曰此文當作所謂古之言服者皆嘗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則非君子也非君子見下然則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今本古之言服脫言服二字

古人言之服之脫言之二字則非君子也脫非字服非
君子之服上服字譌作法

何故相

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
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念孫案何故相下

當有與字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相與謂相敵也

謂古

相敵爲相與襄二十五年左傳一與一誰能懼我哀九年傳宋方吉不可與也越語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與字並與敵同義詳見經義述聞左傳襄二十五年言既爲仁人則無辭必服見善

必遷何故兩相敵也上文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

與是其明證矣

傳術

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

念孫案傳術二字義不可通傳術當爲儒術毋逐奔云

云皆儒者之言也

見上文

故曰用儒術令士卒隸書儒或

作僞傳或作傳二形相似而誤

上文儒者迎妻儒誤作傳晏子春秋外篇行之

難者在內而儒者無其外儒亦誤作傳

也

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念孫案也字涉上下文

而衍此言暴亂之人爲天下害聖人興師誅罰將以除

害也

義見上文

若用儒術令士卒曰毋逐奔云云則暴亂之

人得活而天下之害不除矣是暴亂之人下本無也字

昔 用偏 循身

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偏近以循身念孫案此

文本作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周偏

與偏同

近以脩

身言君子之行仁義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則所施

周徧近則以脩其身也今本皆作昔周作用脩作循

隸書

脩循相亂說見管子形勢篇

則義不可通

行易而從

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念孫案行易而從文不成義當作行明而易從與上句文同一例下文曰行

義可明乎民又曰行義不可明於民皆其證

儒學

儒學不可使議世畢云晏子儒作博議作儀

外篇

念孫案

作博者是此言孔子博學而不可以爲法於世非譏其

儒學也今本作儒學者博誤爲傳又誤爲儒耳

隸書傳儒相似

說見上文儀議古字通

爲享豚

子路爲享豚念孫案爲字後人所加享卽今之烹字也

經典省作亨

後人誤讀爲燕享之享故又加爲字耳孔叢子

詰墨篇藝文類聚獸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

飮食部十一獸部十五引此皆作子路烹豚無爲字

苟生 苟義

曩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畢云苟苟且念孫案畢

說非也苟讀爲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說文苟自急救

也從羊省從勺口勺口猶慎言也

舊本誤作從包省從口口猶慎言也今依

段注

與苟且之苟從艸者不同曩與女爲苟生今與女

爲苟義者曩謂在陳蔡時也今謂哀公賜食時也

具見上文

苟急也言曩時則以生爲急今時則以義爲急也若以

苟爲苟且之苟則苟義二字義不可通矣文選石崇王

昭君辭注引此亦誤以爲苟且之苟案苟字不見經典

唯爾雅亟速也釋文曰亟字又作苟同居力反此釋文中僅見之字而通志堂本乃改苟爲急謬矣盧氏抱經已正之釋文而外則唯墨子書有之亦古文之僅存者良可貴也

羸飽

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羸飽僞行以自飾念孫案羸飽僞行以自飾本作羸飽則僞行以自飾羸之言盈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我曲楚直其眾素飽杜注曰直氣盈飽盈飽卽羸飽正對上文飢約而言今本飽下脫則字羸飽又譌作羸飽則義不可通

亦

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爲舍亦家室而託寓也念孫案

亦字義不可通亦當爲𠂇𠂇古其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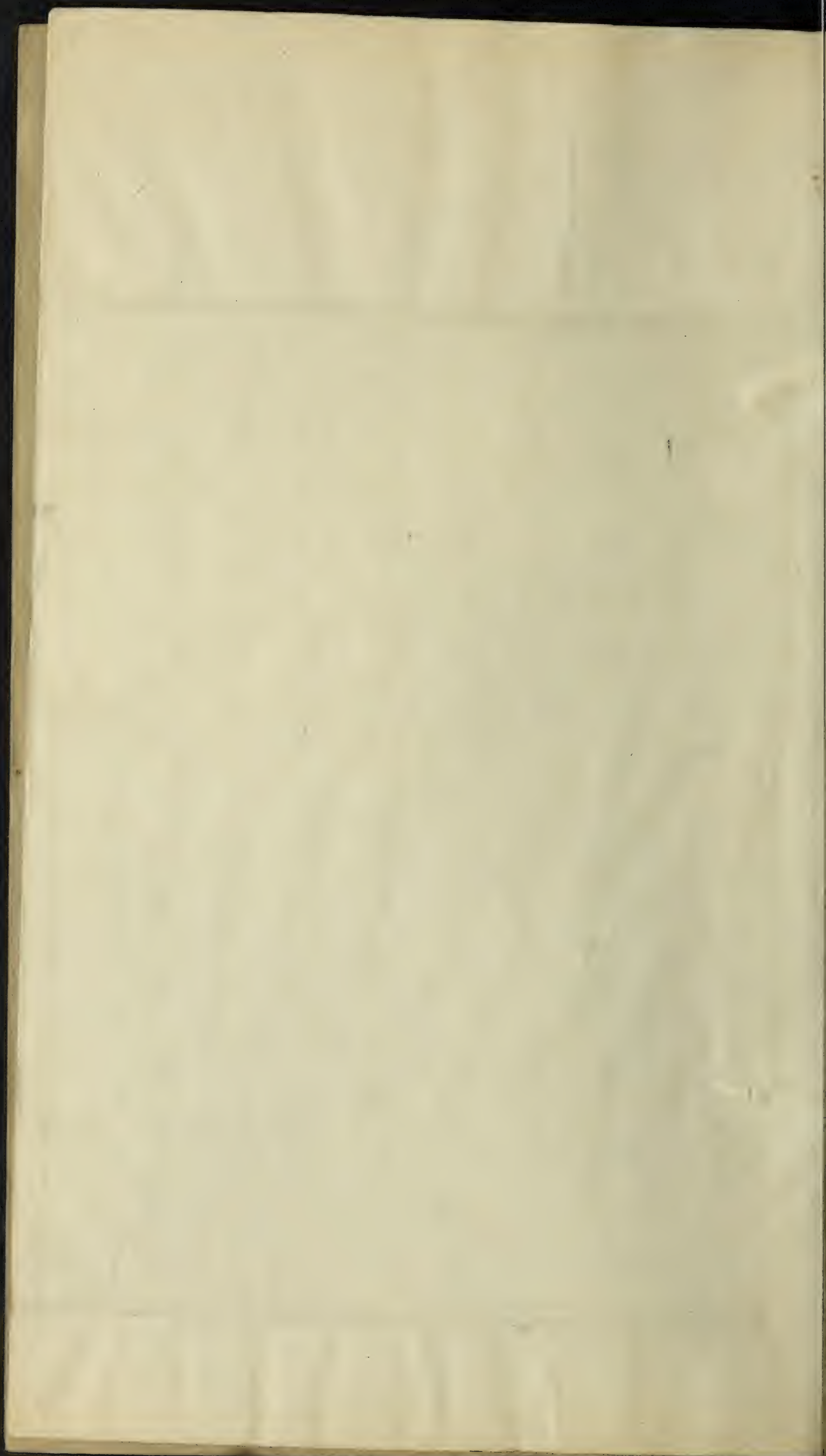
墨子書其字多作𠂇說見公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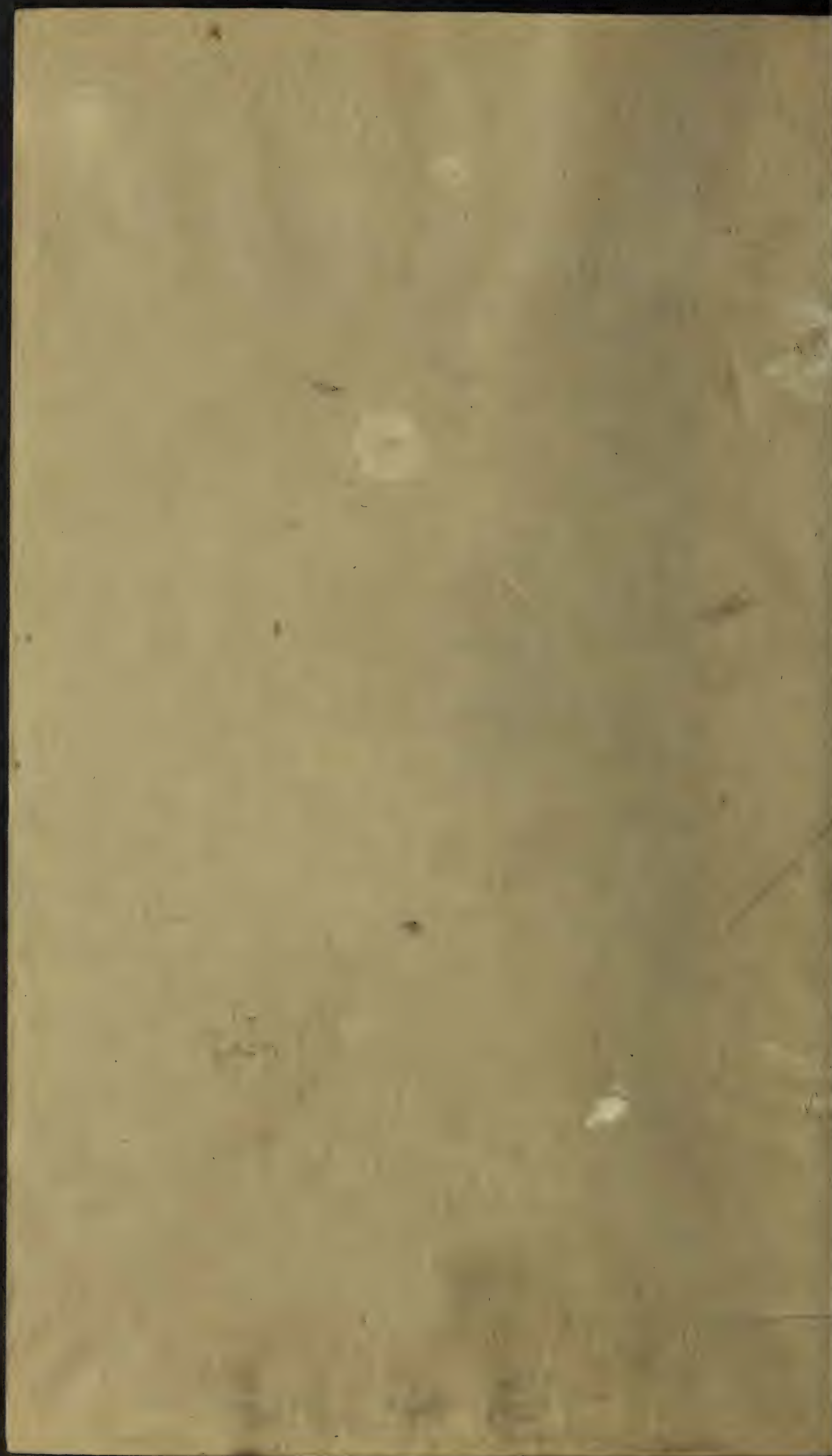
篇

耕柱篇曰周公旦辭三公東處於商奄蓋卽此所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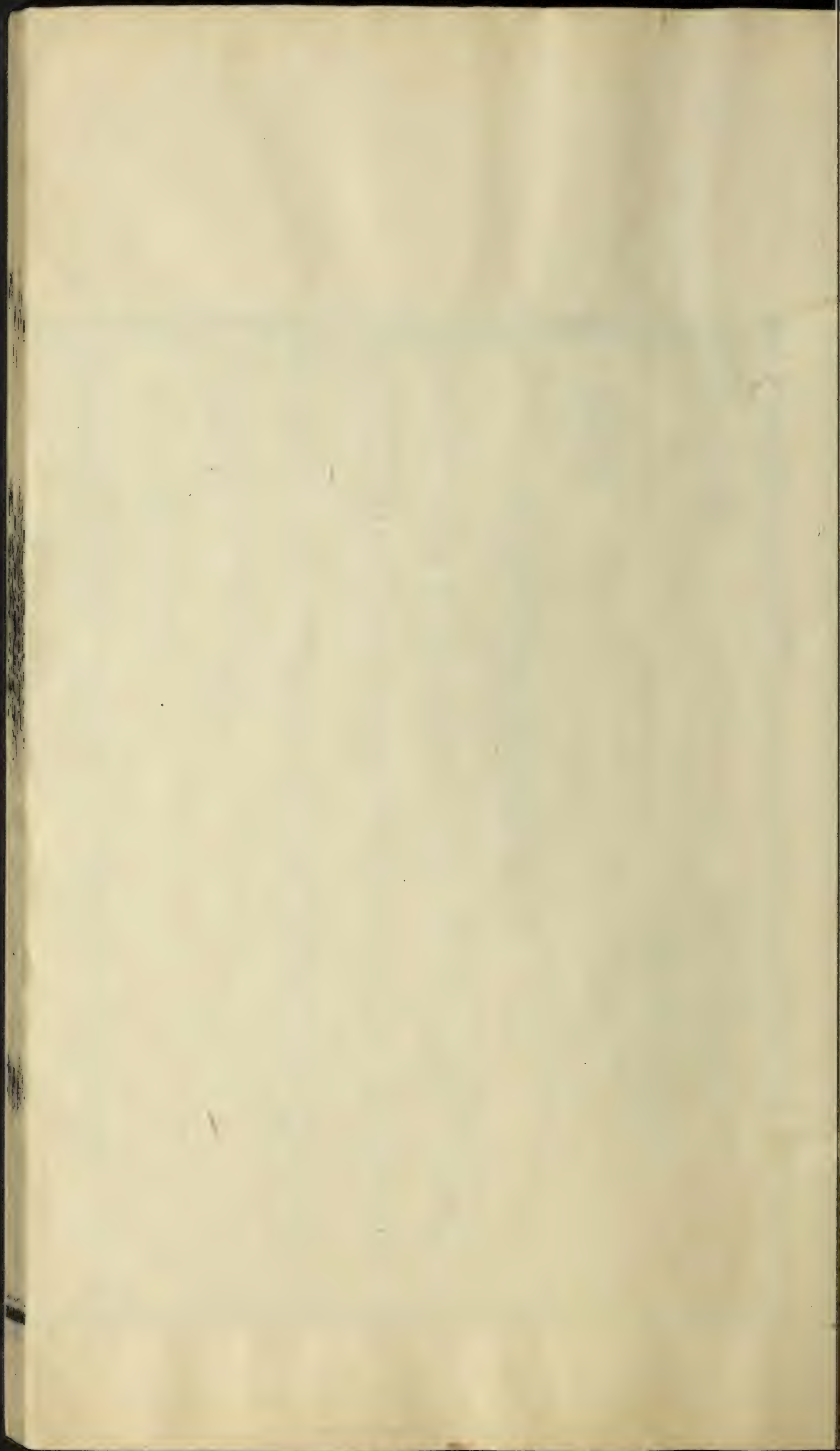
舍其家室而託寓者盧改舍亦爲亦舍非是

墨子第三





讀書雜志



墨子第四

讀書雜誌七

高郵王念孫



經上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引之曰序當爲厚經說上云端化兩

化與比通
比者竝也

有端而

后可次無厚而后可是其證也無厚者不厚也訓端以
無厚者凡物之見端其形皆甚微也厚與序隸書相似
而誤說見非攻下篇

纁閒虛也

盧云纁猶墳墟之墟引之曰盧說非也纁乃墟之借字

經說上云櫺閒虛也者

今本脫閒字

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

也則其字當作櫺眾經音義卷一引三倉云櫺柱上方木也櫺以木爲之兩櫺之間則無木故曰櫺閒虛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

守彌異所也

畢云不移其所故曰守引之曰彌異所非不移其所之謂也畢說非是今案守當爲宇宇形相似而誤彌徧也宇者徧乎異所之稱也經說上解此云宇

句

東西南北

今本東面下衍家字

東西南北可謂異所矣而徧乎東西南北則

謂之宇故曰宇

句

彌異所也高誘注淮南原道篇云四

方上下曰宇蔡邕注典引云四表曰宇四表卽東西南北也

經下

量一小而易一大而缶

鑑位

畢云當云鑑立古位立字通案上文云臨鑑而立此亦當云臨鑑立

量一小而易一

大而缶

與正同

說在中之引之曰量當作景字相似而誤

也經說下云鑒中之內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緣正而長其直也中之外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

於下蓋脫中字說見本篇

而長其直也彼文言鑑

言景言易言正竝與此同是其證也

過忤景不從說在改爲

引之曰從當爲徙徙移也列子仲尼篇景不移者說在改也張湛注云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引墨子曰景不移說在改爲也是其證

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召也

引之曰召當作合經說下云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

台也台亦合之誤一同也一法同法也

畢以一字屬上句非與如

也

見廣雅

盡猶皆也言同法者之彼此相如也皆若物之

方者之彼此相合也

經說上

所爲不善名 所爲善名

行句所爲不善名行也所爲善名巧也若爲盜畢云言所爲之事無善名是躬行也有善名是巧于盜名也引之曰善疑當爲著形相似而誤也言所爲之事不著名是躬行也所爲之事著名是巧于盜名者也

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

引之曰當作故言也者出諸口能

下脫一字

之民者也出字

誤倒在下能下又脫一字能與而通

說詳毛詩述聞謂能不我知下

言出諸口而加之民也繫辭傳曰言出乎身加乎民

今久古今且莫

引之曰上今字因下今字而衍且當爲旦言古今異時
旦莫異時而徧歷古今旦莫則久矣故曰久句古今旦
莫故經上云久句彌異時也彌徧也

損徧也者兼之體也其體或去存謂其存者損
引之曰經上云損徧去也則此當云損徧去也者兼之
體也其體或去或存謂其去者損寫者脫誤耳

若夫過楹

止句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夫過楹引之曰夫當作
矢矢之過楹久則止而不行故曰無久之不止若矢過

楹鄉射禮記曰射自楹閒故以矢過楹爲喻

經說下

見之智也吉之使智也

引之曰吉當爲告智與知同欲使知之故告之也下文曰告我則我智之

宇南北在且有在莫

宇徙而有處宇

畢讀絕句

宇南北在且有在莫宇徙久引之

曰經說上云宇東面南北此不當言南北而不及東面蓋有脫文且當爲旦有讀爲又此言宇徙則自南而北自東而西歷時必久屢更旦莫故云宇徙久又云在旦

又在莫經說上云久古今旦莫是也

今本旦亦譌作且辨見本條

而必易合於而長其直也

引之曰於下蓋脫中字上文云必正起於中緣正而長其直也此亦當云易合於中

亦遠

鑒鑒者近則所鑒大景亦大亦遠所鑒小景亦小引之

曰亦遠當作亦遠亦古其字

說見公孟篇

與亦相似又因上

下文亦字而誤

且且必然

且且必然且已必已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引

之曰且且必然當作且然必然以下三句文義例之可知必用工後已後上亦當有而字

一方貌盡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台也盡貌猶方也

引之曰當作一方盡類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俱有法而不異盡類猶方也一方盡類者一同也言同具方形則其方盡相類也隸書類貌相似

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

故類誤爲貌又誤倒於盡字上耳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者言物之方者雖有方木方石之異而不害其方之彼此相合也作台者字之誤耳俱有法而不異

盡類猶方也者言其法同則彼此盡相類亦猶方與方之盡相類也傳寫者上下錯亂又脫不字耳一方盡類云云則經下所謂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合也

用牛角馬無角

曰盧云曰下之與馬不類用牛角馬無角是類不同也當有牛字

盧云用牛當爲牛有引之曰用非誤字用者以也以牛有角馬無角說牛與馬之不類故云曰牛與馬之不類用牛有角馬無角也下文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爲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以亦用也上文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文義亦同則用非誤字可知但

可云用牛下脫有字耳

論誹誹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非雖少誹非也

引之曰當作論誹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誹不可誹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誹雖少誹非也今本論誹下衍誹字以理之可誹下脫不可誹理之可誹七字其理不可誹誹又譌作非

大取

愛眾眾也 一若今之世人也 凡學愛人

愛眾眾也

畢云此與下寡也舊俱作世以意改

與愛寡也相若兼愛之有

相若變尙世與變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引之曰變眾
眾也下眾字衍當作變眾也與變寡也相若今之世人
當作今世之人今世與尙世尙與後世相對爲文也又
案下文凡學變人與小園之園云云文義不相屬疑當
在變眾也上凡學變人乃統下文之詞變眾也云云則
承上句而詳言之也古書錯簡耳

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

引之曰鬼非人也當作人之鬼非人也寫者脫去人之
二字耳小取篇云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是其證
非殺臧也專殺盜非殺盜也

引之曰非殺臧也上有脫文以下二句例之當云專殺臧非殺臧也

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

引之曰生於慮獲之利下當更有慮獲之利四字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相對爲文

意指之人也

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引之曰當作意人之指非意人也意度也言所度者人之指非度人也下文云一指非

一人也是其證

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
引之曰故一下衍人字一人之指上衍是字當作故一
指非一人也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

小取

舉也物而以明之也 無也故焉

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畢云舉也之也疑衍念孫
案也非衍字也與他同舉他物以明此物謂之譬故曰
辟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墨子書通以也爲他說見
備城門篇又下文云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

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引之曰無故也焉當作無也故焉也故卽他故下文云此與彼同類今本脫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今本非上行罪字無也故焉藏本如是今本文正與此同今本也故二字倒轉則義譌作無故焉也不可通

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 其取之也有以取之

引之曰同其所以然不必同當作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承上文其然與所以然言之也下文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文義正與此合寫者脫去上三

字耳又下文其取之也有以取之以上當有所字下文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卽承此言之也上文其然也有所以然也文義正與此合寫者脫所字

或一害而一不害

引之曰兩害字俱當作周隸書周字與害相似故誤爲害下文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與此相應字正作周

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

引之曰此本作或一是而一非也當以非也二字接或一是而一下其不可常用也以下三句則因上文而衍

不是也三字又後人所增蓋後人不知不可常用云云
爲衍文之隔斷正文者又不知非也二字本與或一是
而一作一句乃足以不是也三字耳下文云此乃一是
而一非者也與此相應當據以刪正

獲之視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

畢云視當爲事引之曰畢說非也視乃親字之譌獲之
親句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兩親字上下相應猶下
文云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兩弟字亦上下相
應

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

乃是而然者也

念孫案上文白馬馬也以下但言是不言非故曰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人也以下言是又言非故曰此乃是而不然者也然今本誤作殺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以下亦是非竝言而以此三句承之則亦當云此乃是而不然者也寫者脫去不字耳

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

引之曰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待上當有不字不待

周乘馬所謂不周也

周徧也

下文待周不乘馬所謂周也

以相反爲義而後不乘馬不上當有爲字猶上文云然後爲乘馬也寫者脫去耳其重出之而後不乘馬五字則衍文也

祭之鬼非祭人也

引之曰祭之鬼當作祭人之鬼承上文人之鬼而言也寫者脫人字

之馬之目盼則爲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眾而不謂之牛眾

畢云之馬之目盼上之疑當爲大則爲之馬盼爲當作

謂引之曰上之非大字之譌之猶於也

說見釋詞

言於馬之

目盼則謂之馬盼於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於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於牛之毛眾而不謂之牛眾也

一馬馬也馬或白者二馬而或白也

引之曰一馬馬也二馬馬也已見上文此一馬馬也四

字蓋衍

耕柱

羊

駕驥與羊念孫案羊不可與馬竝駕羊當爲牛太平御

覽地部五引此已誤作羊藝文類聚地部及白帖五竝引作牛

足以責

子墨子曰何故歐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念孫案驥足以責本作以驥足責言所以歐驥者以驥之足責故也此正荅墨子何故歐驥之問今本倒以字於足字之下則非其旨矣類聚白帖御覽竝作以驥足責下文本作子墨子曰我亦以子爲足責此正荅耕柱子以驥足責之語今本足責作足以責亦誤類聚御覽無以字

折金 山川 陶鑄之

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畢

據文選注

命七

改折爲採念孫案畢改非也折金者撻金

也

撻音剔漢書趙廣漢傳其發姦撻伏如神師古曰撻謂動發之也

管子地數篇曰上

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

者下有鉛錫有銅上有赭者下有鐵君謹封而祭之然

則與折取之遠矣彼言折取之此言折金其義一也說

文曰哲上撻山巖空青珊瑚墮之從石折聲哲與折亦

聲近而義同後漢書崔駰傳注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初

學記鱗介部太平御覽珍寶部九路史疏佗紀廣川書

跋玉海器用部引此竝作折金文選注作採金者後人

不曉折字之義而妄改之非李善原文也

折金於山川畢云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山或在水
諸書引多無川字非念孫案山水中雖皆有金然此自
言使翁難乙折金於山不兼川言之後漢書注文選注
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皆無川字則川字乃
後人以意加之也

陶鑄之於昆吾本作鑄鼎於昆吾此淺人不曉文義而
改之也金可言鑄不可言陶上言折金故此言鑄鼎此
言鑄鼎故下言鼎成若以陶鑄並言則與上下文皆不
合矣後漢書注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並作鑄鼎太

平御覽作鑄之路史作鑄陶玉海作陶鑄之則羅長源所見本已有陶字蓋唐宋閒人改之也

曰

是使翁難乙卜於白若之龜

舊本譌作白苦之龜畢據藝文類聚改為目若之龜

引爾雅左睨不類右睨不若以為目若之證殊屬附會今考初學記路史廣川書跋玉海並引作白若之龜白字正與今本同未敢輒改曰念孫案曰者翁難乙既卜而言其占也

下文乙又言兆之由曰即其證

白鼎成四足而方以下六句皆是占詞

畢依玉海於曰上加龜字非也龜曰二字義不可通藝

文類聚作使翁難乙灼目若之龜成

句

曰則曰上本無

龜字明矣

三足

鼎成三足而方念孫案三足本作四足此後人習聞鼎三足之說而不知古鼎有四足者遂以意改之也藝文類聚廣川書跋玉海引此皆作四足則三字必元以後人所改也博古圖所載商周鼎四足者甚多未必皆屬無稽廣川書跋曰祕閣二方鼎其一受太府之量一和七斗又一受量損二斗三升四足承其下形方如矩漢人謂鼎三足以象三德又謂禹之鼎三足以有承也韋昭以左氏說莒之二方鼎乃謂其上則方其下則圓方其時古鼎存者盡廢其在山澤邱隴者未出故不得其

形制

引之曰左傳莒之二方鼎服虔曰鼎三足者圓

引

四足者方則漢人說方鼎固有知其形制者
墨子鼎成四足而方以爲古鼎四足之證

一南一北一西一東

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旣成遷於三國藝
文類聚同太平御覽路史玉海竝作一東一西引之曰
作一東一西者是一東一西當在一南一北之上雲與
西爲韻西古讀若駢駢征夫之北與國爲韻大雅文王
有聲篇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廱與
東爲韻北與服爲韻是其例也而諸書所引一南一北
句皆在上則其誤久矣

諫

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智

與知同

數百歲

之後哉引之曰諫字與上下文義不合諫當爲謀字之

誤也

管子立政九敗解諫臣外而諂臣尊今本諫作謀與此文互誤淮南主術篇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高

注諫或爲謀

言雖聖人與良臣桀相共謀必不能知數百歲

之後也

能欣者欣

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也畢云說文掀舉出也與欣同引之曰舉出之事與築牆無涉欣當讀爲晞說文曰晞望也呂氏春秋不

屈篇曰今之城者或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睎望此云能築者築卽彼所云操大築乎城上也能實壤者實壤卽彼所云負畚而赴城下也能欣者欣欣與睎同卽彼所云操表掇以善睎望也

睎通作希管子君臣篇曰上下相希若望參表

睎字從希得聲古音在脂部欣

字從斤得聲古音在諄部諄部之音多與脂部相通故從斤之字亦與從希之字相通說文曰所從日斤聲讀若希左傳曹公子欣時漢書古今人表作郗時是其證也

子墨子游荊耕柱子於楚念孫案耕柱子上不當有荊
字魯問篇曰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耕荊聲相近則荊蓋耕字之誤而
衍者

脫文二 耶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之爲義也

舊本脫曰子二字今以意補人不

見而耶鬼不見而富引之曰耶字義不可通蓋服之壞

字也富讀爲福

福富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尚書惟訖于富下

而汝也不見

而服者未見人之服汝也鬼不見而富者未見鬼之福

汝也故下文曰而子爲之有狂疾也服與福爲韻

商蓋

古者周公旦非關叔

畢云關卽管字假音

辭三公東處於商蓋

句

人皆謂之狂念孫案商蓋當爲商奄蓋字古與益通益

奄草書相似故奄譌作益又譌作蓋韓子說林篇周公

旦已勝殷將攻商奄今本奄作蓋誤與此同

昭二十七年左傳吳

公子掩餘史記吳世家刺客傳竝作蓋餘亦其類也

畢以商字絕句蓋字屬下句

失之

度

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畢云度謂渡去也引

之曰畢說非也與當爲興度當爲廢皆字之誤也

廢度草書

相似故廢譌作度史記厯書名察廢驗今本廢字亦譌作度辯見史記

興與廢好與惡皆

對文

貴義

何故則 何故也

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斲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
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
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又
下文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
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眾而耕者寡也念孫案
何故則皆本作何則後人誤以則字下屬爲句故於何
下加故字耳何則與何也同義辭過篇曰何則其所道

之然也尚賢篇曰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苟
子宥坐篇曰何則陵遲故也秦策曰臣恐韓魏之卑辭
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史記春申君傳作何則是
其證詳見釋詞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一六十二資產部二引
此竝作何則無故字又下文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
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
曰義也故字亦後人所加御覽人事部六十二引無故
字

如

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畢云太平

御覽引子如勸我作子宜勸我

人事部六十
二資產部二念孫案此

不解如字之義而以意改之也如猶宜也言子宜勸我
爲義也如字古或訓爲宜說見釋詞

成

子之言則成善矣畢改成為誠念孫案古或以成為誠
不煩改字說見逸周書柔武篇

脫文二

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

而常之是蕩口也

舊本脫下不足二字
今據上句補

脫文二

使之爲一犬一彘之宰

舊本脫一犬二字今據羣書治要補魯問篇亦云竊一犬一彘

遺

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念孫案遺字義不可通遺當爲道此涉上文傳遺而誤也上文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故此文曰今聞先王之道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

百人

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畢云數百下當脫人處二字念孫案百人亦當爲數百人上文曰千人有餘故此分言之曰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後今

作百人則與上下文不合

千盆

子墨子仕人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對曰
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

畢改盆爲益云古無鎰字只作益或作溢

念孫案古鎰字皆作溢無

作益者

漢書食貨志黃金以溢爲名孟康曰二十兩爲溢

賈逵國語注云二十四兩念孫案此言千盆五百盆皆
謂粟非謂金也荀子富國篇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
治之則畝數盆楊倞曰蓋當時以盆爲量引考工記曰
盆實二鬴又引墨子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則盆

非益之譌也富國篇又云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鼓亦量名

以戊己殺黃龍于中方

且帝以甲乙殺青龍于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于西方以壬癸殺黑龍于北方畢於此下增以戊己殺黃龍于中方云此句舊脫据太平御覽增

鱗介部一

念孫案畢增非也原文本無此句今刻本御覽有

之者後人不知古義而妄加之也古人謂東西南北爲四方者以其在四旁也若中央爲四方之中則不得言中方一謬也行者之所向有東有西有南有北而中不

與焉二謬也鈔本御覽及容齋續筆所引皆無此句

公孟

身也

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引之曰身字義不

可通身當爲耳隸書身字或作耳

見漢荊州從事苑鎮碑

與耳相

似故耳誤爲身

管子兵法篇教其耳以號令之數今本耳誤爲身

所謂是言有

三物者不扣則不鳴者一雖不扣必鳴者二而公孟子

但云不扣則不鳴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故曰子乃

今知其一耳今本耳誤爲身身下又衍也字

脫文十一精

且有二生於此善筮

舊本筮誤作星今據下文改

一行爲人筮者一

處而不出者行爲人筮者

舊脫一處以下十一字今據上下文義補

與處而

不出者其精孰多念孫案精當爲精字之誤也

莊子人間世篇

鼓箴播精釋文精如字一音所字則當作精是精與精字形相似而易譌也

郭璞注南山經

曰精先呂反今江東音所說文精糧也言兩人皆善筮

而一行一處其得米孰多也史記貨殖傳云醫方諸食

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精也是其證

絳衣

晉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

哀十四年公羊傳反袂拭面涕沾袍何注

曰袍衣前襟也

引之曰絳當爲絳字之誤也絳與縫同

集韻縫或省作

絳漢丹陽太守郭昱碑彌絳袞
口絳卽縫字字從彡不從彡縫衣大衣也字或作逢

又作撻洪範子孫其逢馬注曰逢大也

某氏傳以子孫其逢古爲句訓

逢爲遇皆非是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大
說見經義述聞

掖之衣大袂禪衣也莊子盜跖篇撻衣淺帶向秀注曰

儒服寬而長大

見列子黃帝篇釋文

釋文曰撻本又作縫荀子非

十二子篇其冠進其衣逢儒效篇逢衣淺帶解果其冠

楊倞注竝曰逢大也列子黃帝篇曰女逢衣徒也縫絳

逢撻字異而義同絳衣與博袍連文絳博皆大也淮南

齊俗篇作裾衣博袍高注曰裾袞也袞亦大也汜論篇

又云袞衣博帶

亦

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

此字未詳

而去亦冠也畢改

亦爲丌云丌卽其字引之曰古其字亦有作𠄎者玉篇
𠄎古文其是其證今本墨子其作亦則是𠄎之譌非丌
之譌也後凡𠄎譌作亦者放此

無祥不祥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畢改無祥不
祥爲有祥不祥云据下文改念孫案畢改非也公孟子
之意以爲壽夭貧富皆有命而鬼神不能爲禍福故曰
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墨子執非命之說以爲鬼神實司

禍福義則降之祥不義則降之不祥故曰有祥不祥有
祥不祥乃墨子之說非公孟子之說不得據彼以改此
也

國治

國亂則治之國治則爲禮樂舊本脫國字據下文補國治則從事

國富則爲禮樂念孫案下國治當爲國貧治與亂對富
與貧對國亂則治之即上文所謂君子聽治也國貧則
從事即上文所謂庶人從事也非儒篇曰庶人
怠於從事則貧故今本貧作治者涉上文國治而誤
曰國貧則從事

戾虐

是以身爲刑僂國爲戾虐者皆從此道也念孫案戾虐

當爲虐戾魯問篇曰是以國爲虐戾身爲刑戮也趙策
曰齊爲虐戾又曰社稷爲虐戾先王不血食戾猶厲也
非命篇曰國爲虐厲身在刑僇之中是虐戾卽虐厲也
小雅節南山篇降此大戾大雅瞻卬篇戾作厲小宛篇
翰飛戾天文選西都賦注引韓詩戾作厲孟子滕文公
篇樂歲粒米狼戾鹽鐵莊子人間世篇國爲虐厲身爲
論未通篇狼戾作梁厲

刑僇釋文李云居室無人曰虐外而無後爲厲

此各

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念孫案此各
當爲此若若亦此也言儒無此四政也下文曰今儒固
有此四政者是其證今本此若作此各則文義不順墨

子書多謂此爲此若說見魯問篇

後坐

反後坐進復曰畢讀反爲一句後爲一句云請反而後

後畱之念孫案畢說非也後當爲復

復後字相似故書傳中復字多譌作

後說見史記韓王信傳

反爲一句復坐爲一句謂程子反而復坐

也今本復作後則義不可通進復曰者復如孟子有復

於王者曰之復謂程子進而復於墨子也

吾

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引之曰吾讀爲利禦寇之禦
禦古通作吾趙策曰王非戰國守吾之具其將何以當

之乎是其證

云

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念孫案云猶或也言鳥魚雖愚禹湯猶或因之也古者云與或同義說見釋詞

人哉

先生以鬼神爲明知

舊本神爲二字
倒轉今乙正

能爲禍人哉福爲

善者富之

富與
福同

爲暴者禍之

舊本脫爲
字今補

念孫案此當以

能爲禍福連讀不當有人哉二字下文曰先生以鬼神

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賞之

舊本脫爲
字今補

爲不善者罰之

是其證今本禍福二字之間衍人哉二字則義不可通

何遽

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念孫案
遽亦何也連言何遽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說見漢書陸
賈傳

脫文二

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

舊本脫閉字入字
今據魯問篇及太

平御覽疾病
部一引補

魯問

非願無可爲者

畢云非願言非此之爲願念孫案畢說非也願當爲顧

字之誤也

顧願草書相似

顧與固通

說見釋詞

顧上當有此字言非

此固無可爲者也此字卽指上數事而言今本顧譌作願又脫此字則義不可通

國太子

昔者吳王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念孫案國太子本作國子謂齊將國書也吳敗齊於艾陵獲國子事見春秋哀十一年淺人誤以國爲國家之國因加太字耳

用是

是以國爲虐戾身爲刑戮用是也念孫案用是二字涉上文而衍上文是以國爲虐戾身爲刑戮也無用是二

字是其證

此若言

此若言之謂也畢改此若爲若此念孫案畢改非也古者謂此爲若連言之則曰此若此若言之謂也已見尙賢篇又節葬篇曰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又曰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墨子書言此若者多矣它書亦多有之詳見釋詞若字下

脫文二

尙同而無下比

此文具見尙同三篇舊本脫同字今補

是以美善在上而

怨讎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戚在臣

舊本脫是字今據尙賢篇補

糴讐費

是猶欲糴糴讐則慍也

畢云售字正作讐

豈不費哉念孫案糴

當爲糴廣雅糴買也糴賣也故云是猶欲糴糴讐則慍

也今本糴作糴則義不可通豈不費哉費讀爲悖卽上

文之豈不悖哉也緇衣口費而煩鄭注曰費或爲悖

案

悖者正字作費者借字也說見經義述聞

倒文四

翟慮耕而食天下之人矣

舊本而食二字在天下之下今據下文乙正

盛

盛

句然後當一農之耕念孫案盛與成同

下兩盛調耕字放此

事已成也古字或以盛爲成說見經義述聞周易說卦

脫文二

國家務奪侵凌卽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

舊本脫攻故二字今據上文及非攻篇補

衍文二

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畢云子墨子曰
出未詳念孫案此本作子墨子出曹公子於宋猶上文
言子墨子游公尙過於越也今本衍曰字而字則義不
可通

脫文二

短褐之衣藜藿之羹

舊本脫藜字之字今以意補

脫文一 誤文一

今而以夫子之教家厚於始也

念孫案此言吾始而家貧今而以夫子之教家

厚於始也今本脫今字教字又誤作政則義不可通

擢季

夫鬼神豈唯擢季拊肺之爲欲哉畢云擢季拊肺四字有誤引之曰季蓋黍字之譌祭有黍有肺故云擢黍拊肺

執函

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

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

見利而進舊脫而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句

函敗楚人念孫案執字函字皆義不可通執當爲執執

卽今勢字此若勢者此勢也若亦此也古人自有複語

耳墨子書多謂此爲函當爲亟俗書函字或作讀亟稱

於水之亟亟數也言越人因此水勢遂數敗楚人也下文

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同

焉始

公輸子自魯南游楚句焉始爲舟戰之器念孫案焉字

下屬爲句焉猶於是也言於是始爲舟戰之器也月令

日天子焉始乘舟

今本焉字在天子上屬上句讀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說見釋詞

晉語曰焉始爲令大荒西經曰開焉始得歌九招

今本始字

在得字下亦後人所改

此皆古人以焉始二字連文之證詳見釋

詞

脫文一

公輸子削竹木以爲譙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念孫案此

當作削竹木以爲譙譙成而飛之今本少一譙字則文

不足義太平御覽工藝部九所引已與今本同初學記

果木部白帖九十五並多一譙字

劉

子之爲誰也不如匠之爲車轄

舊本匠作翟涉上下文翟字而誤今據太平御覽

工藝部

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畢云劉

鏤字假音念孫案畢說非也劉當爲剡集韻斲或作剡

廣雅曰剡斫也今本廣雅譌作剡

俗書斲字作斲故剡字亦作剡形與

劉相似因譌爲劉此言爲車轄者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非刻鏤之謂也

公輸

子墨子聞之三句

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畢云起於

齊呂氏春秋云自魯往是

慶類篇

文選注引云墨子聞之

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

廣絕交論

念孫案世說新語文

學篇注引此作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

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文選注所引從略然亦有自魯往

裂裳裹足七字呂氏春秋愛類篇曰墨子聞之自魯往

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正與世說新

語注所引同則其爲墨子原文無疑淮南脩務篇曰墨

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

裂裳裹足至於郢文亦小異而大同今本自魯往作起

於齊又無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八字蓋後人刪改之也

必爲竊疾矣

念孫案尸子止楚師篇及宋策竝作必爲有竊疾矣此脫有字則文義不明耕柱篇亦曰有竊疾也

狐狸

宋所爲無雉兔狐狸者也畢云太平御覽引狐狸作鮒魚念孫案作鮒魚是也無雉兔對上文荊有犀兕麋鹿言之無鮒魚對上文荊有魚鼈黿鼉言之若狐狸則與魚鼈黿鼉不相應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尸子戰國策竝作鮒魚

牒

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畢依太平御覽改牒爲牒

兵部六十七

引說文南楚謂禪衣曰襍玉篇作襍念孫案禪衣不可以爲械畢改非也史記孟子荀卿傳集解引此正作牒索隱曰牒者小木札也說文札牒也廣雅曰牒版也故可以爲械後漢書張衡傳注亦引作牒

墨子第四

墨子第五

讀書雜誌七

高郵王念孫

備城門

容至

引之曰容字義不可通容當爲客客容字相似又涉上文容一人所而誤客至謂敵人至城下也下文曰客馮面而蛾傳之卽其證

持水麻升草盆救之 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

盆 二升 三十斤

畢云麻一升草一盆也念孫案草一盆非救火所用畢

說非也升當為斗

隸書斗字作升因譌而為升後凡斗譌作升者放此

草盆當為

革盆備穴篇曰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盆案傳火當為

持水

草書持傳二字右畔相似故持譌為傳水火亦字之譌

什亦當為斗

隸書斗字作什

與什伍之什相似說文序所云人持十為斗也後凡斗譌作什者放此

即備城門所云持

水麻斗革盆救之也然則斗與革盆皆所以持水明矣

革盆又見備蛾傳篇

又備城門篇瓦石重二升以上升當為斤

隸書

斤字或作升因譌而為升後凡斤譌作升者放此

又備穴篇罌容三十斤以上

斤當為斗

隸書斗字或作升因譌而為斤後凡斗譌作斤者放此

斗什升斤四字

相似故傳寫多譌

淶弋

一寸一涿弋弋長二尺引之曰涿當爲涿字本作楸說
文楸擊也周南兔置傳曰丁丁楸杙聲是也杙與弋同通作

涿周官壺涿氏注曰涿擊之是也涿弋又見下文史記

趙世家伐魏敗涿澤今本涿字亦誤作涿凡經傳中從

豕丑玉反從豕之字多相亂說見漢書天文志

火

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各一番水火三石以上念孫
案下火字義不可通火當作容下文言容斗以上容石
以上者多矣則火爲容之壞字無疑

脫文一

二步一荅廣九尺袤十二尺念孫案此當作二步一荅
荅廣九尺上文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尺與此文同一
例今本少一荅字則文不足意如淳注漢書鼂錯傳引
此重荅字

衛

以射衛及櫓櫓畢云衛疑衝字文未詳念孫案衝說文
本作衛今作衛者卽衛之譌

脫文一

有奚奚鼂大容一斗念孫案有奚下當有鼂字下句奚
鼂卽承此而言杜子春注周官鬯人曰瓢謂瓠鼂也瓠

蠡奚蠡一聲之轉

井屏

五十步一井屏周垣之高八尺畢斷五十步一井爲句
又云屏當爲井念孫案下文言百步一井則此不得又
言五十步一井此當以五十步一井屏爲句下文周垣
之高八尺謂井屏之垣非謂井垣也旗職篇云其井爲
屏三十步而爲之圓高丈是其證初學記地部下引此
正作五十步一井屏

立樓

二百步一立樓畢改立爲大云据太平御覽念孫案畢

改非也初學記居處部鈔本御覽居處部四玉海宮室部所引竝作立樓刻本御覽譌作大樓不足爲據

夫

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尺

舊本脫尺字據禰守篇補狸三尺去堞五

寸夫長丈二尺畢云夫字未詳疑卽扶字所以著手念

孫案畢說非也夫當爲矢隸書矢字或作夫

見漢泰山都尉孔宙

碑

又作夫

見成陽令唐扶頌

竝與夫相似故譌作夫禰守篇渠

長丈五尺其埋者三尺矢長丈二尺其字正作矢故知

此篇諸夫字皆矢字之譌

後凡矢譌作夫者放此

也

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畢改也爲他念孫案
他古通作也不煩改字

說見史記
韓非傳

積藉

城下州道內

畢云卽
周道

百步一積藉毋下三千石以上善

塗之引之曰積藉不知何物藉當爲薪薪藉字形相似
又涉上文兩藉字而誤也積薪必善塗之者所以防火
也上文云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毋令外火
能傷也與此文同一例特彼以城上言之此以城下言
之耳襍守篇亦曰塗積薪者厚五寸已上

渠譖

城上之備渠譖藉車畢云渠譖疑渠荅假音字譖與檐
同淮南子汜論訓云渠檐以守高誘注云渠塹也塹今作塹

一曰甲名國語奉文渠之甲是也檐檐所以禦矢也念
孫案譖非荅之假音字渠譖與渠荅亦不同物畢說非
也據高注前說以渠爲塹塹非檐類不得與檐並言之
後說以渠爲甲引吳語奉文渠之甲猶爲近之今吳語
作奉文犀之渠韋注以渠爲盾是也盾與檐皆所以禦
矢故並言之譖蓋檐字之誤齊策曰百姓理檐蔽舉衝
檐檐蔽卽高注所云檐檐所以禦矢也故廣雅曰檐謂
之檐檐與檐字異而義同

五十步

五十步一堞下爲爵穴引之曰下文云五步一爵穴則此亦當云五步一堞不當云五十步十字蓋涉下文五十步一積竈而衍

兩後字 辛字

後使辛急爲壘壁以蓋瓦後之引之曰此當作復使卒急爲壘壁以蓋瓦復之復之卽覆之謂以蓋瓦覆壘壁也今本兩復字皆譌作後隸書復字作復與後相似卒字又譌作辛隸書卒字或作卒與辛相似則義不可通畢以辛爲薪字失之

高磨檠

城四面四隅皆為高磨檠使重室子居其上候適

其字

畢云高磨檠未詳引之曰磨當為磨

即擊反

字書無檠字

蓋檠

先雞反

字之譌磨檠疊韻字其音蓋如說文之櫪檠

而義則不同

說文櫪檠指也

磨檠蓋樓之異名也號令篇曰

他門之上必夾為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

一人守之使重字子五十步一擊

重字子即重室子之譌

二篇之

意大略相同彼之高樓即此之高磨檠也

函 選本 匝

適人為穴而來我函使穴師選本匝而穴之念孫案函

當為亟

俗書函亟相似說見魯問篇

亟急也選本當為選士

隸書士字或作

木因譌而爲本
畢改本爲木非
匝當爲迎
草書迎字作匝因譌而爲匝
言敵人爲穴

而來我急使穴師選善穴之士鑿穴而迎之也下文云

適人穴土急塹城內穴方土直之又曰審知穴之所在

鑿穴迎之
今本鑿穴作鑿內篆文穴字作內因譌而爲內
皆其證也又號令篇

曰凡守城者以函傷敵爲上又曰部吏函令人謁之大

將又曰卒民欲言事者函爲傳言請之又曰城圍罷主

函發使者往勞襍守篇曰女子函走入又曰寇近函收

諸雜鄉金器若銅鐵及他可以左守事者以上諸函字

皆亟字之譌

杵 蓋 凡

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蓋城之備者盡上之引之曰木瓦

石皆可以作室而杵非其類杵當為杵字之誤也

杵本作杵

杵本作杵二形相似

號令篇民室材木即其證蓋城之備四字義

不相屬蓋當為益亦字之誤也

俗書益蓋相似說見非命篇

言民室

之材木瓦石可以益守城之備也又號令篇悉舉民室

材木凡若藺石數案凡字義不可通凡當為瓦亦字之

誤也

隸書瓦字作凡與凡相似

若猶及也與也

說見釋詞

謂民室之材木

瓦及藺石也

藺石又見襍守篇漢書鼂鎔傳曰吳藺石布渠答

材木瓦藺石即

備城門篇之材木瓦石

也

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也濠以廣畢云也字疑衍引之曰也當爲池壕池濠以廣爲句其厚以高上當有與壕池對文者而今本脫之

左棣宮中得

召三老左棣宮中者與計事句得引之曰左當爲在棣守篇曰父母昆弟妻子有在棣宮中者乃得爲侍史是其證得下有脫文不可考各本得下有自爲之奈何至以謹凡二十四字乃備穴篇之錯簡說見六卷末

此十四者具

此上有脫文不可考

本

城下樓本率一步一人念孫案樓本當為樓卒謂守樓

之卒也隸書卒字或作卒因譌而為本

淮南詮言篇其作始簡者其終

卒必調漢書游俠傳卒發於睚眦今本卒字竝譌作本

備高臨篇足以勞本不足

以害城本亦當為卒

守圍

乃足以守圍念孫案守圍二字義不可通圍當為圉字

之誤也

齊策則是圉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韓子揚權篇主將堊圉淮南詮言篇以圉強敵今本圉

字竝誤

守圉即守禦

公輸篇子墨子守圉有餘淮南主術篇瘠者可使守圉漢書賈誼傳

守圉扞敵之臣竝與守禦同

千人

廣五百步之隊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
千人而足以應之畢云上三千字皆當作十凡千人當
云凡四十人引之曰畢說非也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
人老小千人則下句當云凡四千人不當改上三千字
爲十而云凡四十人也上文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子
二十人老小十人共四十人此廣五百步則人數不得
與上文同矣

智知

令吏民皆智知之念孫案此本作令吏民皆智之智卽

知字也

墨子書知字多作智說見天志中篇

今本作智知之者後人旁記

知字而寫者因誤合之耳

不可不審也

各本此下有候望適人至穴土之攻敗矣凡三百四十五字乃備穴篇之錯簡說見六卷末

斬艾與柴長尺

自此以下多言鑿穴之事亦當移置於備穴篇然未知截至何句爲止今姑仍其舊

迎穴爲連

引之曰連下當有版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曰連版以穴

高下廣陝爲度是其證

皆爲穴月屋 覆以月

與柱交者穴二窰皆爲穴月屋引之曰皆爲穴月屋當作皆爲穴門上瓦屋謂於穴門上爲瓦屋也備突篇曰突門各爲窰竈竇入門四五尺爲芥門上瓦屋是其證隸書瓦字作凡與月相似而誤又脫門上二字則義不可通又下文爲作水甬深四尺堅幕狸之十尺一覆以月而待月亦當爲瓦上文曰鑿坎覆以瓦是其證畢改月爲穴非也

身井

俟方身并且通居版上而鑿其一偏念孫案身者穿之
壞字也隸書身字或作牙見漢處士嚴發殘碑與穿字下半相似
而誤

苴

五步一爵穴大容苴引之曰苴字義不可通苴當爲苴
字之誤也說文苴束葦燒也此云爵穴大容苴下云內
苴爵穴中二文上下相應故知苴爲苴之譌

白

疏數白適爲之畢云言視敵而爲疏促白視字之誤引
之曰白蓋因字之誤言因敵之多少而爲疏數也隸書

因字或作囙與自相似而誤

筵陝

城筵陝不可塹者勿塹引之曰筵字義不可通筵當爲
筵玉篇筴狹也亦作筵與筵相似而誤

入壇

入壇苴長五節引之曰入壇二字義不可通入壇當爲

人擅擅讀曰揮說文揮提持也

徒旱切

古通作擅

凡字之從單者

或從亶若癉或作擅鱣或作擅壇或作壇之類

人擅苴者人持一苴也備水篇

曰臨三十人人擅弩又曰三十人共船方二十人人擅

有方

畢改方爲弓

劒甲鞬脊十人人擅苗

今本脫一人字

是

凡言人擅者皆謂人人手持之也人入擅壇字之誤

三丈下地至

高地三丈下地至引之曰此本作高地丈五尺下地至泉三尺而止備穴篇曰高地丈五尺下地得泉三尺而止是其證今本脫下字辯見六卷末今本丈五尺譌作三丈至下又脫泉三尺三字則義不可通

賊

施賊方中上爲發梁而機巧之引之曰賊字義不可通賊當爲棧上文城上之備有行棧行樓說文棧棚也謂設棚於塹中上爲發梁而機巧之以陷敵也

義見下文

而出佻且比

引之曰當作而出佻戰且北北敗也佻與挑同言出而
挑戰且佯敗以誘敵也故下文曰適人遂入引機發梁
適人可禽備穴篇曰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圉而毋逐且
戰北以須鑪火之然彼言且戰北猶此言佻戰且北也
今本脫戰字北字又譌作比則義不可通畢改且爲旦
而以佻旦爲佻達大誤

備高臨

羊黔

薪土俱上以爲羊黔畢云櫟守作羊圻未詳其器念孫

案襍守作羊圻

集韻圻郎丁切峻岸也

非作羊圻也圻與上下兩

城字爲韻則作圻者是

羊黔者

子問羊黔者將之拙者也畢云羊黔下疑更有羊黔二字念孫案當作子問羊黔之守邪羊黔者將之拙者也備梯篇曰問雲梯之守邪雲梯者重器也亦動移甚難備蛾傳篇曰子問蛾傳之守邪蛾傳者將之忽者也襍守篇曰子問羊圻之守邪

今本脫之字

羊圻者攻之拙者也

皆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之守邪羊黔五字則文義不

明

備矣

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矣臨以連弩之車畢以備矣絕句云備同備引之曰畢說非也備矣之矣卽因上敗矣而衍備臨以連弩之車當作一句讀備臨卽備高臨也備蛾傳篇然則蛾傳之攻敗矣下云備蛾傳爲縣脾猶此云備臨以連弩之車也若以備矣爲句則下句臨以連弩之車文不成義矣

銅距

銅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念孫案銅距當爲鉤距字之誤也

說文較車轆上曲鉤也今本鉤誤作銅

鉤距見上文及備穴

篇

磨鹿

以磨鹿卷收畢云磨疑麻鹿乃麤字之譌引之曰畢說非也磨鹿當爲磨鹿

磨郎擊反

上文云備臨以連弩之車則

此謂車上之磨鹿轉之以收繩者也故曰以磨鹿卷收磨鹿猶鹿盧語之轉耳方言曰維車趙魏之間謂之輶輶廣雅曰維車謂之麻鹿竝字異而義同

備梯

樵

以樵禽子畢云樵當爲譙引之曰方言自關而西秦晉

之間凡言相責讓曰譙讓上文子墨子甚哀之乃管酒槐脯云云殊無譙讓之意樵蓋醺之借字也士冠禮注曰酌而無酬酢曰醺故上文言酒脯

煙資

敢問客眾而勇煙資吾池念孫案煙當爲堙堙塞也備穴篇救闔池者闔與堙同引之曰資疑當爲填堙填皆塞也堙煙填資亦皆字之誤

闕文一

子墨子曰問雲梯之邪念孫案此當作問雲梯之守邪上文曰敢問守道又曰願遂問守道備城門篇曰問穴

土之守邪備蛾傳篇曰子問蛾傳之守邪禰守篇曰子
問羊玲之守邪舊脫之字今補皆其證今脫守字則文不成義

錢

機衝錢城廣與隊等引之曰錢字義不可通當是棧字
之誤衝見禰守篇備城門篇說城上之備有行棧卽此
所謂棧也城卽行城見上文

沙炭

城上繫下矢石沙炭以兩之引之曰炭當爲灰俗書灰
字作灰與炭相似而誤灰見備城門篇沙灰皆細碎之
物炭則非其類矣禰守篇亦誤作炭太平御覽兵部五

十五引此正作灰

脫文一

城希裾門而直桀引之曰城下當有上字希與晞同直
與置同桀與楬同言城上之人望裾門而置楬也備蛾
傳篇作城上希薄門而置楬是其證舊本楬誤作搗
辯見備蛾傳篇今
本脫上字則文不成義

持鼓 燃火

皆立而持鼓而燃火畢云備蛾傳云待鼓音而燃

俗然字

待持燃燃字相似然此義較長不必改从彼說文云燃
執也念孫案此當依備蛾傳篇作皆立而待鼓而然火

謂燒門之人皆待鼓音而然火也畢謂持撚二字不必改又訓撚爲執皆非也旣執火則不能又持鼓矣

除火

適人除火而復攻引之曰除字義不可通除當爲辟辟與避同言我然火以燒敵人敵人避火而復攻城也隸書辟字或作辟見漢益州大守高朕脩周公禮殿記及益州大守高頤碑與除相似而誤備蛾傳篇正作敵人辟火而復攻

賁士

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引之曰賁字義不可通賁當爲者字之誤也隸書者賁二字相似說見天志篇者與諸同秦詛

楚文者侯卽諸侯泰山刻石者產得窆卽諸產得宜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道者孝悌鹽鐵論散不足篇者生無易由言漢書武五子傳其者寡人之不及與竝以者爲諸

上文已令外士出擊矣

故諸士及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卽可勝敵也

號令篇有

諸人士又云
諸吏卒民

素

因素出兵畢改素爲數云据備蛾傳改念孫案鄭注喪服曰素猶故也因素出兵猶言照舊出兵耳畢改素爲數則義不可通備蛾傳篇正作素不作數也

備水

鞮膺

人擅有

擅與揮同謂提持也說方見備城門篇有字疑衍

畢改方

劒甲鞬督畢

云說文云鞬革履也督鞬字假音說文云鎧屬引之曰畢分鞬鞬爲二物非也鞬鞬卽兜鞬也兜鞬胄也故與甲連文韓策曰甲盾鞬鞬漢書楊雄傳鞬鞬生蟣蝨介胄被靄汗師古曰鞬鞬卽兜鞬也字亦作鞬鞬漢書韓延壽傳被甲鞬鞬皆其證

備突

輔

寇卽入下輔而塞之畢云後漢書注引輔作輪

袁譚傳

念

孫案輪字是也上文曰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是其證

備穴

廣喪表

樓四植植皆爲通舄下高丈上九尺廣喪各丈六尺念孫案喪當爲表廣雅表長也又下文鑿廣三尺表二尺表亦當爲表

丈六尺 長丈 毋堞堞三尺

渠長丈六尺矢長丈

矢舊本譌作夫辯見備城門篇

臂長六尺亦狸者

三尺樹渠毋堞堞三尺引之曰渠長丈六尺當作渠長丈五尺廣丈六尺備城門篇曰渠長丈五尺襍守篇曰渠長丈五尺廣丈六尺皆其證今本長丈下脫五尺廣

丈四字則失其制矣矢長丈當作矢長丈二尺備城門
篇禰守篇竝作矢長丈二尺是其證今脫二尺二字則
失其制矣樹渠母堞堞三尺當作樹渠母傳堞五寸謂
渠與堞相去五寸也備城門篇曰渠去堞五寸禰守篇
曰樹渠母傳葉五寸葉與堞同皆其證今本傳作堞涉下堞
字而譌五寸又譌作三尺則失其制矣畢改母爲母讀
與貫同大誤

界

斬方穴溪到界引之曰界字文義不明界當爲泉備城
門篇下地得泉三尺而止

今本脫下字
辨見六卷末

是其證隸書泉

字或作𡗗

見漢郃陽令曹全碑

界字作果

見衛尉卿衡方碑

二形相似而

誤

備蛾傳

涪程

敢問適人強弱遂以傳城後上先斲以爲涪程畢云涪

字未詳念孫案涪者法之誤耳言敵人蛾附登城後上

者則斲之

斲斬也號令篇曰不從令者斲擅出令者斲失令者斲

以此爲法程也

呂氏春秋慎行篇曰後世以爲法程說苑至公篇曰犯國法程漢書賈誼傳曰後可以爲萬世法程篆書

去字作𠂔𠂔字作𠂔二形相似隸書去字作𠂔𠂔字作

𠂔亦相似故從去從𠂔之字傳寫多誤

管子輕重甲篇三月解甸甸字

作匄漢冀州從事張表碑復攸陶父陶字作陶此從缶
之字而誤從去者也亦有從去之字而誤從缶者說文
磬鼓磬聲從鼓缶聲土盍切磬乃磬字之誤磬從去聲
而音土盍切居從去聲而音口盍切怯從去聲而音去
劫切劫從去聲而音居怯切其義一也玉篇磬字亦誤
作磬後人又加磬字音七盍切而不知磬卽磬之誤也
廣韻有磬無磬是其證矣
法之爲法誤亦與磬同

丈各

荅廣從音縱橫

丈各二尺引之曰廣從丈各二尺義不

可通丈各當爲各丈言荅之廣從各丈二尺也

燒傳湯

燒傳湯斬維而下之引之曰燒傳湯三字義不相屬燒

下當有荅字而今本脫之

備城門篇城上二步一荅

上文兩言燒荅

是其證

找

找長五尺畢云找未詳引之曰找當爲杙備城門篇曰杙閒六寸剡其末此亦云剡其末爲五行行閒廣三尺故知找爲杙之譌

搗

城上帑薄門而置搗引之曰搗字義不可通搗當爲楬字之誤也楬杙也帑與睇同望也言望薄門而立杙也備梯篇置楬作直桀置直楬桀竝通

廣雅楬杙也爾雅雞棲於弋爲桀

墨子第五

墨子曰天下之亂也未有甚於此者也

天下之亂也未有甚於此者也

天下之亂也未有甚於此者也

時

新收錄之文

天下之亂也未有甚於此者也

天下之亂也未有甚於此者也

時

新收錄

墨子弟六

讀書雜誌七

高郵王念孫

迎敵祠

請守之氣

巫卜以請守守獨智巫卜望之氣請而已念孫案請皆

讀爲情

墨子書通以請爲情

此文當作巫卜以請報守守獨智

與知

同

巫卜望氣之請而已言巫卜以情報守巫卜望氣之

情唯守獨知之而已勿令他人知也號令篇曰巫祝吏

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上報守

舊本上字倒在下今乙正

守獨知其請而已是其證舊本脫報字氣之二字又誤

倒則義不可通

旗職

墨子書旗識字如此舊本從俗作幟篇內放此

雩旗

竟士爲雩旗畢云竟士猶云彊士雩虎字假音念孫案雩卽虎之譌非其假音也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八引此爲虎旗上脫二字

陳禹謨本作土爲黃旗此以意改之

而虎字則不誤

通典兵五亦曰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隸書虎字或作

周

見漢穀阮君神祠碑陰

與雩字相似而誤

金鐵

金鐵有積粟米有積念孫案金鐵當爲金錢字之誤也

金錢粟米皆守城之要物故竝言之若鐵則非其類矣
號令篇曰粟米錢金布帛又曰粟米布帛錢金襍守篇
曰粟米布帛金錢皆其證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引此
正作金錢

輒部職如進數

有大寇傳攻前池外廉城上當隊鼓三舉一職到水中
周鼓四舉二職到藩鼓五舉三職到馮垣鼓六舉四職
到女垣鼓七舉五職到大城鼓八舉六職乘大城半以
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職如進數而無
鼓引之曰部讀爲踣謂仆其識也周官大司馬弊旗鄭

注曰弊什也什踣部古字通呂氏春秋行論篇引詩曰將欲踣之必高舉之踣與舉正相反故寇來則舉識寇去則踣識也如進數者如寇進之識數而遞減之識之數以六爲最多故寇進則自一而遞加之寇退則自六而遞減之也畢以部爲部署失之又誤解如進數三字

城上吏卒 脫五字

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在軍於左肩中軍置之胷引之曰城上吏卒置之背卒字涉下文吏卒而衍下文卒置於頭上則不得又置之背也在軍於左肩惠氏禮說改在爲左案左軍於左肩下當有

右軍於右肩五字而今本脫之又案頭上也肩也背也
胛也皆識之所置也說文微識也曰絳帛箸於背張衡
東京賦戎士介而揚揮同微薛綜曰揮謂肩上絳幟皆其
證今不言識者城上吏之上又有脫文耳

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應鼓

念孫案此當作當應鼓而不應鼓不當應鼓而應鼓今
本上下二句皆脫一鼓字

鐵殭

其并置鐵殭畢云說文云殭弓曲也引之曰弓曲之義
與鐵字不相屬且并旁亦非置弓之處竊謂殭乃殭字

之譌雉讀若獲

大取篇其類在漏雉雉與獲同并九二獲敝漏釋文獲作雉北山經縣雉之山

郭璞曰音汲獲水經晉水篇作縣獲漢紀孝成紀申徒狄蹈獲之河漢書鄒陽傳獲作雉備城門篇

云百步一井井十獲故曰其井置鐵獲

袴 衣章微

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袴異衣章微令男女可知引之曰

袴字義不可通袴當爲辨辨異二字連文

周官小行人曰每國辨異

之隸書辨字或作辨

見漢李翕析里橋卹閣頌

因譌而爲袴

左畔之丰譌而

爲丰右畔之丰譌而爲丰中央之丰譌而爲

念孫案衣章微當作衣章微職

說文微識也

識俗作幟

曰絳帛箸於背墨子書微識皆作微

職

見號令襍守二篇

章亦微識之類也故齊策云變其徽章

微亦

與微同

此言男女之衣章微識皆有別也故曰皆辨異衣章微職令男女可知且此篇以旗職爲名則當有職字明矣今本辨譌作荇微下又脫職字故義不可通

號令

心其効

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畱

舊本稽下衍一稽字今刪

心其効畢云心當爲必引之曰改心爲必義仍不可通心當爲止言勿令無事者得稽畱而止其効也隸書止心相似故止譌爲心

如今

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盡召五官及百長云云畢
云今當爲令引之曰畢說非也如猶乃也古或謂乃爲
如說見釋詞
言敵人將至城將乃今召五官百長而命之也下文曰
輔將如今賜上卿丞與此文同一例則今非令之譌

官符

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符引之曰符當爲府言舍富
人重室之親於官府也下文云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
是其證篇內言官府者多矣若云舍之官符則義不可
通此涉上下文諸符字而誤

父老小 不舉

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引之曰父老下不當有小字蓋涉下文老小而衍舉讀爲吾不與祭之與與舉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周官王舉則從下調里中父老不與守城及會計之事者

有分者

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大將必與爲信符引之曰分下當有守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分守謂卒之分守者也下文曰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是其證

三最

令吏民無敢三最竝行引之曰最當爲最最與聚通謂

三人相聚二人竝行也說文取才句切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取取與最字相似故諸書中取字多譌作最說見漢書馮唐傳

常司上之松上

爲人下者常司上之

句

隨而行

句

松上不隨下畢云司

卽同字引之曰司非同字乃古伺字也之讀爲志

墨子書或

以之爲志字見天志中下二篇史記刺客傳趙國志士趙策志作之

言爲人下者常伺察

上人之志隨之而行也松讀爲從

學記待其從容鄭注從或爲松是其例也

言從上不隨下也

之取

非其分職而擅之取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爲之斲引之曰擅之取當爲擅取之與擅治爲之對文今取之二字倒轉則文不成義

去者之父母妻子

此下有脫文不可考

父母

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又下文及勇士父母親戚妻子引之曰父母二字皆後人所加也古者謂父母爲親戚說見經義述聞左傳親戚爲戮下故言親戚則不言父母後人不達故又加父母二字耳篇內言父母妻子者多

矣皆不言親戚下文有親戚妻子則但言親戚而不言父母是親戚卽父母也

時酒肉

及勇士親戚妻子皆時酒肉念孫案酒肉上當有賜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下文曰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是其證

無

無與望氣妄爲不善言引之曰無卽上文巫字因聲同而誤

占悉款

民各自占家五種石斗數

史記平準書各以其物自占索隱引郭璞云占自隱度也

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為文簿送之於官也

為期期盡匿不占占悉令吏卒

款得皆斲引之曰占悉當作占不悉令吏卒款得當作

令吏卒斲得斲與魑同說文魑司也

司今作伺魑字亦作微上文曰守必

謹微察迎敵祠篇曰謹微察之史記廉頗藺相如傳曰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漢書游俠傳使人微知賊處師古曰微伺言使民各自占其家穀而為之期若期盡而匿

不占或占之不盡令吏卒伺察而得者皆斬也史記平

準書曰各以其物自占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

入緡錢即用墨子法也今本脫不字斲字又譌作款則

義不可通

牧 主人券

牧粟米布帛錢金出內畜產皆爲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念孫案牧字義不可通牧當爲收字之誤也

備城門篇

收諸盆甕備高臨篇以磨鹿卷收今本收字竝譌作牧月令農有不收藏積聚者正義收俗本作牧收粟

米卽承上文令民自占五種數而言布帛錢金則連類而及之耳引之曰主人券當作主券人謂與主券之人使書其價也襍守篇曰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爲置平賈與主券書之是其證今本券人二字誤倒則義不可通

贖士 士候

其不欲爲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士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引之曰贖士二字義不可通士當爲出謂以財物贖出其親戚所知罪人也上文云知識昆弟有罪而欲爲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許之是其證又下文士候無過十里士亦當爲出謂出候敵人無過十里也下文曰候者日暮出之是其證隸書出土二字相似故諸書中出字多譌作士說見經義述聞大戴記稱以上士下

欲爲利 三石之侯

其不欲受賞而欲爲利者許之三石之侯念孫案利當

爲吏上文云不欲受賜而欲爲吏者卽其證吏利俗讀
相亂故吏譌作利引之曰三石之侯當作三百石之吏
上文侯三發三信許之二百石之吏此文能入漢至主
國者賞之倍他侯見上文故許之三百石之吏上文云有
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
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是其例也今本石上脫百字吏
字又譌作侯則義不可通

衍二字

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引之曰罪人
二字與上下文不相屬蓋衍文

北至城者三表

念孫案北字義不可通北當爲比比及也引之曰三表當爲五表說見後垂字下

可□ 平而迹

人所往來者令可□迹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迹引之曰此當作人所往來者令可以迹

句

迹者無下里三人平

明而迹言人所往來之道必令可以迹

周官迹人注迹之言跡知禽獸

處襍守篇曰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

其迹者之數無下里三人至平明時

而迹之也襍守篇云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是其證今本可下脫以迹二字平下又脫明字則義不

可通

少 無知可也

令卒之少居門內令其少多無知可也引之曰此當作
 令卒之半居門內令其少多無知可也言令其卒半在
 門外半在門內不令人知我卒之多少也襍守篇云卒
 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是其證上文云慎無令民知吾
 粟米多少意與此同
 今本半作少者涉下句少多而誤可知又誤作知可則
 義不可通

垂 捶

望見寇舉一垂

舊本脫見寇二字襍守篇望見
 寇舉一烽入竟舉二烽今據補
 入竟舉

二垂狎郭舉三垂入郭舉四垂

舊本脫郭字狎城舉五今據上文補

垂夜以火皆如此引之曰垂字義不可通垂當爲表上

文言候者各立其表則此所舉者皆表也又此文曰望

見寇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郭舉四垂狎

城舉五垂卽上文所謂比至城者五表也

今本五譌作三與此文不

合則垂字明是表字之譌隸書表字作表𠂔字或作𠂔

見漢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二形略相似故表譌作垂通典兵五曰

城上立四表以爲候視若敵去城五六十步卽舉一表

檣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攀女牆舉四表

夜卽舉火如表此舉表二字之明證也又案禰守篇守

表者三人更

庚音

立捶表而望當作更立表而望蓋一本

誤作垂一本正作表而校書者誤合之淺人不知垂爲

表之誤又妄加手旁耳

外空井 外空室

外空井盡室之無令可得汲也

舊本脫令字案下文曰無令客得而用之

篇曰無令客得用之今據補

外空室盡發之木盡伐之引之曰外空

井當作外宅井謂城外人家之井也恐寇取水故塞之

故下文云無令可得汲也襍守篇云外宅溝井可竄塞

是其證

外宅二字襍守篇屢見

若空井則無庸塞矣外空室當作

外宅室謂城外人家之室也發室伐木皆恐寇得其材

而用之也故下文云無令客得而用之櫟守篇云寇薄
句發屋伐木是其證今本外宅作外空誤與上文同室
之作室則又涉上文盡室之而誤

枚木 既燒之

當遂枚木遂與隧同道也不能盡內與納同既燒之無令客得而

用之引之曰枚木文不成義枚當爲材既燒之當爲卽
燒之言當道之材木不能盡納城中者卽燒之無令寇
得而用之也櫟守篇云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
得用之是其證今本材作枚涉上文枚數而誤卽字又
誤作既則義不可通

伐之服罪

凡有司不使去

此字有誤

卒吏民間誓令伐之服罪引之曰

伐字義不可通伐當爲代卒吏民不聽誓令者其罪斬若有司不使之聞誓令則當代之服罪矣

脫文一

門下謁者一長引之曰長下當有者字而今本脫之下文曰更中涓一長者是其證

參食

劔驗

札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念孫案參食當爲參驗

篇曰吏所解皆札書

今本札譌作禮辯見襍守篇

藏之以須告之至

以參驗之是其證此驗譌爲僉又譌爲食耳又襍守篇
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
報以劔驗之劔驗亦當爲參驗謂參驗其事情也此參
譌爲僉隸書參或作衆僉或作僉二形相似而誤又譌爲劔耳

襍守

少

多執數少卒乃不殆念孫案多執數少義不可通少當

爲賞

賞字脫去大半僅存小字因譌而爲少

言我之卒能多執敵人者數

賞之則卒乃不怠也

怠殆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大戴記殆敦下

下文正作

多執數賞卒乃不怠

惇

則以木惇之引之曰惇字義不可通惇當為惇字之誤

也說文打撞也

打宅耕反

廣雅曰惇撞刺也惇與打同謂以

木撞其堙衝梯臨也

見上文

賞審行罰

念孫案當為審賞行罰今本審賞二字倒轉則文義不

順備梯篇正作審賞行罰

恚癘

恚癘高憤民心百倍畢云說文云恚恨也愚古文勇則

字當作愚引之曰畢以癘為愚之誤是也恚當為恚字

之誤也恙與養古字通

說見經義述聞兌爲恙下

憤與奮同上文云

養勇高奮民心百倍是其明證也

兄弟知

祿者或欲從兄弟知者許之引之曰知下當有識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完號令篇曰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是其證

寇至隨葉去

候無過五十寇至隨葉去畢改葉爲棄引之曰畢改非也此當作寇至葉葉與堞同上文樹渠無傳葉五寸亦以葉爲堞隨去之言候無過五十人及寇至堞時卽去之也號令篇曰遣卒候

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是其證今本去下腕之字又升隨字於葉字上則義不可通

望見寇以下十句

望見寇舉一烽入境舉二烽射妻舉三烽一藍郭會舉四烽二藍城會舉五烽五藍引之曰藍字義不可通蓋鼓字之誤鼓字篆文作鼓上艸誤爲廿中誤爲臥下止誤爲血遂合而爲藍字此文當云望見寇舉一烽一鼓入境舉二烽二鼓射妻

二字有誤

舉三烽三鼓郭會舉四

烽四鼓城會舉五烽五鼓上文曰烽火以同已舉輒五鼓傳正與此舉五烽五鼓相應史記周本紀幽王爲燧燧

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是有烽卽有鼓也今本舉一烽
舉二烽下脫一鼓二鼓四字舉三烽三鼓舉四烽四鼓
鼓字旣皆誤作藍而上句三字又誤作一下句四字誤
作二唯下文舉五烽五藍藍字雖誤而兩五字不誤猶
足見烽鼓相應之數而自一烽一鼓以至五烽五鼓皆
可次第而正之矣下文曰夜以火如此數正調如五烽
五鼓之數號令篇夜以火皆如此亦調如五表之數則藍爲鼓字之誤甚明
畢以藍郭二字連讀又謂藍蘭聲相近而以爲蹂躪字
大誤

無迹 下城之應

平明而迹

迹字解見號令篇

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引之曰

此本作平明而迹迹者無下里三人各立其表城上應之言迹者之數每里無下三人各立其表而城上應之也號令篇云迹者無下里三人平明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是其證今本迹者無下里三人七字祇存無迹二字城上應之又譌作下城之應則義不可通

到傳到城正

引之曰上到字當爲鼓正當爲止鼓傳到城止見下文上文又曰烽火以舉輒五鼓傳

水廉

池水廉念孫案水廉當爲外廉鄭注鄉飲酒禮曰側邊

曰廉池外廉謂池之外邊近蔽者也下文曰前外廉三

行旗職篇曰大寇傳攻前池外廉皆其證隸書外字或

作外

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與水相似而譌

史記秦本紀與韓襄王會臨晉外正義外

字一作水

歲不爲

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以備湛旱歲不爲畢以歲字絕

句不爲屬下讀念孫案不爲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當

以歲不爲連讀湛旱水旱也

論衡明雩篇曰久雨爲湛

言令民多畜

蔬食以備水旱歲不爲也晉語注曰爲成也

廣雅

歲不

爲猶玉藻言年不順成也賈子孽產子篇曰歲適不爲

是其證

古謂五穀不成曰不爲說見漢書食貨志

鳥 彘

迄至先殺牛羊雞狗鳥鴈收其皮革筋角脂萑

此字羽未詳

彘畢云說文云鴈鵠也此與鴻鴈異念孫案畢說是也

鳥非家畜不得與牛羊雞狗鵠並言之鳥當爲鳧此鳧

謂鴨也亦非弋鳧與鴈之鳧廣雅鳧鵠也鳧與鴨同

晏子春秋外篇君之鳧鴈食以菽粟是也故曰殺牛羊

雞狗鳧鴈引之曰彘與皮革筋角脂羽並言之亦爲不

倫彘字當在上文牛羊雞狗之間

迎敵祠篇亦云狗彘豚雞

步界 脫文一

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

左與上引之曰

佐同

步界二字義不可通步當爲部吏各有部部各有界故曰部界號令篇云因城中里爲八部部一吏又云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皆其證也俗讀部步聲相亂故部譌作步上下當有之字上之謂上其財物也備城門篇云民室材木瓦石可以益城之備者盡上之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之字則文義不明

禮書

吏所解皆禮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引之曰禮

書當爲札書古禮字作礼與札相似札譌爲礼後人因
改爲禮耳莊子人間世篇名也者相札也崔謨曰札或作禮淮南說林篇身力勝日而服於難札今本札譌
作禮札書見號令篇

鎔簡六條

尙賢下篇是故咎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湯有小
臣武王有閔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而天下和庶民阜
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
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白而天下和至此凡三十七字舊本誤入下文國家百姓之利
之下今移得此莫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土君
置於此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

中國家百姓之利

自得此莫不勸譽至此凡四十五字舊本誤入上文而天下和之上今移

置於此得此莫不勸譽舊本脫莫字今據各篇補故尚賢之爲說

而不可不察此者也

尚同中篇其爲正長若此是故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

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溪

厚而能彊從事焉則

自上者天鬼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下文入守固之下今

移置於此而能彊從事焉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

舊本脫能字今據下文補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

是以謀事得舉事成入守固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

唯以尚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

之人曰方今之時

自出誅勝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上者天鬼之上今移置

於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

何故之以也

兼愛中篇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

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

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

眾不劫寡富不侮貧

自君臣相愛以下至此凡四十字舊本誤入下文今天下之士之下

今移置於此

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母

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

貴白

不敖賤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君臣相
愛之上今移置於此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母起者以

相變生也是以仁者譽之舊本脫去以相變生也是六
字案上文云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變
生也是以仁者君子曰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爲一
非之今據補君子曰句舊本君子曰作子墨子曰此
因與下文子墨子言曰相涉而誤下文然乃若兼則善
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今據改矣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

非樂上篇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

雖與唯同說見釋詞無語詞也說見尙賢中篇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爲之也

句意未詳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

聲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旣已成矣

曰吾將惡許用之許所也說見釋詞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

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賫而予之

不敢以爲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

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譬

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

案此文兩言然則兩言卽我弗

敢非也皆上下相應舊本譬之以下十六字誤入上文箏笙之聲之下今移置於此

非命中篇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

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

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傳流至今而天下

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咎者三代之暴

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毆騁田獵

畢弋內沈於酒樂而

自必不能曰以下至此凡四十五字舊本誤入下文身在刑僂之中

之下今移置於此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

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虛厲身在刑僂之中自不顧其國家

以下至此凡三十五字舊本誤入上文必不能曰之不上今移置於此舊本不顧上又衍一字今據下篇刪

曰我罷不肖我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亾

備穴篇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有善攻者舊本適作古古

乃適之壞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城壞或中人字今改正

為之柰何子墨子曰問穴土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為高

樓以謹引之曰自為之柰何至以謹凡二十四候望適字舊本誤入備城門篇今移置於此

人適人為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若彭有水濁非常者猶若

與也說見釋詞彭與旁通此穴土也急塹城內穴亦土直之穿井城

內五步一井傳城足高地丈五尺地得泉三尺而止之引

曰當作下地得泉三尺而止下地與高地對文今本脫下字令陶者為罌容四十斗

以上固順之以薄輅革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

審知穴之所在鑿穴迎之舊本穴譌作內辨見備城門篇令陶者為月

明畢云月明未詳引之曰日月明當為瓦罌備城門篇瓦

而誤明者罌長二尺五寸六圍六圍上當有與月相似

中判之合而施之穴中偃一覆一柱之外善周塗亦傳

柱者勿燒柱者勿燒畢云四字衍柱善塗亦實際勿令泄兩

旁皆如此與穴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疾其中勿滿疾康

長五竇左右俱雜相如也兩疾字畢皆改為矢引之曰畢改非也疾乃灰之誤非矢

之誤備城門篇爨灰康粃卽其證康灰皆細碎之物故
同置於穴中矢則非其類矣灰俗作疾本作疾二形
相似又涉下文穴內口爲竈令如窰令容七八員艾左
疾鼓橐而誤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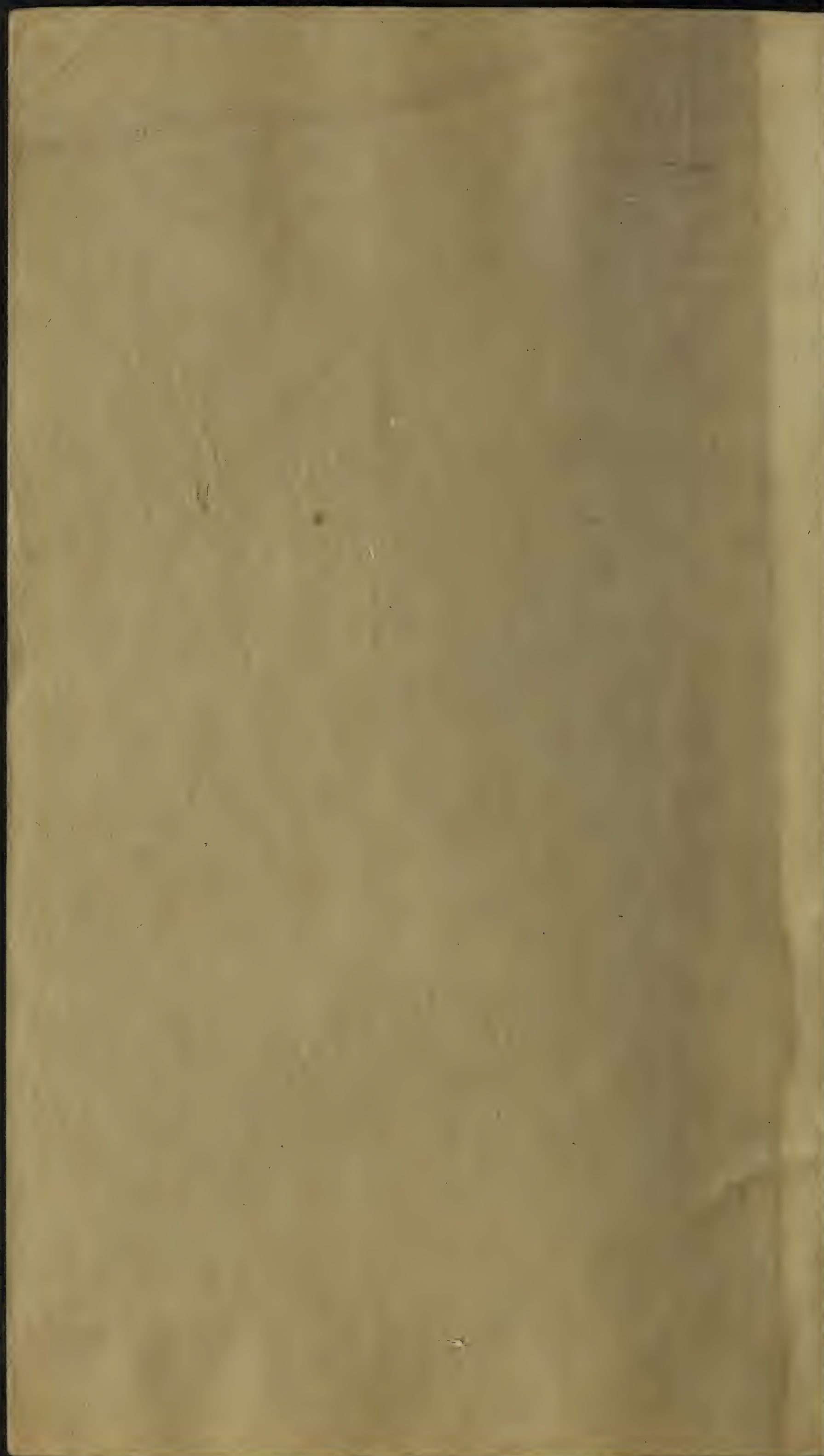
右竇皆如此竈用四橐穴且遇以頡皋衝之疾鼓橐熏
之必令明習橐事者勿令離竈口連版以穴高下廣陝
爲度令穴者與版俱前鑿方版令容矛參分方疏數令
可以救竇穴則遇以版當之以矛救竇勿令塞竇竇則
塞引版而卻遇一竇而塞之鑿方竇通方煙煙通疾鼓
橐以熏之徒穴內聽穴之左右

畢改徒爲徒引之曰畢改非也敵人穴土而來我於城內鑿穴而迎之此本無他穴可徙不得言徙穴也徒當爲從謂從穴內聽之也隸書從字作徙與徒相似而誤漢書王莽傳司恭司急絕方前勿令得行若集從司明司聰今本從譌作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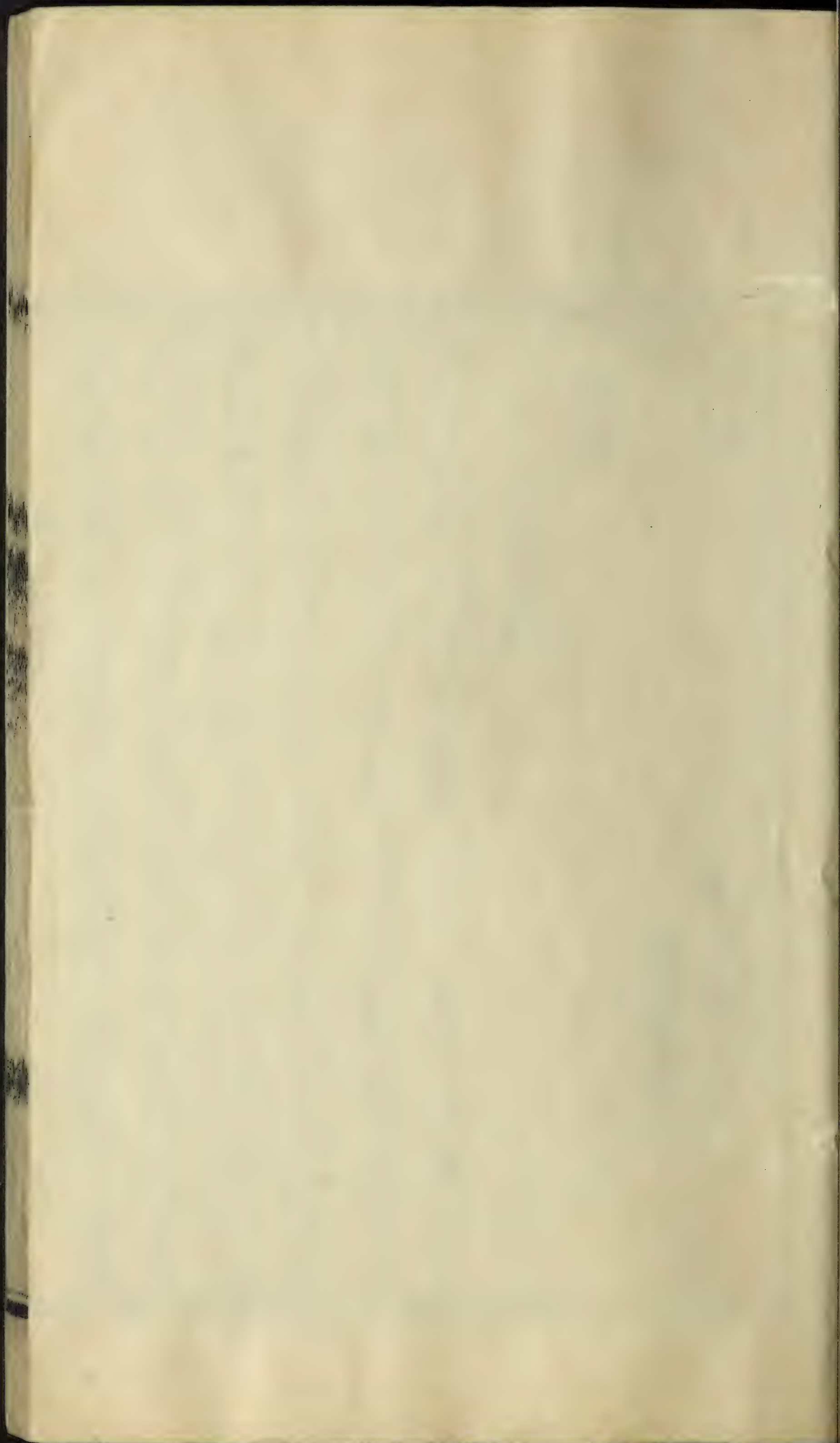
客穴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版也然則穴土之攻敗矣
引之曰自候望適人至穴土之攻敗矣凡三百四十五
字舊本亦誤入備城門篇今移置於此以謹候望適人
六字文義緊相承接不可分屬他篇且上文曰備穴者
城內爲高樓下文曰然則穴土之攻敗矣則爲備穴篇
之文甚明

墨子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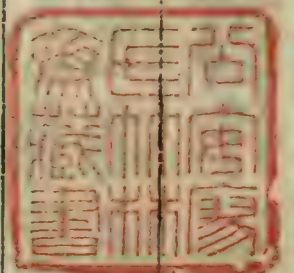
讀書錄志



荀子第一

讀書雜誌八

高郵王念孫



勸學

取之於藍

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盧氏抱經曰青取之於藍從宋
本困學紀聞所引同元刻作青出之藍無於字念孫案
困學紀聞云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監本未必是建
本未必非自注云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槧熙甯舊
本亦未爲善又云請占之五泰注云五泰五是王以作出者爲是也元刻作出之藍
帝也監本改爲
五帝而刪注文卽本於建本監本作取之於藍者用大戴記改之也荀

子本文自作出於藍藝文類聚草部上太平御覽百卉
部三及意林埤雅引此竝作出於藍新論崇學篇同史
記褚少孫續三王世家引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
藍者教使然也卽是此篇之文則本作出於藍明矣宋錢
佃本從藍本作取之於藍而所引蜀本亦作出於藍宋龔士離荀子句解同今從王說

干越

干越夷貊之子楊注曰干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荊有
次非得寶劍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盧改干越爲于越
又改注文之吳越爲於越云于越宋本作干越念孫案此謂宋
刻呂夏卿本也今從元刻與大戴禮同注於越舊作吳
宋刻錢佃本同

越訛寶應劉氏端臨荀子補注曰案淮南原道訓干越
生葛絺高注干吳也楊氏此注以干越爲吳越蓋用高
義觀下文引呂氏春秋注可見盧改非也今原道訓作
于越亦妄庸人所改念孫案道藏本淮南及朱東
亮本皆作干他本皆改爲于案劉說是也干越夷貊四者皆國名不得改干越爲于
越古書言干越者多矣凡改干越爲于越者皆所謂知
其一說不知又有一說者也大戴記之于越亦後人所
改辯見漢書貨殖傳

絕江河

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

絕江河念孫案江河本作江海海與里爲韻下文不積
小流無以成江海亦與里爲韻今本海作河則失其韻
矣文選海賦注引此正作絕江海大戴記勸學篇說苑
說叢篇竝同文子上仁篇作濟江海文雖小異而作江
海則同

生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念孫案生讀爲性大戴記
作性

蒙鳩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盧云案蒙鳩大戴禮作蜃鳩方

言謂之蔑雀螻讀如芒蒙螻蔑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與蟻螻音義近楊云當爲蔑似非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念孫案此下有白沙在涅與之俱黑二句而今本脫之大戴記亦脫此二句今本荀子無此二句疑後人依大戴刪之也楊不釋此二句則所見本已同今本此言善惡無常唯人所習故白沙在涅與蓬生麻中義正相反且黑與直爲韻若無此二句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洪範正義云荀卿書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褚少孫續三王世家云傳曰蓬生麻中不

扶自直白沙在泥

今本泥下有中
字涉上文而衍

與之皆黑者土地教

化使之然也索隱曰蓬生麻中以下竝見荀卿子案上

文引傳曰青采出於藍云云下文引傳曰蘭根與白芷

云云皆見荀子則此所引傳亦荀子也然則漢唐人所

見荀子皆有此二句不得以大戴無此二句而刪之也

又案羣書治要曾子制言篇云故蓬生麻中不扶乃直

燕禮注乃
猶而也

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大戴

同考荀子書多與曾

子同者此四句亦本於曾子斷無截去二句之理

强自取柱

强自取柱柔自取束楊注曰凡物强則以爲柱而任勞

柔自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引之曰楊說強自取柱
之義甚迂柱與束相對爲文則柱非謂屋柱之柱也柱
當讀爲祝哀十四年公羊傳天祝予十三年穀梁傳祝
髮文身何范注竝曰祝斲也此言物強則自取斲折所
謂太剛則折也大戴記作強自取折是其明證矣南山
經招搖之山有草焉其名曰祝餘祝餘或作柱荼是祝
與柱通也

祝之通作柱猶注之通作祝周官瘍
醫祝藥鄭注曰祝當爲注聲之誤也

草木疇生禽獸羣焉

劉云羣焉當從大戴禮作羣居念孫案羣居與疇生對
文今本居作焉者涉下文四焉字而誤

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

宋呂錢本並如是

盧依元刻改備爲循念孫案作備者是也此言積善成

德而通於神明則聖心於是乎備也成德與聖心備上

下正相應元刻備作循則與上文不相應矣儒效篇云

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言全盡猶此言聖心備也一

也備字古音鼻墨反

見吳棫韻補

正與德得爲韻

劉說同

二也

大戴記及羣書治要並作備文選謝瞻從宋公戲馬臺

集送孔令詩注張子房詩注引此亦作備

張華勵志詩注引作循與

二注不合乃後人以誤本荀子改之

三也備字俗書作脩循字隸書或作

循二形相似而誤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 馬十駕功在不舍

楊注曰言駕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
駕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盧云案不能
十步十當爲千玉篇引大戴禮騏驥一蹀不能千步今
大戴禮步作里此千作十皆是譌字里海爲韻步舍爲
韻古音如是劉云案不能十步義最長大戴禮作千里
於義疏矣若玉篇作千步直是譌字盧反引以爲據非
也十駕十日之程也旦而受駕至暮脫之故以一日所
行爲一駕若十度引車則非駕義也念孫案呂氏春秋
貴卒篇曰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則

與駑駘同淮南齊俗篇曰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
十舍旬亦至之此皆駑馬十日行千里之證大戴記騏
驥一蹶不能千里里與舍不合韻乃涉上文無以致千
里而誤玉篇引作千步千字雖譌而步字不譌辯見大戴記述間

六跪

蟹六跪而二螯盧云案說文蟹有二敖八足大戴禮亦
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皆八字之訛

衢道

行衢道者不至楊注曰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
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下篇有楊朱哭衢塗王霸

篇

今秦俗猶以兩爲衢古之遺言歟念孫案爾雅四達
謂之衢又云二達謂之岐旁岐衢一聲之轉則二達亦
可謂之衢故大戴記作行岐塗者不至勸學篇下文言
兩君兩視兩聽王霸篇下文言榮辱安危存亡之衢皆
謂兩爲衢也大略篇又云二者治亂之衢也今本脫治字辯見大略
則荀子書皆謂兩爲衢

兩能字

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盧刪兩能字云兩
不字下宋本俱有能字錢本同元刻無念孫案元刻無兩
能字者以上下句皆六字此二句獨七字故刪兩能字

以歸畫一不知古人之文不若是之拘也若無兩能字則文不足意矣大戴記亦有兩能字

梧鼠

梧鼠五技而窮楊注曰梧鼠當爲鼯鼠蓋本誤爲鼯字傳寫又誤爲梧耳盧云案本草云螻蛄一名鼯鼠易釋文及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同蛄與梧音近楊說似未參此念孫案本草言螻蛄一名鼯鼠不言一名梧鼠也今以螻蛄之蛄鼯鼠之鼠合爲一名而謂之蛄鼠又以蛄梧音相近而謂之梧鼠可乎且大戴記正作鼯鼠五伎而窮鼯與梧音不相近則梧爲誤字明矣當以

楊說爲是

草木潤

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元刻無草字念孫案元刻是也木與崖對文故上句少一字宋本木上有草字者依淮南說山篇加之也案文選吳都賦林木爲之潤黷李善注引此作玉在山而木潤困學紀聞十引建本荀子同江賦文賦注竝同藝文類聚木部太平御覽木部一所引亦同而草部不引則本無草字明矣大戴記作玉居山而木潤續史記龜策傳作玉處於山而木潤文雖小異而亦無草字

不積

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念孫案不積之不涉上下
文而衍當依羣書治要刪說見大戴記述聞勸學篇

羣類

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元刻無羣字

宋龔念孫
本同

案元刻是也宋本作羣類者蓋不曉類字之義而以意
加羣字也不知類者謂與法相類者也此文云法之大
分類之綱紀非十二子及大略篇竝云多言而類聖人
也少言而法君子也王制大略二篇又云有法者以法
行無法者以類舉皆以類與法對文據楊注云類謂禮

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則本無羣字明矣

口耳之閒則四寸耳

楊注曰韓侍郎云則當爲財與纔同劉云案則字自可通不必如韓說

噴

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噴楊注曰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爲噉聲噉噉然也噴卽讚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今贊禮謂之讚唱古字口與言多通盧云李善注文賦引埤蒼云嘈啐聲兒啐與噴嘯同才曷反荀子上句謂其躁此句謂其多言下文云如

嚮則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二楊注非也

學之經

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念孫案經讀為徑即

下文所謂蹊徑言入學之蹊徑莫速乎好賢而隆禮次

之脩身篇云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

此徑字訓為疾莫徑即本篇所

謂莫速也漢書張騫傳從蜀宜徑如

淳曰徑疾也見史記大宛傳集解莫要得師莫神一

好語意略與此同學之經即學之經古讀徑如經故與

經通

賈子立後義篇其道莫經於此莫經即荀子之莫經

楊以為學之大經失之

識志

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引之曰此文本作安

特將學雜志順詩書而已耳志卽古識字也今本竝出
識志二字者校書者匆記識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耳
學雜志順詩書皆三字爲句多一識字則重複而累於
詞矣楊注本作雜志謂雜記之書百家之說今本作雜
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皆後人據已誤之正文
加之下注云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文義甚明足正後
人竄改之謬

頓之

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楊注曰頓
挈也盧云頓猶頓挫提舉高下之狀若頓首然念孫案

楊訓頓爲挈於古無據且上文已有挈字此不得復訓爲挈盧以頓爲頓挫於義尤迂今案頓者引也言挈裘領者詘五指而引之則全裘之毛皆順也廣雅曰拖引也曹憲音頓古無拖字俗頓爲之鹽鐵論詔聖篇曰今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頓之引之也釋名曰挈制也制頓之使順己也挈亦引也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吏捕索挈頓不以道理緒少孫續史記滑稽傳曰當道挈頓人車馬

不道

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

也以錐滄壺也

宋錢佃本滄作滄元刻作滄案說文餐

或從水作滄七

安切玉篇廣韻餐作滄而滄餐二字皆

異音異義古音

餐屬寒部滄屬魂部故魏風伐檀首章

之餐與檀干連

塵貊爲韻三章之滄與輪滄淪困鶉爲

韻兩字判然不

同自爾雅釋文始誤以餐爲滄而集韻

遂合餐滄爲一

字矣今俗書滄字作滄而錢本作滄自

是滄之俗字非

滄字也盧從元刻作滄云滄同餐非是

不可以得之矣念孫案道者由也

見禮器中庸注

言作事不由

禮法而以詩書爲之則不可以得之也故脩身篇曰由

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侵楊云道言說也失之又

富國篇不足以持國安身

宋呂本以下有爲字乃涉注文而衍盧本亦沿其誤今據

宋錢

本刪故明君不道也道亦由也言此事人之術不足以

持國安身故明君不由也楊云明君不言亦失之

匪交匪舒

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楊注曰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爲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盧云案匪亦有彼義左傳襄廿七年引詩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敖引之曰此引詩匪交匪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做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俗字也交讀爲姣廣雅曰姣音姣侮也言不侮慢不怠緩也說見經義述聞小雅桑扈篇

爲其人以處之

楊注曰爲擇賢人與之處也劉云案雖誦數思索而不

體之於身則無以居之故必自爲其人以居其道也

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

楊注曰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劉云案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聲五味同心利之與有天下同

天見其明地見其光

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楊注曰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地顯其水火

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劉云光廣古通用念
孫案劉讀光爲廣是也明者大也小雅車輦正義曰明
亦大也中庸曰高明所以覆物也成十六年左傳夏書
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是明與大同義大者天之全體廣者地之全體

繫辭傳廣大配

天地承上文大生廣生而言謂大配天廣配地也故君
中庸言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博亦廣也明亦大也

子之德貴其全也儒效篇曰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

宇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

語意略與此同楊注皆失之

脩身

自存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念孫

案爾雅在存省察也

周官司尊彝大喪存奠彝注存省也大傳五曰存愛注存察也察有

仁愛者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存往者在來者在存皆察也

見善必以自存者察己之

有善與否也見不善必以自省者察己之有不善與否

也楊解自存云自整飭使存於身失之

不善在身

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

宋呂錢龔本竝如是

盧從元刻於在

身下增也字念孫案元刻也字乃涉上下文而衍上文

見善見不善及善在身下皆無也字

扁善之度

念孫案扁讀爲徧韓詩外傳作辯亦古徧字也

說見日知錄

徧善者無所往而不善也君子依於禮則無往而不善故曰徧善之度下文以治氣養生六句正所謂徧善之度也楊讀扁爲辨而訓爲辨別則與之度二字不貫盧讀扁善爲平善亦非下六句之意

以脩身自名

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自名則配堯禹引之曰以脩身自名文義未安當有脫誤楊云以脩身自爲名號則所見本已同今本韓詩外傳作以治氣養性

與生同

則身後彭祖以脩身自強今本脫以字則名配堯禹於義爲

長王霸篇云名配堯禹又云名配禹舜

宜於時通

宜於時通利以處窮引之曰時亦處也言旣宜於處通而又利以處窮也莊子逍遙遊篇猶時女也司馬彪曰時女猶處女也是時與處同義大雅縣篇曰止曰時猶言爰居爰處耳說見經義述聞韓詩外傳作宜於時則達尼於窮則處未達時字之義而增改其文蓋失之矣

治通

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侵引之曰下文以節疾

爲韻雅野爲韻生成甯爲韻唯此二句韻不相協通疑

當依外傳作達

此涉上立於時通而誤

達與侵爲合韻凡願月二

部之字古聲或相通若勞心怛怛之怛

齊甫田

字從旦聲

而與桀爲韻故事可勸也之勸

禮運

與列藝爲韻

藝古讀爲臬

不賞而民勸

中庸

與鉞爲韻以按徂旅之按

大雅皇矣

孟子引

作遏

梁惠王

皆其例也外傳作不由禮則悖亂亂與達亦

合韻

夷固 倨固

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
眾而野楊注曰夷倨也固陋也引之曰楊分夷固爲二

義非也夷固猶夷倨也夷固辟違猶言倨傲辟違不苟

篇云倨傲辟違以驕溢人是也脩身篇又云體倨固而

心執詐見今本執譌作執辯是固與倨同義楊注固鄙祭

義曰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訕固也訕卑訕也固倨也立

不訕是倨傲也鄭注訕充訕形容喜貌也固猶質陋也皆失之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

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固亦倨也不肯下人是倨傲也曾

病下人不能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

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詔

楊注曰詔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念孫案楊說詔字

之義未確詔之言導也導人以不善也故曰以不善先

人者謂之諂而莊子漁父篇亦曰希意道言謂之諂道與

導不苟篇非諂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諂諛而惡至言

韓詩外傳竝作道諛是諂諛卽導諛也導與諂聲之轉

諂諛之爲導諛召及之爲導及禪服之爲導服皆聲轉

而字異也說見史記越世家

耗俗作耗

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楊注曰耗虛竭也凡物多而

易盡曰耗念孫案楊讀耗爲虛耗之耗則與多而亂之

義不合故又爲之說曰凡物多而易盡曰耗其失也鑿

矣今案耗讀爲眊眊亂也漢書董仲舒傳曰天下眊亂

是也眊與耗古同聲而通用續史記日者傳曰官耗亂不能治漢書景帝紀不事官職耗亂者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眊同食貨志官職耗廢酷吏傳贊甯以耗廢師古竝曰耗亂也音莫報反董仲舒傳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誅殺甚眾天下空虛也音呼到反或曰耗不明也言刑罰闇亂音莫報反淮南原道篇精神日耗而彌遠精神篇志氣日耗高注竝曰耗亂也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耗與治正相反則耗爲眊亂之眊明矣呂刑耄荒釋文耄作耗賈昌朝羣經音辨曰耗老也書王釋文耄字本作耗也今作耄者陳鶚依衛包所定今文改之耳耗荒亦昏亂之義故昭元年左傳老將知而耄

及之杜注曰八十曰耄耄亂也字
亦作眊漢書刑法志曰穆王眊荒
耄耄眊古竝同聲耄
荒之耄通作秬猶眊亂之眊通作秬矣

知慮漸溪則一之以易良

念孫案漸讀爲潛韓詩外傳正作潛洪範沈潛剛克文
五年左傳及史記宋世家潛竝作漸漢書谷永傳忌湛
漸之義漢山陽太守祝睦後碑漸心於道大尉劉寬碑
演策沈漸漸竝與潛同楊訓漸爲進又訓爲浸而音子
廉反皆失之

卑濕

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念孫案卑濕謂志意卑

下也說文墮

讀若鰐

下入也論衡氣壽篇曰兒生號啼之

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天是濕爲下也墮濕古

字通抗舉也

見小雅賓之初筵傳考工記梓人注士喪禮下篇注文王世子注

志意卑

下故舉之以高志也楊云卑濕謂過謙恭而無禮者或曰卑濕亦謂遲緩也云云混卑濕重遲爲一事皆失之

一好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楊注曰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念孫案一好謂所好不二也儒效篇曰并一而不一則通於神明成相篇曰好而壹之神以成皆其證非好善不怒惡之謂

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

物輕矣

宋本如是

元刻於富貴王公下各加一矣字以對下文又改下文之而字爲則字以對上文而盧本從之念孫案元刻非也內省而外物輕乃申明上文之詞非與上文作對句也今皆改爲對句則失其旨矣

愛人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引之曰人讀爲仁言其體則恭敬其心則忠信其術則禮義其情則愛仁也愛仁猶言仁愛

廣雅惠愛恕利人仁也

恭敬忠信禮義愛仁皆

兩字平列下文之倨固執詐順墨雜汙亦兩字平列古
字仁與人通此人字卽仁愛之仁非節用而愛人之人

橫行

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楊注曰橫行不順理而

行也引之曰橫讀爲廣

堯典允被四表今文尙書作橫被漢成陽靈臺碑成陽令唐扶

頌竝作廣被

執詐

體倨固而心執詐引之曰執詐當爲執詐字之誤也議
兵篇曰兵之所貴者執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又曰隆執
詐尙功利又曰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險阨其下獲

其功用而已矣執與詐義相近後漢書崔駰傳范蠡鎔
執於會稽李賢曰執謂謀略也

辟違

辟違而不愆楊注曰乖僻違背不能端愆誠信辟讀爲
僻念孫案楊分僻違爲二義非也僻違皆邪也周語動
匱百姓以逞其違晉語若有違質教將不入韋注竝曰
違邪也堯典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共工善言其用
僻是僻卽違也上文曰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眾而野
不苟篇曰倨傲僻違以驕溢人非十二子篇曰甚僻違
而無類昭二十年左傳曰動作辟違從欲厭私義竝與

此同成相篇曰邪枉辟回失道途辟回卽僻違

小雅鼓鍾篇其

德不同毛傳曰回邪也大雅大明篇厥德不同毛傳曰回違也堯典靜言庸違文十八年左傳作靖譖庸回杜注曰回邪也昭二十六年左傳作回德君無違德論衡變虛篇作回德

擊戾

行而俯項非擊戾也念孫案淮南主術篇曰木擊折韉水戾破舟又曰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然則擊戾者謂有所抵觸也行而俯項非擊戾也者謂非懼其有所抵觸而俯項以避之也與上下文同一例楊云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猶言了戾也失之遠矣

學曰

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念孫案學曰疑當作學者謂學者或遲或速或先或後皆可同至也

見下文

今本者作曰寫者脫其半耳楊云學曰謂爲學者傳此言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詞

或不爲爾

宋呂錢本並如是

是無它故焉或爲之或不爲爾盧從元刻於不爲下增之字爾改耳念孫案下句無之字者蒙上而省也羣書治要亦無之字耳爾古字通當從宋本

出入不遠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
者其出入不遠矣楊注曰出入謂道路所至也念孫案
楊說非也出入當爲出人言爲學而多暇日則或作或
輟其出人必不遠也下文云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
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正謂
聖人之出人遠也若云出入不遠則義不可通文選登樓賦注
引此已誤韓詩外傳曰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
不成日日多者此句有誤出人不遠矣義本荀子今據以訂
正

篤志而體

篤志而體君子也楊注曰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念孫

案爾雅篤固也

說見經義述聞

體讀爲履篤志而體謂固其志

以履道非謂厚其志而知大體也衛風氓篇體無咎言韓詩體作履坊記引詩亦作履管子內業篇戴大圓而履大方心術篇履作體是履體古字通

齊明

齊明而不竭聖人也引之曰齊者智慮之敏也故以齊明連文楊曰齊謂無偏頗也失之說見毛詩述聞小雅人之齊聖下

渠渠然

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太倉陳氏頤甫曰渠渠猶

瞿瞿齊風傳云瞿瞿無守之貌楊注渠讀爲遽不寬泰之貌失之

舍亂妄無爲也

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楊注曰舍除也除亂妄之人孰肯爲此也念孫案舍亂妄無爲言所爲皆亂妄耳楊說非

遠思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盧補校云遠思疑當是遠患念孫案宋錢佃本作遠害

懼

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引之曰懼者怯也故與勇對文呂氏春秋知度篇工拙愚智勇懼亦以懼對勇

君子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勑而容貌不枯

念孫案枯讀爲枯

天論篇枯耕傷稼韓詩外傳作枯鄉射禮注肅慎氏貢枯矢釋文作枯

言君子雖安燕而血氣不懈惰雖勞勑而容貌不枯慢

枯慢猶苟且也

榮辱篇云其定取舍枯慢富國篇云其於禮義節奏也亡軻慢枯淮南時則篇

云工事苦慢苦慢與枯慢同

彊國篇云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枯非十

二子篇云君子佚而不惰勞而不慢

此謂君子之容也故曰動容貌斯遠

暴慢矣

大略篇云君子勞倦而不苟或言苟或言枯或言

慢或言枯慢其義一而已矣

安燕而血氣不惰束理也

爾雅束擇也

勞勑而容貌

不枯好交也

楊注曰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念孫案好交二

字與容貌不枯無涉楊曲爲之說非也

或引榮辱篇象之而俞瘠者交

也以爲容貌不枯好交也之證斯爲巨謬矣

交當爲文隸書交字或作文

見漢

尹宙碑

與文相似而誤上言束理下言好文

好呼報反

理與文

皆謂禮也禮論篇云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

又云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性惡篇云出於辭讓合

於文理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賦篇禮賦云非絲非帛文理成章凡

荀子書言文理者皆謂禮也故曰安燕而血氣不惰束

理也勞勸而容貌不枯好文也

不苟

故懷負石

故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

宋呂錢本並如是

元刻刪

故懷二字而盧本從之云宋本負石上有故懷二字案

文不當有念孫案宋本是也故字乃總冒下文之詞懷

負石而赴河者負抱也

見內則注淮南說林篇注

謂抱石於懷中而

赴河也韓詩外傳曰申徒狄抱石而沈於河是其證鄒

陽獄中上梁王書徐衍負石入海亦謂抱石也盧未曉

負字之義而誤以爲負擔之負故以懷字爲不當有而

并刪故字

申徒狄

楊注曰莊子音義曰殷時人劉云案服虔漢書注亦曰殷之末世介士也高誘說山訓注亦曰殷末人然外傳及新序竝載申徒狄事其荅崔嘉有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語據此言之則非殷時人

易知 不辭

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辭韓詩外傳易知作易和不辭作不亂念孫案外傳是也和與狎義相近懼與脅義相近故曰易和而難狎易

懼而難裔今本和作知則於義遠矣不辭二字文不成義亦當依外傳作不亂楊云不至於騁辭加騁字以釋之其失也迂矣和知亂辭皆形近而誤

寡立

君子寡立而不勝楊注曰雖寡立而不能勝念孫案楊

說非也寡立當爲直立字之誤也

俗書直字作直寡字作寡二形略相似故

直誤爲寡文選顏延之和謝監靈運詩注引此已誤勝讀若升漸六四終莫之勝

虞翻曰勝陵也

小雅正月篇靡人弗勝毛傳曰勝乘也乘亦陵也

管子侈靡篇

得近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陵也此言君子雖特立獨行而不以陵人非謂人不能勝

君子也此文云君子廉而不劓辯而不爭直立而不勝榮辱篇云辯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劓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爲也足與此文互相證明矣

容

恭敬謹慎而容楊注曰不至於孤介也念孫案楊說容字之義未確容之言裕也言君子敬慎而不局促綽綽有裕也非十二子篇脩告導寬容之義韓詩外傳作寬裕是容裕古字通古者東侯二部共入而互轉故說文容裕二字皆以谷爲聲史記平準書盜摩錢裏取鎔漢書食貨志鎔作鎔音浴亦其例也

義

正義直指舉人之過引之曰義讀爲議韓詩外傳作正

言直行指人之過言亦議也韓策曰嚴遂政議直指舉

韓傀之過是其證

趙策臣愚不達於王之議史記趙世家議作義史記鄒陽傳畢議願知漢

書作義又韓子揚權篇上不與義之東周策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淮南泰族篇刺幾辨義義並與議同

天而道

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念孫案天而道

三字文義不明當依韓詩外傳作敬天而道與畏義而

節對文楊注失之

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

宋呂錢本並如是

楊注云皆當其理外傳作喜卽和而治憂卽靜而違盧
從外傳改下句爲憂則靜而違劉云案注云皆當其理
則楊氏所據本兩句竝是理字盧據外傳改下理字作
違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此違字所本然易言出處
此言性情義各有當外傳引荀頗多改竄恐不得徑據
彼以易此也又仲尼篇云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
靜而理與此文義略同彼注云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
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隕穫也亦竝是理字則不當依
外傳作違明矣竊疑荀子本文上句作治下句作理唐
初避諱凡治字悉改作理中葉以後又復回改作治惟

此兩處文義相混校書者不能定其孰爲本文故仍而不革楊氏作注時未能審正而從爲之辭耳今上句依外傳作和而治下句作靜而理庶幾得之仲尼篇放此念孫案劉說甚允

攫盜而漸 是漸之也 則下漸詐矣

小人知則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楊注曰漸進也謂貪利不知止也引之曰楊未曉漸字之義漸詐欺也小人之智則攫盜而已矣詐欺而已矣議兵篇曰招近募選隆執詐尙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曰上幽險則下漸詐矣楊訓漸爲進又訓義竝與此同呂刑曰民興胥漸爲浸漬皆失之

言小民方興相爲詐欺也

傳以漸爲漸化失莊子胠篋之說見經義述聞

篇曰知詐漸毒

李頤以漸爲漸漬失之

此皆古人謂詐爲漸之證

說者都不尋省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

劉云案誠者君子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以成始則大學之誠其意是也以成終則中庸之至誠無息是也此言養心莫善於誠卽誠意之事故下文亦言慎獨棲霞郝氏蘭皋荀子補注云慎當訓誠釋詁云慎誠也非謹慎之謂中庸慎獨與此義別楊注不援爾雅而據中庸謬矣又云慎字古多訓誠詩凡四見毛鄭俱依爾雅爲釋

大學兩言慎獨皆在誠意篇中其義亦與詩同惟中庸
以戒慎慎獨爲言此別義乃今義也荀書多古義楊注
未了往往釋以今義遂致舛誤念孫案中庸之慎獨慎

字亦當訓爲誠非上文戒慎之謂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卽大學之十日所視

十手所指則慎獨不當有二義
陳云中庸言慎獨卽是誠身

故禮器說禮之以少爲

貴者曰是故君子慎其獨也鄭注云少其牲物致誠慤
是慎其獨卽誠其獨也慎獨之爲誠獨鄭於禮器已釋
訖故中庸大學注皆不復釋孔冲遠未達此旨故訓爲
謹慎耳凡經典中慎字與謹同義者多與誠同義者少
訓謹訓誠原無古今之異

慎之爲謹不煩訓釋故傳注
無文非誠爲古義而謹爲今

義也唯慎獨之慎則當訓爲誠故曰君子必慎其獨又曰君子必誠其意禮器中庸大學荀子之慎獨其義一而已矣

無它事

致誠則無它事矣楊注曰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念孫案君子非仁不守非義不行故曰無它事下文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是其明證楊說非

猶若

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楊注曰若如也雖出令民猶如未從者念孫案若猶然也言雖出令

民猶然未從非謂猶如未從也古謂猶然爲猶若說見
釋詞若字下

端拜

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楊注

曰端元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若服元端拜揖而議

言其從容不勞也念孫案古無拜而議事之禮且端拜

二字義不相屬拜當爲拜拜今拱字也

說文収竦手也從少又拜楊雄

說収從兩手拱斂手也從手共聲今經傳皆作拱

形與拜相似因譌爲拜端拱

而議卽楊注所云從容不勞也楊云端拜猶端拱近之

乃又云拜揖而議則未知拜爲拜之譌耳

室堂

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盧刪室字云
宋本有室字今從元本刪念孫案室非衍字也內則曰
灑埽室堂書傳中言室堂者多矣君子不下室堂而海
內之情舉積此猶老子言不出戶知天下也元本無室
字者後人以意刪之耳羣書治要引此有室字錢本世
德堂本
同

辨 治辯

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解蔽篇同楊注曰物有至則能應之事
有疑則能辨之念孫案辨者治也謂事起而能治之非

謂事有疑而能辨之也說文辨治也昭元年左傳主齊盟者誰能辨焉杜注與說文同王霸篇儒者爲之必將曲辨楊注曰辨治也字或作辨議兵篇城郭不辨注曰辨治也合言之則曰治辨儒效篇曰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王霸篇曰有加治辨彊固之道焉有讀爲又舊本有加二字倒轉今據楊注乙正楊以辨爲分別失之又曰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議兵篇曰禮者治辨之極也或作治辨榮辱篇曰君子脩正治辨正論篇曰上宣明則下治辨矣禮論篇曰君者治辨之主也以上凡言治辨者皆兩字同義倒言之則曰辨治小雅采芣傳曰平平辨治也荀子

君道篇君者善班治人者也班亦與辯同韓詩外傳作
辯治成相篇辯治上下

不以悖君

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引之曰悖讀若勃

玉篇悖蒲

突切又蒲輩切廣韻同

悖怨懟也謂君雖不知而不怨君也仲尼

篇曰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是也方言曰悖懟也廣雅

曰勃懟也悖怨懟恨也悖悖勃字異而義同

莊十一年左傳其與

也悖焉悖一作勃莊子庚桑楚篇徹志之勃勃本又作悖秦策秦王悖然而怒悖然即勃然

楊注云

不怨君而違悖其失也迂矣

竭

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楊注曰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盡其情也郝云按情實也竭舉也言短長皆以實自舉不加文飾所以爲直士又王制篇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楊注曰隱閉其情不竭盡也郝云竭舉也謂隱匿其情不肯舉發也念孫案郝說是也說文竭負舉也揭高舉也廣雅揭舉也禮運釋文竭本亦作揭是揭竭古字通

獨甚

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念孫案甚當爲是言不

從流俗而亦不敢用其所獨是也隸書甚字作甚是字作是二形相似故是譌爲甚荀子賦篇嫫母力父是之喜楚策是之喜譌作甚喜之韓詩外傳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辯物篇作甚焉故稱日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閑雅甚都史記甚作是說文尠是少也從是少今俗作尠皆其證也楊注云不敢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其失也迂矣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

盧云正文首疑當有人之所欲者吾亦欲之九字念孫

案盧以注云賢人欲惡不必異於眾人故疑正文當有
人之所欲者云云也不知注言欲惡不異者加一欲字
以通其義非正文所有也下文皆言惡不言欲是其證
榮辱

橋泄者人之殃也

楊注曰泄與媒同慢也劉云橋當從元刻作僑

念孫案宋錢本

亦作僑

泄卽驕泰之異文荀子他篇或作汰或作怏或

作泰皆同古字世大通用大室亦爲世室天子亦爲世
子子大叔亦爲世叔漏泄之泄古多與外大害敗等字
爲韻聲與泰亦相近也賈子曰簡泄不可以得士亦以

泄爲汙

傷人之言

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淡於矛戟念孫案傷人之言之本作以謂以言傷人較之以矛戟傷人者爲更淡也今本以作之則與下句不甚貫注矣非相篇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勸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今本以字亦誤作之辯見非相篇樂於鍾鼓琴瑟三以字與此文同一例藝文類聚人部三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四引此竝作傷人以言

小涂則殆

巨涂則讓小涂則殆楊注曰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涂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念孫案楊說迂回而不可通余謂殆讀爲待言共行於道涂大道可並行則讓之小道只可單行則待其人過乃行也作殆者假借字耳

不說

辯而不說者爭也楊注曰不說不爲人所稱說或讀爲悅念孫案後說是

廉

廉而不見貴者劇也念孫案廉而劇謂有廉隅而傷人

也如此則人不貴之矣不苟篇注云廉棱也剡利傷也較此注爲勝

憂忘其身

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楊注曰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當爲下忘其身下誤爲夏又轉誤爲憂耳念孫案後說爲長

唯利飲食之見

忤忤然唯利飲食之見引之曰飲食上本無利字唯飲食之見言狗彘唯見有飲食也下文忤忤然唯利之見與此文同一例今本作利飲食之見利字卽涉下文利

字而衍

果敢而振

果敢而振猛貪而戾引之曰振當爲很字之誤也果敢而很猛貪而戾二句一意相承故廣雅曰戾很也若振則非其類矣楊注振動也引公羊傳桓公振而矜之此望文生意而非其本旨

儵魴

儵魴者浮陽之魚也楊注曰今字書無魴字蓋當爲魴說文云卽鱣魴魴字蓋儵魚一名儵魴念孫案衛風碩人篇鱣魴發發說文作魴魴則魴非魚名且儵魚亦

無儵魴之名楊說非也竊疑魴爲魴字之誤爾雅云魴
魴魴卽魴之異名則儵魴爲二魚也隸書丕字或作丕
見漢趙相劉衡碑本字或作本見白石神君碑二形相似故魴誤爲魴
與

無志

知命者不怨天怨天者無志念孫案志讀爲知識之識
古知識字通作志說見經義述聞左傳昭二十六年不知命而怨天故曰無識法
行篇正作怨天者無識楊彼注云無識不知天命是也
此注以志爲志氣之志失之

迂

志入之一
自知者不怨人怨人者窮失之已反之人豈不迂乎哉
楊注曰迂失也念孫案失與迂義不相近古無此訓也
廣雅曰迂遠也韓詩外傳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
乎語意正與此同

材慤

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楊注曰材慤謂材性愿
慤也汪氏容甫曰材疑當作朴字之誤也朴慤與蕩悍
安利與危害樂易與幽險壽長與夭折皆對文念孫案
大戴記王言篇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家語
作士信民敦而俗樸樸朴璞並通男慤而女貞王肅云樸慤

愿貌

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

念孫案險以心言非以境言憂險猶憂危謂中心憂危之也故與樂易對文下文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亦以心言之也周語云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亦以險哀對樂易說見經義述聞周語

父子相傳以持王公

念孫案持猶奉也言官人百吏謹守其法則度量形辟

圖籍

見上文

父子相傳以奉王公也廣雅奉持也是持與

奉同義楊以持爲保持未確

鞠錄 敦比其事業 敦比於小事

孝弟原慤鞠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楊注
曰鞠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敦厚也比親也盧補校
云案淮南主術訓加之以勇力辨慧捷疾劬錄正與此
鞠錄疾力語相似鞠錄蓋勞身苦體之意孝弟原慤以
行言鞠錄疾力以事言楊讀爲拘錄非也又君道篇愿
慤拘錄盧云案榮辱篇作鞠錄注謂鞠與拘同蓋據此
文然吏材非僅取愿慤檢束而已必將取其勤勞趨事
者則作劬錄義長引之曰楊云敦厚也比親也亦非敦
比皆治也魯頌閟宮箋云敦治也孟子公孫丑篇使虞

敦匠事謂治匠事也比讀爲庀襄二十五年左傳子木使庀賦魯語子將庀季氏之政焉韋杜注竝云庀治也周官遂師庀其委積故書庀爲比鄭司農讀爲庀大司馬比軍眾比或作庀是庀與比通敦比其事業猶云治其事業耳彊國篇敦比於小事義與此同楊注以爲精審躬親亦失之

陶誕

陶誕突盜惕悍僑暴以儉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楊注曰陶當爲檇杙之檇頑嚚之貌或曰當爲逃隱匿其情也念孫案楊釋陶字之義未安余謂陶讀爲諂音諂諂誕雙

聲字諂亦誕也性惡篇曰其言也諂其行也悖謂其言

誕也卽上所謂飾邪說文姦言也作陶者借字耳

凡從

甸之字多相通小爾雅緇索也緇卽宵爾索絢之絢小雅苑柳篇上帝甚蹈一切經音義五引韓詩蹈作陶楚辭九章滔滔孟夏兮史記屈原傳作陶陶說文搯搯搯搯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搯出曰搯皆其證也

國篇曰陶誕比周以爭與汙漫突盜以爭地陶誕突盜

四字義竝與此同

疾

小人也者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己也念孫案疾猶力也言力爲誕力爲詐也上文云輶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仲尼篇云疾力以申重之是

疾與力同義臣道篇云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言事上不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注云疾力也

慮之難知也

念孫案此言小人之慮事不能知也蓋公生明私生暗小人之思慮不足以知事故曰慮之難知下文行之難安持之難立與此文同一例楊注云慮之難知謂人難測其姦詐則與下二句不合

注錯

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楊注曰注錯謂所注意錯履也亦與措置義同念孫案楊後說得之注

錯二字同義廣雅措鈗置也措鈗卽注錯是注錯同訓
爲置非注意錯屢之謂也下文曰是注錯習俗之節異
也又曰在注錯習俗之所積耳舊本注錯上有執字涉下文得執而衍今據上
刪文儒效篇曰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又曰謹注錯慎習
俗注錯二字皆上下平列

君子安雅

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引之曰雅讀爲夏
夏謂中國也故與楚越對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
越居夏而夏是其證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傳齊大
夫子雅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子夏楊注云正而有美德

謂之雅

此下有詩曰弁彼鸞斯歸飛提提鸞斯雅

則與

上二句不對矣

習俗

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楊注曰習

俗謂所習風俗念孫案習俗雙聲字俗卽是習非謂所

習風俗也說文俗習也

廣雅同

周官大司徒注曰俗謂土

地所生習也性惡篇曰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

亂世之民不俗不習也

楊注俗謂從其俗亦誤

又儒效篇習俗移

志安久移質

餘見前注錯下

大略篇曰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

史記秦始皇紀宣省習俗漢書食貨志同巧拙而合習

俗習俗二字皆上下平列

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念孫案此二十三字涉上文而衍下文爲堯禹則常安榮爲桀紂則常危辱云云與上文在注錯習俗之所積句緊相承接若加此二十三字則隔斷上下語脈故知爲衍文

今是

今是人之口腹念孫案今是猶言今夫也說見釋詞是字下

無嫌於鼻

彼臭之而無嫌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

莫不弃此而取彼矣念孫案臭之而無嫌於鼻無衍字

也嫌苦簞反快也

莊子盜跖篇曰口嫌於芻豢醪醴之味趙策曰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嫌

於口魏策曰齊桓公夜半不嫌易牙乃煎敖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高注嫌快也臭之而嫌於

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三句文同一例若嫌

上有無字則與下文不合矣楊讀嫌爲嫌而訓爲厭失

之汪說同

靡之儇之 積靡使然也

人者

人與仁同說見脩身篇愛人下

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儇之鉛

之重之楊注曰靡順從也僂疾也靡之僂之猶言緩之急之也引之曰楊說非也靡之僂之卽賈子所云服習積貫也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

楊注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非是

故人知謹注鎔

慎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性惡篇曰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方言曰還積也還與僂聲近而義同是靡之僂之皆積貫之意也

陋者俄且僂也

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僂也愚者俄且知也楊注曰僂與攔同方言云晉魏之間謂猛爲攔陋者俄且

憊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詩曰瑟兮憊兮鄭
云憊寬大也下板反盧云案此注說頗岐出竊疑憊當
爲嫺雅之義賈誼書傳職篇云明憊雅以道之文又道
術篇云容志審道謂之憊反憊爲野此以憊與陋相對
義亦合念孫案盧說是也脩身篇多見曰閑少見曰陋
閑與陋對文是其證憊閑古字同耳楊後說以憊爲寬
大近之

陳說
略同

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

念孫案是若不行是字承上文告之示之四句而言言
民從告示故湯武在上則治桀紂在上則亂若民不從

告示則湯武在上何益桀紂在上亦何損乎楊注云若不行告示之道則湯武何益桀紂何損所以貴湯武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失之

豈非

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念孫案豈本作幾古豈字也今作豈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耳案上文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注云幾讀爲豈下同下文幾不甚善矣哉注云幾亦讀爲豈後注旣言幾亦讀爲豈則前注不須更言下同所謂下同者正指此幾字而言今改幾爲豈則前注所謂下同者竟不知

何指矣

幾不

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念孫案
非不欲也二句文意緊相承接中不當有幾不二字蓋
涉下文幾不甚善而衍下文幾字有音而此無音則爲衍文明矣

爲溝壑中瘠

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爲溝壑中瘠者也念孫

案瘠讀爲掩骼埋胔之胔露骨曰骼有肉曰胔

出蔡氏月令章

句言凍餓而轉外於溝壑故曰爲溝壑中胔作瘠者借

字耳

說見管子八觀篇

楊以瘠爲羸瘦失之

其功盛姚遠矣 以觀其盛 響其盛 嚮萬

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

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將為天下生民之

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流長矣其溫厚矣

溫讀為蒞蒞積

也大雅雲漢篇蒞隆蟲蟲正義蒞作溫內則柔色以溫之釋文溫本又作蒞是蒞與溫通楊注溫猶足也非是汪說陳說同其功盛姚遠矣楊注曰姚與遙同言功業之盛

甚長遠也引之曰楊讀盛為茂盛之盛非也盛讀為成

成亦功也

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為有功周官典婦功曰秋獻功橐人曰秋

獻成是成與功同義

姚亦遠也言其功甚遠也成與盛古同聲而

通用說卦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言莫成乎艮

也

莫成乎艮即成言乎
艮說見經義述聞

呂氏春秋悔過篇我行數千里

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言其

備已成也

高注盛彊也失之

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

盛左氏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公羊郕作成隱五

年十年文十二年竝作盛秦策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

史記春申君傳成作盛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漢書

郊祀志成作盛皆其證也王霸篇曰論一相陳一法明

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言觀其成也

楊注盛讀爲成

臣道篇曰明主尚賢使能而響其盛闇主妬賢畏能而

滅其功盛讀爲成成亦功也

楊注盛謂大業失之

故說苑臣術篇

作上賢使能而享其功正名篇曰心憂恐則口銜芻豢
而不知其味耳聽鍾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
其狀輕煖平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
兼萬物之利而盛害言美反成憂利反成害也

孰脩爲

非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念孫案禮論篇曰非順
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楊彼注云順從也孰精也
脩治也爲作也此文脫順字楊又云孰甚也甚脩飾作
爲之君子直望文生義耳當從禮論篇補順字

以獨則足樂意者其是邪

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以治情則利以爲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意者其是邪楊讀以獨則足爲句注云知詩書禮樂羣居則和同獨處則自足也又讀樂意者其是邪爲句注云樂意莫過於此念孫案此當讀以獨則足樂爲句言獨居而說禮樂敦詩書則致足樂也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樂與和義正相承則樂字上屬爲句明矣意者其是邪自爲一句意者語詞也其是邪指詩書禮樂而言呂氏春秋重言篇曰日之役者有執蹠蹠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句法正與此同

然則

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念孫案然則猶言然而也說見釋詞則字下

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元刻無賢字念孫案無賢字者是也知讀爲智智對愚能對不能則不得有賢字明矣下文以仁厚知能盡官職知能二字正與此相應是其證宋本有賢字者蓋誤讀知爲知識之知故於愚上加賢字而以爲知賢愚能不能之分也不知使有二字直貫至知愚能不能之分

而止若讀知爲知識之知則與使有一字不相聯屬矣

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

楊注曰斬而齊謂彊斬之使齊若漢書云一切者劉云
斬讀如僂說文僂僂互不齊也周語冒沒輕僂韋注云
僂進退上下無列也言多僂互不齊乃其所以爲齊也
念孫案僂二十三年左傳鼓僂可也杜注僂巖未整
陳義與此同僂而齊卽正名篇所謂差差然而齊

荀子第一

荀子弟二

讀書雜誌八

高郵王念孫

非相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元刻相下無人字

宋龔本同

念孫案無人字者是此謂古無

相術非謂古無相人也謂學者不道相術非謂不道相人也下文云長短小大善惡形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是其證宋本作相人者涉下相人之形狀而誤

焉廣三寸

面長三尺焉廣三寸盧云案焉字古多以爲發聲如淮

南子天子焉始乘舟是也荀書或用焉或用案或用安
字異語同皆以爲發聲

善於後世

仁義功名善於後世引之曰善字文義不明疑著字之
譌隸書著字或作著形與善相似史記五帝紀帝摯立
不善索隱古本作不
著

越勁

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楊注曰越過人也念孫案如楊
說則越勁二字義不相屬今案越者輕也言筋力輕勁
也說文云起輕勁有材力是也越字本作越說文曰越

輕也

廣雅同

玉篇音于厥切城與越古字通呂氏春秋本

味篇注曰越越輕易之貌緇衣引大甲曰毋越厥命以

自覆言毋輕發厥令以自傾覆也

鄭注以越爲顛蹙非是說見經義述聞

說文跋輕足也義亦與越同

知士不能明

知行淺薄曲直有

與又同

以相縣矣

宋呂錢本並如是元刻脫相字盧依元刻

刪相字非

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楊注曰曲直猶能

否也言智慮德行至淺薄其能否與人又相縣遠而不

能推讓明白之言不知己之不及也念孫案楊以明爲

明白非也明者尊也言不能尊智士也仁人不能推智

士不能明明與推皆尊崇之謂也古者多謂尊爲明禮運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大傳庶子不祭明其宗也鄭注竝曰明猶尊也祭義明命鬼神鄭注曰明命猶尊名也晉語曰晉公子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管子牧民篇曰明鬼神祇山川墨子明鬼篇曰鬼神不可不尊明也皆其證矣

三數行

人有此三數行者引之曰三數行文不成義當作有此數行數行謂上文之三不祥與三必窮也其三字卽涉上文而衍

故曰息

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念孫案故衍字也自曰文久而息以下皆與上文聖王有百吾孰法焉二句自相問荅則曰上不當有故字明矣蓋涉下文三故曰而衍下文曰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滅與絕爲韻則此亦當然今本滅作息則失其韻矣息字蓋涉注文滅息而誤

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禡

楊注曰禡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劉云極疲極也念孫案禡之言弛也言疲於

禮而廢弛也

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

楊注曰後王近時之王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為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惑也故荀卿深陳以後王為法而審其所貴君子焉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己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劉云案後王謂文武也楊注非汪云史記引法後王蓋如賦詩之斷章耳此注承其誤名為解荀子而實汨之念孫案後王二字本篇一見不苟篇一見儒效篇二見王制篇一見正名篇

三見成相篇一見皆指文武而言楊注皆誤

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

劉云案其人荀卿自謂也所貴君子其人之所宗仰若仲尼子弓也

以其治亂者異道

宋呂本如是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宋錢本以其作其以念孫案此文本作其所以治亂者異道謂古今之所以治亂者其道不同也錢本其以之閒脫所字呂本其以又誤作以其則義不可通韓詩外傳正作其所以治亂異道

不欺

聖人何以不欺念孫案不欺當作不可欺聖人不可欺
正對上文眾人可欺而言下文鄉乎邪曲而不迷云云
正所謂聖人不可欺也今本脫可字則失其義矣楊注
云人不能欺亦不欺人則所見本已脫可字故曲爲之
說而不知與上下文不合也外傳正作不可欺

古今一度也

故以人度人

度徒落反

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

觀盡古今一度也念孫案古今一度也當作古今一也
言自以人度人以下皆無古今之異故曰古今一也彊

國篇治必由之古今一也正論篇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君子篇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文意竝與此同則一下不當更有度字蓋涉上數度字而衍楊注云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則所見本已有度字外傳無

聞其詳

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念孫案聞其詳本作聞其小略與詳對小與大對據楊注云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則本作聞其小而不知其大明矣今本小作詳涉上句詳字而誤外傳作聞

其細不知其大細亦小也

觀人以言

聽人以言

宋呂錢本
竝如是

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
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念孫案觀本作勸勸人以言
謂以善言勸人也故曰美於黼黻文章若觀人以言則
何美之有楊注云謂使人觀其言則所見本已譌作觀
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一所引亦然藝文類聚人部十
五正引作勸人以言

聽人以言元刻以作之而盧本從之案此與上二句文
同一例聽人以言者我言之而人聽之也我言而人聽

則是我之以善及人也故曰樂於鍾鼓琴瑟若聽人之
言則何樂之有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據楊注
云使人聽其言則本作聽人以言明矣藝文類聚太平
御覽竝引作聽人以言

渠堰

府然若渠堰槩枯之於己也楊注曰渠堰所以制水槩
枯所以制木引之曰正文注文渠字疑皆梁字之誤爾
雅隄謂之梁鄭仲師注周官釭人云梁水堰也堰與堰
通卽堰字也梁與堰同義故以梁堰連文梁渠形相似
遂誤爲渠耳

史記建元以來侯表輝渠忠侯僕多廣韻
引風俗通渠作梁漢書地理志彊梁原水

經渭水注作荆渠原後漢書安帝紀高渠谷注引東觀記作高粱谷

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拙

楊注曰拙牽引也度己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言急正己而馴致人也或曰拙當爲桤桤楫也言如以楫櫂進舟船也韓侍郎云桤者桤桤也正弓弩之器也劉云韓說是也淮南說山訓曰檄不正而可以正弓此即用桤之義檄同桤念孫案攷工記弓人恆角而達譬如終繼鄭注曰繼弓韜也秦風小戎篇竹閉緹滕毛傳曰閉繼也小雅角弓傳曰不善繼檠巧用則翩然而反士喪禮記弓有秘注曰秘弓檠弛則

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繼與柅同閉與秘韞同卽淮南所謂可以正弓者也柅與繩對文若訓爲牽引則與繩不對若訓爲楫則於義愈遠矣

因求

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念孫案因求二字義不可通求當爲眾字之誤也唯寬容故能因眾以成事上文與時遷徙與世偃仰正所謂因眾也楊注云成事在眾言眾而不言求則求爲眾之誤甚明

分別 譬稱

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念孫案分別當在下句譬稱

當在上句譬稱所以曉人故曰譬稱以喻之分別所以明理故曰分別以明之今本譬稱與分別互易韓詩外傳及說苑善說篇引此竝作譬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

芬薌

欣驩芬薌以送之楊注曰芬薌言至芳潔也薌與香同

念孫案芬薌和也方言芬和也郭璞曰芬香和調

廣雅與方

言同周官鬯人注曰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大雅鳧鷖篇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皆芬香和調之意

欣驩芬薌皆謂和氣以將之也議兵篇曰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義與此同

謂爲

夫是之謂爲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
引之曰上爲字涉下爲字而衍韓詩外傳說苑皆作夫
是之謂能貴其所貴無爲字

謀救

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念孫案謀救二字於義
無取楊注以爲嘉謀匡救於謀上加嘉字以曲通其義

其失也迂矣余謂謀救當爲諫救字之誤也

管子立政九敗解篇

諫臣夙而諂臣尊今本諫誤作謀淮南主術篇執正進諫高注諫或作謀

周官有司諫司救

說文救止也論語八佾篇女弗能救與馬注與說文同
然則諫止其君之過謂之諫救故曰起於下所以忠於

上諫救是也

故言君子必辯

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君子必辯楊讀故言爲一句而釋之曰所以好言說以此三者也念孫案楊說非也故君子必辯爲一句故下本無言字此言君子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是以必辯也上文云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是其證今本作故言君子必辯言字乃涉上文而衍楊斲故言爲一句以結上文則君子必辯四字竟成贅語矣

見本分

小辯不如見端見端不如見本分

扶問反

引之曰本分上

本無見字此涉上兩見端而衍本分者本其一定之分也楊注云見端首不如見本分則所見本已衍見字下文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皆承此文言之而本分上無見字故知見爲衍文

居鎔

居鎔遷徙應變不窮楊注曰鎔置也居鎔安居也念孫案居讀爲舉言或舉或鎔或遷徙皆隨變應之而不窮也王制篇曰舉措應變而不窮君道篇曰與之舉鎔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禮論篇曰將舉鎔之遷徙之皆其

證矣舉與居古字通史記越世家曰陶朱公約要父子
耕畜廢居候時轉業仲尼弟子傳曰子貢好廢舉與時
轉貨資廢舉卽廢居司馬相如傳族舉遞奏漢書舉作
居書大傳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韓詩外
傳舉作居

致實

文而致實博而黨正念孫案致讀爲質

襄三十年左傳用兩珪質于河

釋文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與蠻子之無質也釋文
質之實反或音致淮南要略約重致剖信符重致卽重
質質致古同聲故字質信也見昭十六年二十年謂信
亦相通說見唐韻正

實也致實與黨正對文

楊注黨與讜同謂直言也

楊注致至也失之

非十二子

假今之世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凜亂天下云云楊注曰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世言十二子借亂世以惑眾也念孫案彊國篇云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則前說爲是

欺惑愚眾商字鬼瑣

元刻無欺惑愚眾四字

宋龔本同

念孫案元刻是也宋本有

此四字者依韓詩外傳加之也楊注但釋商字鬼瑣而不釋欺惑愚眾至下文足以欺惑愚眾始釋之云足以

欺惑愚人眾人則此處本無欺惑愚人四字明矣外傳有此四字者欺惑愚人下文凡五見而外傳皆無之故得移置於此處若據外傳增入則既與下文重複又與楊注不合矣

大儉約 侵差等

上功用

上與尚同

大儉約而侵差等念孫案大亦尚也謂尊

尚儉約也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亦以大與尚並言之性惡篇大齊信而輕貨財隱三年公羊傳故君子大居正並與此大字同義楊讀大爲太而以爲過儉約失之

侵讀爲曼廣雅曰曼無也法言寡見篇曼是爲也五百
篇行有之也病曼之也皆謂無爲曼文選四子講德論
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曼
亦無也李善注訓曼爲長失之曼差等卽無差等作侵者俗字耳
富國篇曰墨子將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正
所謂無差等也故下文云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楊
以侵爲輕慢亦失之

下脩

尙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念孫案下脩而好作義不可
通下脩當爲不循謂不循舊法也墨子非儒篇道儒者

之言曰君子循而不作此則反乎君子之所爲故曰不

循而好作也不與下循與脩字相似而誤

隸書循脩二字相亂說見

管子形勢篇

楊注云以脩立爲下而好作爲失之

取聽 取從

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念孫案取聽取從言能

使上下皆聽從之耳楊云言苟順上下意失之

及糾察之

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

楊注糾與循同

則倜然無所歸宿元

刻及作反

宋龔本同

引之曰元刻是也反復也謂復糾察之

也楊注云雖言成文典若反復糾察則疏遠無所歸則

及爲反之誤明矣榮辱篇反鉛察之其字正作反糾鉛
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禮論篇則必反鉛三年問鉛作
巡祭義終始相巡注巡讀如沿漢之沿皆其例矣

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

念孫案惠當爲急字之誤也甚察而不急謂其言雖甚
察而不急於用故下句云辯而無用也下文無用而辯
不急而察急字亦誤作惠天論篇云無用之辯不急之
察性惡篇云雜能旁魄而無用析速粹孰而不急皆其
明證也楊訓惠爲順失之

類

甚僻違而無類楊注曰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念

孫案楊說非也僻違皆邪也

說見脩身篇

類者法也言邪僻

而無法也方言類法也

廣雅同

齊曰類楚辭九章吾將以

爲類兮王注與方言同大元毅次七觥羊之毅鳴不類

測曰觥羊之毅言不法也是古謂法爲類儒效篇其言

有類其行有禮謂言有法也

楊注類善也謂比類於善失之

王制篇飾

動以禮義聽斷以類謂聽斷以法也

楊注所聽斷之事皆得其善類失之

富國篇誅賞而不類謂誅賞不法也

楊注不以類之言其類失之

律也律亦法也故樂記律小大之稱史記樂書律作類

王制篇曰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蓋法與類

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矣

斂然

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引之曰古無以斂然二字連文者斂當爲歛字之誤也歛然者聚集之貌言聖王之文章歛然皆聚於此也漢書韓延壽傳曰郡中歛然莫不傳相敕厲匡衡傳曰學士歛然歸仁字亦作翕史記自序曰天下翕然大安殷富義竝同也楊注亦當作歛然聚集之貌今隨正文而誤

則六說者不能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

元刻無則字

宋龔本同

念孫案無則字者是也上文若夫二

字總領下文十九句而結之曰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
此二十句皆一氣貫注若第十一句上加一則字則隔
斷上下語脈矣韓詩外傳無則字下文六說者立息十
二子者遷化六說上
亦無則字

願以爲臣

成名況乎

案此下有脫文不可考楊注非

諸侯莫不願以爲臣引之曰

儒效篇願下有得字彼文因此而衍則此文當有得字

也

宋龔本有

非相篇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

以爲士文義正與此同據楊注亦當有得字

財萬物

一天下財萬物養長生民兼利天下念孫案財如泰象

傳財成天地之道之財財亦成也

說見經義述聞

財萬物與養

長生民兼利天下連文是財萬物卽成萬物繫辭傳曰

曲成萬物而不遺是也儒效篇曰通乎財萬物養百姓

之經紀王制篇曰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

楊云

裁制萬物失之

又曰序四時裁萬物

裁與財同

兼利天下富國篇曰

財萬物養萬民義竝與此同

多少

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

涵然

而與同

雖辯小人也盧云此數語又見大略篇彼作

多言無法此少字似訛

知而險賊而神

楊注曰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郝云按小人雖有才智而其心險如山川賊害於物而其機變若鬼神楊注未了了念孫案知而險與賊而神對文則知非美稱知者巧也淮南覽冥篇注智故巧詐也莊子肱篋篇知詐漸毒淮南原道篇偶瞋智故曲巧偽詐竝與此知字同義故下句卽云爲詐而巧言旣智巧而又險巖也

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

念孫案此本作無用而辯不急而察辯者智也慧也

廣雅

辯慧也慧通作惠晉語曰巧文辯惠則賢逸周書寶典
篇曰辯惠千智商子說民篇曰辯慧亂之贊也辯通作
辨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曰不學而性辨荀子性惡篇曰
性質美而心辯知東周策曰兩周辯知之士是辯與智
義同
非辯論之辯下文言辯而逆乃及言論耳無用而
辯卽辯而無用非謂言無用而辯也今本言字涉下不
急而察卽察而不急非謂辯不惠而察也今本辯字涉
上文云甚察而不急見今本急字亦誤作惠辯辯而無用
是其明證矣楊說皆失之

好

飾非而好楊注曰好飾非也念孫案飾非而好言其飾
之工也好字當讀上聲不當讀去聲楊說非

察辯

察辯而操僻淫楊注曰爲察察之辯而操持僻淫之事
念孫案察辯二字平列

辯字義見上

言能察能辯而所操皆

僻淫之術也勸學篇曰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不苟篇
曰君子辯而不爭察而不激荀子書皆以察辯對文不
可枚舉

利足而逃負石而墜

楊注曰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
而逃之類郝云按利足而逃所謂捷徑以窘步也負石
而墜所謂力少而任重高位實疾顛也二句皆譬況之

詞

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
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

念孫案不爭先人當依上下文作不以先人今本以作
爭涉下文與人爭而誤也韓詩外傳作不以欺誣人說
苑敬慎篇作無以先人文雖不同而以字則同

士仕

古之所謂士仕者念孫案士仕當爲仕士與下處士對

文今本仕士二字倒轉

下文同

楊曲爲之說非

觸抵

觸抵者也念孫案觸抵謂觸罪過也此對上文遠罪過而言楊云恃權執而忤人失之

離縱而跂訾

以不俗爲俗

楊云以不合俗人自爲其俗也

離縱而跂訾者也念孫案

楊有前後二說前說讀訾爲恣以離縱爲離於俗而放縱跂訾爲跂足違俗而恣其志意皆非也後說謂縱爲縱之誤是也莊子在宥篇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離跂疊韻字荀子云離縱而跂訾離縱跂訾亦疊韻字大抵皆自異於眾之意也楊訓縱爲步而以離縱爲離於俗而步去跂訾爲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亦非

凡疊韻之字其意卽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矣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爲

宋呂錢本竝如是世德堂本同

盧刪上能字云宋本之所下衍一能字今從元刻刪又云或疑此句因下文首句而衍念孫案此文本作士君子之所能爲不能爲乃總冒下文之詞下文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六句皆承此文而言宋本脫上爲字元刻又脫上能字盧旣依元刻刪能字又不知此句爲冒下之詞而以爲承上之詞遂劃出此句爲上段之末句誤矣又疑此句因下文而衍則誤之又誤也

仲尼

門人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念孫案仲尼

之門人人字後人所加也

下文同

下文兩言曷足稱乎大

君子之門皆與此門字相應則無人字明矣春秋繁露

對膠西王篇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爲其

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

漢書董仲

舒傳

同 風俗通義窮通篇孫卿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羞

稱其功語皆本於荀子而亦無人字文選陳情事表注

解嘲注兩引荀子皆無人字

因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宋呂本如是

其行事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宋錢本險污淫汰也下有如彼二字元刻無如字以彼字屬下讀念孫案元刻是也下文云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正與此句相應則彼字屬下讀明矣錢本彼上衍如字則以如彼與若是對文與楊注不合矣錢本及元刻事行作矣行事亦與楊注不合

安出

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爲仲父念孫案安語詞

荀

書通以安案二字爲語詞說見釋詞安字下

忘其怒忘其讎遂立以爲仲父

三句文義甚明則忘其讎上不當有出字蓋衍文也楊注云安猶內也出猶外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詞

本政教

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引之曰五伯亦有政教不得言五伯非本政教本當爲平字之誤也

隸書本字與平相似故平誤爲本

致士篇曰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孟子

離婁篇曰君子平其政昭二十五年左傳曰是以政平而
不干周南芣苢序箋曰天下和政教平五伯猶未能平
其政教故曰非平政教也平政教三字本篇一見王制
篇兩見王霸篇兩見其誤爲本政教者四

楊注王霸篇曰雖有政教

未盡脩其本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說唯王制篇之一未誤今據以訂正

畜積脩鬪

鄉方略審勞佚畜積脩鬪引之曰脩鬪二字殊爲不詞楊注曰脩戰鬪之術加數字以解之其失也迂矣王霸篇作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積脩戰備疑此亦本作謹畜積脩鬪備而傳寫有脫文也此篇及王霸篇自鄉方略以下皆以三字爲句以是明之

委然

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楊注曰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以示天下引之曰楊說迂回而不可通竊

謂委然文貌也委讀如冠綏之綏儒效篇綏綏今其有
文章也楊彼注云綏或爲葳蕤之蕤蕤與綏同音此云
委然成文卽所謂綏綏音蕤有文章也禮記多以綏爲綏
而說文飢餒字經典多作餒是從委從妥之字古多相
通

安以無誅

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
矣念孫案安下本無以字此後人不知安爲語詞而誤
以爲安定之安故妄加以字耳大略篇至成康則案無
誅已案亦語詞案下無以字是其明證

嗛

主信愛之則謹慎而嗛楊注曰嗛與歎同引之曰嗛與謙同周易釋文曰謙子夏作嗛故與謹慎連文

慎比

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引之曰慎比即順比

王制篇曰天下

莫不順比從服順慎古多通用不煩引證

言雖順比於君而不諂諛也楊分

慎比為二義失之

信而不忘處謙

宋呂本如是錢及各本俱無忘字

盧補校云注讀謙為嫌云不處嫌疑閒則忘字衍

財利至則言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

後受

元刻無言字念孫案無言字者是也據楊注云善而不
及而如也則善上無言字明矣注又云言己之善寡如
不合當此財利也此言字乃申明正文之詞非正文所
有也宋本有言字卽涉注文而衍

能耐任之 能而不耐任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
術莫若好同之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能耐任之
則慎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
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楊解能耐任之云耐忍也言人

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又解能而不耐任云

有能者不忍急用之念孫案能耐任之能而不耐任兩

能字皆衍文耐即能字也

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鄭注曰

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樂

記故人不耐無樂鄭注曰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

獨存焉成七年穀梁傳非人之所能也釋文能亦作耐

管子入國篇聾盲喑啞跛蹙偏枯握遞不耐自生者耐

即能

耐任之則慎行此道者言能任國家之大事

此承上理

任大事

而言則慎行此道也今作能耐任之者後人記能字

於耐字之旁而傳寫者因誤合之也而不耐任云云者

而讀爲如言如不能任其事則莫若推賢讓能也今作

能而不耐任者傳寫者既能耐竝錄而能字又誤在而

不二字之上也楊氏不得其解故曲爲之詞

輕舊怨

志驕盈而輕舊怨念孫案輕謂輕忽也以其處重擅權
見上文故志驕盈而輕忽舊怨以爲莫如予何也楊云輕
報舊怨於輕下加報字失之

儒效

屬

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念孫案屬繫也天子
者天下之所繫言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繫屬天下
故下句云惡天下之倍周也楊訓屬爲續續天下之語

不詞

天下之籍

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念孫案上天下之爲天子此涉下句而誤也下文履天下之籍宋本作天子

世德堂本同

是也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此正作履天子之籍淮南汜論篇周公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語卽本於荀子籍者位也謂履天子之位也下文言周公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彊國篇曰夫桀紂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籍卽執位故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楊以籍爲天下之圖籍非也圖籍不可以言履

高注淮南以籍爲
圖籍誤與楊同

變執次序節然也

周公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
天下非奪也變執次序節然也引之曰節上有之字而
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此言周公鄉有天下而今無成
王鄉無天下而今有皆變執次序之節如此也據楊注
云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則正文原有之字明矣
榮辱篇曰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
文義與此相似

抑亦變化矣

宋呂錢本並如
是世德堂本同

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

下厭然猶一也

厭然說見下條

念孫案抑亦變化矣承上文而

言言周公以枝代主君臣易位然後反籍於成王以明枝主之義其事抑亦變化矣然而天下晏然如一也抑亦變化矣五字不須注釋故楊氏無注元刻抑亦變化矣作仰易變化而妄爲之注曰仰易反易也案諸書無謂反易爲仰易者盧從元刻作仰易變化增入注文皆非

厭然猶一

猷猷兮其能長久

厭焉有千歲

之固

厭然與鄉無以異

天下厭然猶一也念孫案厭然安貌字本作厭或作𡗗
又作𡗗方言曰𡗗安也說文曰厭安也玉篇音於廉切
爾雅曰厭厭安也秦風小戎篇厭厭良人毛傳曰厭厭
安靜也小雅湛露篇厭厭夜飲韓詩作𡗗𡗗昭十二年
左傳祈招之𡗗𡗗杜注曰𡗗𡗗安和貌皆其證也下文
曰𡗗𡗗兮其能長久也王霸篇曰厭焉有千歲之固正
論篇曰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義竝與此同乃楊注
於天下厭然猶一則云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正論篇注又云
順服之貌古皆無此訓於𡗗𡗗兮其能長久則云𡗗足也於厭焉
有千歲之固則云厭讀爲𡗗𡗗然淡藏千歲不變改皆

由不知厭之訓爲安故望文生義而卒無一當矣

執在本朝

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慙念
孫案執者位也言位在本朝也禮運在執者去鄭注曰
執執位也下文曰執在人上仲尼篇曰執不在人上而
羞爲人下正論篇曰執位至尊是執與位同義楊以執
爲權執失之

嗚呼

嗚呼而莫之能應楊注曰嗚呼歎辭也念孫案嗚當爲
嗥字之誤也嗥與叫同爾雅祈叫也周官大祝注叫作

志入之二
三
噪小雅北山傳曰叫呼也周官銜枚氏曰禁詔呼歎鳴
於國中者淮南原道篇曰叫呼仿佛漢書息夫躬傳曰
狂夫噪譁於東崖竝字異而義同上言噪呼故下言莫
之能應若作嗚呼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新序雜事篇
作叫呼而莫之能應是其明證也

窮閭漏屋

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楊注曰窮閭窮僻之處
閭里門也漏屋弊屋漏雨者也念孫案廣雅曰閭謂之
衙與巷同窮閭卽論語所云陋巷非謂里門也新序雜事
篇作窮閭閭亦巷也故祭義弟達乎州巷鄭注曰巷猶

閭也巷謂之閭亦謂之閭猶里門謂之閭亦謂之閭漏讀爲陋巷之陋說文曰陋阨陝也陋屋與窮閭同意非謂弊屋漏雨也爾雅曰陋隱也大雅抑篇尙不愧于屋漏鄭箋曰漏隱也是陋與漏通羣書治要引作窮閭陋屋韓詩外傳作窮巷陋室皆其明證矣

豫賈

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楊注曰豫賈定爲高價也引之曰楊說非也豫猶誑也周官司市注曰使定物賈防誑豫是也豫與誑同義賈疏云恐有豫爲誑欺故云防誑豫失之晏子問篇曰公市不豫宮室不飾鹽鐵論力耕篇曰古者

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不豫謂不誑也又禁耕
篇曰教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豫謂不相誑也豫猶一聲
之轉方言曰猶詐也詐亦誑也惑謂之猶亦謂之豫老
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詐說惑人謂之猶亦謂之豫此轉
若畏四鄰與與豫同

語之相因者也豫又作儲家語相魯篇孔子爲政三月
則鬻牛馬者不儲賈儲與奢古聲相近說文曰奢張也
爾雅曰倂張誑也亦古訓之相因者也然則市不豫賈
者市賈皆實不相誑豫也淮南覽冥篇曰黃帝治天下
市不豫賈史記循吏傳曰子產爲相市不豫賈

索隱云
謂臨時

評其貴賤不
豫定賈失之說苑反質篇曰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

義竝與此同說者皆讀豫爲凡事豫則立之豫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

必蚤正以待之也

楊注曰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劉云案孔子將爲司寇而魯之人蚤自脩正以待之所謂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也念孫案楊說是也蚤正以待之與下文孝弟以先之皆指孔子而言若謂魯人蚤自脩正以待則與下文不類矣

罔不分

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宋呂錢本有親者取多楊注曰闕

竝如是

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多也元刻作罔不必分盧從元刻劉云案罔不分當作罔

果分

念孫案晏子春秋內篇曰結果罔

果免罟也一曰麋鹿罟也新序

卷一作畋漁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五作罔罟分有親者取多與此文大同元刻作罔不必分妄增必字不可從

官

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念孫案官與朝對文曲禮在官言官在朝言朝鄭注曰官謂板圖文書之處是也富國篇亦曰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楊云官百官失之

此君義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謹楊注曰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謹念孫案楊說非也君當爲若字之誤也此若義猶云此義若亦此也

論語公冶長篇曰君子哉若人

連言此若

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此若義三字承上文而言言此義

信乎人通乎四海則天下莫不應之也新序雜事篇作

若義信乎人矣是其明證也禮記曾子問篇曰子游之

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

鄭讀以此爲一句若義也爲一句非是說見經義述

間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

若言之謂也史記蘇秦傳曰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

說秦

今本若譌作苦燕策作若此言

皆竝用此若二字

比中

比中而行之念孫案比順也從也

說見經義述聞比彖傳

言從乎

中道而行之也楊以比爲比類未確

有所正矣

楊注曰苟得其正不必徧能或曰正當爲止言止於禮義也念孫案後說是也解蔽篇曰夫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王也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有所止矣

然不然

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引之曰然不然本作然不卽然
否也哀公篇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其證取舍
與然不對文是非與然不亦對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
借字故又加然字耳性惡篇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誤
與此同

若夫謫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

楊注曰謫與商同商度其德而定位次本多作謫謫與
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謫德而序位之語念孫案
作謫者是也作謫者謫之譌耳謫決古字通

睽上九王
注恢詭謫

怪釋文譌本亦作決

謂決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也下文譌德而

序位是其明證又君道篇譌德而定次今本作論德論

字乃後人以意改之

正論篇論德而定次同

韓詩外傳作決德則

荀子之本作譌甚明或據君道篇改此篇之譌德爲論德非也又正論篇圖德而定次舊校云一本作決德亦當以作決者爲是作圖者蓋亦後人所改

行事

行事失中謂之姦事

宋呂本如是

宋錢本及各本行事皆作

事行盧從呂本念孫案上文云事行無益於理者廢之知說無益於理者舍之此云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

失中謂之姦道皆承上文而言則作事行者是也仲尼
篇云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楊注事險而行汙
於仲尼篇已釋事行王制篇云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
二字故此不復釋遵傭故皆其證

夫是之謂上愚

楊注曰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
上愚劉云上愚猶言極愚楊注非

敦慕焉

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楊注曰敦厚慕之引之曰
楊說非也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大戴記五帝德

篇曰幼而慧齊長而敦敏內則曰惇行孝弟

敦惇古是字通

敦爲勉也說文模

莫故切

勉也爾雅曰模模勉也釋文模

音墓亦作慕是慕爲勉也

方言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

之侔莫淮南繆稱篇猶未之莫與高注莫勉之也莫與慕亦聲近而義同

此承上文而言言

能行之則爲士行而加勉則爲君子故曲禮云敦善行

而不忘謂之君子非徒厚慕之而已也

效門室之辨

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楊注曰效白也向

者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言所知淺也引之曰楊

以效爲明白既明白門室之別矣何又不能決乎乃又

云言所知淺也此則曲爲之解而終不可通今案效者
考也驗也並見廣雅考驗門室之別曾混然不能決言其愚
也古謂考爲效說見經義述聞梓材及曲禮

胥靡

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
富矣哉楊注曰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鎖相聯
相繫引之曰此胥靡非謂刑徒人也胥靡者空無所有
之謂故荀子以況貧胥之言疏也司馬彪注莊子應帝
王篇曰胥疏也宣十
四年左傳車及于蒲胥之市呂氏春秋行論篇作蒲
疏史記蘇秦傳東有淮潁煮棗無胥魏策作無疎
空也靡無也胥靡猶言胥無春秋齊有賓胥無蓋取此

義也漢書楊雄傳客難曰胥靡爲宰寂寞爲尸胥靡與寂寞相對爲文是胥靡爲空無所有之意張晏曰胥相也靡無也言相師以無爲作宰者也案張訓靡爲無是也其訓胥爲相則失之

杆杆

是杆杆亦富人已楊注曰杆杆卽于于也自足之貌莊子曰聽居居視于于也引之曰聽居居視于于與富意無涉案方言于大也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鄭注曰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檀弓易則易于則于正義亦曰于謂廣大重言之則曰于于上文曰治天下之大器在此又曰大富之器在此是言學之富如財之富也

故曰是杆杆亦富人已

遵道

遵道則積夸誕則虛念孫案道當爲遁字之誤也遵遁
卽逡巡文選上林賦注引廣雅曰逡巡卻退也管子戒
篇作逡遁小問篇作遵遁與荀子同晏子問篇作逡遁又作
逡循莊子至樂篇作蹲循漢書平當傳贊作逡遁萬章
傳作逡循三禮注作逡遁竝字異而義同遵遁與夸誕
對文遵遁則積承上文讓之則至而言夸誕則虛承上
文爭之則失而言故下文云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
以遵遁今本亦誤作遵道言以退讓自處也若作遵道則與夸

誕不對且與上文不相應矣楊依遵道爲解故失之

比周而譽俞少 推類接譽

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

危念孫案譽非名譽之譽卽與字也

與譽古字通射義則燕則譽鄭注譽

或爲與堯典伯與漢書古今人表作柏譽韓子有言雖度篇忌主外交以進其與管子明法篇與作譽

比周以求黨與而黨與俞少也

彊國篇曰比周以爭與

下句鄙爭

而名俞辱乃言名譽耳元刻譽作與本字也宋本作譽

借字也小雅角弓傳比周而黨俞少鄙爭而名俞辱求

安而身愈危語皆本於荀子黨亦與也又臣道篇推類

接譽以待無方

楊注無方無常也

譽亦讀爲與與亦類也周語

少曲與焉韋注曰與類也言推類接與以待事之無常者而應之也楊以譽爲聲譽失之

是猶偃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眾

楊注曰偃僂也伸讀爲身偃身之人而彊升高則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之者愈眾劉云伸蓋卽僂字之譌

交不相亂

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念孫案交如上下交征利之交此承上文而言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是上下交不相亂也交不相亂四字連讀富國篇云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文義正與此同楊云交謂上下相交交接則誤

志八之二
三
以上下之交連讀矣

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已至道是

民德

楊注曰養生爲已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念孫案民字對下士君子聖人而言劉云案養生猶言治生故曰民德未及乎莊生之徒

行法至堅

劉云案韓詩外傳引此作行法而志堅

下同據楊注云行

有法度明行法與志堅對舉不當作至念孫案法者正也言其行正其志堅

楊云行有法度加有字以釋之則於義稍迂

故下句云

不以私欲亂所聞也古謂正爲法說見漢書賈鄒枚路傳

博若一人 和傳而一

億萬之眾而博若一人楊注曰雖博雜眾多如理一人之少也議兵篇和傳而一注曰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或以傳爲博博眾也而一如一也言和眾如一也劉曰博若一人博當作傳和傳而一亦當作和傳皆字之誤也而一如一也億萬之眾親附若一人卽所謂和傳如一也念孫案博與傳皆搏字之誤也搏卽專一之專億萬之眾而專若一人卽所謂和專如一也管子幼官篇

曰搏一純固

今本搏誤作博

則獨行而無敵呂氏春秋決勝篇

曰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淮南兵略篇曰武王之卒

三千人皆專而一古書多以搏為專詳見管子

聖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

如是則可謂聖人矣念孫案自脩百王之法以下十句

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曰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下文如

是則可謂聖人矣乃涉此文而衍

自井井兮其有理以

論大儒之德則非論聖人明矣此下安

得又有如是則可謂聖人矣八字乎盧不知下文之

衍又以哀公篇孔子對哀公語有如此則可謂賢人矣

一句在君子大聖之間遂改此文之聖人為賢人以別

於下文之聖人不知本書之例皆以士君子聖人分爲三等與孔子對哀公者不同上文云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脩身篇云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解蔽篇曰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皆以士君子聖人分爲三等與此文同一例不得於君子之上添出賢人名目各本及韓詩外傳皆作聖人無作賢人者上文之篤厚君子卽賢人也故外傳曰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是篤厚君子之上卽是聖人不得又添一賢人名目

分分兮 分然

分分兮其有終始也楊注曰事各當其分卽無雜亂故

能有終始分扶問反念孫案楊說迂曲而不可通余謂
分分當爲介介字之誤也

隸書介分相似故傳寫多譌說見淮南繆稱篇脩身

篇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楊彼注云介然堅固貌引
繫辭傳介如石焉此介介亦堅固貌也固守不變始終
如一故曰介介兮其有終始若作分分則義不可通又
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分
亦當爲介介然堅固貌言誠心介然上下相通也若作
分然則義不可通楊彼注云善惡分然亦失之

脩脩兮 用統類之行

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念孫案脩讀爲條春秋繁露

如天之爲篇曰行而無畱若四時之條條然是條條爲

行貌故曰條條兮其統類之行也作脩者俗字耳

韓子難篇

百官脩通管子明法解篇脩作條集韻脩他彫切縣名周亞夫所封卽史記絳侯世家之條侯是條脩古字通

楊以脩脩爲整齊貌則與行字義不相屬引之曰統類上不當有用字蓋涉上句而衍

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

劉云之下當有道字與上兩之道對文

負展而坐

盧云坐當作立又正論篇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汪亦云坐當爲立古無坐見諸侯之禮鈔

者淺陋以意改之

汜

至汜而汎至懷而壞楊注曰汜水名音祀汪云汜當作

汜音汎字从巳不从已汜汎懷壞以音成義注非見乾隆丙

申校念孫案汪說是也然荀子所謂至汜者究不知爲

今何縣地盧用汪說而引左傳鄙在鄭地汜爲證僖二十四

年案杜注云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則非周師所至不

得引爲至汜之證矣

至其頭而山隧

楊注曰其河內縣名其頭蓋其縣之山名隧謂山石峭

摧也隧讀爲墜盧云共頭卽共首見莊子念孫案此八字亦汪校語也共首見讓王篇共頭又見呂氏春秋誠廉篇

跨天下而無斲

楊注曰斲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劉云案斲蓋與圻同言四海一家無封疆之限也淮南俶真訓四達無境通於無圻高注圻垠字也

在一大夫之位以下三十二字

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盧云此三十二字當爲衍

文韓詩外傳無必刪此三十二字上下語勢方脗合念
孫案此三十二字涉非十二子篇而衍

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

楊注曰行僞謂行僞而堅行下孟反劉云案荀子書言
僞者義皆作爲此行僞韓詩外傳作行爲念孫案行僞
二字行讀如字本篇一見非十二子篇一見正論篇一見賦
篇一見其見於正論及賦篇者後人皆已改作爲唯此
篇及非十二子篇未改而此篇注遂讀爲詐僞之僞矣

然而不知惡者

念孫案然而不知惡

易路反

與下然而明不能別對文則

惡下不當有者字

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

念孫案舉讀爲相與之與

與古通作舉說見經義述聞左傳昭三年

謂交其

上客以求助也楊以舉爲褒美於義疏矣

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

楊注曰億字書無所見念孫案億蓋億字之誤說文億

安也從人意聲

意於力切

左傳國語通作億億行而億廢矣

億然安然也言俗儒居人國中苟圖衣食

見上文

安然若

將終身而不敢有他志也

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

念孫案唐風羔裘傳曰自用也

大雅縣傳江漢箋及大傳注並同

言內

不用之以誣己外不用之以欺人也楊釋下句云不自欺人失之

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

一持萬

楊注曰先王當爲後王以古持今當爲以今持古劉云案後王謂周也以古持今亦謂以文武周公之德持今世楊謂當爲以今持古非

晦然

張法而度之

韓詩外傳張作援

則晦然若合符節引之曰晦然

同貌也韓詩外傳作奄然爾雅弁同也郭引詩奄有龜

蒙魯頌弁奄庵竝通楊云庵與暗同失之

一朝而伯

故人主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楊注云伯讀爲霸言一朝而霸也念孫案楊讀伯爲霸非也信如

楊說則是大儒用百里之地而可以王用萬乘之國而

僅止於霸也斯不然矣今案伯讀爲白

王制正義引元命包曰伯之爲

言白也明白於德也是伯與白義相通古鍾鼎文伯仲字多作白是伯與白字亦相通

白顯著也

言一朝而名顯於天下也

上文曰儒者爲人上則貴名白而天下治致士篇曰貴名

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王霸篇曰如是則樂論篇曰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一日而白猶一朝而白耳韓詩外傳曰用萬乘之國則舉鎔而定一朝而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此尤其明證也

云能 其云益乎

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楊注曰云能自言其能也盧補校曰云能當如易繫辭傳之云爲蓋云有旋轉運動之義云能二字必當

時有此成語蓋卽營榦之意念孫案下文云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則云能非自言其能之謂也知勇云能皆出於天生而非出於人爲則云能非營榦之意也今案云者有也言無師無法而有能則必爲亂有師有法而有能則其成必速也楊注非十二子篇引慎子曰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云能有能也法行篇曾子曰詩曰韍已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云益有益也古者多謂有爲云大雅桑柔篇民有肅心莽云不逮言使有不逮也爲民不利如云不克言如有不克也云字或作員秦誓曰雖則

員然言雖則有然也

今本員作云乃衛包所改今據正義及漢書韋賢傳注改正以上三

條說者多失其義辨見釋詞

故廣雅曰員云有也文選陸機荅賈長

淵詩注引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晉語其誰云不從韋注曰誰有不從

辯則速論

念孫案論決也言辯事則速決也後漢書陳寵傳季秋論囚注云論決也楊說論字未了

情不足以獨立而治

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

而可爲也楊釋所得乎情三句云或曰情當爲積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旣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又釋情也者三句云或曰情亦當爲積積習與天然有殊故曰非吾所有雖非所有然而可爲之也念孫案楊所稱或說改情爲積者皆是也下文皆言積不言情是其證前說皆非又案不足以獨立而治上當更有一性字言性不足以獨立而治必待積習以化之也故下文曰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

人論 人臣之論

念孫案人論二字乃目下之詞論讀爲倫倫類也等也

謂人之等類卽下文所謂眾人小儒大儒也下文又云人倫盡矣榮辱篇云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

謂人倫作論者借字耳

屯象傳君子以經論荀爽曰論者理也大雅靈臺篇於論鼓鐘

鄭箋論之言倫也公食大夫禮倫膚七今文倫或作論王制必卽天論論或爲倫逸周書官人篇規小物而不

知大倫大戴記倫作論

楊云論人之善惡論盧困反失之又臣道

篇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論亦讀爲倫謂人臣中有此四等也楊云論人臣之善惡亦失之

汗漫

行不免於汗漫念孫案漫亦汗也方言浼洿也東齊海

岱之閒或曰浼沔與汙同浼與漫同呂氏春秋離俗篇
不漫於利高注曰漫汙也楊讀漫爲謾欺之謾分汙漫
爲二義失之凡荀子書言汙漫者竝同

其愚陋溝瞖而冀人之以己爲知也

念孫案其字文義不順當是甚字之誤言甚愚而冀人
之以己爲智也

檢式

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念孫案檢
式皆法也文選演連珠注引蒼頡篇云檢法度也是檢
與式同義言治人以禮如寸尺尋丈之有法度也楊云

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分檢式爲二義失之

壇宇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楊注曰言有壇宇謂有所尊

高也念孫案壇堂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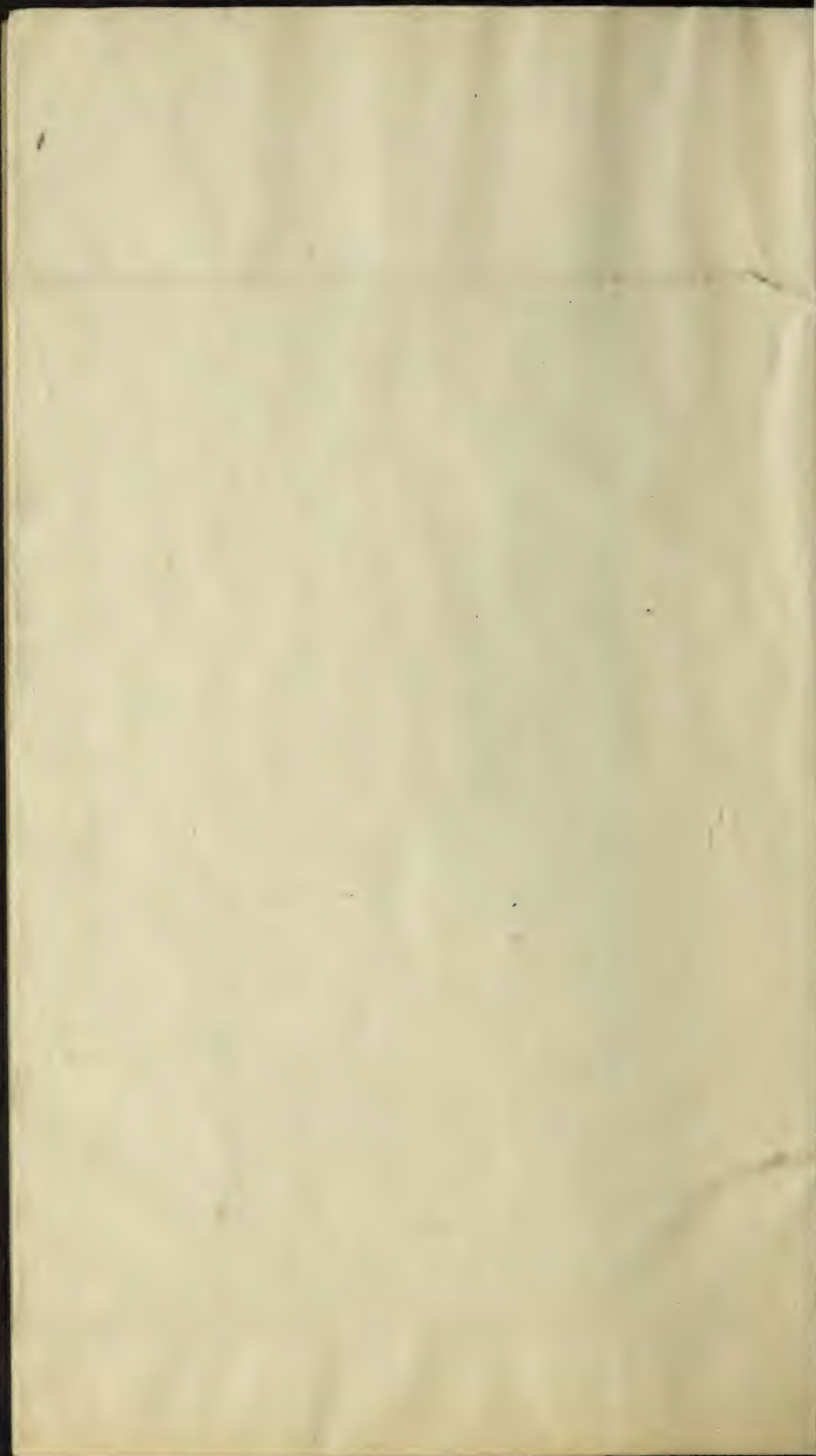
獨斷曰壇謂築土起堂

宇屋邊也言有壇

宇猶曰言有界域卽下文所謂道不過三代法不二後

王非有所尊高之謂

荀子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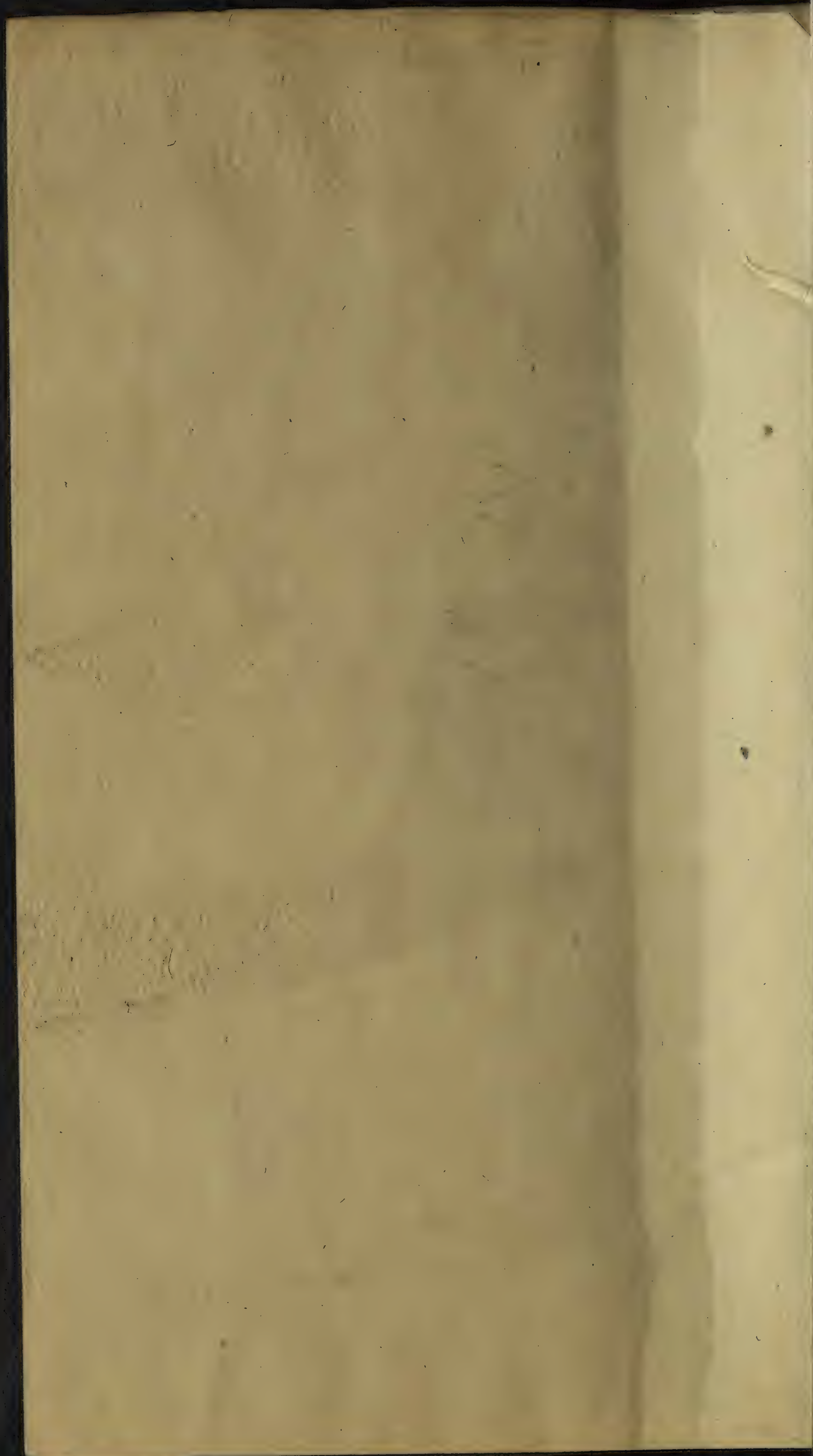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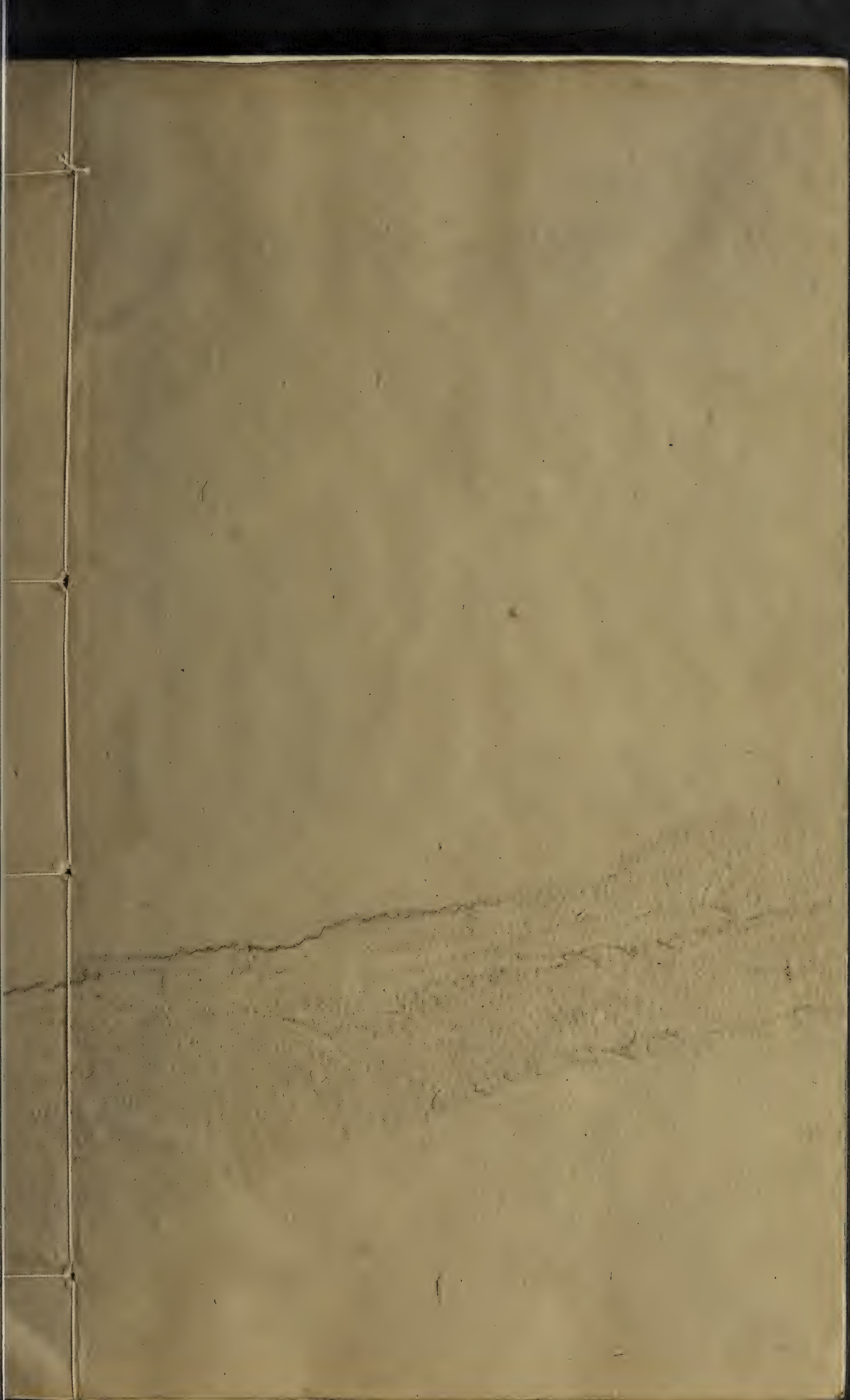
1

LA FERIA D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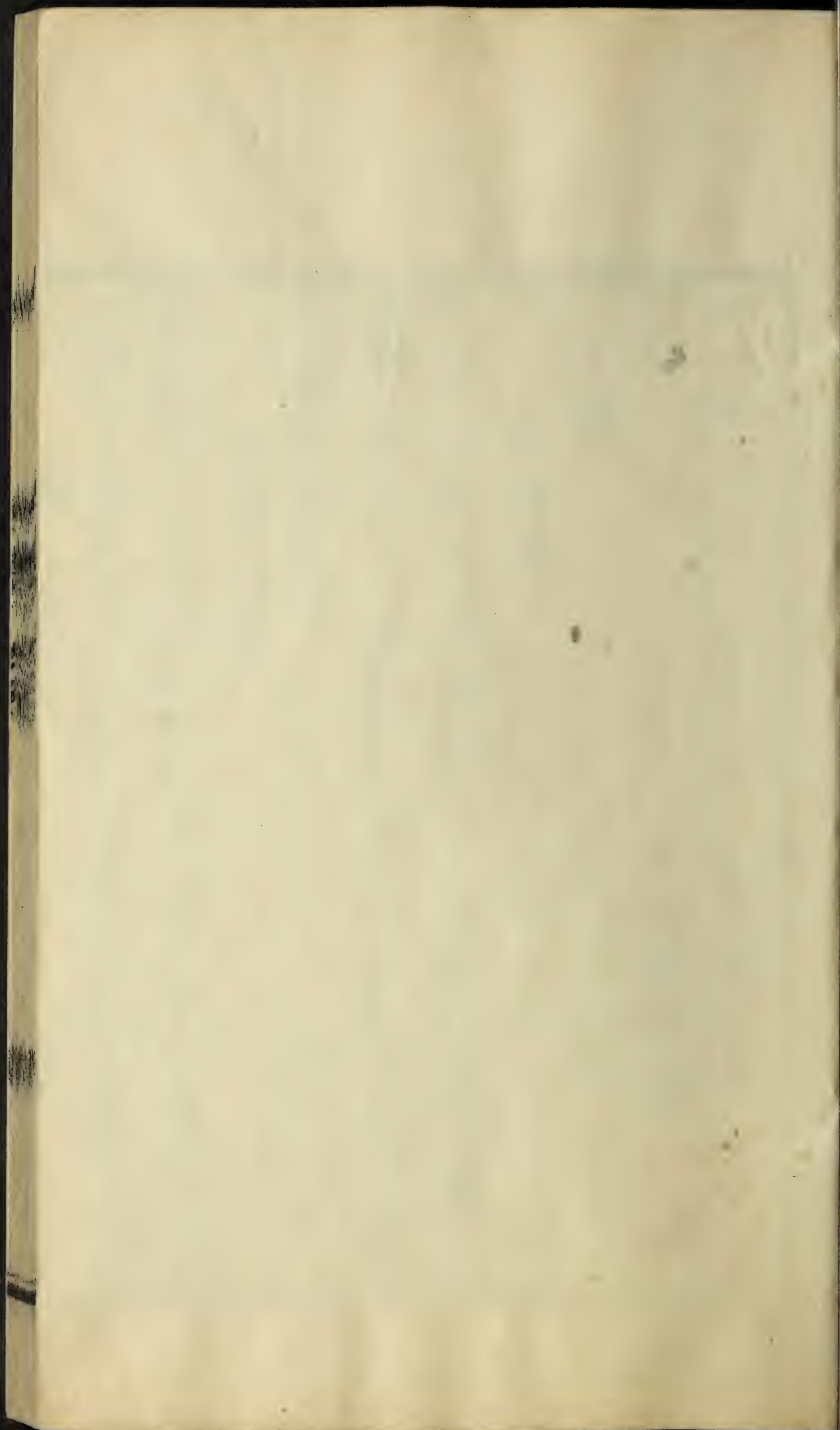
15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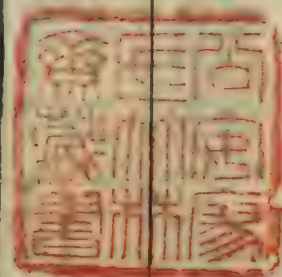
讀書錄志



荀子第三

讀書雜誌八

高郵王念孫



王制

中庸民

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念孫案元惡中
庸對文中庸下不當獨有民字此涉注文中庸民而衍
韓詩外傳無民字

王者之政也

念孫案王者上當有是字是王者之政也乃總承上文
之詞下文是王者之人也是王者之制也是王者之論

也皆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是字則語意不完韓詩外傳有是字

名聲日聞

名聲日聞天下願

楊注願謂人人皆願

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念孫案名聲日聞本無聞字日本作白名聲白者白明

也顯也謂名聲顯著於天下也致士篇曰貴名白天下

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文正與此同貴名白即名

聲白也樂論篇曰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堯問篇曰

名聲不白徒與不眾光輝不大皆其證也名聲白天下

願二句相對爲文若於上句內加一字則句法參差矣

此因白字譌作日後人不得其解故於日下加聞字耳

小事殆乎遂 廢易遂亾

凡聽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楊注曰弛廢也遂因循也下既隱情不敢諭說則大事近於弛廢小事近於因循劉曰遂如大夫無遂事之遂威嚴猛厲則小事不復闡白故曰遂念孫案遂讀爲墜墜與弛義相近下畏恐而箝口則百事墮壞而上不得聞故大事近乎廢弛小事近乎失墜也下文曰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隊與義墜同

與此相承也正論篇曰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亾遂

亦讀爲墜

史記倉公傳陽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隊正義

猶墜之通作隧儒效篇至其頭而山隧漢石經論語謂

不至於廢弛墜失也

廢易即廢弛爾雅曰弛易也君道

凝止之

宋呂錢本竝如是世德堂本同

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之元刻之作也盧從

元刻念孫案作之者是也解蔽篇云以可以知人之性

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文義正與此同

故公平者職之衡也

劉云案注先解聽後解衡職之衡當作聽之衡此涉上

文職字致誤

偏

分均則不偏

分扶問反

執齊則不壹眾齊則不使念孫案偏

讀爲徧言分既均則所求於民者亦均而物不足以給

之故不徧也下文曰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

古瞻字

正所謂不徧也徧偏古字通說見墨子非攻篇

兩者字

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者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

禮者也元刻未及爲政未及脩禮下皆無者字

宋龔念本同

孫案元刻是也此兩者字皆涉上下文而行韓詩外傳

羣書治要及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皆無
兩者字上文未及取民也亦無者字

下漏

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
引之曰溢滿也漏之言漉也字或作盪盪爾雅曰盪涸
竭也方言曰盪涸也漉極也郭璞曰滲漉極盡也月令
曰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淮南本經篇竭澤而魚高注曰
竭澤漏池也漏池卽所謂漉陂池也漉漏古同聲故滲
漉或謂之滲漏本經篇又曰禹疏三江五湖流注東海
鴻水漏九州乾亦謂鴻水涸也上溢而下漏卽是上富

而下貧楊說溢漏二字皆未了

懷交接

諸侯莫不懷交接

句

怨而不忘其敵楊注曰諸侯皆欲

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爲敵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

與已交接之道也念孫案壞懷古字通

禮論篇諸侯不敢壞史記樂書

作懷襄十四年左傳王室懷楊後說以壞交接連讀是也

之不壞釋文壞服本作懷前說以懷交接怨連讀失之

知彊大者不務彊也

引之曰彊大當爲彊道彊道謂所以致彊之道卽下文所謂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也不知此道而務以力勝

則務彊而反弱卽下文所謂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故
曰知彊道者不務彊也下文云是知彊道者也正與此
句相應又云是知霸道者也是知王道者也皆與此句
相應此篇大旨皆言王道霸道彊道之不同故此文云
知彊道者不務彊也兩彊字亦上下相應則彊下之字
作道不作大明矣今本作彊大大字蓋涉上文三彊大
而誤楊云知彊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則所見本已
誤作彊大

慮以王命全其力 慮敵之者削 焉慮率用

賞慶刑法執詐

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楊注曰慮計也其計慮常用
王命念孫案慮猶大氏也言知彊道者不務以力勝人
大氏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也議兵篇曰諸侯慮敵之
者削反之者楊注以慮為謀慮亦非又曰焉慮率用賞慶刑罰
執詐而已矣楊注以慮為大凡是漢書賈誼傳慮不帝制而天
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為
天子之事是其證矣

便備用

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楊注曰備用足用也左傳曰無
重器備年襄五念孫案楊訓備用為足用便足用之語不

詞且與田野倉廩不對余謂備用二字平列備說文本

作葡字從用從苟省

苟音棘

淮南脩務篇注云備猶用也

故或謂之器用或謂之器備便備用猶言便器用耳便
備用三字本篇凡三見與田野倉廩對文者二與功苦
完利對文者一其見於儒效篇者則與規矩準繩對文
見於富國篇者亦與田野倉廩對文皆以二字平列

則諸侯疏之矣

元刻無之字念孫案無之字者是也下文則諸侯離矣
離下無之字是其證宋本作諸侯疏之涉上文諸侯親
之諸侯說之而誤

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

念孫案天下無王霸主本作天下無王主上文說彊者

之事云天下無王霸主

句

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霸主

則彊者常勝也此文說霸者之事云天下無王主

句

則

常勝矣言天下無王主則霸者常勝也王主二字之間

不當更有霸字蓋涉上文王霸主而衍楊不知霸字之

衍而讀天下無王爲句霸主則常勝矣爲句

具見楊注則句

法與前不合

眇天下

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楊注曰眇盡也盡天下

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念孫案諸書無訓眇爲盡者
且正文但言眇天下而注言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
畏其威加數語以釋之其失也迂矣余謂眇者高遠之
稱漢書王褒傳眇然絕俗離世顏師古曰眇然高遠之
意文選文賦志眇眇而臨雲李善曰眇眇高遠貌
言仁高天下義高天下威高天下耳若懷其仁感其義
畏其威自見下文非此三句意

飾動

飾動以禮義念孫案飾讀爲飭

古字通以
飾爲飭

言動作必以

禮義自飭也楊分飾動爲二義失之

等宜 五儀

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此五

句又見王霸篇楊注曰皆有等級各當其宜也念孫案楊注失

之迂宜讀爲儀

大雅文王篇宜鑒于殷大學引此宜作儀楚語采服之儀春官注引此儀作宜

儀與等義相近周官大司徒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典
命曰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位大行人曰以九
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皆是也衣服有制宮室有
度人徒有數制度數與等儀義亦相近哀公篇曰人有
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謂人有此五
等也楊以儀爲儀法亦失之

析愿 抔急

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念孫案析愿二字義不可通當從韓詩外傳作折暴字之誤也折暴與禁悍對文下文曰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富國篇曰不足以禁暴勝悍皆以暴悍對文則此亦當作折暴禁悍明矣楊云析分異也分其愿慤之民使與凶悍者異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詞又下文抃急禁悍防淫除邪抃急二字語意不倫當亦是折暴之誤下文暴悍以變姦邪不作正承此文而言則當作折暴禁悍又明矣楊云抃當爲析急當爲愿亦失之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

念孫案之下當有法字王者之法乃總目下文之詞下文是王者之法也正與此句相應上文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論皆上下相應此文脫法字則上下不相應矣等賦二字連讀楊云賦稅有等所以爲等賦富政國篇云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讀爲正言等地賦正民事以成萬物而養萬民也財者成也說見非十
二子篇楊讀王者之等賦爲句政事財萬物爲句皆失之劉云所以二字當在財萬物上

相地而衰政

楊注曰衰差也政爲之輕重政或讀爲征盧補校云案齊語正作相地而衰征韋昭注曰視土地之美惡及所

生以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

理道之遠近而致貢

念孫案小雅信南山傳曰理分地里也謂貢以遠近分也上句相地而衰政衰與分義相近楊云理條理也未確

丹干

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楊注曰丹干丹砂也蓋一名丹干干讀爲𡔷胡旦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爲玕尙書禹貢雒州球琳琅玕孔云石而似玉者念孫案楊前說以丹干爲丹砂未知是否後說以干爲琅玕非

也琅玕不得但謂之玕正論篇云加之以丹玕重之以
曾青犀象以爲樹琅玕龍茲萃觀以爲實丹玕卽丹干
也旣言丹玕又言琅玕則丹干之干非琅玕明矣

夫是之謂大神

楊注曰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郝云按釋詁神
治也大神卽大治

始則終終則始

楊注曰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念孫案始終二
字泛指治道而言下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
終則始義亦同也始非謂類與一終亦非謂雜與萬

亦且

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楊注曰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盧云亦且二字乃謂異於禽獸注誤

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以義

盧云以義元刻無以字

宋龔本同

念孫案無以字者是也曰

義與曰分對文

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亦以曰義對

曰仁則不當有以字宋本有以字者涉上兩以字而衍

乘白

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楊讀乘爲周官四邱爲甸

之甸云白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爲百百人
也劉云案管子乘馬篇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又七法篇
以教卒練士擊毆眾白徒尹注云白徒謂不練之卒無
武藝呂氏春秋決勝篇廝與白徒高注云白衣之徒引
之曰白丁白徒皆不得但謂之白竊謂白與伯同逸周
書武順篇五五二十五曰元卒此以二十五人爲卒與周官百人爲卒不同
四卒成衛曰伯是百人爲伯也淮南汜論篇曰隊伯之卒兵略篇曰正行五連
什伯史記秦始皇紀曰躡足昭二十一年左傳不舛伍
行伍之閒而崛起什伯之中
乘軍之大刑也彼言伍乘猶此言乘伯也隱元年傳繕
甲兵具卒乘彼言甲兵卒乘猶此言甲兵乘伯也作白

者借字耳

史記五子胥傳伯嚭吳越春秋乘乃車乘之作白喜古鍾鼎文多以白爲伯

乘非四邱爲甸之甸或謂白爲甸之譌尤非

乘不可言數

數乘甸之數則尤不成語

塞備

塞備天地之間引之曰塞備二字義不相屬備當爲滿

字之誤也

備字俗書作備滿字俗書作滿二形相似故傳寫多譌管子霸言篇文武具備今本備譌

作塞滿天地之間卽承上上察於天下錯於地而言

審詩商

脩憲命審詩商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楊說審詩商云詩商當爲誅賞字體及

聲之誤故樂論篇曰其在序官也脩憲命審誅賞謂誅
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或曰詩謂四方之歌謠商謂商聲

哀思之音如甯戚之悲歌也引之曰商讀爲章章與商

古字通

柴誓我商賚女商徐邈音章呂氏春秋勿躬太
篇臣不如弦章韓子外儲說左篇作弦商

師掌教六詩故曰審詩章賈子輔佐篇曰觀民風俗審

詩商命禁邪音息淫聲語意略與此同則詩商非誅賞

之誤明矣且誅賞非太師之職而商賞聲相近樂論篇

之誅字恐轉是後人所改楊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

則曲爲之說耳

陳說同又云詩章雅也淫聲夷
俗邪音也審之禁之使不亂也

百索

蒼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引之曰百索二字義不可通索當爲素字之誤也百素卽百蔬富國篇曰葷菜百蔬魯語曰能殖百穀百蔬作素者借字耳月令曰取蔬食管子禁藏篇曰果蓏素食是蔬素古字通楊云百索上所索百物也此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

閒樹藝

念孫案閒與閑同爾雅曰閑習也謂習樹藝之事也楊云閒之使疏密得宜失之

賓旅安

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引之曰賓

客之事非治市者所掌且與通貨財無涉賓當爲賓字
之誤也說文賓行賈也從貝商省聲今通用商字考工
記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鄭注曰商旅販賣
之客也月令曰易開市來商旅納貨賄故曰使賓旅安
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王霸篇商旅安貨財通是其明
證矣今本貨財通誤作貨通財今經傳以商代賓商行而賓遂廢此
賓字若不誤爲賓則後人亦必改爲商矣

制與在此匹乎人

念孫案與讀爲舉

說見經義述間禮運

舉皆也匹不在也

說見經義述間

穀梁傳僖三十一年

言其制皆在此而不在乎人也下文制與在

我匹乎人同

就能有與是鬪者與

引之曰就字義不可通當是孰字之誤孰就字相似

好取侵奪

宋呂本如是

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宋錢本無取字
盧從呂本念孫案取與侵奪意複且不詞作好侵奪者
是也上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句法

正與此同

富國

無立而有用作爲人數也

萬物同字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為人句數也念孫案無

宜而有用為人為一句數也為一句為讀曰于為于二字古同

聲而通用說見言萬物於人雖無一定之宜而皆有用

於人數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呂氏春秋壅塞篇寡不勝眾數也高

注數道數也與下文生也對文楊以為人數也四字連

讀而下屬為義故失之

生也

人倫竝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念孫案生讀

為性故楊注云此人之性也生也二字本在楊注倫類

也之上今本誤在楊注下與下文相連

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

楊注曰一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眾物所以養一人是物多而所奉者寡故能治也汪云此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耳注非

以無禮而用之

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而用之盧云元刻作無禮節用之念孫案元刻是也上文云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

楊注以禮節用謂不妄耗費也

與此三句正相

反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以無禮節用之

錢本世德堂本同

糾譌

則必有貪利糾譌之名念孫案糾收也譌讀爲撈音取也言貪利而收取之也僖二十四年左傳注云糾收也方言云撈撈選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取物之上謂之撈撈淮南要略覽取撈掇高注云撈取也卽上文之好取侵奪也楊云糾察也譌發人罪也則於貪利外別生支節矣

出入相揜

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念孫案爾雅曰舛同也方言曰掩同也周頌執競傳曰奄同也舛奄掩揜竝通出入相同謂不使出數多於入數也楊訓揜爲覆蓋失之

或佚或樂或劬或勞

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念孫案
下二句本作或佚樂或劬勞美與惡對厚與薄對佚樂
與劬勞對今本樂上勞上又有兩或字卽涉上文而衍
據楊注云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則正文本作或佚
樂或劬勞明矣羣書治要同

出外斲匱而愉

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外斲匱而愉楊注
曰愉歡也念孫案愉讀爲愉愉上當有不字出外斲匱
而不愉者民皆外其君事而不愉生也楊所見本已脫

不字故誤以愉爲歡愉之愉下文爲之出夂斷亾而愉
愉上亦脫不字王霸篇曰爲之出夂斷亾而不愉羣書
治要引作不愉足正此篇之誤楊不知愉爲古愉字反
以不爲衍文謬矣說文愉薄字本作愉從心俞聲爾雅
佻愉也小雅鹿鳴傳作佻愉也周官大司徒則民不愉
桓七年公羊傳注則民不愉坊記注不愉於夂亾釋文
竝音愉漢繫陽令楊君碑不愉祿求趨亦與愉同唐風
山有
樞篇他人是愉鄭箋愉讀爲愉大戴禮文經傳中愉字
王官人篇欲色嘔然以愉逸周書愉作愉
或作愉者皆後人所改也此篇之出夂斷亾而不愉若
非脫去不字則後人亦必改爲愉矣

待之而後功

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楊注曰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
使然後有功也念孫案如楊說則功上須加有字而其
義始明今案力者功也

論語曰管仲之力也

待之而後功功者成

也言百姓之功待君而後成也下文曰百姓之羣待之
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
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和聚安長與功相對爲文是功
爲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
爲有功周官稟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
成也管子五輔篇曰大夫任官辨事官長任事守職士

脩身功材言脩身成材也莊子天道篇曰帝王無爲而天下功言無爲而天下成也

天下之事

高者不早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念孫案天下之事當作天之事不早不水寒暑和節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故曰是天之事正對下文是聖君賢相之事而言今本天下之下乃涉上文下者而衍楊曲爲之說非

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

念孫案昭昭小也

中庸今夫天斯昭昭之多鄭注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淮南繆稱篇昭昭乎

故小言墨子之所見者小也故下文曰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

使而功

宋呂錢龔本並如是

則天下大而富

楊注大讀爲泰優泰也

使而功撞鐘擊鼓而和楊

注曰使謂爲上之使也可使則有功也元刻使而功作使有功盧從元刻劉云此當作佚而功形近而譌也念孫案劉說是也王霸篇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是其證彊國篇亦云佚而治約而詳下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正與佚而功相反元刻作使有功者涉注有功而誤

頓萃

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楊注曰說文云頓下首也萃與頓同上下不能相制雖勞苦頓頓猶將無益也念孫案頓如困頓之頓管子版法篇頓卒怠倦以辱之尹注曰頓卒猶困苦王褒洞簫賦桀跖鬻博儻以頓頓頓卒頓萃竝與頓頓同

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

念孫案辨讀爲平平辨古字通若堯典平章之爲辨章平秩之爲辨秩是也

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

忠與信調與和均與

辨皆同義楊以辨爲明察則與均異義矣

速乎急疾 威乎刑罰

故君國長民者欲趨事遂功則和調累解

累解二字速未詳注非

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
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念孫案速乎急疾威乎刑
罰下皆當有矣字與說乎賞慶矣對文

勤屬

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楊注曰屬謂著於事業屬
之欲反屬或爲厲念孫案作厲者是也厲勉也羣書治
要作勤勵勵卽厲之俗書則本作厲明矣厲與屬字相
似而誤韓子有度篇厲官威民詭使篇上之所以立楊
廉恥者所以厲下也今本厲字並誤作屬
曲爲之說非

取天下矣 保社稷也 危國家也

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念孫案取天下矣保社稷也危國家也本作取天下者也保社稷者也危國家者也今本或作矣或作也文義參差不協當依文選五等諸侯論注所引改正

都邑露

入其境其田疇穡都邑露楊注曰露謂無城郭牆垣念孫案楊未解露字之義露者敗也謂都邑敗壞也方言曰露敗也莊子漁父篇曰田荒室露齊策曰百姓罷而

城郭露竝與此都邑露同義露字或作路又作潞說見管子振罷露下

躁者

汙者皆化而脩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慤楊注曰躁暴急之人也引之曰躁讀爲剝剝謂狡獪也方言曰剝獪也秦晉之間曰獪楚謂之剝剝與躁古字通商子慤令篇曰姦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韓子有度篇曰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說疑篇曰躁詐之人不敢北面立談又曰躁佻反覆謂之智皆其證也汙與脩相反悍與愿相反躁與慤相反是躁爲狡獪之義非

暴急之義也

上好攻取功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

盧云元刻無攻取二字念孫案宋錢佃校本亦云上好攻取功諸本作上好功案諸本是也上文以不隆禮不愛民對文以已諾不信慶賞不漸將率不能對文此以好功好利對文則不當有攻取二字宋本攻卽功字之誤又衍一取字

以國持之 以國載之

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又下文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念孫案持載也載持也中庸曰辟如地

之無不持載是也楊說持字未確說載字尤非

伉隆高

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
楊注曰伉舉也舉崇高遠大之事期當爲綦綦極也極

文理謂其有條貫也念孫案楊說伉字之義非是伉者

極也廣雅曰亢極也乾文言曰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子

傳曰亢極也王肅曰宣三年左傳可以亢寵杜注曰亢

極也漢書五行志曰兵革抗極亢抗伉字異而義同桓

年穀梁傳伉諸侯之禮十八年傳以夫人之伉釋文並

云伉本又作亢論語陳亢說文作陳伉史記貨殖傳國
君無不分庭與之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伉致期皆極
抗禮漢書抗作亢

也伉隆高猶言致隆高仲尼篇曰非致隆高也非綦文

理也

王霸篇同

王制篇曰致隆高綦文理皆其證矣

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午其軍取其將若撥𧰨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午其軍取其將若撥𧰨楊注曰其境內屯聚則保其險固視其可進調觀釁而動也午讀爲迂遇也𧰨麥之牙槩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𧰨如以手撥𧰨也念孫案楊讀保固視可爲一句非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保固爲句保安也言境內之聚旣安且固也視可午其軍可字因上文不可

而衍視午其軍取其將若撥𧰨者午觸也言境內之聚安固則視觸人之軍取人之將若撥𧰨也

忿之

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引之曰忿之當作爲忿爲于上
僞反

文云則爲名者不攻也則爲利者不攻也下文云爲名者否爲利者否爲忿者否皆其證今本爲忿作忿之者涉上文誰能忿之而誤既言誰能忿之則不得又言忿之既言忿之則不得又言不攻

錙銖

割國之錙銖以賂之楊注曰八兩爲錙引之曰八兩爲錙用鄭氏儒行注也案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錙與

銖輕重相遠不得竝稱古人言錙者其數或多或少淮南詮言篇割國之錙錙以事人高注曰六兩曰錙倍錙曰鏹與鄭注八兩曰錙相近此數之多者也說山篇有千金之壁而無錙鏹之璽諸注曰六銖曰錙八銖曰鏹此與詮言篇注異而與說文同蓋許慎注也說文亦曰錙六銖也鏹八銖也一切經音義二十引風俗通曰銖六則鏹二鏹則錙又以十二銖爲錙此數之少者也此文及儒行皆以錙銖竝稱輕重必不相遠則當以六銖曰錙爲正訓鄭楊皆以八兩爲錙失之

彌煩 遠方致願

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念孫案韓詩外傳煩作順於義爲長又下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外傳作遠者願至亦於義爲長

逢蒙視 君廬屋妾

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爲之逢蒙視詘要撓膈君廬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也楊注曰逢蒙古之善射者言處女如善射者之視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廬當爲廬君廬屋妾謂處女自稱是君廬屋之妾卑下之辭也廬云逢蒙視言不敢正視也不必引善射人淮南子有籠蒙目視語念孫案淮南本

作籠蒙目目即視也今本君廬句疑有訛字念孫案逢

行視字辯見淮南脩務篇蒙視微視也賈子勸學篇有風蚤視

今本譌作蚤蚤視

風逢聲

相近蚤蒙聲相近淮南謂之籠蒙皆微視之貌劉云君
廬屋妾君疑作若言詘要撓腠若廬屋之妾也漢書鮑
宣蕭望之傳皆有蒼頭廬兒注謂官府之給賤役者所
居爲廬因呼爲廬兒

巧繁

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則不足
以持國安身楊說巧繁拜請而畏事之云巧爲繁多拜
請以畏事之引之曰楊說非也繁讀爲敏

說文繁字本作蘇從糸每

聲而敏字亦從每聲敏與繫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楚巧辭天問繫鳥萃棘廣雅作驚鳥曹憲音敏是其例也巧敏謂便佞也臣道篇云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也上文云逢蒙視詘要橈惘若廬屋妾卽此所謂巧敏拜請而畏事之也韓詩外傳作特以巧敏拜請畏事之是其明證矣

荀子第三

荀子第四

讀書雜誌八

高郵王念孫

王霸

主

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舉義志也引之曰

之所上本無主字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也

以後人

有羣臣二字故加主字

之猶其也

見下及釋詞

言其所極然帥羣臣而

首嚮之者則皆義志也上文之所與之所以之上皆無

主字王制篇三言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之上亦無

主字議兵篇作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是之與其同

義據楊注主所極信云云則所見本已有主字

綦

是綦定也楊注曰綦當爲基基本也言以義爲本劉云
案此綦亦訓極義如皇極之極不必破爲基又下文國
一綦明楊注曰綦亦當爲基劉云案綦亦訓極極猶言
標準念孫案前極謂義後極謂信也俱見上文

襲然

使襲然終始猶一也念孫案襲然合一之貌周語及淮
南天文篇注竝云襲合也故曰襲然終始猶一楊以襲
爲相掩襲未確

奏

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念孫案奏讀爲湊廣雅湊聚也

謂天下之理略聚於此也湊奏古字通

周官合方氏及爾雅釋獸釋文

竝云奏本或作湊商子筭地篇名利之所奏亦與湊同

楊以奏爲節奏失之

然常欲人之有啖啖然

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又下文不好脩政

其所以有

今本脩誤作循據上文改政與正同

啖啖然常欲人之有

今本脫然

字據上文補

念孫案下文言啖啖然則上文然上亦當有啖

啖二字而今本脫之引之曰啖啖猶欲欲也說文欲欲得也讀若貪欲與啖聲近而字通故曰啖啖然常欲人

之有楊云啖啖并吞之貌則誤讀爲啖食之啖矣

北足以敗燕

盧云此句楊氏無注脫耳案史記六國表及田敬仲完世家皆不載唯燕世家載之當在齊閔王十年

錯之險

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錯

之錯之險則危

宋呂本如是

宋錢本作錯險則危無之字元

刻世德堂本同盧從呂本念孫案錯險則危與塗歲則塞對文則無之字者是也呂本有之字者涉上句錯之而衍

道之

不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念孫案道之行之也故下文云塗蔑則塞下文何法之道及道王者之法云云竝與此道字同義楊皆訓爲導達失之

故

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云云引之曰故當爲曰上文何法之道云云是問詞此文曰道王者之法云云是荅詞下文兩設問荅之詞皆有曰字則此亦當然今本曰作故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諸故字而誤又下文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

歲之固何也念孫案故字亦涉上下文而衍一朝之日云云是問詞則不當有故字明矣羣書治要無故字

改王改行也

楊注曰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或曰國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行步也盧云案或說是古玉字本作王與王字形近而訛念孫案羣書治要正作改玉改行

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則亾此之謂也

盧云下二句楊注不以爲逸詩詩攷連引之爲是

急逐樂

閭君者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

宋呂本如是

錢本及元刻世

德堂本急竝作荒盧從呂本念孫案逸周書謚法篇曰
好樂怠政曰荒管子戒篇曰從樂而不反謂之荒故曰
荒逐樂宋監本作急逐樂者據上文改之也呂本多從
監本錢本及元刻則兼從建本其作荒逐樂蓋亦從建
本也羣書治要正引作荒作樂

一日而曲列之

貫曰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楊注曰貫曰積日也積日
而使條理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無差錯也劉曰一日

當作一目立一條目而委曲具列之若簿書之類念孫

案一日與貫日相對爲文則日非日之譌也君道篇作

一日而曲辨之

今本日辨與別古字通周官小宰聽稱

別作辨鄭大夫讀爲別朝士有判書故書判爲辨鄭司農讀爲別諸子辨其等燕義辨作別大行人辨諸侯之命小行人每國辨異之大戴禮朝事篇辨並作別樂記別立居鬼而從地史記樂書別作辨又男女無辨磬以立辨樂書辨並作別又樂統同則列爲別之譌也王逸禮辨異荀子樂論篇辨作別

注離騷云貫累也言以累日之治而辨之於一日也

一天下

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引之曰一天下上有功字而今本脫之則與下句不對下文功壹天下名配舜禹是

其證

人主者

宋呂本如是

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宋錢本人作之元刻
世德堂本同盧從呂本念孫案錢本是也之主者是主
也是主者指上文功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而言非泛
論人主也呂本作人主者涉下文人主者而誤

勢業

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念孫案勢者位也說見
篇勢在所居曰勢所執曰業楊以勢爲權勢失之
本朝下
勢不得言與
天子易權勢
無權

離

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楊注曰侈奢侈離乖離皆謂不遵法度念孫案楊分侈離爲二義非也侈亦離也爾雅曰侈離也說文曰侈離別也作侈者俗字耳陳說同又云穀梁僖四年傳於是哆然外齊侯也邵氏二雲云哆然離散之貌侈侈哆同

畢牢天下而制之

楊注誤解畢字盧云案後漢書馬融傳畢牢陵山章懷注云畢牢猶牢籠也引此作畢牢畢俗作畢亦轉爲畢念孫案困學紀聞已辯之

無偏貴賤

人主胡不廣勇無卹親疏無偏貴賤念孫案偏當爲倫

字之誤也倫與論同

大雅靈臺箋曰論之言倫也是論與倫義相通王制必卽天論論或

爲倫是論與倫字亦相通

言不卹親疏不論貴賤也臣道性惡二篇

竝云不卹是非不論曲直是其證

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

念孫案輕職下本無業字輕職讓賢與上文爭職妬賢

正相反多一業字則累於詞矣輕職謂重賢而輕職也

可言輕職不可言輕職業業字蓋涉下文王業而衍

還

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念孫案還至卽至也還起卽起也漢書董仲舒傳還至而立有效是也楊訓還爲復失之

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踴步而覺跌千里者夫

楊注曰言此岐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劉云案覺跌千里言至千里而後覺其差注似非

而國

兩者竝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

楊注上偏偏行

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之類下偏反是

念孫案尋繹文義竝行下

不當有而國二字蓋涉下文兩而國而衍

案此條未確說見補遺

其治法

宋呂本如是

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宋錢本其治法作其
法治盧從呂本念孫案錢本是也上文治法與亂法對
賢士與罷士對愿民與悍民對美俗與惡俗對此云其
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皆承上文而言則作其法
治者是也呂本作其治法卽涉上文治法而誤

序於有天下之勢

桀紂卽序於有天下之勢索爲匹夫而不可得也念孫
案序字義不可通序當爲厚字之誤也

隸書厚序相似傳寫易譌說見

墨子非攻篇

言桀紂有天下之勢雖厚曾不得以匹夫終其身也仲尼篇曰桀紂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彊國篇曰厚於有天下之勢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皆其證楊云卽序於有天下之勢謂就王者之次序爲天子此望文生義而曲爲之說

所以同

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楊注曰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盧云正文以同疑當作同以觀注言同用可見念孫案盧說非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以衍文也上下文皆云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

分也禮論篇云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爲衍文明矣據楊注言同用愛民之道則所見本似已衍以字

用挾 制度數量

以是用挾於萬物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數量然後行念孫案用挾二字文義不明用當爲周字之誤也周挾卽周浹君道篇曰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禮論篇曰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楊彼注曰挾讀爲浹帀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帀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此注亦曰挾讀爲浹則楊本正作周挾明矣制度數

量盧云各本作制數度量今從宋本案作制數度量者是也富國篇曰無制數度量則國貧是其證宋本數度二字互誤耳禮記王制度量數制鄭注曰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數制卽制數

樞機者

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楊注曰人君當爲君人念孫案下者字涉上者字而衍

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禮化其上

元刻無禮字念孫案無禮字者是也主相臣下百吏各

謹其所見聞

見上文

而民自化之故曰莫敢不敬分安制

以化其上化上不當有禮字俗書禮字或作礼形與化

相似化誤爲礼後人因改爲禮

淮南道應篇孔子亦可謂知化矣今本化誤爲

禮

宋本作禮化者一本作禮一本作化而寫者因誤合

之也羣書治要正作以化其上無禮字

是過者也猶不及也

元刻作過猶不及也語意較足羣書治要與元刻同

天下之人百姓

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念孫案天下之人百姓天字

後人所加也下者對上而言上文云上之於下如保赤
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
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文正與此同又王制篇云之所
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
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
好用其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怠其本
務議兵篇云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無禮義忠信彊
國篇云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
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

人百姓猶言眾百姓王霸

則夫眾庶百姓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語
意略與此同彼言眾庶百姓猶此言人百姓也又見下

皆其證也又案下之人百姓者人眾也謂下之眾百姓也儒效篇云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亦謂塗之眾百姓也師彖傳曰師眾也爾雅曰師人也郭注曰謂人眾是人與眾同義春秋隱四年衛人立晉公羊傳曰其稱人何眾立之之辭也穀梁傳曰衛人者眾辭也柴誓曰人無譁鄭注曰人謂軍之士眾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眄者漢書人作眾皆其證也

適

孔子曰審吾之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念孫案下適字涉上適字而衍據楊注云審慎其與入之道爲

其復來報我也則無下適字明矣羣書治要無下適字

詐故

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念孫案故亦詐也晉語
多爲之故以變其志韋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
呂氏春秋論人篇釋智謀去巧故高注曰巧故僞詐也
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下多詐高注曰故巧也是故與
詐同義王制篇曰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大戴記文
王官人篇曰以故取利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爲去知
與故淮南原道篇曰偶嗟智故曲巧僞詐故皆謂詐也
故曰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楊云故事變也則

分詐故爲二義失之矣

敬節

則士大夫莫不敬節外制者矣盧云敬節元刻作貴節

引之曰敬當作孜孜與務古字通

說文孜孜彊也爾雅務彊也孜孜與敬字相似

而誤務節謂以節操爲務也曲禮曰士外制務節與外制

同義下文云士大夫務節外制是其證今本作敬節則

於義疏矣元刻作貴節者以意改之耳

佻其期曰

百工佻其期曰而利其巧任楊注曰佻與佻同緩也謂不迫促也盧補校云注當云佻與窕同案爾雅曰窕肆

也古書宛字皆訓寬肆不當作僞

然而

士大夫務節从制然而兵勁楊注曰然而當爲然後念
孫案楊以下文作然後故云當爲然後不知此然而與
他處言然而者不同然如是也說見釋詞言如是而兵勁也
文王世子曰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義與此然而同

商賈敦慤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
念孫案商旅安貨通財當作商旅安貨財通貨財通與
商旅安對文今本作貨通財則義不可通王制篇使賚
旅安而貨財通是其證今本賚誤作賓
辯見王制篇

君道

嘖 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

斗斛敦槩者

敦槩卽準槩

所以爲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

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盧本於而後下
加鄙字云宋本世德堂本皆無鄙字今從元刻又云嘖
情也引繫辭傳及太元磧測爲證念孫案元刻有鄙字
者後人以意加之也後人以上文云乘是而後欺乘是
而後偏乘是而後險疑此處乘是而後下脫一字又以
上句言貪利故加入鄙字耳今案上文云合符節別契
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

是而後欺揆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
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
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欺與信相反偏與公相反險
與平相反此云斗斛敦槩者所以爲嘖也上好貪利則
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無度與
嘖亦相反嘖者齊也說文嘖齊也嘖與嘖通又說文齖齒相值也釋名曰嘖嘖也下齊眉
曰冊嘖也又曰冊嘖也以木作之上平嘖然也又無度則
不齊故與嘖相反若云乘是而後鄙則鄙與嘖義非相
反與上三條不合且加一鄙字則下文豐取刻與云云
竟成贅語矣盧據元刻加鄙字又訓嘖爲情皆失之宋

呂錢二本皆無鄙字

難 輦

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輦引之曰難讀詩不難不竦之難輦讀方言𤝵𤝵戰栗也之𤝵說見經義述聞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盧說難輦二字皆失之

變態

竝遇變態而不窮

宋本如是

元刻改變態爲變應而盧本從

之念孫案元刻以下文有應變故故改變態爲變應而

不知其謬也竝遇變態而不窮者竝猶晉也徧也

說見周易

述聞竝受其福下

言徧遇萬事之變態而應之不窮也下文云

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變故卽此所謂變態也
改變態爲變應則反與下文不合矣

不危

其所爲身也謹脩飾而不危

盧云脩飾元刻作脩勑念
飾與勑古皆通用

孫案危讀爲詭言君子脩飭其身而不詭於義也

淮南主術

篇注詭
違也

詭危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緇衣

用天地

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念孫案用天地而不疑義
不可通用當爲周字之誤也言其智足以周天地理萬
變而不疑

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
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

盧云案帝範注引君者儀也下有民者景也句君者槃
也下有民者水也句無君者孟也二句念孫案廣韻君
字注所引與帝範注同既言儀正而景正則當有民者
景也句既言槃圓而水圓則當有民者水也句宋錢本
水也既以槃喻君則不必更以孟喻二書所引有民者
景也民者水也而無君者孟也二句於義爲長藝文類聚雜器
物部太平御覽器物部三竝引作君者盤
也民者水也盤圓則水圓盤方則水方
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外不可得

也

元刻無之字念孫案無之字者是也下文民不爲己用
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民下無之字
是其證韓詩外傳無之字

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亾不可得也

元刻無上不字念孫案元刻是也宋本有上不字者涉
上下諸不字而衍無亦不也說見釋詞無危削滅亾卽不危
削滅亾也外傳作不危削滅亾是其證

是狂生者也

危削滅亾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盧云

元刻作是聞難狂生者也

宋錢佃校本亦云是狂生者也諸本作是聞難狂生者也

念孫案此文本作危削滅亾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

是聞不亦難乎是狂生者也今本脫聞不亦難乎是六

字

此因兩是字相亂而脫去六字

元刻亦僅存聞難二字外傳作夫危

削滅亾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枉

生者也枉蓋狂之誤

臣道篇亦云迷亂狂生

美國

欲脩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念孫案外傳作脩政美俗是也上文曰政令不煩而俗美儒效篇曰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王霸篇曰政令行風俗美皆以政與

俗竝言之蓋二者恒相因也今本美俗作美國則泛而不切矣

于是 莫欲之 獨猶將爲之

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念孫案三于是皆義不可通當依外傳作是子是子二字對上文王公與民而言下文曰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是其證今本作于是者是子譌爲是于後人因改爲于是耳莫欲之亦當依外傳作莫爲之莫好之與獨好之相應莫爲

之亦與獨爲之相應今本作欲之則旣與爲之不相應
又與好之相複矣于是獨猶將爲之當作是子猶將爲
之言雖好之者貧爲之者窮而是子猶將爲之也猶上
不當有獨字蓋涉上文兩獨字而衍外傳無

是其人者也

念孫案衍者字此句或爲結上之詞或爲起下之詞皆
不當有者字外傳作則是其人也無者字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

念孫案此篇以君道爲題而又釋之曰道者何也曰君
道也則贅矣韓詩外傳作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於

義爲長君之所道謂君之所行也儒效篇曰道者人之所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蓋脫之所二字

使其人載其事

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立念孫案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立謂人人皆載其事而得其立也使下不當有其字蓋涉下兩其字而衍榮辱篇曰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立正論篇曰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立使下皆無其字

賞克

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念孫案克當爲免字之誤也免與

勉同言勉者賞之偷者罰之也王制篇曰百吏免盡而
眾庶不偷是其證也又樂論篇弟子免學漢書薛宣傳
宣因移書勞免之今本免作勉乃後人所改宋毛谷永
晁增脩禮部韻略引此尚作免傳閔免遁樂竝以免爲勉韓詩外傳正作賞勉罰偷

不探

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念孫案不探二字義
不可通外傳作不慢是也下文曰臣下百吏至於庶人
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正與政同誠能而後敢受職正所謂
職分而民不慢也隸書曼字或作𣎵與𣎵字略相似故
慢誤爲探

元入心四
二
孽

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念孫案孽猶害也下文云眾人
之淫汙邪之賊義竝與此同議兵篇曰百姓莫不敦惡
莫不毒孽言莫不毒害也緇衣引大甲曰自作孽言自
作害也小雅十月篇下民之孽箋曰孽妖孽謂相爲災
害也昭十年左傳蒞利生孽杜注曰孽妖害也

循乎道之人

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念孫案循道之人與好女之
色公正之士對文則循下不當有乎字羣書治要無

不

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念孫案不猶非也說見釋詞

速致遠

欲得善馭速致遠者

宋呂錢本並如是

元刻世德堂本速上有

及字盧從宋本云俗閒本有及字念孫案有及字者是也及速與致遠對文行速則難及道遠則難致故唯善馭者乃能及速致遠非謂其致遠之速也則不得以速致遠連讀善馭及速致遠與善射射遠中微對文若無及字則與上文不對一證也王霸篇云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蠡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與此文同一例二證也淮南主術篇云夫載

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追速致遠卽及速致遠三證也羣書治要有及字四證也

數十

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念孫案富國篇數十作十數是也當荀子著書時國之存者已無數十矣

不還秩

不還秩不反君念孫案秩當爲私字之誤也還讀爲營言不營私不叛君也營與還古同聲而通用管子山至數篇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其私也秦策曰公

孫鞅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

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還主謂營惑其主也

字或作環臣道篇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也又齊風還篇子之還兮漢書地理志還作營亦以聲同而

俗用還字或作環韓子五蠹篇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

環者謂之私

私本作厶見下

說文厶字解引作自營爲厶管子

君臣篇曰兼上下以環其私韓子人主篇曰當途之臣

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皆謂營其私也

荀子第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荀子第五

讀書雜誌八

高郵王念孫

臣道

環主

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楊注曰環繞其主不使賢

臣得用念孫案楊說甚迂環讀爲營營惑也謂營惑其

主也

呂氏春秋尊師篇注曰營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

可營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眾皆是也營訓爲惑故或謂之營惑漢書淮南王安傳營惑百姓是也

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

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穀梁傳曰其曰入北斗斗有

環域也環域卽營域猶營繞之爲環繞營衛之爲環衛也餘見前不還秩下

字或作還成相

篇云比周還主黨與施是也

楊注還繞也誤與此注同還與營古亦通用說見前

不還秩下

刑下

政令教化刑下如影楊注曰刑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念孫案古無訓刑爲制者刑如刑于寡妻之刑刑法也言下之法上如影之從形

養交

儉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楊注曰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人不忤犯使怒也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爲相也念孫案後說是持祿養交見後

議兵篇持養下

補削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事
暴君者有補削無撓拂楊注曰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
去其惡言不敢顯諫闇匡救之也引之曰楊分補與削
爲二義非也聽從諫爭諂諛補削撓拂皆兩字同義補
削謂彌縫其闕也削者縫也韓子難篇曰管仲善制割
賓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制割削
縫純緣亦兩字同義舊注以削爲翦
削誤與楊注同呂氏春秋行論篇
曰莊王方削袂燕策曰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紼蓋古

者謂縫爲削而後世小學書皆無此訓失其傳久矣

違其惡

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念孫案違讀爲諱諱

其惡與隱其敗同意曲禮注曰諱辟也

辟與避同

緇衣注曰

違辟也諱違皆從韋聲而皆訓爲避故字亦相通

墨子非命

篇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諱與違同

關內

時關內之楊注曰關當爲開內與納同言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關通於君之心中也念孫案或說近之凡通言於上曰關周官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

五百先鄭司農曰不關謂不關於君也史記梁孝王世家曰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佞幸傳曰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漢書注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是關與納義相近書大傳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注曰關猶入也入亦納也

下文曰因其喜也而入其道

故曰時關內之不當改關爲開

辨其故

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楊注曰辨其致憂之端念孫案楊說辨字故字之義皆誤辨讀爲變變其故謂去故而就新也憂懼者改過遷善之機故

曰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變其故變亦改也
辨或作辯廣雅曰辯變也坤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辯
荀本作變莊子逍遙遊篇乘天地之正而御陰陽之辯
辯與變同

滅苦

故無德之爲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爲也楊注
曰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誤耳念孫案苦當爲善
字之誤也隸書苦字作疾與功已見上文善卽上文之
忠敬也傷疾墮功滅善皆承上文言之

戰戰兢兢三句

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引之曰荀子引詩至莫知其他而止其戰戰兢兢三句則後人取詩詞增入也此承上文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而言言人但知暴虎馮河之害而不知不敬小人之害與此同故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此之謂也四字正承人知其一莫知其他而言若加入戰戰兢兢三句則與此之謂也義不相屬矣據楊注但釋不敢暴虎四句而不釋戰戰兢兢三句則所見本無此三句甚明一證也又小閔傳曰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箋

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
危也傳箋皆本於荀子二證也呂氏春秋安舛篇詩
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
鄰類也所引詩詞至莫知其他而止高注曰人皆知小
人之爲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故曰不知鄰類也淮
南本經篇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
他此之謂也文與荀子正同高注曰人皆知暴虎馮河
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慎小人危也故
曰莫知其他此不免於惑故曰此之謂也呂覽淮南高
注皆本於荀子三證也

樂利

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鬪怒念孫案樂利當爲樂
樂樂樂與安禮對文安禮樂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慎而
無鬪怒承上謹慎鬪怒而言今本作樂利者涉上利也
而誤

致士

隱忌

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楊注曰隱亦蔽也忌謂妬賢
念孫案楊誤分隱忌爲二義且下文言雍蔽則隱忌非
雍蔽也余謂隱忌卽意忌謂妬賢也史記平津侯傳云

宏爲人意忌外寬內淡酷吏傳云張湯文淡意忌唯其
意忌是以雍蔽秦誓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所謂意
忌也又曰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所謂雍蔽也意隱
聲相近意忌之爲隱忌若左氏春秋經之季孫意如公
羊作隱如矣史記孝文紀故楚相蘇意漢紀作蘇隱凡
記天地訢合鄭注訢讀爲熹射義耄期稱道不亂者大
雅行葦傳作耄勤左傳曹公子欣時公羊作喜時荀子
性惡篇驕驕驕驕
卽驕驕皆其例也

士其刑賞

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引之曰士字義
不可通士當爲出字之誤也隸書出字或省作士故諸
書中出字或誤作士說見

大略篇
教出下

高注淮南說林篇曰當

丁浪反

猶實也言定其善

惡之實而當然後出其刑賞而還與之也楊讀士爲事
又訓事爲行展轉以求其通鑿矣

貴名白

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盧曰貴名白王制篇作名
聲日間此恐有訛念孫案儒效篇曰貴名白而天下治
君道篇曰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則貴名白三字不
訛韓詩外傳作貴名白揚義亦同也王制篇作名聲日
間乃後人所改辯見王制

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

郝云險當爲儉儉與險古通用儉如山之童林木之濯

濯皆是念孫案郝說是也險非險阻之險乃儉之借字

耳

否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虞注儉或作險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多稽而儉貌逸周書儉作險襄二十九年

左傳險而易行杜注險當爲儉

山林儉則鳥獸無所依而去之猶川淵

枯而龍魚去之也此與上文之山林茂正相反

本作

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摠要也楊注曰本作猶本務也念孫案楊未解作字之義國家之本作道法之摠要相對爲文作者始也始亦本也摠亦要也上文云無土則人不安居無

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故此四者為國家之本

始也魯頌駉篇傳曰作始也

廣雅同

皋陶謨烝民乃粒萬

邦作乂作與乃相對為文言烝民乃粒萬邦始乂也禹

貢萊夷作牧言萊夷水邊始放牧也沱潛既道雲夢土

作乂作與既相對為文言沱潛之水既道雲夢之土始

乂也

竝見經義述聞

誠必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盧云當

作而在乎不誠用賢念孫案當作而在乎不誠必用賢

言用賢之不誠不必也管子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

刑者貴必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
所誠必乎賈子道術篇曰伏羲誠必謂之節淮南兵略
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枚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
絕以諾皆以誠必連文則必字不可刪

政之隆 隆正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
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
之政之終也念孫案政之隆謂政之中也孝經曰夫孝
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彼以中對始終此以隆
對始終是隆卽中也揚以隆爲崇高失之又正論篇凡

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

不決隆正謂中正也

王霸篇曰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爲隆正

文天下之大隆亦謂大中也楊以隆爲崇高亦失之

節奏欲陵

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

陵謹

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楊注曰節奏謂禮之節奏陵峻也侵陵亦嚴峻之義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也又解節奏陵而文云節奏雖峻亦有文飾不至於刻急念孫案楊說陵字之義及節奏陵而文皆非是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者陵謂嚴密也故與寬相反富

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

奏也陵謹盡察陵謹與寬饒亦相反節奏陵謹卽此所

云節奏欲陵也

楊訓陵爲侵陵誤與此注同

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

安者而猶則也

孟子公孫丑篇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萬章篇作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言節奏陵則文生民寬則安

也節奏密則成文章樂記曰節奏合以成文是也陵字

或作凌管子中匡篇曰有司寬而不凌

議兵

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元刻無善字

宋龔本同

念孫案無善字者是也下文臨武君

曰豈必待附民哉正對此句而言則無善字明矣宋本有善字者涉上文善附民者而衍羣書治要亦無善字

路亶

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楊注曰路暴露也亶讀爲袒露袒謂上下不相覆蓋新序作落單念孫案路單猶羸憊也上不恤民則民皆羸憊故下句云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云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

今本羸路作羸困之路乃後人所改辯見管子五輔篇

管子五輔

篇云匡貧婁振罷露資乏絕韓子亡徵篇云好罷露百

志八之三
姓呂氏春秋不屈篇云士民罷潞路露潞竝通是路爲
羸憊也爾雅云瘡病也大雅板篇下民卒瘁毛傳云瘁
病也病亦謂羸憊也緇衣引詩下民卒瘁釋文瘡作瘡
瘡瘡竝通秦策士民潞病於內高注云潞羸也潞病
與路竝亦同義新序雜事篇作落單晏子外篇云路世
之政單事之教或言路竝或言路單或言落單其義一
而已矣楊說皆失之

焉

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念孫案焉猶則也說見釋詞

延兌

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斲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楊注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新序作銳盧云延韓詩外傳作延居兌作銳居案延讀延袤之延調衡布則其鋒長嬰之者斲也兌讀爲銳調直擣則其鋒利當之者潰也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園居一例可知注未是矣

案角鹿埤隴種東籠而退耳

劉云角字當爲衍文蓋涉上而誤案語詞

設何道

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念孫案道術也楊以

道爲論說教令失之

不足印

上足印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印則下不可用也楊注曰
印古仰字不印不足印也盧云以注觀之正文當本是
上不印衍足字

民齊者強不齊者弱

元刻不齊上亦有民字

宋龔本同

念孫案有民字者是也上

文之政令下文之賞刑械用兵革皆於上下句兩見則
民字亦當兩見

度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楊注曰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汪云案度程也下文所云是也注非

負服矢

負服矢五十箇盧云元刻無服字與漢書同念孫案此本作服矢五十箇服矢卽負矢負與服古同聲而通用考工記車人牝服先鄭司農云服讀爲負故漢書作負今本作負服矢者校書者依漢書旁記負字而寫者誤合之也元刻無服字則又後人依漢書刪之也

其生民也陘隄其使民也酷烈

郝云陘隄卽狹隘也謂民生計窮蹙王霸篇云生民則

致貧隘語意正同注以陘陘爲秦地險固非也下云隱之以陘亦非地險念孫案楊注沿刑法志注而誤

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盧云此二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言以魏遇秦始以當時無湯武并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爲說或云此二句當并從齊說下念孫案或說是

拱挹

拱挹指麾盧依富國篇改挹爲揖念孫案揖與挹通不煩改字

宥坐篇挹而損之淮南道應篇挹作揖晏子諫篇晏子下車挹之挹卽揖字

諸本皆

作挹

治鄰敵

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楊注曰治鄰敵言
鄰敵受其治化耳念孫案治讀爲殆殆危也謂危鄰敵
也王制篇曰威彊未足以殆鄰敵王霸篇曰威動天下
彊殆中國彊國篇曰威動海內彊殆中國殆治古字通
彊國篇彊殆中國楊注殆或爲治史記范雎傳夫以秦
卒之勇車騎之眾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
治諸侯卽
殆諸侯楊謂受其治化則非用兵之事矣

道

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楊注曰道言也行
也念孫案當訓爲行

慕其德

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
於此施及四極念孫案慕其德德本作義後人改義爲
德以與服極爲韻而不知與下文德字相複也文選爲
袁紹檄豫州文注石闕銘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
此竝作義

脫文八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陳云玩上文語意
其下尙有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二句今脫之也儀卽義
也故尸鳩篇儀皆讀爲義念孫案此正承上文遠方慕

義而言所引詩蓋本作其義不忒今本義作儀者後人據詩改之耳

鞞

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鞞如金石楊注曰鞞堅貌以鮫魚皮及犀兕爲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史記作堅如金石

禮書

鞞

古洽反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脇二戟輕

罪入蘭盾鞞革二戟

小匡篇

念孫案楊本作鞞如金石與

史記不同然鞞訓堅貌諸書未有明文說文鞞防扞也

今本扞譌作汗據玉篇廣韻改

尹注管子曰鞞革重革當心箬之可以

禦矢皆不訓爲堅貌史記而外韓詩外傳亦作堅如金

石文選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荀子正作堅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七同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九引作牢如金石陳禹謨本改爲堅此是避隋文帝諱故改堅爲牢然則虞所見本正作堅與楊本異也

然而兵始於埜沙唐蔑外

盧云埜沙史記作埜涉念孫案埜字古讀若陀

說見唐韻正

埜沙蓋地名之疊韻者韓詩外傳及淮南兵略篇並作兵始於埜沙楚策云埜沙之事外者以千數則作埜沙者是

爲炮烙刑

楊注曰列女傳曰炮烙爲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
行焉輒墮火中烙古責反盧云炮烙之刑古書本作炮
格之刑格讀如庋格之格古閣格一也史記索隱鄒誕
生音閣此注云烙古責反可證楊時本尙作格也念孫
案此段氏若膺說也說見鍾山札記昔嘗聞盧校荀子
前列參訂名氏有金壇段若膺而書中所引段說則唯
有禮論篇持虎一條余未見段氏校本無從採錄故但
據所見之書
略舉一二焉

溝池不拊

楊注曰拊古掘字史記作溝池不掘文子曰無伐樹木
無鉗墳墓拊亦音掘或曰拊當作扣篆文扣字與拊字

相近遂誤耳盧云案甘聲之拊不當爲古掘字注後說當作扣是也正論篇大古薄葬故不扣又列子說符篇俄而扣其谷呂覽節喪篇葬淺則狐狸扣之皆作扣字知此拊字誤

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明道

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

楊注曰內當爲固史記作晏然不畏外而固也念孫案此當依史記作不畏外而固今本而下有明字者涉下文明道而衍明道而分鈞之分鈞史記韓詩外傳竝作均分均與鈞通亦當依史記外傳乙轉

誅之

有不由令者然后誅之以刑念孫案誅之以刑本作俟之以刑此後人不解俟字之義而妄改之也韓詩外傳史記皆作俟之以刑正義訓俟爲待王制篇曰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足與此互相證明矣宥坐篇亦曰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今本躬行作邪民辯見宥坐

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

楊注曰厲謂抗舉使人畏之念孫案諸書無訓厲爲抗舉者余謂厲猛也定十二年左傳注厲猛也王制篇曰威嚴猛厲錯置也置設也言威雖猛而不試刑雖設而不用也宥坐篇威厲而

不試刑錯而不用義同

楊彼注云厲抗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

動也亦非錯訓設置之置與史記周本紀刑錯四十餘年之錯不同

除阨

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

人百姓眾百姓也今本無人字乃後人不曉古義而妄刪

之說見前天下之人百姓下

無禮義忠信

句

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

詐除阨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楊注曰焉慮無慮猶言

大凡也除謂驅逐阨謂迫蹙若秦劫之以執隱之以阨

狃之以慶賞之類阨或爲險也念孫案焉語詞也

說見釋詞

慮大凡也

說見前慮以王命全其德下

除阨二字義不相屬楊以除

爲驅逐非也除當爲險俗書之誤也

俗書險字作除形與除相似險

與阨同義馮衍顯志賦悲時俗之險阨是也或作險隘
楚辭離騷路幽昧以險隘是也楊注阨或爲險當作除
或爲險今作阨者因正文及注內三阨字而誤除與險
俗書相近阨與險形聲皆相遠以是明之

大寇則至 則失亡其羣匹

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勞苦
煩辱則必奔念孫案大寇則至則者若也與下三則字
異義又禮論篇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云云則亦
若也古或謂若爲則說見釋詞則字下

敦惡

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楊注曰敦厚也又禮論篇
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爲憚詭
其所敦惡之文也楊注曰敦厚也厚惡深惡也或曰敦
讀爲頓頓困躓也念孫案楊說皆非也說文慙怨也廣
雅慙惡也康誥罔不慙傳曰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
篇引書作讞法言重黎篇楚讞羣策而自屈其力李軌
曰讞惡也讞讞敦竝與慙同本篇之敦惡與毒孽對文
禮論篇之敦惡與喜樂哀痛對文則敦不得訓爲厚亦
不得讀爲困頓之頓也盧引方言諄憎所疾也
諄郭音之潤反
宋魯凡相惡謂之諄憎諄與敦亦聲之轉

脩上之法

然後百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念

孫案脩當爲循字之誤也

隸書循脩二字傳寫往往循

順也謂順上之法也

說文循順行也鄭注尚書中候曰循順

君道篇曰百

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

矣文略與此同順與循古同聲而通用也

大射儀順左右隈今文順

爲循莊子天下篇己之大順順或作循書大傳三正若循連環白虎通義引此循作順

持養

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楊注曰持此以養之也念孫案持

養二字平列持亦養也非持此以養之之謂臣道篇云

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管子明法篇云小臣持
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云仕者持祿游者養交皆以持
祿養交對文荀子正論篇又以持老養衰對文故呂氏
春秋異用篇仁人之得飴以養疾持老也高注曰持亦
養也今本持誤作侍又勸學篇云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
云以相羣居以相持養墨子天志篇云內有以食飢息
勞持養其萬民非命篇云上以事天鬼下以持養百姓
今本持誤作侍呂氏春秋長見篇云申侯伯善持養吾意亦皆
以持養對文

而順

所存者神所爲者化句而順句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

而愿云云楊以而順二字屬下讀注云順從也謂好從

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慤也汪云而順上疑脫九字

此句與下三句一類句末當是爲之化而順因上有化

字遂相承脫去耳

見丙申校本

盧用汪說而小變其文云爲

之化而順上脫六字或若干字不可知矣

矜糾收繚

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勿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
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楊注曰矜謂夸汰糾謂
好發摘人過者也收謂掠美者也繚謂繚繞言委曲也

四者皆鄙陋之人今被化則調和也念孫案廣雅曰矜

急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三引廣雅曰糾急也齊語注

曰糾收也

糾收並從斗聲而義亦相同說文糾繩三合也今人猶謂糾繩為收繩

楚辭九

章注曰糾戾也繚謂繚戾也鄉飲酒禮注曰繚猶紆也

孟子告子篇注曰紆戾也矜糾收繚皆急戾之意故與

調和相反

暴悍勇力與愿相反荀辟曲私與公相反矜糾收繚與調相反

楊說皆失之

猶既

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宋呂錢本並如是與今詩同

盧依元刻作

王猷允塞徐方其來云君道篇亦作猷字念孫案謀猶

字詩皆作猶說文有猶無猷作猷者隸變耳俗以猶為

猶若字猷爲謀猷字非也君道篇作猷者亦隸變耳

宋錢

本作猶

且君道篇正作徐方旣來不作其來也元刻不可

從此處楊氏無注者注已見於君道篇也

今本君道篇注文全脫

盧云此處當本有注脫之耳亦非

掌窳

則必發夫掌窳之粟以食之楊注曰地藏曰窳掌窳主倉廩之官引之曰掌當爲稟稟古廩字也榮辱篇有困窳楊彼注云園曰困方曰廩彼言困窳猶此言稟窳稟窳皆所以藏粟故云發稟窳之粟以食之若云發掌窳之粟則義不可通隸書掌或作掌與稟略相似故諸書

稟字或譌爲掌說見管子輕重甲篇一掌下

朞三年

已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引之曰朞者周也謂已周三
年也楊注非

彊國

駢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

劉云案韓詩外傳作如雷擊之此而字義亦作如念孫
案古書多以而如互用而其義則皆爲如小雅都人士
篇彼都人士坐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顰大戴記衛
將軍文子篇滿而不滿實如虛見善如不及孟子離婁

篇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皆其證

最

執拘則最得閒則散楊注曰最聚也公羊傳曰會猶最也何休曰最聚也引之曰最當爲取說文取才句切積也

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取取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

最少見取故書傳中取字皆譌作最韓詩外傳作執拘

則聚卽取字也隱元年公羊傳及何注皆本作取今譌

作最

楊所見本已然

辯見經義述聞

賁

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楊注曰賁讀爲憤郝云賁

與奔古字通賁潰謂奔走潰散而去也賁韓詩外傳六
作憤二義俱通似不必依依彼讀憤也陳說同

西伐蔡

子發將

子匠反

西伐蔡念孫案蔡在楚北非在楚西不得

言西伐蔡西當爲而言子發將兵而伐蔡也

屬

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楊注曰屬請也子發不欲獨擅
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念孫案古無訓屬爲請者屬
會也見孟子梁惠王篇注左傳哀
十三年注齊語晉語楚語注言會諸臣以治之也

宣有之

相國之於勝人之勢亶有之矣楊注曰亶讀爲擅本亦或作擅或曰亶誠也念孫案或說是也本或作擅者借字耳

曷若

曷若兩者孰足爲也念孫案曷若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涉上文曷若是而衍兩者二字指上文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勢而言楊注兩者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勢一則天下歸一一則爲天下笑問何者可則不當有曷若二字明矣楊云問以爲何如也爲也此望文生義而曲爲之說

執籍

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執籙之所

存天下之宗室也今本楊注曰執謂國籙之所在也念

孫案楊注本作執位圖籙之所在也

禮運在執者去鄭注執執位也是勢

與位同義儒效篇履天子之籙楊彼注曰籙謂今本位

天下之圖籙也故此注亦曰執位圖籙之所在

作謂圖作國則義不可通又案楊以籙爲圖籙非也籙

亦位也儒效篇曰周公履天子之籙又曰反籙於成王

是籙與位同義非謂圖籙也正論篇曰聖王之子也有

天下之後也執籙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文義並與

此同盧云執籙謂執力憑籙也亦非見正論篇

脩政

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眾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數
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念孫案政
非政事之政脩政卽脩正也古書通以政爲正言必自脩自正
然後國家可得而安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我者
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其證信卽上所謂忠
信對下陶誕比周而言脩正卽上所謂禮義對下汙漫
突盜而言荀子書多言脩正作政者借字耳非脩政事
之謂也楊說脩政二字未了

安樂 勅頸

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

義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効頸愚
莫大焉念孫案安樂當爲樂安蒼生樂安與貴生樂安
竝承上莫貴乎生莫樂乎安而言今本樂安二字倒轉
則與上下文不合欲壽而効頸楊云効當爲刎案說文
効或作歿呂氏春秋高義篇石渚歿頭乎王庭歿頭卽
刎頭也効刎皆從勿聲故効字又讀爲刎史記循吏傳
石奢卽石渚自効而外索隱効音匹粉反宋毛晃增脩禮部韻略及班馬
字類皆如是今本則改是効字兼有歿刎二讀無煩改
効爲刎也

剡其脛

安欲剡其脛而以蹈秦之腹楊注曰剡亦斬也念孫案

斬脛以蹈秦之腹義不可通玉藻弁行剡剡起屨正義弁急

也是剡剡爲起屨之貌然則剡其脛以蹈秦之腹亦謂

起其脛以蹈秦之腹也漢書賈誼傳剡手以衝仇人之

匈義與此同

顏注剡利也亦非

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

盧云此句或疑當在疆始中國下念孫案此汪說也汪

直移此句於上文疆始中國下是也

於塞外

則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楊注曰於

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念孫案此說是也後說非

不可勝

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楊注曰日記識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念孫案玩楊注則正文不可勝下當有數字

瞻曠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念孫案此言事當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故堂上不糞除則不暇芸野草也芸上不當有瞻曠二字不知何處脫文闌入此句中也據楊注

引魯連子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無瞻曠二字卽其證
楊注又曰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
也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

白刃扞乎罔

白刃扞乎罔則曰不見流矢楊注曰扞蔽也扞蔽於罔
謂見斬刺也念孫案扞蔽非斬刺之義楊說非也扞之
言干也干犯也謂白刃犯罔則不暇顧流矢也史記游
俠傳扞當世之文罔謂犯法也漢書董仲舒傳抵冒殊
扞文穎曰扞突也突亦犯也

天論

脩道而不貳 貳之則喪 貳則疑惑

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念孫案脩當爲循字之誤也

隸書循脩相似說 循順也貳當爲貳亦字之誤也凡經見管子形勢篇

貳字多誤作貳貳與貳同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貳史說見管子勢篇

貳字本作忒又作貸說見管子勢篇 貳差也言所行皆又作慝作匿說見後匿則大惑下

順乎道而不差則天不能禍也下文曰倍道而妄行則

天不能使之吉正與此相反今本循作脩貳作貳則非

其旨矣楊不知貳爲貳之誤又見下文言倍道妄行遂

釋之曰貳卽倍也此望下文生義而非本句之旨羣書

治要作循道而不貳足正楊本之誤又禮論篇萬物變

而不亂貳之則喪也貳亦當爲貳貳差也言禮能治萬
變而不亂若於禮有所差忒則必失之也大戴記禮三
本篇作貨之則喪是其證貨見上注楊云貳謂不一亦失之
又解蔽篇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貳亦當爲
貳言差忒則生疑惑也貳則疑惑猶天論篇言匿則大
惑也匿與慝忒通說見匿則大惑下彼以中從爲韻畸爲爲韻匿惑爲
韻此以枝知爲韻傾精爲韻貳惑爲韻忒慝匿竝通
故貳匿竝與惑爲韻貳則非韻矣貳從弋聲於古音屬之部貳從式聲於古

音屬脂部

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祲怪

不能使之凶

劉云案渴字衍此承上文而言彊本節用故水旱不能使之饑飡備動時故寒暑不能使之疾脩道不貳故祆怪不能使之凶念孫案羣書治要無渴字下文水旱未至而飢亦無渴字注內渴字亦後人據已衍之正文加之

未至

祆怪未至而凶念孫案未至二字與上文複羣書治要至作生是也下文祆是生於亂卽其證生至字相似又涉上文未至而誤

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

楊注曰言天道之難知或曰當爲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念孫案或說是也人功有形而天功無形故曰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二字下文凡三見

形能

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楊注曰耳目鼻口形其所能皆可以接物而不能互相爲用念孫案楊以耳目鼻口形連讀而以能字屬下讀於義未安余謂形能當連讀能讀爲態楚辭招魂注曰態姿也形態卽形也言耳目鼻口形態各與物接而不能互相爲用也古

字能與耐通

說詳唐韻正

故亦與態通楚辭九章固庸態也

論衡累害篇態作能漢書司馬相如傳君子之態史記

亦作能

徐廣本如是今本作態非

易林无妄之賁女工多能亂我政

事能即態字也

多態謂淫巧

故以形能連文正名篇以耳目

口鼻與形體竝列彼言形體猶此言形態

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

已與以同

楊注曰知或爲和念孫案作和者是也上文云陰陽大化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是其證陰陽見其和而聖人法之以爲治故曰所志於陰陽者以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和與知字相似而誤楊前注謂知其生殺而效之爲

賞罰以治之此曲說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

楊注曰節謂所遇之時命也劉引正名篇節遇謂之命

心意

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念孫案心意當爲志意字之誤也荀子書皆言志意脩無言心意脩者脩身篇曰志意脩則驕富貴富國篇曰脩志意正身行皆其證又榮辱篇曰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正論篇曰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皆與此文同一例此尤其明證也

怪星之黨見

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楊注曰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念孫案楊說甚迂且訓黨爲頻於古無據惠氏定字九經古義曰黨見猶所見也訓黨爲所雖據公羊注然怪星之所見殊爲不詞余謂黨古儻字儻者或然之詞怪星之黨見與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對文謂怪星之或見也莊子繕性篇物之儻來寄也釋文儻崔本作黨史記淮陰侯傳恐其黨不就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徼幸黨竝與儻同韓詩外傳作怪星之晝見晝字恐是後人所改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怪星

之儻見

耘耨失歲

枯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楊注曰失歲謂耘耨失時使歲也盧云韓詩外傳作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枯與枯同疑是也此處句法不一律注強爲之說頗難通念孫案盧說是也枯耘失歲上對枯耕傷稼下對政險失民今本作耘耨失歲則文不成義歲之爲歲乃涉下文田稼歲惡而誤而楊所見本已然故強爲之說而不可通

則父子相疑

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念孫案內
外無別二句爲一類父子相疑二句爲一類父子上不
當有則字羣書治要無則字韓詩外傳亦無

三者錯

三者錯無安邦念孫案錯交錯也

說文作造云造遺也

言此三祆

交錯於國中則國必危也楊讀錯爲措置之措失之

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

楊注勉力力役也

念孫案呂本所載正文此三句本在上文禮義不脩之
上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此是祆由人興故
曰祆是生於亂自錢本始依楊注移置於下文可怪也

而不可畏也之上

楊注勉力不時三句云此三句直承其蓄甚慘之下注可怪也二句云此

二句承六畜作祱之下

且刪去楊注而各本及盧本皆從之謬矣

今錄呂本原文於左而加訂正焉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
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
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
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竝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
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
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
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桔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

田蕨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殍人夫是之謂人祆政令

不明舉鎔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祆

案此句當在下文六畜作

祆之下乃總上之詞今倒在勉力不時之上則文義不順政令不明舉鎔不時本事不理勉力不時四句相連牛馬相生二句乃總承此四句

而言非專承勉力不時而言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

六畜作祆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

上下乖離寇難竝至夫是之謂人祆祆是生於亂三者

鎔無安邦其說甚爾其菑甚慘可怪也而不可畏也

之引

曰不可畏也當作亦可畏也蓋星隊木鳴乃天地之變陰陽之化非人事之所招故曰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若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則政亂之所致所謂人祆也其說甚邇其菑甚慘可怪也而亦可畏矣上文云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正與此句相應若作不可畏則與上文相反矣楊不知不爲亦之誤故欲顛倒其文耳

外傳曰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曰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晝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竝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至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饑道有死人寇賊竝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循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案此文與荀子略同牛馬相生六畜作妖在是謂人妖之上是牛馬相生二句乃人妖也然則荀子原文本作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妖夫是之謂人祇明矣

不睹乎外

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爲寶念孫案不睹乎外四字文義不明睹當爲睹說文睹旦明也從日者聲玉篇丁古切睹之言著也上言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

不積則輝潤不博則此言珠玉睹乎外亦謂其光采之
著乎外故上文云在物者莫明於珠玉也世人多見睹
少見睹故睹誤爲睹夏小正傳蓋陽氣且睹也今本且
睹作旦睹誤與此同

物畜而制之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
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
孰與騁能而化之念孫案物畜而制之制當爲裁思裁
爲韻頌用爲韻待使爲韻多化爲韻思裁二字於古音
竝屬之部制字於古音屬祭部不得與思爲韻也又案

楊注云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此釋正文物畜而裁之也正文作裁之而注言裁制之者加一制字以申明其義耳今正文作制之即因注內制之而誤

匿則大惑 匿而采

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楊注曰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惑念孫案隱匿與大惑義不相屬楊曲為之說非也匿與慝同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眾匿乃維管子七法篇百匿傷上威竝以匿為慝又管子明法篇比周以相為匿明法解匿作慝漢書五行志朔而月慝差也洪範民用僭見東方謂之仄慝書大傳慝作匿武漢書王嘉傳引此忒作慝而釋之曰民用僭差不壹董仲舒雨雹對曰無有差慝言大惑生於差慝

也上文曰亂生其差正謂此也道貴乎中畸則偏差則惑矣故曰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慝則大惑又樂論篇曰亂世之徵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匿亦讀爲慝慝邪也言文章邪慝而多采飾也鄘風柏舟傳曰慝邪也漢書嚴安傳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

荀子第五

荀子第六

讀書雜誌八

高郵王念孫

正論

則不然

以桀紂爲常有天下之籍則然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
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引之曰上則不然亦當作則然
親有天下之籍則然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者言桀紂
雖親有天下之籍而天下之人心已去桀紂而歸湯武
也今本則然作則不然涉下句而誤耳下文云有天下
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則桀紂固親有天下之籍矣何

得云不然乎楊曲爲之說非是

不材不中

然而不材不中楊注曰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
念孫案中讀中正之中孟子離婁篇中也養不中材也
養不材是其證楊說非

天下未嘗有說

以天下之合爲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
武爲弑則天下未嘗有說也念孫案天下未嘗有說天
下二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自古論說未嘗有此則
本無天下二字明矣

行之爲

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

楊注至意當爲志意

其行之爲至

亂也引之曰知慮志意行爲相對爲文則行下不當有

之字

荀子書行爲字皆作偽今作爲者後人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耳

不容妻子之數

是不容妻子之數也楊注曰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此

之人數也猶言不能保妻子之徒也念孫案楊未曉數

字之意數猶道也

呂氏春秋壅塞篇寡不勝衆數也高注數道數也

言是不容

妻子之道也凡道有吉有凶下文曰故至賢疇四海湯

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然則如湯武者是疇

四海之道也吉道也如桀紂者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凶道也

可以

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念孫案奪之上不當有可以二字此涉上下文而衍

墨黥惓嬰其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

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惓嬰其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楊注墨黥曰世俗以爲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更無劓刖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爲墨幪但以墨巾蒙其頭而已注惓嬰曰當爲澡嬰

謂澡濯其布爲纓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緦冠

澡纓鄭云有事其布以爲纓也

雜記

悵或讀爲草慎子作

草纓注共艾畢曰共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畢與韡同紱也所以蔽前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爲韡也注菲對屨曰菲草屨也對當爲紼傳寫誤耳紼泉也慎子作紼言罪人或菲或泉爲屨故曰菲紼屨紼方孔反注殺赭衣而不純曰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純音準殺所介反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紼屨當刖以艾畢當宮又尙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

雜屨下刑墨幪劉云其當作宮菲當作荆殺當如字讀
言犯墨黥之罪者以草纓代之宮罪以艾畢代之刑罪
以紂屨代之殺罪以赭衣不純代之注引尚書大傳及
慎子之言正可參證念孫案墨黥二字語意未完當有
脫文以慎子言畫跪當黥書大傳言下刑墨幪知之悵
嬰上蓋脫劓字以慎子言草纓當劓知之

赤旂

宋呂本如是

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旂宋錢本旂作
旆注旂字同元刻世德堂本同念孫案解蔽篇云紂縣於赤
旆則作旆者是

同儀

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楊注曰儀謂風俗也念孫案風俗不得謂之儀儀謂制度也下文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正與此相反

王者之至

夫是之謂視形執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楊注曰至當爲志所以志識遠近也念孫案至當爲制上文云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執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下文云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皆其證楊說非

代皋而會

楊注曰皋未詳蓋香草也或曰皋讀爲藁卽所謂蘭茝
藁本也或曰當爲澤澤蘭也士喪禮茵著用荼實綏澤
焉俗書澤字作水傍皋傳寫誤遺其水耳代澤而會謂
焚香氣歇卽更以新者代之劉云案代皋當爲伐皋淮
南主術訓云磬鼓而會高注磬鼓王者之會樂也引詩
鼓鐘伐磬念孫案周官大司樂王大會三侑皆令奏鍾
鼓又案淮南亦本作伐磬而會與奏雅而徹
對文淮南卽本於荀子也高注引詩鼓鐘伐磬正釋伐
磬二字之義今本正文作磬鼓者涉注文而誤玉海一
百九引淮南正
作伐磬而會考工記鞀人作皋鼓

雍而徹乎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

楊以雉而徹乎爲句而釋之曰奏雉而徹饌論語曰三家者以雉徹言其僭也又以五祀爲句連下文執薦者百人侍西房而釋之曰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或曰此五祀謂祔祠烝嘗及大禘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謂戶竈中雷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劉云案此當以雉而徹乎五祀爲句徹乎五祀謂徹於竈也周禮膳夫職云王卒會以樂徹于造淮南主術訓云奏雉而徹已飯而祭竈蓋徹饌而設之於竈若祭然天子之禮也造竈古字通用大祝六祈二曰造

故書造作竈吳語係馬舌出火竈吳越春秋作出火於

造

念孫案史記秦本紀客卿竈秦策作造管子輕重己篇漢竈泄井禁藏篇作造

專言之則曰

竈連言之則曰五祀若謂丞相爲三公左馮翊爲三輔也楊氏失其句讀乃爲是多方駢枝之說此言天子奉養之盛而以祭祀爲言何當乎念孫案劉說旣得其句而又得其義確不可易劉又云案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執薦者百人舉成數

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

楊注曰容謂羽衛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依而坐也

念孫

案坐當爲立說見儒效篇

或曰爾雅曰容謂之防郭璞云如今牀頭

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施此容於戶牖閒負之而坐也郝云案張與帳同古以張爲帳也容則爾雅容謂之防張容二物與依而爲三

夾道

庶士介而夾道

宋呂本如是

宋錢佃本及元刻夾道竝誤作

坐道而盧本從之念孫案作坐道者非也上文云天子出則三公奉輓持納諸侯持輪挾輿先馬然則庶士豈得坐道乎當從呂本作夾道周官條狼氏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是也楊注本云介而夾道被甲夾於道側以禦非常也而今本注文兩夾字亦誤爲坐矣

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

楊注曰不老老也猶言不顯顯也或曰衍不字夫老者
休息之名言豈更有休息安樂過此者念孫案或說是
不能以撥弓曲矢中

羿蠡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陳云
案中下脫微字撥弓曲矢不能中微與下文辟馬毀輿
不能致遠句法相同儒效篇曰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
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
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王霸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
微則莫若羿蠡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

造父矣君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欲得善
馭及速致遠者議兵篇曰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
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皆中微與致遠作對文
可證小雅毛傳曰殪壹發而殛言能中微而制大也語
本荀子

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

盧云下足字衍

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

楊注曰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郝云按詭者責也
言扣人家墓以求利國法必加罪責也漢書趙充國傳

陳湯京房尹賞王莽傳及後漢孟嘗陳重傳注皆以詭
爲責今人但知詭詐不知詭責楊氏亦習於今而忘於
古矣此詭訓詐其義難通

當厚

聖人之生民也皆使當厚楊注曰當謂得中也丁浪反

念孫案當厚二字不詞楊說非也當厚蓋富厚之誤

秦策

勢位
富厚

下文優猶知足正承富厚言之

舊本作不知足
楊云不字衍

潮陷

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盧云案潮
當作淖古潮字作淖故淖誤爲淖又誤爲潮

豈鉅知

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鬪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爲

不辱哉楊注云鉅與遽同言此倡優豈速遽知朱子有

見侮不辱之論哉

盧刪速字非各本皆有

念孫案豈鉅知者豈知

也鉅亦豈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或言豈鉅或言豈遽或

言庸詎或言何遽其義一而已矣

說見漢書陸賈傳

楊讀鉅爲

遽而云豈速遽知失之

與無益於人

將以爲有益於人耶則與無益於人也楊注曰與讀爲預本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論也念孫案楊說

甚迂余謂與讀爲舉

舉古通作與說見經義述聞禮運

舉皆也

見左傳宣十七

年注哀六年注

言其說皆無益於人也

枯磔

斬斷枯磔楊注曰枯弃世暴厥也磔車裂也又曰周禮以鬲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也或者枯與鬲辜義同歟韓子曰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疑辜卽枯也念孫案後說是也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之

以爲成俗

聖王以爲法士大夫以爲道官人以爲守百姓以爲成

俗念孫案第四句本作百姓以成俗與上三句對文晉

語注曰爲成也

廣雅同

以成俗卽以爲俗今本成上有爲

字乃涉上三爲字而衍禮論篇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成上無爲字

成文曲

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念孫案

成文曲義不可通曲當爲典字之誤也故楊注云文典

文章也

今本注文亦誤作文曲

成文典謂作宋子十八篇也

見藝文志

非十二子篇云終日言成文典是其證

禮論

五味調香

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念孫案香臭也非味也與五味調三字義不相屬下文云椒蘭芬苾所以養鼻是香以養鼻非以養口也香當爲盥說文盥調味也從皿禾聲今通作和昭二十年左傳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故曰五味調盥所以養口也盥與香字相似故盥誤爲香而楊注不釋盥字則所見本已誤爲香矣說文又曰齏與羹同五味盥羹也博古圖所載商周器皆有盥蓋因其可以盥羹而名之故其

字從皿而以禾爲聲今經傳皆通用和字而盍字遂廢此盍字若不誤爲香則後人亦必改爲和矣

持虎 彌龍

寢兕持虎蛟韞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楊注曰持虎謂以虎皮爲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鏤膺劉氏云畫虎於鈴竿及楯也彌龍彌如字又讀爲弭弭末也謂金飾衡軛之末爲龍首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繆龍爲輿倚較盧云案持當爲特字之誤也寢兕特虎謂畫輪爲飾也劉昭注輿服志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

前寢麋居左右白虎通亦曰朱輪特熊居前寢麋居左
右此謂朱輪每輪畫一虎居前兕麋在兩旁卻後而相
竝故虎稱特左右謂每輪兩旁也寢伏也大國畫特虎
兕麋不寢小國則畫特熊二寢麋無兕天子乘輿蓋畫

二寢兕居輪左右畫特虎居前歟此段若膺說

念孫案向聞盧

校荀子多用段氏之說而盧校本所引者則唯此一條

又云案彌卽說文之麋廣

韻引說文云麋乘輿金耳也讀若泚水一讀若月令麋

艸之麋金耳謂車耳卽重較也徐廣說爲得之

念孫案此亦段

說也今本說文作乘輿金飾馬耳也經段氏校正說見段氏說文注

道及

郊止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楊注曰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或曰道行神也祭法大夫適士皆得祭門及行史記道作陷司馬貞曰陷音含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倥謂當是道誤爲蹈傳寫又誤以蹈爲陷耳念孫案楊注皆出於小司馬其說道陷二字皆非也

楊以道爲行神亦非

道及者覃及也說見史記禮

書

積厚

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盧云大戴及史記積厚二字不重念孫案不重者是也上文所

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與此文同一例則積厚二字不當重

不文

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楊注曰不文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盧云不文大戴禮史記皆作不反觀注意此亦似本作不反文字疑誤

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

念孫案以猶而也

說見釋詞

言至文而有別至察而有說也

史記以有一二字皆倒轉誤也楊前說誤解以字後用小司馬說讀說爲悅尤非

足禮

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念孫案足禮謂重禮也不足禮謂輕禮也儒效篇云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樂論篇云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與此言不足禮同反是則足禮矣上文云禮者人道之極也正足禮之謂也楊云足謂無闕失失之

竝行而雜

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竝行而雜念孫案雜讀爲集爾雅集會也言文理情用竝行而相會也集雜古字通

月令四方來集呂氏春秋仲秋紀集楊未達假借之旨
作雜論衡別通篇集糅非一即雜糅

人有是

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

謂是

禮也

念孫案有讀爲域孟子公孫丑篇注曰域居也人域

是人居是也故與外是對文商頌元鳥篇奄有九有韓

詩作九域

見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

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注

曰有域也漢書律厯志引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是域

有古通用史記禮書正作人域是

索隱域居也

衣衾

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楊注曰衣謂衣衾禮記

所謂君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縞

衾士緇衾也食謂遣車所苞遣奠也盧云正文衣衾案

注當本作衣食元刻於注頗有刪節今悉依宋本念孫

案盧說是也正文本作然後皆有衣食多少厚薄之數

衣字統衣衾而言

楊注本作衣謂衣衾

此釋正文衣字

禮記所謂君

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

衾也

此是楊氏自釋注內衣衾二字非釋正文也正文本無衾字

食謂遣車所苞遣

奠也

此釋正文食字

宋本正文食字誤而爲衾注文禮記上又

脫一衣字則義不可通而元刻遂妄加刪節矣

屬

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念孫案屬合也

下文四屬下字義並同

文云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是也周官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鄭注曰屬猶合也聚也晉語三屬諸侯韋注曰屬會也楊以屬爲付託失之

反其平

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引之曰平字文義不明平當爲本字之誤也本亦始也

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本始也晉語注始本根也

反其本卽

復其始復其始謂若無喪時也

十日 十宅

然後月朝十日月夕十宅楊注日月朝月初也月夕月

末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也引之曰當作月朝卜宅月夕卜日今本宅日二字上下互誤耳斷無先卜日後卜宅之理

時舉而代御

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

楊注是相反也然而

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念孫案此時字非謂天時時

者更

音庚

也謂文飾與麤惡聲樂與哭泣恬愉與憂戚皆

更舉而代御也方言曰蒔

郭音侍

更也古無蒔字故借時

爲之莊子徐無鬼篇云莖也桔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

時爲帝者也

爾雅帝君也

淮南齊俗篇云見雨則裘不用升

堂則裘不御此代爲帝者也

帝今本誤作常

說林篇云旱歲之

土龍疾疫之芻靈是時爲帝者也

今本脫時字據高注補

太平御

覽器物部十引馮衍詣鄧禹牋云見雨則裘不用上堂

則裘不御此更爲適者也

適讀嫡子之嫡廣雅嫡君也

或言時爲或

言代爲或言更爲是時代皆更也

方言更代也說文代更也

故曰時

舉而代御楊說時字之義未了

麤衰

麤衰哭泣憂戚念孫案麤衰本作麤惡此後人不曉文

義而妄改之也麤惡對文飾哭泣對聲樂憂戚對恬愉

皆見上文麤惡二字所包者廣不止麤衰一事不得改
麤惡爲麤衰也下注云立麤衰以爲居喪之飾則楊所
見本已誤

婉澤

故說豫婉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
也念孫案婉讀若問婉澤謂顏色潤澤也說豫與憂戚
對文婉澤與萃惡對文故曰是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
也內則免蓐鄭注免新生者蓐乾也釋文免音問婉免
古字通內則以免對蓐猶此文之以婉澤對惡萃也楊
云婉媚也音晚則讀爲婉婉之婉分婉澤爲二義且與

萃惡不對矣

酒漿

芻豢稻粱酒醴飭鬻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念孫案酒漿當爲水漿芻豢稻粱酒醴魚肉吉事之飲食也飭鬻菽藿水漿凶事之飲食也今本水漿作酒漿則旣與凶事不合又與上文酒醴相複矣此酒字卽涉上酒醴而誤

卑綽

卑綽黼黻文織楊注曰卑綽與裨冕同衣裨衣而服冕也念孫案富國篇曰天子袞褙衣冕諸侯元褙衣冕大

夫裨冕士皮弁大略篇曰天子山冕諸侯元冠大夫裨
冕士韋弁其制上下不同此不當獨舉裨冕言之楊以
卑纁爲裨冕未是也卑纁疑當爲舁纁舁卽今弁字也
弁纁黼文織皆二字平列且弁纁二字兼上下而言
此篇曰弁纁黼文織君道篇曰冠弁衣裳黼黻文章
曾子問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禮運曰冕弁兵革
昭元年左傳曰吾與子弁冕端委九年傳曰猶衣服之
有冠冕宣元年公羊傳曰已練可以弁冕僖八年穀梁
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或言弁冕或言冕弁或言冠
冕或言冠弁皆二字平列且兼上下而言故知卑纁爲

志入之六
二
與纚之誤說文覓冕也籀文作與或作弁今經傳皆作
弁而覓與弁三字遂廢此與字若不誤爲卑則後人亦
必改爲弁矣

說褻衣

楊注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鄭云褻衣非上服
陳之將以斂也盧云正文說字疑當是設

不成內

薄器不成內楊注曰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
形內不可用也內或爲用禮記曰竹不成用鄭云成善
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滕也念孫案作用者是內卽用

之譌注前說非

金革

金革轡勒而不入念孫案金革卽小雅蓼蕭所謂鞞革

也說文鞞作鑿云轡首銅也從金攸聲

石鼓文及寅簋文作鑿勒焦山

鼎作攸勒伯姬鼎作攸勒宰辟父敦作攸革

爾雅曰轡首謂之革故曰金革

轡勒楊以金爲和鸞失之又曰革車鞅也宋本鞅譌作軼今本譌作軼盧又改軼爲鞅皆與金革無涉

無帑

無帑絲萬縷翬其頽以象菲帷幬尉也楊注曰無讀爲幬幬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幬用斂衾夷衾是也

念孫案幬者桺車上覆卽禮所謂荒也喪大記曰飾棺

君龍帷黼荒素錦褚加僞荒鄭注曰荒蒙也

鄘風君子偕老傳曰

蒙覆也

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桺也僞當爲帷大

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

鄭注荒幬一

聲之轉皆謂覆也故桺車上覆謂之荒亦謂之幬褚卽

素錦褚之褚幬褚皆所以飾棺幬在上象幕褚在下象

幄故曰其貌象菲帷幬尉也周官縫人掌縫棺飾鄭注

曰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是也若斂衾夷衾非所

以飾棺不得言象菲帷幬尉矣詩公劉傳曰荒大也閼

宮傳曰荒有也爾雅曰幬大也有也是幬與荒同義幬

從無聲荒從兂聲兂從亾聲荒之轉爲幪猶亾之轉爲
無故詩遂荒大東爾雅注引作遂幪大東禮記毋幪毋
敖大戴作無荒無傲矣

謂之墨

刻外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外謂之惑殺生而送外
謂之賊楊注曰墨墨子之法念孫案墨與惑賊對文則
墨非墨子之謂上文云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
外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楊注瘠薄此云刻外而附生謂之
墨樂論云亂世之徵其養生無度其送外瘠墨又以瘠
墨連文則墨非墨子明矣

父能生之不能養之

楊注曰養或爲食念孫案作食者是也下文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兩食字竝承此食字而言

志意思慕之情 志意之情者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念孫案情與志意義相近可言思慕之情不可言志意思慕之情情當爲積字之誤也

儒效篇師法者所得乎情楊注或曰情當爲積志意思慕積於中而外見於祭

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積也下文吧僂注云氣不舒憤鬱之貌正所謂志意之積也又下文則其於志意之情

者惻然不嫌情亦當爲積言志意之積於中者不嫌也
楊云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則所見本已誤

箛簡象

故鐘鼓管磬琴瑟笙韶夏護武酌桓箛簡象楊注曰

箛音朔賈逵曰舞曲名

左傳襄二十八年見舞象箛南籥者注

簡未詳念

孫案箛象卽左傳之象箛也自鐘鼓管磬以下皆四字
爲句則箛象之間不當有簡字疑卽箛字之誤而衍者

脩塗

齋戒脩塗楊注曰脩塗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念孫
案塗讀爲除周官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

鄭注曰脩除芟埽之脩除二字專指廟中而言作塗者借字耳非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

樂論

不認

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認盧云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綸而不息此作認乃諛之訛莊子人間世篇氣息蓊然向本作諛崔本亦同案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息亦是思字此二字形近易訛也

美善相樂

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

易俗天下皆甯美善相樂

宋本如是

盧從元刻改美善相樂

爲莫善於樂念孫案元刻以上文言移風易俗又以孝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改爲莫善於樂也不知美善相樂正承上五句而言唯其樂行志清禮脩行成是以天下皆移風易俗而美善相樂此樂字讀喜樂之樂下文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云云皆承此樂字而言若改爲莫善於樂則仍讀禮樂之樂與上下文皆不相應矣樂記亦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甯此下若繼之曰莫善於樂尙成文理乎仍當依宋本作美善相樂爲是

簫和

聲樂之象鼓大麗

宋本大
作天

鐘統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箎

簫發猛塤箎翁博引之曰竽笙簫和簫當爲肅言竽笙
之聲旣肅且和也漢書劉向傳曰雜遝眾賢罔不肅和
是也竽笙肅和箎簫發猛塤箎翁博三句相對爲文今
本肅作簫者因與竽笙二字相連而誤加竹耳又下文
云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箎簫似星辰日月今本
竽笙下有簫和二字亦因上文而衍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盧云案禮記鄉飲酒義此爲孔子之言句首孔子曰三

字似當有

不酢而隆殺之義辨矣 終於沃者

盧云元刻而下有降字下文終於沃者元刻沃下有洗

字皆與禮記同念孫案元刻是下文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焉字下屬爲句

說見劉氏經傳小記

荀子弟六

志ノズル

志ノズル

志ノズル

志ノズル

志ノズル

